

玛尔塔与玛丽娅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著



玛尔塔与玛丽娅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著 尹承东 李德明译

- 玛尔塔与玛丽娅
- 何 塞



Armando palacio Valdes
MARTA Y MARIA / JOSÉ

玛尔塔与玛丽娅

〔西班牙〕阿·帕·巴尔德斯著
尹承东 李德明译
责任编辑：许文 李全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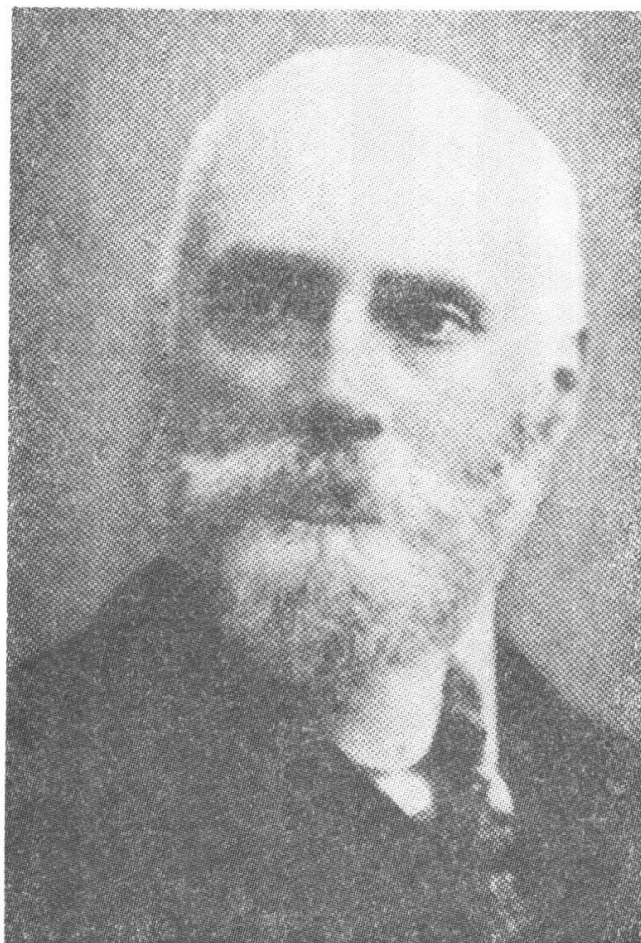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91,000 印张，13.25 印数，1—35,600
统一书号，10109·1755 定价，1.45 元

新华书店
PDG



Armando Palacio Valdés

阿·帕·巴尔德斯

作者小传

阿尔曼多·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853—193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班牙著名的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童年是在该国北部风景优美的一个山村度过的。十二岁到奥维多省会读中学。一八七〇年随同父亲去马德里，并在那里攻读大学法律专业。在马德里，他还与一些青年朋友共同创建了在西班牙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沙龙——“陶器店”，并曾担任“欧洲杂志”社社长。

阿·帕·巴尔德斯的文学创作始于撰写文学评论，他一生勤奋写作，是西班牙最多产、读者最广泛的作家之一。他一八八一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奥克塔维奥少爷》；一八八三年创作了第二部小说《玛尔塔与玛丽娅》，获得很大成功。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他迎来了创作的旺盛期，几乎每年都有一部小说出版，如：

《何塞》（1885），《里韦丽塔》（1886），《玛克西米娜》（1887），《修女圣苏尔皮西奥》（1887），《李伯特船长的欢乐》（1899），《偏僻的乡村》（1903），《一位小说家的小说》（1921），等等，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

阿·帕·巴尔德斯的众多作品都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笔触细腻，生活气息浓厚，人物性格鲜明，语言生动而诙谐。西班牙文学界对他十分推崇，如伊巴涅斯说：“他是我崇敬的文学大师之一，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德巴盖洛评论：“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富有诗情画意，感情真挚而细腻”。

玛 尔 塔 与 玛 丽 娅

尹承东 李德明译

说 明

在本书里，我无意攻击真正的神秘主义，也不想嘲弄修炼生活。我国文学大师塞万提斯，在他的不朽著作《堂吉诃德》中，也没有抨击荣誉观点和英雄主义。尽管我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惩恶扬善，因而是一种能动的生活，但我也懂得，没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就是说，设若我们的精神不和上帝神秘而亲切地结合在一起，慈善本身并不能赐福于我们。但是，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把神明当作虚幻，把生活当作幻觉，正如表现出骑士风格的精明绅士堂吉诃德沉迷于幻想中一样。本书就旨在反对这些狂热的、想入非非的、实际上是虚荣和自私的心灵。如同骑士小说描写的行侠冒险致使脆弱的灵魂失去理智一样，圣徒的传记家们的某些夸大其词，对于性情偏激的人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只有纯朴的心灵才能使上帝和人类共感欣慰。救世主说过：“要有孩子的，或者象孩子那样的心灵。”正是这种想法激发我创作此书。不过，由于某些善良的人认为我本书中鄙夷修炼生活，嘲弄上帝在一些教会顶礼膜拜的女圣徒身上所显示出的超自然本领，并且由于抨击虚伪的神秘主义，而玷污了真正的神秘主义，我要郑重声明：如果真的如此，我实感遗憾。我对书中的每个字，只赋予它一种实意，即与基督教的信仰和天主教的教义相一致，因为这正是我引以为荣的准绳。

阿·帕·巴尔德斯

一 在大街上

柱廊下，人们你拥我挤，都想把身子缩得小小的，竭尽全力钻到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去。夜黑得少见，伸手不见五指。那些好奇的人在黑暗中寻找着插足之地，一旦和别人的脚相碰，就又踢又踩。有的人火冒三丈，偷偷地把拳头打向他人的眼睛。被打的人立刻用手抚摸，并且是常常尖叫着：“野东西！你还想……！”但是，人群中立刻发出了一阵嘘声，打断这个人刚刚开始“演说”。于是重新寂静下来。那时，聚集在那里的聂瓦镇的居民们最渴望的就是寂静。哪怕是弄出一点点声音，都会被认为是有意捣乱，立即遭到众人的严厉非议。咳嗽和喷嚏均在禁绝之列，笑话和说话声就更要受到责骂和痛斥了。那是深秋一个凉爽的夜晚，人们却挥汗如雨。

对面房屋柱廊下的情景和这里相差无几；不过，街上却只有寥寥数人，因为牛毛细雨正在不紧不慢地下着，而聂瓦人对这种小雨也是从不小觑的，尽管是绵绵细雨，到头来也会象倾盆大雨一样把人淋得如落汤鸡呀。只有几个人撑伞遮雨，另外几个没有伞的人，泰然立在街中，任其雨淋。

埃罗尔萨家的阳台门窗半开半掩，缝隙中射出欢快而活泼的亮光，这使外边漆黑潮湿的夜愈发凄凉。阳台那里时而传出阵阵美妙宏亮的钢琴乐曲。

埃罗尔萨宅第座落在那条狭长街道之首，象聂瓦镇的所有房舍一样，前后都护有柱廊。它的正面临街，带有阳台的另一面朝向广场。这广场宽阔美丽，有城市广场的气魄。尽管黑暗不容我们看清这座宅第的外貌，但可以断定是一幢制工精细的石料房屋，只有两层，带有宽大的柱廊，它那华丽雅致的连环拱绝好地道出了主人身世不凡。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柱廊呢，沿街而下的房屋的柱廊既低矮又狭窄，只是用粗糙的毫无雕饰的圆柱支撑着。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廊内地面也有天壤之别，埃罗尔萨家的柱廊用光滑石板铺地，而其他柱廊的地面则是用鹅卵石铺砌的，行走很不舒服。我们并不因此妄称那宅第是座宫殿，不过，肯定它是一个贵人为自用所建却并不唐突。房屋只有两层，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应该承认，建筑师的设计风格很独特，典雅至极，大小恰到好处。但是，人们更为注意的，无疑是房子并不奢华，而只是一般贵族世家的宅院，这虽然可能引起某些人的嫉妒，却不会在平民百姓中燃起豪门的奢华一向招致的那种仇视和怨恨之火。

天空阴沉沉的，云层把它孕育的冰冷而细小的雨滴不停地洒落下来。阴影包围吞噬了这所宅第，拱形门内和雕饰的凹陷部位更是漆黑难辨。但是，阴影丝毫无意凑近半掩半开的阳台，因为它被那明亮而欢快的灯光吓得不敢近前。阴影窥探着室内幸福的天堂，不禁产生了嫉妒之心，于是便把它的仇恨变成雨水，倾泄在那些甘愿在落雨天里听钢琴弹奏的人们的头上。

挨挨挤挤躲在对面柱廊下看热闹的人，眼睛紧紧盯着阳台，而那些聚集在埃罗尔萨家拱门下的人，由于无福享有这种地利，只得求助于耳朵；为了尽量听清琴声，他们把手掌放在耳郭后边，

并且稍稍往前弯着。两边柱廊下也都漆黑如墨，镇政府的门灯光线微弱，照射不了多远，只是在广场的远处勾画出一个小小的亮圈，在被雨水淋湿的石头地面上反射出惨淡的光芒。人影中不时有人点燃一支香烟，刹那间映照出抽烟人的胡须。远处，街角那边有一家日用小五金杂货店还在营业，店主的身影不时地在门前掠过，他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结账。这店铺的上层，阳台的门窗四敞大开，说话声，嬉笑声，台球的撞击声，都能传到柱廊这里，只是幸好十分微弱罢了。那里是“星星”咖啡馆，有十几位常客，每晚都呆到深夜方才离去。不过还算肃静，尽管由于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弄出点声音，比如有人走动，活动身体，特别是咬着耳朵窃窃私语。

在这个故事开始之前，钢琴用颤音欢快多情地弹奏着《茶花女》：“啊，至高无上的耶稣哟，为何那么年轻就与世长辞！”序曲一过，旋律柔和的伴奏曲开始了。人们焦急地期待着。终于，和着钢琴的伴奏响起了明快甜美的歌声，这歌声犹如从天而降，响彻整个广场。两旁看热闹的人，顿时蠕动了，仿佛用手指按动了一架电机的开关一般；同时，一阵兴奋的低语声在人们中间展开来。

“是玛丽娅，”三、四个人不约而同地说。声音小得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听得见。

“终于等到了！”一个人稍稍抬高声音说。

“唱得真动听，好极了！罐头厂的那个家伙唱得象驴叫似的。”另一个人冒冒失失地喊道。

“先生们，诸位请肃静，我们还要听呢！”一个人气呼呼地叫起来。

“让那个家伙闭上嘴！”

“滚开！”

“别吵啦！”

“嘘，嘘——！”

“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没有比这个镇上的人再没有教养的啦！……”那个气呼呼的声音又喊叫起来。

“请住嘴！”

“您别讨没趣，蠢货！”

“嘘，嘘——！”

大家终于静了下来，威尔地的热情奔放的曲调弹奏得格外娴熟，声声入耳。玛丽娅的歌声从半开着的阳台门窗中传出来，撕破了外边细雨蒙蒙的夜空，在广场上高亢地回荡，然后渐渐地消失在聂瓦镇的街头。夜晚的寂静和凄凉使得歌声显得更加甜美——这是所有褒扬之词的最高概括，也显得更加响亮了。对坐在“皇家剧院”顶层楼座半掩着面孔的内行人来说，这位女歌唱家在某些地方的咬字吐音技巧并不高明，然而在那些没有受到音乐气氛熏陶的人的眼里，不消说这歌声已是很动听的了，特别是那圆润的歌喉令人陶醉，音色沁入肺腑。

两边柱廊的“听众”，和淋雨站在大街上的人一样，显然被歌声感动了。村镇上的人向来比大都市的人更狂热痴情地喜爱音乐。这也许是因为在大都市里，教堂、剧院和沙龙，处处可以听到演奏和歌声，而在村镇里，却难得有这样的缘分。没有人吭一声，没有人动一步。他们半张着嘴巴，眼睛直勾着，着了迷似地倾听那悲伤的旋律，即薇奥莱达在饱受折磨之后，怀着哀怨告别人世。一些易动感情的人，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情场上的某次奇

遇，不由得簌簌泪落。雨依然下个不停，犹如上天要把它永不枯竭的水源统统倾注下来。两个站在大街上的人摸了摸自己的衣服，抖了抖礼帽，嘴里低声诅咒着该死的天气，躲到了柱廊下。这一来马上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轻轻的骚乱。

有三个矮小的身影，悄悄离开了柱廊下的人群，来到一根圆柱旁，他们的模样看不太清楚。我们请读者暂且和这几个人打一下交道吧。其中一个拿出一根火柴点烟，这时立刻映现出三个十四、五岁柔嫩的、顽皮的面孔。火柴一灭，这些面孔便又隐而不见了。

“喂，马诺罗，”其中一个尽量压低声音说。“谁给你的那个口哨？”

“我从哥哥那儿摸来的。”

“是琥珀的吧？”

“是琥珀和珍珠石的。我哥哥在马德里花了三个杜罗买的。”

“如果他知道是你拿了，有你好受的！……”

“住嘴，傻瓜。佣人在家里是干什么的？出了这类事情，肯定找他算账啦！……”

一个离他们比别人都近的人厉声叫他们住嘴。孩子们不作声了。但是，马诺罗突然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听着，伙伴们。我能立刻把这里搅得乱哄哄的。我来它一下子，好不好？”

“好，马诺罗；好，马诺罗！”另外两个孩子马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看得出，他们对伙伴的捣乱本领深信不疑。

“那好，你们等着瞧吧，站在这儿别动。”

马诺罗离开他们一段距离，藏到一扇门旁，大声尖叫了三下。

这叫声和狗遭到毒打时的惨叫一模一样。于是，全镇的狗儿一下子狂吠起来，吠声顿时响彻夜空。所有的狗聚集到了一起，汪汪叫个不停，宛如一条大猎犬一般，强烈抗议对它们同类的惩治。玛丽娅的歌声被狗的狂吠完全淹没了。听众们痛苦地蠕动起来，一阵大乱，大声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他们诅咒那些可憎的野兽，企图叫它们安静下来。然而，最后看到自己的努力毫无效果，便不再去理会了，等它们自己停下来。果然，吠叫声渐渐变得稀疏了，遥远了，最后完全平息了下来。不过，那家刚刚关门的小五金店的狗还是继续发狂地叫了一阵。最后，这条狗也停息了，尽管听起来很不情愿。行将咽气的薇奥莱达的歌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如同先前一样柔美、清脆。听众又恢复了原有的惬意的激动心情，虽然不免有些惴惴不安和紧张，仿佛惧怕那种美好的享受随时都会被剥夺似的。

马诺罗忍住笑回到伙伴跟前，伙伴们也忍住笑，轻轻鼓掌欢迎他。

“喂，小马诺罗，再来一次。”

“别急，稍等一会，要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过了片刻，马诺罗又蹑手蹑脚地走开了，他绕过人群，走到对面，从那儿又象刚才一样惨叫了三声，于是，雷鸣般的狂吠声也便直冲霄汉。人群又乱作一团，喊叫声也愈发加剧。你一言，我一语，愤怒得象开了锅。

“太可怕了！”

“这些该死的狗也来凑热闹，给我们演奏音乐呢！”

“那条尖叫的狗是罪魁祸首！”

“该死的！……”

“挨千刀的！……”

“肃静，肃静，能听清点啦！”

“还听什么呀！……我今天真倒霉！”

“肃静，肃静！”

“嘘，嘘——！”

狗儿觉得是时候了，便一个接一个地收住不叫，平静又渐渐恢复。薇奥莱达的颂歌重新响了起来，凄婉而温柔，情意绵绵。玛丽娅演唱得如泣如诉，好象紧缩着心房，热泪滚滚。还有一条狗，亦即小五金店的狗，仍在狂吠着，十分惹人讨厌，因为象这样子玛丽娅的歌声是不能清晰地传入听众耳朵里的。一个人手提大棒，走出人群，到了大街上。他穿过广场，去叫那条狗老实下来。可是，那条狗马上嗅出了危险，拔腿逃掉了。这个人又挤回柱廊里。广场终于完全静肃下来，歌迷们又能尽情地欣赏埃罗尔萨家举办的音乐会了。

马诺罗怎么啦？他的两个伙伴已等了他好一会，准备给予他当之无愧的夸奖。但是，他一直没有出现。

最小的一个孩子最后怯生生的问另一个伙伴：

“你说说：如果马诺罗叫的时候被人捉住，会把他怎样呢？”

“不会怎么样，顶多揍他两棒子就是了。”

问话的孩子轻轻抖动了一下，不再作声了。

“不过，得了吧！”另一个孩子继续说道。“他没有被捉住，肯定没有。他才不会叫人捉住呢！”

这时，马诺罗在对面的柱廊下更加疯狂地叫了两声，镇上的狗立即呼应，再次狂吠了起来。两侧柱廊下听唱歌的人那时的反应是难以描述的。骚乱实际上达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无数只手

在黑夜中摆动起来，挥舞着可怕的手杖和雨伞。两群人同声恶狠狠地咒骂那些狗。他们的脑袋嗡嗡直叫，气得发了昏，一心要报复，把那些可恨的东西全部打死。

“把那条捣蛋的狗打死！”一个声音喊道，骚乱停了下来。

“对，对，打断它的脊梁骨！”另一个人说，他已在寻觅最好的置那条狗于死地的方法了。

“打死它，打死它！……”

“可是，这个该死的东西在哪里呢？”

“抓住它，打断它的脊梁骨。”

“找不到那条狗，就打断它主人的脊梁骨。”

“说得对，拿它的主人算账。”

“让雷把狗和狗的主人全劈死！”

喧闹大起，喊声此起彼伏，附近几处阳台吱呀一声轻轻打开了。几颗探询的脑袋伸出来，由于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又怕着风受寒，便立刻缩了回去。埃罗尔萨家也有三、四个人探出身子，同样很快缩了回去。噢，真可惜！他们一退回室内，便随手把阳台门关上了。

“该听的我们已经听到了！”

“他们把阳台门关上了？”

“对，先生；他们关上了，全部关上了。”

人群中传出一阵低沉的叹息声，这叹息声充满了倦意和怨恨。接着是片刻的平静，犹如是对破灭的希望の慰藉。人们仍然原地不动。最后，一个人高声喊道：

“先生们，祝大家晚安，你们痛痛快快地玩吧，我可回家睡觉去了。”

这个人一声招呼，把人们从木然中唤醒过来。人群开始慢慢地散去，同时发出恶狠狠的咒骂声。有些人顺着柱廊离去，有些人撑开雨伞穿过广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留在原地，唠唠叨叨地议论着刚才发生的事情。

最后剩下五、六个人，他们站在那儿谈累了，便到“星星”咖啡馆去继续谈。在从柱廊到咖啡馆的路上，一个气忿的声音——就是骂聂瓦镇的居民缺乏教养的那个人——更怒不可遏地说道：

“我总是说，没比这个镇上的狗再没有教养的了。”

二 埃罗尔萨家的音乐舞蹈晚会

“伊斯多里托，您没有学医，可真是太遗憾了！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您会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

小伙子听了这话心花怒放，不由得涨红了脸。

“赫尔特鲁第丝太太，您过奖了；我唯一的长处是一丝不苟地对待本职工作；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专业，我认为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

“您说得太对啦。首先要注意面前的事情，而不要见异思迁。那么，您去说服一下马克西莫。不可否认，他很有才华，而且有良好的愿望；但不幸的是，别人的话他一点儿也听不进去，所以几乎从来无所成就。伊斯多里托，您能不能告诉我，当病人对医生讲述自己的病情时，这医生不是用手折断铅笔，就是用手指敲鼓点，这样能治好病吗？您不知道，我为此忍受了多么大的苦痛！但愿上帝不要为他折磨了我而怪罪他！我丈夫很喜欢他……，我也是这样，您不要以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个好人，而且到我家已有二十四年了；不过，应该说真话，尽管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可悲的是那位可怜的父亲并不把我……一切无所谓。”

“一点不错，正是这样。在我看来，马克西莫先生对于他所从事的手艺缺乏必不可少的观察才能。我把医学称为手艺，而不称为科学，也许您会感到诧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准备以它

来反对任何见解，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我认为，医学充其量是一种凭经验从事的职业，完全靠经验。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可以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但是，我确信，它很快会成为众所公认的真理。”

“伊斯多里托，实际上您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前天，我脑袋嗡嗡响了一整天，仿佛有一队鼓手在敲打。还有，我的左膝盖也肿得很厉害，甚至都不能从卧室走到饭厅。我叫人给马克西莫送去口信，可是直到天黑他都没有来。那天我真是受了大罪，如果不是我女儿玛丽娅半夜给我在太阳穴贴了膏药，我早就不治而死了。马克西莫连叫人点上灯来看看我都没想到。”

“您的话更加证明了我的结论是对的。您想想，从许许多多的病例所取得的效果来看，那些多年流传的土药偏方，对医治某种器官常常比科学药物要好。太太，我们干的这一行可就大不相同了，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事先都可以用法律或相当于法律的法规来预测。没有任何诉讼在民法里找不到恰当的解决办法，所有罪行和过失都包括在刑法的条款之中。为了不许任何事情摆脱法律的制约（除了惯常的申诉之外），我们还有教会法规做为补充。教会法规规定了大量的行为准则，尽管所有这些准则主要是以公正为基础的。”

“对，是这样，伊斯多里托。医生们对此一窍不通。如果我把我服用的药片装回药瓶的话，我完全可以开个药店。您看，我和开始的时候一样……和第一天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好转……上帝给了我一个耐性子，不然……您看，昨天我感觉还可以；可今天，由于赶上我的生日，我难受极了，简直受不了……心神不宁……，腿上奇痒……，耳朵轰鸣……，您有那么大本事，就不

知道为什么这耳朵里老是轰鸣？”

“太太，我认为……，嗯！……，那种病完全是由于神经状况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千奇百怪的……，嗯！……，不可能用固定的规律对待它，最好不拘泥于任何框框，要认真仔细地研究每一种变化，区别不同情况。”

伊斯多里托吃力地讲述着，不过终于摆脱了困境。这个青年面容憔悴，胆怯腼腆，脸上过早地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头发稀疏，长有一双突眼睛。人们把他看做是镇上最严肃的青年之一，或者也许是最正派的。家长们经常用他作镜子，教训自己恶习难改的孩子们：“你没看见伊斯多里托在人面前是什么样子？无论说什么事情，头脑都很冷静。”“唉，如果你能象伊斯多里托那样，我的晚年该是多么幸福呀！……”“人家伊斯多里托四年前就成了博士，而你这个笨蛋，连硕士还没捞到，你还有脸见人！”

赫尔特鲁第丝太太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幢房子主人马利亚诺·德·埃罗尔萨先生的妻子。此刻，她坐在，更确切地说，她半靠在伊斯多里托身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她虽然还不到四十五岁，看上去却和她已近六旬的丈夫几乎一样老。不过，她那衰老枯黄的面庞上依然保留着当年貌美超群的痕迹。她的姿色，在一八四六至四八年间曾是众人谈话的中心，镇上的最杰出的诗人为之撰写了许多传奇文章、十四行诗和小折句，刊载在当时该镇出版的名为《流浪的犹太人》的周报上。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精心保存着一套《流浪的犹太人》周报精装合订本，并且经常对朋友们说，如果用字母 V 和三个星花为笔名发表小折句的那位青年不因为害急性肺结核死去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位时髦的诗人；如果另一个常用“威尼斯的摩尔人”为笔名，而真名实性是乌尔皮亚诺·梅内

德斯的小伙子，不去美洲经商而致富的话，起码同索里利亚和埃斯普龙塞达^①齐名。她的丈夫马利亚诺也持有同样看法，尽管当时那位抒情诗人和商人都曾使他大为不安，并多次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爱情生活。他是个正派人，对谁都成人之美。

赫尔特鲁第丝夫人裹着一件漂亮的长绒披巾，头上戴一顶镶有花边的女帽，下边露出几缕金黄银白相间的头发。她的脸格外苍白无光，皮肤细腻，五官端正。一双蓝眼睛显得极度忧郁。那张脸除了病态之外，更多看到的是隐居的痕迹。

“耳朵嗡嗡鸣叫，我实在受不了，真要把我折磨死了。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天到晚坐卧不宁。”

“我看您应该卧床休息。”

“**那**更糟，伊斯多里托，还不如这样好。上了床，我合不上眼，睡不着觉，感到就象磨一样隆隆地转，以致发起烧来。我病得比看起来要重得多，看看吧，难好啦。今天，我感到浑身难受，心里紧张得很……伊斯多里托，您给我摸摸脉，看我有没有内火。”

当赫尔特鲁第丝夫人把干瘦的手伸给伊斯多里托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热烈交谈的马利亚诺先生和马克西莫先生向这边看了一眼，笑了。赫尔特鲁第丝夫人面颊微微泛起了红晕，急忙将手藏回披巾里。

“您的夫人有了个新的私人医生。”马克西莫先生用讥讽的语调说道。

“得啦，得啦，得啦！……镇上的阿猫阿狗的，我老婆哪个

^①索里利亚（1817—1893）和埃斯普龙塞达（1808—1842）都是西班牙著名诗人。

没找来看过病？她这几天在生您的气，说她都是快死的人啦，可您对她不闻不问。我看她比任何时候都好……但是，喂，马克西莫先生，您好好想一想，我们能否接受米拉马尔提出的线路走向？”

“为什么不能？”

“难道您不明白，这样我们会永远垮台的？”

“马利亚诺先生，我看您真糊涂。对聂瓦镇来说，重要的是马路上有铁路，马上，马上！”

“对聂瓦镇来说，重要的是有一条好铁路，好的，好的。米拉马尔设计的走向将使我们破产，因为那样会缩短我们同萨里奥的距离；您很清楚，在贸易和海运方面，那个地方比我们这里更重要。过不了几年，我们就会象樱桃一样被萨里奥吞掉。另外，您应该看到，铁路交叉点离聂瓦镇有十五公里，而离萨里奥只十二公里，什么货物都会选择萨里奥转运出去的。除此以外，如果您再想到早晚……”

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打断了马利亚诺先生的话。马利亚诺先生身材高大魁梧，胡须和头发都已霜白，胡须留得老长。两只乌黑的眼睛射出炯炯的光芒，象年轻小伙子一样；他的面颊红润，虽然年逝月移，但还没有刻出深密的皱纹。勿庸置疑，当年他是最英武潇洒的青年之一。象我们今天看到他一样，他那和蔼可亲、令人起敬的面容和大力士般的身体引人注目。因为咳嗽得很厉害，血管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脸一下子涨得绯红。咳嗽一停，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

“除此之外，如果您再想到早晚我们要修建良港，不管在莫拉尔还是在聂瓦镇本地，因为战争不会永远打下去，政府也不会永远让我们过贱民的日子。您将会看到聂瓦镇的生意会怎样一下子

飞跃发展起来，我们很快会把萨里奥抛在后面，让它望尘莫及。”

“好，好，我看索托龙格的设计有一些优越性；但是，您完全明白，只要米拉马尔的方案在我们手里，目前，乃至以后很长时间，都不能幻想得到他的设计。政府对此深感关切，因为除此没有别的办法来保护我们的兵工厂。您知道，如果卡洛斯分子冲破索莫谢拉防线，就会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打到我们这里，获得足够的武器，把兵工厂破坏掉，然后从卡聂多山谷大摇大摆地撤走。目前还不必担心他们会冲破防线，这我是知道的；可是，谁敢断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不发生什么事情呢？再说，难道某一天我们这里的卡洛斯分子不会东山再起？那么，如果有了铁路，不管是采取哪种方案修的，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四、五千人运到这里。”

“首先，马克西莫先生，正如您所说，米拉马尔设计的是一条军用铁路，我们没有权向国家伸手去要。我们需要的是一条真正维护我们利益的铁路，而不单单是为了保护区区一座工厂。您应该懂得，这是百年大计；如果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的缺陷，那就会给我们聂瓦镇带来长久的危害。其次，卡洛斯分子绝不会越过索莫谢拉防线的。至于他们在这里抬头，这您再清楚不过了，那要比登天还难，因为他们的人寥寥可数……，不过他们绝不甘心，一定会千方百计卷土重来。”

“我当然相信他们会竭力卷土重来的！要严加防范……不能高枕无忧……说到底，百只飞鸟，不如一只在手……不过，马利亚诺先生，我们谈谈另外一件事：车修好了吧？”

马利亚诺先生没有立刻回答，心不在焉地把衣兜逐个摸了个遍，由于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便向大厅的一个角落望了望。

“小玛尔塔，过来！”

玛尔塔坐在一个长沙发边上，没有和别人聊天。她跑了过来。这女孩约摸有十三、四岁，但身体已清晰地显露出女人的线条，然而她还是一身短装。她皮肤白皙，眼睛乌亮，长着一头黑发，不过面孔却没有女性的面孔常有的那种迷人表情。她的脸庞极为端庄，五官也十分协调，只是那美丽的脸蛋上缺少一点活力，显得无精打彩。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张迟呆的脸。

“喂，孩子，到我房间去，打开写字台左边第二个抽屉，把烟盒给我拿来。”

姑娘匆匆走开，不一会拿着烟盒回来了。

“我们到饭厅抽烟去。”马利亚诺先生拉起马克西莫的胳膊说。于是两个人从一个旁门走出了大厅。

玛尔塔又回到长沙发上坐下来。旁边的太太们正谈得热火朝天，玛尔塔不去插话。她坐在那里，用冷漠的目光扫视着大厅各个地方，忽而停在这伙人身上，忽而停在那伙人身上，尤其当时正在弹奏交响曲《塞密拉米斯^①》的钢琴家更为引起她的注意。

埃罗尔萨家的大厅里很少出现过如此热闹的场面。所有花缎大沙发都坐满了袒胸露臂、衣饰华丽的夫人。挂在正中央的枝形玻璃吊灯闪着美丽的亮光，照在光洁的皮肤上，反射着珍珠般的光芒。大厅里的镜子从各个角度映照出夫人们袒露的胸脯，甚至许多身影重叠在了一起。苹果绿色的情调庄重的糊墙纸，把女人们衬托得更为白净。玛尔塔面前坐着德尔加多家的女士们。她们姐妹三人，其中一个是寡妇，另外两个是老处女。三个人都已年逾四十。两位老处女并不怀疑自己青春已逝，但对自己光洁的胸背

① 塞密拉米斯，相传是创建古巴比伦的女王。

和圆阔的臂膀的魅力却仍坚信不疑。她们身边是茉莉小姐，这姑娘有一张活泼的圆脸蛋和一双顽皮的黑眼睛。她是个孤女，十分富有。再过去一点是修达夫人，她安静地坐在那里打着瞌睡，等着到时候把她坐在大厅各处的六个女儿带走。玛尔塔的姐姐玛丽娅在一个角落里和一个青年亲切地交谈着。玛尔塔的目光慢慢地在大厅里转来转去。她对乐曲不感兴趣。她象是肯定没有人注意她，面部表情冷漠，有如一人独处于自己房间之中。

老爷绅士们穿着笔挺的黑色燕尾服，懒洋洋地靠在客厅和饭厅的门旁，贪婪地盯着长沙发上的臂膀和胸脯。也有人站在钢琴后边，等待着休止拍，通过再三抑制着的惊叹表达他们内心的赞誉，只有为数甚微的绅士算有运气，某个夫人收紧丝裙的宽大飞边，在身边让出一点点位置，算作对他们的恩赐。这些绅士为得到如此优待而感到自豪，坐在那儿不时地打着手势，变着法儿取悦那位宽宏大量的夫人和同她一起聊天的三、四个女友。这时，放置在大厅一角的钢琴奏出一连串十六和三十二分音符，粗犷的旋律灌满大厅，完全盖住了嘁嘁喳喳的谈话声。不过，有时弹奏第一段乐曲时，钢琴家的手指轻柔地按动琴键，便可以听到折扇一张一合的嚓嚓声。那些交头接耳轻声交谈的人偶尔不慎也会大声讲出一个字或一个完整的句子，使得钢琴后边的人愠色满面地回过头去。尽管阳台的门窗半敞开着，还是热气难捱。空气令人窒息，充满了难闻的气味——脂粉和香水同身上的汗臭混杂在一起的气味。在这混杂的气味中，刺鼻的脂粉味尤为浓重。

赫尔特鲁第丝夫人按照每天的习惯躺在扶手椅上香甜地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她病魔缠身，谁也不去怪意。伊斯多里托悄悄地站起身来，凑到客厅门口。他站在那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接连不

断地向茉莉小姐投去炽热深情的目光，而茉莉小姐对射来的重磅炮弹却泰然处之。伊斯多里托自从得知茉莉小姐个人拥有那么多的嫁妆和财产，就一直痴情地爱着她；后来看到茉莉小姐对全镇人都是一样诚意相待时，他未免感到惊异。那爱情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因此除了茉莉小姐之外，从来没有看见他同别的女人说过话，或多情地看上一眼。

但是，由于伊斯多里托有渊博的法学知识，举止又十分庄重，人们想象不到他在爱情上曾经受着一个小小的挫折。茉莉小姐习惯于对每一个人都送以亲切的微笑，对镇上的所有小伙子都深情地看上几眼；对所有小伙子……唯独伊斯多里托除外。这种令人费解的做法，不能不使伊斯多里托感到惶惑不安，迫使他三番五次地想到罗马立法官确实智慧超人，他们从不想给女人以司法才能。伊斯多里托最近被任命为本区市政检察官。这样，他大权在握，在伙伴中间便立刻身价倍增。可是，看得出，茉莉小姐对她这位多情郎的晋升非但无钦羡意，反而认为这一任命荒唐可笑。此后，茉莉小姐尽量避免和他相见。不过，我们这个小小伙子并没有因为这些时常出现在恋者头上的云雾而垂头丧气，而是对这位每年收入三千杜罗租金、不驯服的圆脸女郎继续紧追不放，有时在她面前高谈阔论，有时佯作忧伤的样子。

在玛尔塔身边，一个刚刚从马德里来的年轻工程师谈笑风生，许多人围过来听他讲话，把那个聚谈场所变成了一处乐园。那是一个聚谈所，或者如工程师所说，是一个“微型委员会”，参加的人全是夫人太太，核心人物是修达家的三位小姐。

“那只不过是您的恭维罢了，苏阿雷斯。”一位夫人说。

“显然是这样！”几位夫人异口同声地说。

“这是千真万确的，不管是谁，只要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都会这么说的。在马德里没有中间术语：女人要么是绝代美人，要么是货真价实的丑八怪。马德里不象这里，我在这里看到的都是些招人喜欢、亲切可爱的脸蛋。马德里的丑女人要比美女多得多，我这么说，大概你们不会感到诧异。”

“得啦，得啦！最漂亮的女人都在马德里，那里是最文雅的女人云集之地。”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文雅，这话不错；可是，漂亮，我却不敢赞同。”

“您不赞同又有何妨。”

“各位夫人，我说你们比马德里的女人漂亮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象我这样从事美术创作的人能更好地体察到。这里有悦目的肤色和线条优美的体态，而马德里却没有。今天晚上我很幸运，有机会目睹这一事实，并且加以比较，得出的结论对你们极为有利。现在我们可以观赏到平时严加遮盖的东西，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你们有女性的体态，这体态我们在希腊雕像和吉卜赛绘画中屡次观赏过，娇嫩、白净、透明，然而当你走进马德里的某个沙龙，看到的只是些身着舞衣的骨骼……”

夫人们用扇子遮住脸，偷偷笑了起来。

“瞧您那舌头，瞧您那舌头，苏阿雷斯！”

“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只会言真道实。马德里的姑娘给我留下的印象犹如看皮影戏。而你们却是些我看得摸得着的人……甚至令人感到慰藉和惬意。”

玛尔塔看见一支枝形蜡台上的蜡烛快要燃尽了，玻璃烛盘会被烧炸，便站起身，走过去一口将它吹灭。然后又回头坐下，不

过换了个地方。

钢琴家自我欣赏地弹完了他的交响曲。大家立刻停止了谈话。有几个人拍了拍手掌，另外几个人说：“很好，很好！”其实，谁也没有听他弹奏。钢琴家感到自己的疲劳得到了补偿，将微微泛红的脸探到钢琴上方，带着胜利的微笑向大家致谢。一个象马德里爱俏的青年那样头发盖到前额上的小伙子，乘钢琴家洋洋得意之际，一定要他弹奏一段华尔兹——波尔卡舞曲。

还没有弹上几个拍节，门口的青年人就活跃起来。明眼人一看便知，刚才他们是因为缺乏活动而显得精神萎靡。有的小伙子急急忙忙戴上手套，有的用手梳理了一下头发，紧了紧领带结。一个小伙子急得什么似地问道：

“这是马祖卡舞曲，对吗？”

“不是华尔兹——波尔卡舞曲。”

“怎么是华尔兹——波尔卡舞曲呢？”

“你没听到吗？”

“啊，对了，是华尔兹——波尔卡舞曲！喂，先生，弹钢琴的这个畜牲，今晚是决心不让我我和罗莎莉奥跳舞啦！”

大家都象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仿佛就要奔赴火线。最大胆的小伙子快步走到大厅中央，用矜持的微笑掩饰着内心的激动，来到姑娘们面前。当被邀请的小姐起身倚在他们的臂上时，他们顿时现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胆量稍怯的小伙子，使劲地吸上几口烟，将烟雾喷进过道，然后扔掉烟头，缓步走向某个不十分标致的、对他们的关照报以充满着亲切允诺的微笑的姑娘。胆子最小的小伙子半天都在戴着手套，一副窘态，最后去求某个神情严肃的绅士帮助系好纽扣。等他做完这一番准备，打算出场跳舞

时，已经没有一个姑娘留在沙发上了，于是只好请个老太婆伴舞。

一对对年轻人相继翩翩起舞。玛尔塔依然坐在那里。两三个纨绔子弟曾笑咪咪地走过来，以关切的心情邀她跳舞，但是她回答说还没有学会。她拒绝的真正原因是父亲不愿她年纪轻轻的就进行社交。于是，她坐在那里专心地看别人的舞步和打转。她那对乌溜溜的眼睛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从她面前掠过的对对舞伴。有些舞伴引起她的更大兴趣，便用眼睛一直盯着。舞伴们的神态、动作和外表是那样不同，委实值得精心研究一番。一个又瘦又高的小伙子尽量弯下腰搂抱着一位踮起脚尖与之跳舞的矮小姑娘。一位圆滚滚的夫人懒洋洋地倚在一个小伙子的肩上，把他的燕尾服沾满了希尔卡西亚白蜡一样的东西。有几个小伙子，象伊斯多里托那样跳着不三不四的舞步，常常踩到舞伴的脚上，最后女方只好借口跳累了，要求停下来休息一会。还有的人拼命顿着脚，糟踏着地毯，玛尔塔以家庭主妇的身分，带几分厌恶地看着这些人。过了一会，人们的脸上开始露出倦态，由于气质各异，或绯红，或苍白。他们半张着嘴巴，面颊通红，额头挂满汗珠，个个象个大傻瓜。起初，他们嘴角上挂着微笑，甚至时而说上句献媚的话。但是，献媚的话很快没有了，笑容也消失了。所有的人都面孔阴沉，默然无语，仿佛一只无形的大手用鞭子抽着他们，逼迫他们这样做。玛尔塔不时地闭上眼睛，以此避免开始向她袭来的头晕症。

钢琴终于突然不响了。舞伴们借着冲力，在没有音乐伴奏的情况下又跳了几步才停下来。看到这情景，玛尔塔抿着嘴笑了。在入座之前，姑娘们挽着多情郎的胳臂在大厅里踱一会步，继续着中断了的有趣的谈话。钢琴家得到了那位头发盖在前额上的花

花公子的热情感谢。最后，女士们陆续回到各自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多情郎们又退到了门口，用手帕擦着汗。同大厅里的美女跳过舞的小伙子们感到异常幸福，容光焕发，微笑着听任朋友们取笑；而迫不得已和丑妇跳舞的小伙子则颇感不悦，只好大大吹捧说舞伴技巧高超。

那位头发盖在前额上的青年提议塞拉皮奥先生唱支歌，并且走遍大厅，到处为这一绝妙的主意兴致勃勃地作闪电般的宣传。

“对，对，让塞拉皮奥先生唱支歌。”

“塞拉皮奥先生唱支歌，塞拉皮奥先生唱支歌。”

“先生们，饶了我吧！我感冒得很厉害。”

“感谢诸位女士，非常感谢。现在我多么想有一副天使的好嗓子呀，因为天使只能听天使唱歌。”

这句恭维的话引起了大厅里女士们的极大欢心，而男人们听了以后，却讥讽地一笑置之。

“我们一直想听您唱歌；这您早就知道。”

“心地善良总是和美貌连在一起。常言说得好，面容是内心的镜子。如果这句话说得不错的话，你们岂能对我不慈悲为怀？”

这第二次的恭维也同样获得了夫人们心满意足的欢笑。男人们仍然居心不良地淡淡一笑。

“唱一个，唱一个，塞拉皮奥先生。”

“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准备呀！……你们的好意，我真不知如何报答……另外，我嗓子哑了。”

塞拉皮奥又推辞了一阵。最后，在夫人們的簇拥下走近了钢琴，他对她们微笑着，甜言蜜语地说几句话，后来悄悄地从燕尾服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卷歌片。钢琴家立刻心领神会，把乐谱从他

手里夺过去，坐下来为他伴奏。

“塞拉皮奥先生，唱吧……开始唱吧……浪漫曲《天涯之歌》。”他一边说一边把歌片打开放在了乐谱架上。

“哎呀，我的天！这曲子太感伤啦，现在这些夫人们不喜欢浪漫主义……”

“恰恰相反，塞拉皮奥先生。”德尔加多家的一位小姐高声喊道。“在这金钱第一、人情淡薄的年代，我们女人就是应该看重感情和心声。”

“你总是那么漂亮，那么稳重。”歌唱家说道，同时一躬到地。

钢琴弹起了前奏曲。塞拉皮奥未曾开口，就连连皱起眉头，使劲伸长脖子，表示准备就绪。尽管香脂、染剂和化妆用品帮了忙，从远处看上去还象年轻人，其实他已年过五旬。近处一看，他那粘贴得天衣无缝的胡须并不能遮掩脸上的鸡爪纹和其他横七竖八的皱纹。此人是食品罐头厂厂主，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光棍，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女性没有好感，不把女人放在眼里，而是因为他觉得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是幻想的破灭。在和夫人们交谈时，他的嘴比任何男人都甜滑，没有哪个多情郎在讨好女人方面能赛过他。他在向女人献殷勤时，总是说些什么“爱情的火焰”呀，“孤单冷清”呀，“喷香的呼气”呀，“我的心为你跳动”呀，和其他娓娓动听的话，实则均系陈词滥调。他对夫人太太们是这样，对女仆和厨娘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他在糟蹋女人方面是个老手，心狠手毒，诱奸成性；在聂瓦镇无人不知，不止一次两次，女人抱着新生儿来到工厂同他大吵大闹，他便赶忙从抽屉里取出钱来平息那些风波。他日常的生活倒还有条理，每天很早起床，去工厂清理账目，检查鱼虾和海贝的调料。下午五

点左右回家，梳理干净、换好衣服之后，外出散步和拜访。他要拜访的人很多，总是夜里十一点钟方能结束。他唯一喜欢看的书是犯罪小说。

正如站在门口的一个幽默的小伙子所说，塞拉皮奥的音量不大，很难听。谁也说不出他唱的是男高音、男中音还是男低音。可是，他唱得很有感情，石头都会被感化。说他有感情，那是因为他一站到钢琴前边，眉头就皱缩不停，脸上表情十分忧伤。没有人见过一张这样愁云密布、装得一本正经、如丧考妣的脸。浪漫曲《天涯之歌》比任何歌曲都更能唤起他的感伤之情，使他眼睛充满愁苦。

当食品罐头厂厂主用意大利文表达远离情人的痛苦时，埃罗尔萨家的大小姐在大厅最僻静的一个角落里正继续同一个小伙子聊天。这个小伙子相貌纯朴可亲，肤色黝黑，双眼乌亮，胡须刚刚探头。

“恩利盖没弄懂我的托付，”小伙子说。“我让他给我寄来一套贵重首饰，可是他只给寄来半套，又很不象样，实在拿不出手。我明天就寄还给他，连看也不让你看。”

“你不要那么费心啦，哪一种都一样。”

“哪能一样呢！小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注意打扮了？如果送来那套精美的首饰，我保你会笑逐颜开。”

“你不要这样想。”

“几天前你是怎样嘲弄你姨母卡尔门给你的帽子呀，难道你以为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你当面责怪我也是不对的。真的，说到底，帽子呀，这样那样的首饰呀，都是一样。”

“真痛快，这会儿随便说说就是了。我可了解你，不会受骗。那套首饰一定退回去，要一套你我都中意的。我们不谈首饰吧……我想告诉你点什么，可是记不起了……啊，对！我们应该给你叔父罗特里格写封信。从今天我收到的他的来信看，他还不知道我们结婚的日期。我看我们两个应该一起给他写封信，好不好？”

“随你便好了。”

“好吧，明天晚饭前我到这儿来，我们一起写信。”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听着塞拉皮奥唱歌。塞拉皮奥的歌声越来越忧伤，为女主人公的孤寂和哀愁而感到悲酸。德尔加多家的一位小姐用手帕捂着眼睛，低声对跟前的人说，近来她动不动就流泪。

“这个塞拉皮奥先生真讨厌！看他摇头晃脑的鬼样子，假发都要甩到脑后去了。”

“你不要说坏话，里卡多；应该有点慈悲心肠，让可怜的塞拉皮奥开开心吧，他既不触犯上帝也不伤害任何人。”

“不对，从我个人来说，他把嗓子唱破了，我也无所谓……但是，姑娘，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很注意伦理道德。你想让他同教区的神父争个高低吗？”

“我是想你不要背后议论人。如果你真的象你说的那样爱我，听了我的劝告就不会生气。”

“我没有生气，而是恰恰相反。我一向高兴听你的劝告，并且言听计从……只要我能够做到。你了解我的性情，知道我说话总爱开玩笑。总之，你随意教训我的时间还在后头，对吗？不只是时间，也包括空间。你可以从聂瓦镇一直把我教训到马德里；尔后，从马德里教训到巴黎，从巴黎到米兰，从米兰到威尼斯，

再到罗马和那不勒斯，最后，经过日内瓦、布鲁塞尔、巴黎和马德里，返回这所房子里。我是多么愿意在那些国家里听一个如此逗人喜爱的讲道士的训诫呀！你看我们的旅行路线怎么样？”

“很好。”

“很好，很好！这等于什么也没说。看来你对这事不象我那么感兴趣！在你没有对这条旅行路线进行你认为合适的修改，或按你的想法完全推翻之前，我声明这不算最后决定。去巴黎和罗马，还是柏林或伦敦，我都乐意。你想想看，和你在一起，到什么地方又有何关系？”

“你决定的东西不会错。”

“我们不要开玩笑啦，我提出的旅行路线你觉得怎样，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同意。”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啦？整个晚上我一次也没有把你逗笑，你只是说些不得不说的话。你为什么那么严肃？生我的气了吗？”

“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呢？”

“我也这样问呢，为什么？可是，你确实在生我的气，不然，好半天你回答我的话都那么冷冷淡淡，又怎么解释呢？”

“那是你多心。我回答你的话象往常一样。”

里卡多默默地看着他的未婚妻，玛丽娅却移开目光，盯着塞拉皮奥先生。

“也许是，但是我看不出。如果你真的在生气，又不把原由告诉我，那就不对啦。假设我有什么过错，你说出来我才好改呀。我们心自问，觉得没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我告诉你我没有生气，你不要烦人啦！”

玛丽娅淡漠地说着这些话，眼睛一直盯着歌唱家。里卡多又怔怔地看了看她。

“好了，好了……那就这么样吧……不过，我以为……”

两个人沉默良久。里卡多打破窘境，说：

“塞拉皮奥先生唱完时，大家会让你唱的；我敢保证……这样别人都会有所得，只有我除外……”

“为什么？”

“有两个理由：第一，我们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听你唱歌，我可以独享其乐；所以我不喜欢你当众唱歌。第二，那样你要离开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高兴我当众唱歌。不高兴的是我，而且很不高兴。至于离开你，那是瞎说，我们在一起呆这么长时间，本来就大可不必。”

“我不愿意你当众唱歌的原因，这可是一言难尽，而且难以说清楚。你离开我，尽管你认为是瞎说；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在一起呆几个小时，我都嫌不够。我多么想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一起呀。一个过一个半月就要结婚的男人，有这种愿望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奇怪。”

他压低声音，激动难抑地补充说：

“我的心肝，在你身边呆再长的时间，我现在不满足，将来也永远不会满足。在我爱上你的这些年里，厌恶的影子从来没有掠过我的心头。和你在一起，我觉得比呆在天堂还幸福；当我离开家门时，就更感到在你身边是多么美好。这将保证我们永远相爱，互不厌弃，不是吗？我可以对你发誓，如果我们能白头偕老，

到时我愿意守在你身旁，而不约老翁同去晒太阳……多么幸福的生活在等待着我们呀！这幸福生活我盼望了多少年呀……！你还记得吧，那时你八岁，我十岁；有一天在果园里，我那可怜的妈妈叫咱们手拉着手，郑重其事地说：‘你们想成为夫妻吗？……好，你们接个吻，可不要再互相怄气啦。’从那时起，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同另外的女人结婚。”

对这番热情洋溢的话，玛丽娅只字未答。她依旧死死地注视着罐头厂厂主，好象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中。

“有件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

“给你的两盒子衣服也送来了，我还没有打开。盒盖上有你的缩写名字和侯爵夫人的冠冕。尽管你会发笑，我还是要告诉你，看到冠冕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我想，我们已经结合在一起了，何必再熬四十五天。如果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呀。亲爱的，告诉我，你想要我称你佩尼亚尔塔夫人吗？想要我对你说，你是我的，永远是我的吗？”

玛丽娅从长沙发上站起来，看都不看未婚夫一眼，以鄙夷不屑的神情说道：

“够了，够了。”

说罢，她坐到了修达家的一位小姐身边。里卡多在安乐椅上木头人似地呆坐着，连手指也不动一下。过了一会，霍地站起身来，走出了大厅。

塞拉皮奥先生终于伤悲地向远在天涯的情人诉完了衷肠。钢琴家弹出高亢的八度音，加强了那悲伤的喊叫。人们的掌声经久不息，夫人们向歌唱家投去赞许而亲切的微笑。门口那些一直在

开玩笑的小伙子坚持要歌唱家再演唱一遍那首浪漫曲；但是，塞拉皮奥先生嗅觉十分灵敏，他看出这些人的掌声并非出自善意，于是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时，头发盖在额头上的那个青年演说般地提醒大家：

“先生们，女士们，我看我们该听听伟大的女艺术家的歌声了……我们一直焦急地期待着玛丽娅为我们提供……以前已多次为我们提供过……艺术享受的机会，对不对？”

“说得对，玛丽娅唱一个。”

“对，我是要唱的，盛情难却嘛。”

演说家走过去伸手搀扶着埃罗尔萨家的小姐，将她请到钢琴旁。

当玛丽娅一人站在钢琴旁，面对全体客人时，象以往一样，众人都惊叹地蠕动起来。“多漂亮呀，多漂亮呀！”“这姑娘真是出落得一天比一天更秀丽！”“她真会打扮！象个王后！”这些颂扬的话是埃罗尔萨家的来客们互相贴着耳朵说出的。

玛丽娅个子不很高，但体态优美，仪表不凡，身段苗条，轻盈娇娜，宛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选作模特儿的美女。她那娇嫩光洁的脖颈的线条唤起人们对希腊雕像的回忆。这脖颈之上是一颗满头金发、脸蛋洁白的脑袋，双颊微红，五官端正，皮肤细腻透明，嘴唇红润，眼睛碧蓝。一眼就看出，这脸庞同赫尔特鲁第丝夫人酷肖，但神态动人而含蓄。在这一点上，那位以美貌著称的夫人是相形见绌的，不管那位写折句的抒情诗人如何称颂这位夫人有落雁沉鱼之美。玛丽娅清澈明亮的眼睛周围呈现淡紫色，这为她的容貌增添了几分诗意。

“苏阿雷斯，你会看到这姑娘唱得多么好。”一位夫人说。

“我得好好听听，塞拉皮奥先生把我的耳朵折磨了好半天，简直受不了啦。”

“噢，玛丽娅可谓是歌坛大师啦！”

“我现在只承认她长得俊俏。”

“那好，看您听到她唱歌时怎么说吧！……”

“这姑娘心灵手巧，干什么都行。如果您看到她画的画……！”

“埃罗尔萨夫妇只有这一个女儿吗？”

“还有一个，就是坐在对面的那个，叫玛尔塔。也很漂亮。”

“真的，也很漂亮……，可是，脸冷冰冰的毫无表情，是个颇显粗俗的美人，而她姐姐……”

“静一静，开始啦。”

大厅里立刻静了下来。塞拉皮奥多么想得到这样安静的场合呀，可是这如同他的所有幻想一样，永远是不可实现的。玛丽娅应大家的要求，落落大方地唱了几段歌剧。唱完时，听众们长时间热烈鼓掌，她羞得红了脸。

苏阿雷斯对女宾们说，玛丽娅的歌喉很象南铁尔·迪迪埃^①，在音乐学院稍加培养就能和第一流的女低音平起平坐了。

大家热情的鼓掌和喝采停止了，眼睛也离开了她，此时玛丽娅那漂亮的脸庞突然布满了痛苦的阴云。她走近赫尔特鲁第丝夫人，贴着耳朵对她说：

“妈妈，我头痛得很厉害。”

“啊呀，我亲爱的女儿，真叫我心疼！我的头也疼得要裂开似的！”

^① 南铁尔·迪迪埃（1831—1867），法国著名女中音歌剧演员，曾多次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演出意大利歌剧。

“我想去睡觉了。”

“那就去吧，我的宝贝，去吧；我就说你不太舒服。”

“再见，妈妈；祝您晚安。”

玛丽娅亲吻了母亲的额头，便悄悄地从饭厅门离开大厅，尽量不被人注意到。她在饭厅停下来喝了一杯糖水，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神情迷惘地看着空间。忧伤的阴影使她的脸变得更加昏暗了。

她走出饭厅，穿过一段又黑又长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有一扇门，从那儿伸出一排室内楼梯。她刚刚爬上四、五个台阶，就觉得胳膊被人用力拉住了，吓得叫了一声。她回头一看，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了未婚夫那苍白而焦虑的面孔。

“里卡多！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看见你从饭厅走出来，就一直跟着你。”

“跟着我干什么？”

“为了再从你嘴里听一遍你在大厅里对我说的那难听的字眼。也许你认为不值得重复，是吗？你以为我会忘记过去那充满爱的日子，放弃幸福的未来，让我一生中最甜蜜的梦想破灭吗？你以为我现在在我们两人之间，之后在来宾中，在所有人面前说你可耻，一百倍，一千倍的可耻，就忘掉那一切，轻而易举地放过你吗？……过来，过来，不要脸的东西！……过来，让我在所有世人面前说你卑鄙！……”

里卡多面色煞白，犹如一个把最后一点钱放在赌牌旁的赌棍，浑身哆嗦着，用力抓住他未婚妻的手腕，企图把她拖回大厅。

玛丽娅低下头，一言不发。她没有反抗，任他拖着走下四、五个台阶。但是，一到过道里，里卡多突然觉得面颊上飞来一个

炽热的吻，他松开了玛丽娅，惊愕地后退了几步。玛丽娅立刻用胳膊紧紧搂住他的脖项，她觉得对方的嘴唇狂热地贴在了自己的嘴唇上。

“里卡多，看在上帝的面，不要再折磨我啦！”

玛丽娅对着里卡多的耳朵激情满怀地说道，一边不停地抚摸着。那青年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没有作答，因为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他稍稍平静了一些时，便用低弱的声音问玛丽娅：

“你爱我吗？”

“从心底里爱。”

“是不是一时心绪不佳？”

“确实如此。”

“噢，你这‘一时’把我折磨得好苦呀！即使把世界上的黄金都给我，我也不愿再遇到这种情况了。”

“你说，你是不是罪有应得？”

“是的，我的美人。”

“松开我。我要睡觉去了。我头疼极了！……”

“等一等……让我亲吻一下你的额头……再亲一下眼睛……亲一下嘴唇……亲一下手……”

“再见。”

“再见。”

“松开，里卡多，松开……”

青年仍然握住玛丽娅的双手，幸福地微笑着。玛丽娅拼命挣脱，同样笑个不停。

“好啦，让我走吧；别再犯傻了。”

“因为我不傻，所以不放你走。”

“你看，我头疼得厉害。”

“好吧，我放你走。”

“明天见，这个时间还跳舞，可要当心！”

“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走，明天见。”

玛丽娅跑着逃走了。里卡多在漆黑的楼梯上跳过几个台阶，打算再次拉住她；但是，没能赶上。姑娘在楼上开心地咯咯笑着，祝他晚安。

里卡多重新回到大厅里时，象个幸运儿似地不住地微笑着。枝形灯的亮光使他有点眼花缭乱，于是他赶紧坐下来。

玛丽娅的客厅，在主人来到时笼罩在黑暗之中。玛丽娅摸索着找到火柴，把带有磨砂玻璃罩的油灯点上。房间布置得华丽而雅致，在第二流的镇子里难得见到。屋子里，家具齐全，挂着蓝纱衣装，窗帘和墙纸也都是蓝色的。在两个窗户之间，放着带有穿衣镜的桃花心木柜子。梳妆台靠在对面墙上，上面摆满了小瓶子。地毯白地蓝花。物品井井有条，家具精致诱人。一进屋，馥郁的芳香便迎面袭来，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房间主人的性别和身分。

玛丽娅点燃油灯时，她的眼睛同放在桌子中央的耶稣像的眼睛正好相遇。油灯在桌子上闪烁。看得出那是一尊工艺精巧、着色细致的木雕像，脸上挂着悲哀平静的表情。姑娘正是为这种表情所感动，才把它买了下来。一看到圣像那柔和然而冷冰冰的目光，玛丽娅嘴角上的幸福微笑立刻消失了。她木然站立，陷入了沉思。无疑，由于思绪烦乱，她的脸渐渐地失去了通常的神色，呈现出痛苦卑微的表情，好似玛格达列娜^①。那时，钢琴弹奏的乐

^① 即 圣·玛丽娅·马格达列娜，被耶稣赦免无罪。

曲顺着黑漆漆的楼梯颤悠悠地飘了上来，听得出那是里加敦双人舞的头几个拍节。玛丽娅屈膝跪下，低下了头。不一会，就抽泣起来。她紧紧咬住抽搐的双唇，把嘴凑近救世主的一双赤脚，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

过了好一阵，她抬起泪痕斑斑的脸，痛苦地感叹道：

“我的耶稣，我背叛了你，背叛了你……我辜负了你对我的爱！……你惩罚我吧，耶稣，这样我才心安理得！”

玛丽娅从地上站起来，端起灯进了卧室。这卧室象鸟巢一般小巧和温暖，挂着许多耶稣和圣母画像。室内的床罩着洁白漂亮的帷帐，宛如洗礼仪式的祭坛。玛丽娅把油灯放在床头柜上，脸色已显得平静了些，匆匆脱下衣衫。

玛丽娅从衣柜里取出旅行披巾裹在身上，熄灭灯，一遍又一遍地在前额、嘴边和胸口画着十字，然后席地而卧。那张令人陶醉的床铺罩在洁白的帷帐中，绸缎被子铺得柔软舒适，香气飘溢，空等了主人一夜。玛丽娅就这样在地板上睡着了，直到晨光熹微。

三 耶稣圣心九日祭

天刚亮，我们这位姑娘就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时间，她动也不动，仔细地听着；但是没有听到在梦中似乎听到的圣·费利佩教堂的钟声。玛丽娅弄错了，现在还不到六点钟。她点着灯，走进客厅，毕恭毕敬地跪在耶稣像前祈祷起来。她只穿一件细布衬衣，寒气立刻吹透了，禁不住打起寒颤。但是，她没有向寒冷屈服，仍然祈祷着，直到冻得牙齿颤得咯咯作响。只是在这时，她才决定不再跪下去，并且穿好衣服。然后，打开客厅的四扇窗户，吹灭了油灯。

一道惨淡的寒光射进了埃罗尔萨家小姐的房间，给家具抹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常态荡然无存。清晨的寒气象侵袭女主人一样钻进了这些家具；它们默默地、忧伤地躺卧在那里，无疑是等待阳光揭开固有的美容和光彩。太阳射进室内，缓缓移动着，当落到家具上时，油漆反射的白光犹如奄奄一息的病人那呆滞昏暗的目光。小姐的客厅在一座方形塔楼上，这塔楼位于宅院后边一块角地上。客厅要比周围的房子高出几瓦拉^①，因而四面都能透进光线。塔楼上只有两套房子，一套是玛丽娅的，包括客厅和卧室，另一套是使女赫诺维瓦的，只有一个房间。在埃罗尔萨家里，这两套房子是最寒冷的，但又是最欢乐的。在聂瓦镇，太阳难得

^① 西班牙长度单位，每一瓦拉约等于0.836米。

出来一次，而且一露面，便象个专横霸道的客人似地径直闯进这些房间，并且住宿下来，整天都不离去，映在镜子里，照得坐椅的缎面褪了色，柜子的油漆失去了光泽，总之，它在房间里尽情地享乐。当然，所以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赫诺维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拉下窗帘。这些房间也是最安静的，家里的声响传不到这里；由于它们座落在院后，外边的声音也难以干扰。只有风，几乎总是在塔楼上呼呼地吹个不停，发出奇怪的声音，尤其在夜间，有时象在叹息，有时象在争吵，不断地抱怨窗子关得严严实实，将它挡在室外。白天，它既不叹息也不争吵，只是倍加小心地呜呜叫着，犹如海螺声传到耳边。

玛丽娅裹着大披巾，可是还在打哆嗦。她走到一扇开向果园的窗前。这果园的篱笆与码头毗邻。从窗户望去，从聂瓦镇到与大海相连的莫拉尔的整个河口尽收眼底。河口大约只有一莱瓜^①长；至于宽度，变化极大，那要看是在退潮还是涨潮，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每逢涨潮，可达半莱瓜之宽，河水可以舔到两岸松柏苍郁的山坡。退潮时，海水完全撤了下去，河水只留下一条细流，蜿蜒于河床之中。两岸山岗和这条水流中间，有一片灰色的沼泽地，布满了水坑，码头上那帮小无赖们喜欢跳进去滚打戏嬉，弄得浑身泥浆，然后一头扎到河里洗个痛快。果园的篱笆之上，露出几根桅杆，那是停在码头上的船只，大概有十来条，多数是吨位有限的小货船和双桅小船。

玛丽娅看了一会天色，西边仍然黑沉沉的，远方的山峦模糊难辨。接着她走进卧室，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一本书，来到窗前看看是否能够阅读。光线不足，她把书放到椅子上，重新回到窗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一莱瓜约合5.5公里。

前，将前额贴在玻璃上。在莫拉尔一带，天穹渐渐地打开了它的天窗，但大地上依然没有人走动，没有欢声笑语。晨光慢慢地亮了起来，但只能照亮天空那阴沉的面孔。又是一个不平静的日子，聂瓦镇的居民每年有一半时间迎来的是这样的天气，他们已习以为常了。

客厅渐渐明亮了，室内精致的家具和点缀器物，从黑暗中走了出来，露出可爱的笑脸和匀称的身段，犹如歌剧里的舞蹈演员，随着乐队的一声启奏脱掉了使她们变成幽灵的披巾一般。但是，那不是欢笑的晨光；它越来越惨淡和严峻。天边，莫拉尔那边四、五幢房子的上方，积聚着绛紫色的大团大团的乌云，在这些云团前边，有小块的白云飞驰穿过，好象从某幢房子里钻出来的；这无疑是一场暴风雨的前兆。

玛丽娅突然感到前额顶着的玻璃抖动了一下。原来是一阵风雨猛烈地吹打到窗子上。她往后退了退，定睛一看，所有玻璃都在流着泪水。好一会儿，她饶有兴趣地注视着雨滴从光滑的玻璃表面慢慢地淌下来，划出曲曲折折的痕迹。这如注大雨，使她回忆起，同样是在这窗前，手捧一本摊开的书，听着哗哗的雨声度过的许许多多的黄昏。这里说的书，总是一本什么小说。玛丽娅向父母央求了好几个月，让她住到这塔楼的客厅来，专心致志、不受任何干扰地得到她喜爱的消遣。但是，马利亚诺先生不愿她来这塔楼上住，因为这里的房间很冷，而女儿的身体又欠佳。最后，他终于被女儿的好言央求说动了，勉强答应下来，事先把每个房间都裱糊一番，并要使女赫诺维瓦陪女儿睡在一起。

那是玛丽娅的一个幸福的时代。她芳龄十六，思想活跃大胆。她那取得了非凡长进的音乐修养，在她心灵深处唤起了某种多愁

善感和动辄哭泣的倾向。她往往随便为一件什么事，甚至有时无缘无故就突然哭起来。但是，眼泪是那样的甜蜜，流着眼泪她感到莫大的愉快，所以许多时候她竟然有意哭泣。不知有多少次，她从那扇窗户眺望着天边暗红色的彩云和夕阳的余辉，心情是那样痛苦和压抑，结果便失声痛哭起来！不知有多少次，这突如其来的哭泣使她父亲心如刀割，至于为什么要哭，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的绘画知识——她在这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唤起她对光线和景物的浓厚兴趣，也同样促使她再三要求搬到这塔楼的房间来。当她带着钢琴、画笔和小说终于搬来时，她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子。在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的日子里，中午她把客厅的窗户全部打开，让清爽有力的海风吹进来，吹拂着她的头发，把桌子上的纸张刮到地上，那时她心旷神怡，觉得象乘上了气球，飞腾到天空，在大气中遨游，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玛丽娅竭力把这种幻觉存储在脑海里，以感到片刻的欢乐。夜里，她有时将第二道窗也打开，除了油灯之外，还把枝形烛台上的所有蜡烛都点着，以设想自己是坐在一盏巨大的灯笼里。“从河口望来，这塔楼大概象一座灯塔，而我的房间则是刚刚打开的明灯。”她孩子般地自语道。可是，当她透过玻璃查看那时是否有船向莫拉尔驶来的时候，竟然被外边的黑暗惊住，被室内的辉煌灯火照得头昏目眩了。最后，面对那么多灯光，她惊讶不已，急忙把它们一一吹灭。

马利亚诺先生把那小巧的空中客厅称做玛丽娅的笼子。确实，这名称再恰当不过了，因为姑娘在里边不停地飞来飞去。一会挪动家具，一会搬动物物，象只小鸟似地一刻也不停闲。说她象只小鸟，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当全家坐在饭厅里时，常常听到

远处传来的抒情曲或浪漫曲的颤音，有如鸟儿啼啭，那是玛丽娅在学习唱歌。每每这时，马利亚诺先生总是带着那惯常的慈祥微笑感叹地说：“小鸟又在歌唱啦！”全家人也满意地微笑着，因为他们都喜爱和赞美这个姑娘。

只两三年的功夫，这塔楼客厅里便涌进了大批的小说。这些书在为我们这位无所事事的姑娘长时间阅读消愁解闷之后又被送走。为了供玛丽娅消遣，不但父亲献出了藏书和破费钱财，埃罗尔萨家的亲朋好友也赠书给她。塞拉皮奥先生是她的第一个图书提供者。这样，在好长一段时间里，玛丽娅读的都是食品罐头厂厂主喜爱的凶杀犯罪的恐怖小说。那时，她没有染上多大嗜好，因为这些小说虽然唤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心，使得她爱不释手，白天乃至黑夜大部分时间都在细心阅读，但并没有在她心中留下任何得以消遣的甜蜜而富有诗意的记忆，而且读过之后，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另外，这些小说使她感到恐怖万分，不知多少次她都夜不成眠，有时甚至叫赫诺维瓦睡在她身边，因为她吓得要死。

玛丽娅把塞拉皮奥先生的藏书一一读完之后，又求德尔加多的一位小姐打开她的书房，这书房藏书丰富是有名的。果然名不虚传，里面有大量小说，都属原始浪漫派，装帧精致，但由于读者甚多，很多书都盖有一层油渍。在最动人的有趣的章节和段落，书页上常常留有黄色污迹，表明这些书经过了许多姑娘的手，她们曾为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流下了眼泪。我们已经知道，德尔加多家的一位小姐动辄泪珠滚滚。玛丽娅当时读了许多小说，其中有：《艾凡赫》、《湖上夫人》、《玛克罗维娅和费德克》、亦即《蒂罗尔的矿山》、《圣克拉腊在海岛上》也称《流放到巴拉海岛的人们》、《奥斯卡尔和阿尔曼多》、《黑鹰城堡》，等等。玛

丽娅从这些书里得到了极大享受。她怀着莫大的兴趣，一下子完全踏进了名扬四海的司各特和名望在他之下的小说家所描述的奇异的梦幻世界；这些小说家们为了给我们父辈增添生活的欢乐，创造了一个中世纪：那时行吟诗人处处可见；马战频仍，业绩非凡；哥特式的城堡时时出现在眼前，英雄豪杰层出不穷；男女相爱、海誓山盟。最吸引埃罗尔萨家的这位小姐的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二，坚如磐石。不管是男是女，只要爱情之火在心中燃起，谁也不必费神去改变他们的初衷，一切这种企图均属徒劳。他们战胜父母和监护人的阻拦，排除不屑一顾的追求者的阴谋破坏，经过种种考验和磨炼，受尽无数的痛苦，流下数不尽的伤心泪，最后终于如愿以偿。他们获得爱情的胜利，是分有应得的。埃罗尔萨家的小姐在心灵这个圣堂里暗暗许下誓愿，她要象他们一样，对上帝给她安排的第一个未婚夫忠贞不渝，不管遇到多少挫折，都要坚韧不屈。

每一部小说都在玛丽娅年轻心灵里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几天中间，当后一本小说中的人物还没有迷住她时，她仍然不断地想着前本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金钢石一般纯洁、坚贞的爱情创造了美妙的奇迹。小说作者总是在多灾多难的情人举行婚礼之际收住笔锋，于是玛丽娅继续想象下去：新婚夫妇将过着幸福生活，被儿女们簇拥着，手挽手漫步在他们昔日常常洒下泪水的地方。玛丽娅渴望让如此炽热难抑、感人落泪的爱情占据她的心灵；但是，来她家作客的那些身着大礼服或西服的青年，没有一个能使她动心。对她来说，这种爱情应该来自一个武士，这武士顶盔挂甲，当他一枪把对手挑下马之后，便气喘吁吁、尘土满身地来到她的面前，屈膝跪在她的脚下，从她手里接过花环，尔后真诚

而深情地亲吻她的手。有时这武士卸下盔甲，打扮成农夫的样子，但从那堂堂仪表仍然可以看出他是如此高尚、如此勇猛；此人夜间来到她的塔楼下，一边弹着琵琶一边哼唱着感人肺腑的哀曲，邀她穿过旷野跟他逃到某个城堡，远远地离开专断的父亲和强加给她的可憎的丈夫。夜黑如墨，城堡的哨兵们被迷魂药灌得昏沉沉的，把梯子架在窗上，骏马在不远的地方，前掌刨着地……“你在等什么，我的主人？你在等什么？……”玛丽娅听到有人轻轻地扣击玻璃窗，不止一次地从床上起来，赤着脚走过去，但发现并没有武士呼唤她，而只有如泣如诉的风声。在那些年代里，每当夜里看到有船在港湾驶过，她都不禁全身颤栗。黑暗中隐约可见的小船总是令人感到神秘，使她模模糊糊地想到，也许某个素不相识的粗野情人就躲藏在那里，由于担心自讨没趣，便企图用武力把她从家里抢走，拖到远方的海岸去满足他的兽欲。只有看到船平稳地停靠在码头上，并且从上面搬卸一些木桶和箱子时，她才感到自己从幻觉中醒悟过来。

但是，给她印象最深的无疑是那本叫做《玛蒂尔黛》，或叫《十字军远征》的小说，这小说胜过任何一本，把她的心灵带到了小说描写的奇特、闪光的年代，使她参加了耶路撒冷城墙下可歌可泣的战斗。不过，不难想象，最令她感兴趣的情节不是异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搏斗，而是那怪诞不经、温柔而又炽热的爱情，是女主人公心中燃起的对一个窃取耶稣圣像灵盒的摩尔战将的爱情。埃罗尔萨小姐原谅，甚至从心底赞许这种爱情。爱上耶稣的一个最残忍的敌人这桩罪恶，特别引人入胜，别有风趣。那个马列克——卡得尔在战场上勇猛果敢，所向披靡；对女人含情脉脉，百依百顺，在任何场合都表现得如此高尚和慷慨，为什么不

能去爱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战将呢！啊，如果她处在玛蒂尔黛的地位，同样会不顾人间律法和天条的约束而这样作的！这位摩尔人是她一生中最倾慕的人物，他甚至给她以灵感，使她想象出一幅极为美丽的图画。他站在战舰的甲板上，同玛蒂尔黛呆在一起，用左手保护着她，用右手象夏日收割庄稼一般削砍着敌人的脑袋，把她从敌人的魔爪中打救出来。更好地证实玛丽娅这种激情的，还是在一位土耳其人来聂瓦镇叫卖珍珠和拖鞋一类物品的时候。看到那人从她家门前走过，她是那样惊讶，好奇到了极点，以致立刻同他攀谈起来，向他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曾发生过那么多令她感慨万端的爱情场景的耶路撒冷田野是怎样的？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衣饰和社交是怎样的？但是，那位土耳其人，或者因为没有兴趣交谈，或者因为他是西班牙塔拉戈纳省的雷乌斯人，从来没有到过巴勒斯坦，对她的问题只是三言两语敷衍过去。

不过，如今玛丽娅已经许久没有摸小说了，一想起那些她如饥似渴地读了大量小说的年月，她面孔就轻轻露出茫然之色，光滑的前额现出一道又宽又深的皱纹。

阵阵疾风夹着雨滴长时间地打在玻璃窗上，把玻璃从上到下洗刷得干干净净。风的拍击慢慢地减缓了，最后完全停了下来。东方的曙光在整个阴沉沉的天空中扩展着，通过对面墙壁上的窗户，可以望及西方遥远的山岗已经显露出了它们的身影。象往常一样，暴风雨最后转为牛毛细雨，时停时下，在大气中形成了一道轻飘颤抖的“水纱”帷幕。这道帷幕使晨光更加暗淡、远方的景物更加模糊不清。海潮在上涨，漫来的海水有如宽大的被单，一直伸展到莫拉尔；“被单”的边缘是土色，中央深沉而昏暗。

玛丽娅重新拿起书，将一把椅子拖到窗前，坐下来开始阅

读，此时光线已能照亮字迹。那书是《圣·特雷莎的一生》，为特雷莎^①自己所著，装订精致，书脊镀金，宗教书籍都是这样装帧的。

她全神贯注地读着，神色越来越平静，额头上的深深皱纹也消失了。她正在读第二章。在这一章里，这位女圣徒讲述了她青年时代最初如何爱上骑士文学和虚荣的打扮，还含蓄地透露了她那个时期的情史。当玛丽娅从书本上抬起眼睛时，从目光里可以看出她内心某种喜悦和满足。

圣·费利佩教堂的钟声终于真的响起来了。玛丽娅猛地放下书，推开了使女的房门：

“赫诺维瓦！赫诺维瓦！”

“我已经醒了，小姐。”

“起来吧，圣·费利佩教堂敲钟了。”

赫诺维瓦瞬间起了床，穿戴整齐，来到主人的客厅里。她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个子矮小，圆敦敦的，肤色黝黑，胖脸蛋，一双栗色的大眼睛突到眼眶外，眼睛虽大，但是十分呆滞昏暗，没有神；头发梳得很整齐，几缕波浪式的发丝压在太阳穴上。她身着卡门教派的朴素衣裙，黑色的毛料披巾将结打在背后，全然是一副内地使女的打扮。在玛丽娅还不满一周岁时，她便来到埃罗尔萨家给她当保姆，之后便再没有离开过她，始终尽心尽力地为她操劳，堪称使女的杰出典范。

“我的小鸽子，您从什么时候就穿戴好了？”

“快一个钟头了，赫诺维瓦。我象是听到了钟声，结果弄错了。现在真的响了，我们别耽搁了；带上雨伞，马上走吧！”

“好，听您吩咐，小姐，我已经准备好了。”

^① 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

两个人围上头巾，尽量不弄出声音来，下楼走到大门口，轻轻地把还在紧闭的大门打开，来到街上。她们张开雨伞，穿过大街，来到对面的柱廊下。

正如前面所说，聂瓦镇几乎所有的大街都或左或右带有柱廊，有的两侧皆有。这些柱廊，一般都很粗陋、低矮、参差不齐，光滑的石头圆柱上没有任何雕饰。石铺地面高高低低，只是在一些个别地段，由于房屋修缮过，柱廊比较宽敞，地面也较平整。如果所有房屋都修葺一新的话（无疑，这一天是会到来的），这种格式的建筑会使聂瓦镇具有某种宏伟壮丽的气魄，值得游览一番。现在这个样子，虽然看起来不甚漂亮，但至少为行人提供了方便，除非从一侧人行道转到另一侧人行道，那是不会弄湿衣服的。可尊可敬的聂瓦镇创建者们确实想得周全，在大雨滂沱之时，西班牙没有哪一个城镇能对我们这个小镇傲慢夸口。

主仆二人举伞遮雨，从广场一侧穿过，踏上一条狭长寂静的街道。忠厚的镇民们尚在黎明甜蜜的梦乡之中。她们只是间或遇上个水手。水手穿着粗糙的雨衣，手里提着渔具，咕吱咕吱地踏着长筒雨靴大步向码头走去。

“小姐，您穿得多吗？您看，天多冷呀！……好象已经到了一月。”

“穿得不少，一身天鹅绒，另外，这件大衣也很厚。”

“对，这样好，我的心肝。爸爸知道我们这么早就出来，会责骂我的，因为是我放您出来的。小姐，您太贤淑啦。象您这样年龄的姑娘，很少或者没有一个如此虔诚……”

“别说啦，别说啦，赫诺维瓦，别这么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可悲的有罪的人，比你想象的要可悲得多。”

“小姐，我的天哪！……不是我这么说，是大家都这样看的……昨天菲罗梅娜夫人告诉我，看到您去做弥撒、领受圣体，很受感化；如果她的女儿也能这样，她愿意做出任何牺牲……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她的一个女儿，就是最小的那个，别提多么调皮难管了……小姐，有一天她跟姐姐在教堂里打了起来，为谁先做忏悔吵得不可开交，您能相信吗？……这哪是忏悔呀！小姐，真是丢死人。看到她那几个女儿在教堂里如此举动，谁不笑话！仿佛她们是在自己家里似的！咳，那几个可怜的姑娘根本不明白那是在‘上帝家里’，是要为自己的罪恶受到惩罚的！……莫非菲罗梅娜夫人没有给她们看过她们的哥哥从哈瓦那寄来的念珠吗？那可真是稀世珍品！整挂念珠都是象牙和黄金做成的，带有一个金质实心耶稣蒙难像。做祈祷，不必用这么奢华的东西，小姐，您说对吗？”

“做祈祷只需要有一颗纯洁谦卑的心灵。”

“啊呀，小姐，您说的真好！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姑娘，说出这样的话，有谁相信呀。不过，上帝想把才华赐给某个凡人时，不管这人是年长年幼，富有还是贫穷，他都是一视同仁的。我每天祈祷，求圣母保佑您的身体，为的是给那些罪恶深重的人做出榜样。”

“你应该祈祷的，赫诺维瓦，是让圣母纯化我的心灵，饶恕我犯下了那么多的罪恶。”

“我的老天！如果象您这样虔诚恭顺的人都需要求得饶恕，那我们这些人该怎么样呢？您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依格纳西奥神父很器重您，总是夸奖您……，这绝不是对您过分宽宏大量，您心中也明白……这会儿这位圣徒大概已经在圣器室等待人们到

来了。他是什么样的身体呀！好象上帝使他……他不吃，不睡，一刻也不休息……可是，却一天比一天结实，一天比一天更加精力充沛地侍奉上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在忏悔室不吃不喝一气呆那么多小时……只有上帝能够给他这种力量。但愿永远如此。阿门。”

“是这样；上帝在他身上真正显了灵，这是尘世间的需要。噢，我的上帝，如果不是这些虔诚的传教士打开我的眼界，我的心灵该是怎样的呀！”

“尽管他们在拯救灵魂的道路上给予了您很大的帮助，可是在他们到来以前，您早已经常虔诚地出席圣礼了……”

“那做得太不够了，赫诺维瓦，心灵的最后几处皱襞还没有探查到呢！”

“告诉我，小姐，今天是不是和前几夜一样，您在睡梦中看见了那只有火红的羽毛、嘴上叼着十字架的小鸟？”

玛丽娅突然停下脚步，将手放在胸前，仿佛挨了一拳。过了一会又重新走起来，并且低声叹息道：

“今天夜里没能看见。”

“为什么，我的心肝？”

玛丽娅没有回答。她继续走了一阵，悲叹了一声。随后又停下来，用双臂搂住使女的脖子，痛苦地呜咽起来。

“我不好，赫诺维瓦，我很不好！我的心还没有最终从污秽之中解脱出来；魔鬼和肉欲还在纠缠着我。若是你知道我昨天犯了什么样的罪恶，那……！”

“不要说啦，不要说啦，您别自寻苦恼了。您能犯什么罪恶，我的小绵羊！”

“是犯了，是犯了罪恶；我比你想要的要坏。我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光明越多，我越尽力沉落在黑暗里；上帝给我的恩赐越多，我对他越忘恩负义。”

“小姐，上帝的慈悲是无量的。”

“可是，他铁面无私也是无量的……”

“那就去求善心的圣·阿塞神帮助。有它求情，没有什么过错上帝是不宽恕的……好了，不要哭了，现在您就要去忏悔啦，一切都会得到饶恕的。”

姑娘稍稍平静一些之后，两个人又继续往前走。她们到了一个不大宽敞的小广场，那儿耸立着一座正面是深褐色的庄严大教堂；这大教堂虽然建筑结构匀称，又有其他独到或不足的地方，但并不引人注目。玛丽娅和使女穿过一道同教堂正面一样呈深褐色的大门廊，走进了一座宽敞的也是深褐色的大殿。这些就是这座教堂的特点。它有三个中殿，中间的一个象大型教堂的中殿一样宽广而且高大；两旁的中殿低矮而窄小。这三个中殿都是很久以前粉刷过的，现在盖了一层尘土，有几处墙皮已经剥落，并且布满了大片大片神秘的污迹。祭坛雕制得很华丽，不过，最初的金色已经褪成了灰色。透过满是污垢的玻璃，可以看到某个圣神的雕像，它带有金色光轮，表情严酷；也可以看到画像上基督那阴郁焦虑的面容。

因为时间过早，来人尚不多。不过，在祭坛前已稀稀落落地跪了几个裹着头巾的女人，她们在做祈祷。还有的女人靠着忏悔室带栏杆的小窗子，把头巾拉到脸的两旁，嘟嘟哝哝地在这个圣神之地忏悔着自己的罪过。有几个神父把忏悔室的门敞开着，他们身穿长袍，头戴圆帽，向前倾着身子，把耳朵贴在小窗子上。

从他们的脸色和那副吃力的架势来看，着实已经很累了。另一些神父把忏悔室的门关得严严的，从前面走过时，几乎看不到里面是否有人。

光线凄然地撒在教堂的一些地方，而柱子遮挡的边角和空间则几乎完全漆黑一团。用绳子吊在顶棚上的黄色大型金属灯，在远处摇晃着。中间的大中殿墙壁上方的两个大圆花窗子敞开着，惨淡的光线透过玻璃射进来，象白色桌布一样铺在主祭坛的前面。从这个主祭坛过去一点，还有一个小祭坛，上面摆着一尊救世主像，他的胸脯被打开，露着一颗血淋淋的心脏。他头戴荆冠，荆冠上方映照着熊熊的火焰。圣像的周围燃着许多蜡烛，火花在寂静的大教堂里悲郁地四处飞溅。那是一个临时置放的祭坛，因为那几天在举行耶稣圣心九日祭。

赫诺维瓦走到圣器室问依格纳西奥神父是否能给玛丽娅做忏悔。玛丽娅已跪在忏悔室旁边，等候着神父。她感到有些恐惧和不安，惧怕、焦急和期望的感情混杂在一起。大殿里散发着浓重的湿气和尘土味，熄灭的蜡烛和凋谢的花朵气味，玛丽娅一闻到这种气味，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在那忏悔前的时刻，玛丽娅既感到惊恐，又感到亲切。那是世界上最豪华而神秘的场所，要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一切隐私，这种气氛使玛丽娅的心灵颇感迷惘和惶惑，但并无不快之感。她由于寒冷而浑身微微发抖，间或也有几股热流在血管中奔腾，直冲面颊，烈火般地烧烤着她。那时，玛丽娅不是在想自己的罪恶，而是在思考着如何对神父陈述自己的隐情。

依格纳西奥神父那坚定、威严的黑色身影急冲冲地奔向忏悔室。几乎看都没看他的忏悔者一眼，就走了进去。玛丽娅激动得

哆嗦着身子靠近小窗。半个小时之后，当她离开那里的时候，两眼微红，脸色苍白。

这时，教堂里的人渐渐多起来，几乎全是女人。有的女人穿着木履一直走到大殿中央，木履在石板地上呱哒呱哒作响；大多数人在门口脱掉木履拿在手里。一位上了年纪身披白衣的教士走上讲道台，讲道台上盖着金线饰边的绒布。教徒们从教堂的各个角落向中央聚拢，紧紧地挤在讲道台四周。玛丽娅和赫诺维瓦也靠了过去。教士划过十字，便开始大声做祈祷。祈祷完毕，九日祭，即耶稣圣心九日祭开始了。教士戴上偌大的银框眼镜，操着很重的鼻音，悲切地高声念起来：

“噢，圣心——”

人们跟着庄严地念道：

“噢，圣心——

我神明的耶稣！我神明的耶稣！

至爱的，至爱的——

神圣的，神圣的——

甜蜜的，甜蜜的——

圣心哟。圣心哟——

你的心，你的心——

燃烧着，燃烧着——

纯洁爱的火焰，纯洁爱的火焰——”

玛丽娅眼睛瞧着地板，微动着双唇重复祷文。赫诺维瓦对面看着教士，大声跟着祈祷。人们说完“阿门”之后，都叹了口气。

念完祷文，教士叫每个人通过圣心向上帝要求希望得到的最

美好的东西。人们默默地思索了片刻。玛丽娅热忱地请求上帝使她变得更为善良。赫诺维瓦犹豫了一会，不知要求什么为好。最后请求上帝使她耐心地忍受风湿痛。教士拖着鼻音，呜咽似地一字一板念了下边的例子：

“几年前，慕尼黑城住着一位绝代佳人，她贞洁无瑕，人们有口皆碑，称她是女圣徒。有一天，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来到她家，以他表姐的名义来拜访她，魔鬼立刻使她神魂颠倒地爱上了他。她对小伙子爱得如痴如狂，过了不久便失节犯了罪恶，严重地触犯了上帝。犯了罪恶，她陷入了苦恼的深渊；虽说她很快断绝了同那个人的关系，但这个女人总以为自己被打入了地狱。那时，她开始过起苛待自己的生活，不进食，做忏悔，苦修苦练，但依然没能铲除她的邪念。最后，她听了一位正巧路过当地的朝圣者的劝告，安排做了耶稣圣心九日祭。她虔诚地祈祷着，第五天晚上躺在床上时，忽地听到一声巨响，一个恶鬼从她房间里跑了出去，那恶鬼一边令人毛骨悚然地嚎叫着，一边在后面留下一股恶臭。第二天早晨，她便从忧郁中解脱出来，从而对上帝的无限慈悲深信不移。”

为了听那个范例，教徒们在讲道台周围挤得越发紧密了。他们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范例所具有的那种滋味，心里感到暖烘烘的。用拉丁文祷告之后，九日祭随即宣告结束。人们嘴里叨念着“万福玛利亚”和一句祷文，教士走下了讲道台。

中殿里一阵长时间的喧哗，女人们疏散开来，乱纷纷地交谈着，各自取道走了出去。于是，潮湿而肮脏的地板上又响起了呱哒呱哒的木履声。一个侍童走过去，把圣像周围燃着的大蜡烛的烛花剪掉。这侍童头发剃得光光的，有一双顽皮的眼睛；他站在

祭坛上，不住地向那些妈妈让其跪着祈祷的小孩子做着亵渎神明的鬼脸。一些神父走出忏悔室，大步向圣器室走去。有个神父在教堂中央被几位夫人拦住，尽管显然他很想摆脱她们，但还是不得不和她们说了一阵子话。白昼的光线透过大圆花窗的玻璃射了进来，驱散了中殿的神秘气氛，恢复了它的凄切、肮脏和简陋的本来面貌。两三个起早的公子哥儿缩着脖子、举着拳头冲了进来，迅速地审视着各个角落。一个教堂司事立刻把一扇小角门敞开，一群起迟了来做九日祭祈祷的人乱糟糟地拥进宽敞的中殿去听传教士的讲道，此刻，传教士默默祈祷着，神情虔诚地走向讲道台。

当他站到了讲道台上，头上那只彩色木制圣鸽镇住了人群时，喧哗声才渐渐地平息。人格外多，讲道台再次被围得水泄不通。现在已有不少男人，他们来教堂不仅出于虔诚，而也是为了从文学角度评定一下讲道的水平。一群群的人从门口涌进来，弄得殿内的教徒难得安宁，无法保持肃静。玛丽娅和赫诺维瓦几次被蠕动的人群拥来拥去。讲演者徒劳地等候嘈杂声静止下去。最后，他象学者似地向门口伸着胳膊，犹如正在慷慨激昂地讲演一样用高亢的声音喊道：

“把那个小角门关上！”

门慢慢地关上了，仿佛谁也没有推它似的。教徒们在原地安顿下来。这时咳嗽声四起，过了一阵才终于停止，大厅变得一片沉寂。那是一种脆弱虚假的沉寂，时不时地被某个不听话的感冒患者，或擤鼻涕的人所打破。

演说家很年轻，身材细高，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镶嵌在苍白但还端正的脸上。他身上穿着长袍，外罩白色法衣，头戴圆帽。他

那严肃的面容显得柔和温顺，令人肃然起敬。

他摘下圆帽，用拉丁文说了几句话，不过谁也没有听见。之后，他重新戴上帽子，把身体探到讲道台边，大声喊道：

“亲爱的尊崇耶稣的弟兄们……”

他声音清脆圆润，象铜铃一样悦耳动听，这使他的面部表情更加庄重。他开始流露出嘲弄和惊奇的神色：啊，还是有人放弃世俗的浮华来听上帝的训导。于是，他对前来参加耶稣圣心九日祭的教徒表示热烈祝贺。

他在祈祷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由于犯罪而远离上帝的灵魂所遭受的种种折磨，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地勾画了一幅我们每天怎样和凌辱伤害耶稣慈善之心的画景。当谈到由于罪恶而遭受折磨时，他不象别人那样千篇一律地大讲地狱里物质方面的苦难，而只是描绘了一个人因为犯罪而失去上帝的爱之后必须忍受的精神上的痛苦、不安和焦虑。不过，他描绘的图景是那么阴森可怕，有那么强的感染力，以致那无限的苦难、深沉的孤独、死一般的寂静和黑暗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的效果要比通常说的火与蛇还要大得多。

玛丽娅感到惧怕和悲哀。她记起了自己的罪过，而且心惊胆寒地想到可能会突然死去，被投入地狱。于是，它庄重地许下心愿，决心改邪归正。可是，怎么去做呢？为了改变人生之路，她必须割断把她同尘世和罪恶紧紧系在一起的那些绳索。她感到十分茫然，泪珠在眼眶里滚动，几乎要落下来。教士那清脆和谐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他不知疲倦地一一列举着被打入地狱者的苦痛。人们静静地听着，吓得六神无主。最里边，靠近主祭坛的地方，救世主的雕像被大蜡烛包围着，仿佛是一大片红色污迹，蜡

烛的光亮在大殿的墙壁上映出几个匆匆而过的人影。

但是，上帝的仁慈是无限的，不管多么严重的罪过，大慈大悲的上帝都不会不宽恕。救世主用自己的鲜血拯救的靈魂的爱，并不象凡人的爱那样凋谢和死亡。救世主如同慈父，如同钟情的丈夫，对悔过自新的罪人总是张开双臂欢迎的。如果你们犯了罪过，那就象女圣徒玛格达列娜那样用忏悔的眼泪去洗救世主的双脚，这样就会得救。你们记住那个罪恶的、受着痛苦和爱情折磨的可怜女人吧，她跪在耶稣的双脚下，用泪水洗涤耶稣的双脚，用头发擦拭，并在这双脚上涂抹圣油，但她却不说一句话，因为她的话熔化在了火一样的爱里边。啊，为上帝流下的眼泪，你高贵无比，你威力无穷，你是万能的。为了得到宽恕，眼泪比言语更有效，因为正如圣·马克西莫^①所说，眼泪是无声的恳求，它不是请求宽恕，而是值得宽恕。眼泪不象言语那样容易使人上当受骗。所以，圣·彼得为了使耶稣饶恕他的罪过，没有使用言语——他曾用语对耶稣说过谎，亵渎过神明，并背叛了上帝——而是痛哭一场，上帝相信了他的诚意，宽恕他了。眼泪是无法伪造的钱币，是我们得救的唯一手段：它洗刷我们罪恶的污迹，平息上帝的愤怒，从而使我们获得宽恕，心灵快活，增强信念，增加希望，以及鼓励我们乐善好施。圣明的耶稣自己就说过：“流下眼泪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将摘到安慰之果。”

玛丽娅被感化了。对眼泪的热情颂扬驱散了她心头的恐惧。当她想到耶稣为我们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并且洒下了珍贵的鲜血，然而现在却仍然无限仁慈，只要去见见他表示忏悔，他就立刻忘掉对他的莫大触犯时，她的心完全感动了。她把自己看作是

^① 圣·马克西莫是意大利主教，约死于公元470年。

跪在耶稣脚下、哭得泪人似的和她同名的女圣徒玛丽娅·玛格达列娜，并且认为做了同样的事情。于是，一想到自己已经跪在了耶稣面前，眼泪便泉涌般地夺眶而出。身边的女人看到玛丽娅哭了，都投去敬慕的目光，并且咬着耳朵轻声议论着。

教士在结束讲道时，用形象的语言，慷慨激昂地劝导教徒们，对耶稣圣心要表示虔诚。

“每天，和这颗圣心亲切地交谈一刻钟，可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世界上最纯洁的欢乐。尝试一下吧，你们会发现上帝是何等仁慈的。尝试一下吧，和上帝谈上一会，你们将享受到天堂的快乐，得到热爱上帝的人那种特有的满足。尘世间的一切都是疯狂和欺骗；盛宴，喜剧，聚谈，娱乐，以及人们认为享乐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掺杂着险恶，包藏着苦难。你们不要怀疑，耶稣圣心一定会给那些虔诚地默默祈祷着去拜访他的人以快乐和安慰，这快乐和安慰比尘世间乏味的娱乐和享受高尚许多倍。耶稣随时都愿听取我们的恳求，和仁慈的耶稣谈上一会该是多么愉快呀！象对知心朋友那样，对耶稣敞开自己的胸怀吧！向耶稣要求恩典、爱和天福吧！噢，我可亲可爱的教徒们，你们尝试一下，就会发现这一点；尝试一下，就会发现这一点！”

教士连续说了几遍“尝试一下，就会发现这一点；尝试一下，就会发现这一点”，最后结束了他的讲道。

结束时，他祝愿大家永享天福。他累得已经面无血色，几颗汗珠从宽大的额头滚下来。他讲到最后一部分时，情绪越来越激昂，使得教徒们倍加感动。玛丽娅哭过之后，安静了下来，甚至面带喜色。在教士走下讲道台时，赫诺维瓦咬着玛丽娅的耳朵说：

“小姐，我刚才在人群中看见了塞萨尔先生。”

姑娘的神色变得有点不自然。人群开始散开来，大殿里一片喧闹。大多数人涌向门口，你推我撞争先夺路而出。被挤了一阵之后，玛丽娅和赫诺维瓦终于来到门廊下，启步向家里走去。但是，埃罗尔萨小姐几步一回首。一位老绅士远远地跟着她们。这人细高个子，面色煞白，双鬓和浓密的胡须都已霜白，穿一身黑衣服。当走到一条狭窄僻静街道的柱廊时，那位绅士加快了脚步，而玛丽娅和赫诺维瓦却放慢了脚步，因此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绅士面对玛丽娅压低声音严肃地说道：

“小姐，我是昨天晚上从您知道的地方赶来的。”

“我祈祷了，恳求上帝保佑您一路平安，塞萨尔先生。”

“谢谢，谢谢。旗您已经绣好了吧？”

“绣好了，先生。”

“法兰绒的心脏呢？”

“也绣好了。”

“太好了，小姐，我将牢记您的辛劳和盛情。”

谈话中间，萨塞尔威严面孔上的皱纹丝毫没有舒展。他一直盯着玛丽娅，眼睛闪烁着奇特坚定、近乎凶残的目光。他沉默了一会，象是在考虑着什么，最后打破沉默，用命令式的语调直截了当地说：

“明天这个时候，您到老地方去。我们要交给您一些任务。”

“我一定去。”

塞萨尔发现两个青年刚刚拐过街角，向他们走来。于是他离开玛丽娅和赫诺维瓦，没有告辞就穿过大街，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

四 佩尼亚尔塔侯爵如何变成了 图灵希亚公爵

几天之后，里卡多象往常一样，上午十点钟离开自己的家门，到他未婚妻家中去。并不仅仅是爱情促使他这么早就走上大街，而且，也是他在所居住的那幢古老而宽敞的大房子中长时间的寂寞促使他这样做，因为我们这位青年一年多以前在世界上举目无亲了。他父亲，佩尼亚尔塔老侯爵，在他刚满六岁时就去世了。他只模模糊糊地记得父亲那张苍白无色的面孔，当时父亲躺在床上，盖着被单，人们在父亲咽气前几小时将他拉去吻别。他还记得，也就在同一天，大家一边哭着一边拥抱他，亲吻他，这引起了他的注意，使我不禁问道：“今天你们为什么都哭个不停？”

母亲把爱全部倾注在他身上，视为掌上明珠，处处悉心照料。小时候，母亲时刻把他带在身边，不许他跟别的孩子玩耍，担心磕头碰脑。直到他长得老大时，母亲还是每天夜里给他铺床、打发他睡觉，同他一起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天真无邪的祈祷，静静坐在床边守候儿子，待他入睡之后才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孩子成年了，母亲又要为他的学业操心，因为侯爵生前要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可是，里卡多要当一名炮手。孩子的这一毫不妥协的决定，不知使妈妈流了多少眼泪！里卡多第一次离家去塞哥维亚时，慈

爱的夫人简直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了；她发誓儿子不回来决不出家门，并且真的实践了这一诺言。每次儿子回来度假时，她总是同他亲不够，深情地凝视着他，抚摸着他的脸；儿子任何最细微的念头她都能从眼神里察觉出来，并且立刻满足他。临行前两三天，她抽搭抽搭地眼泪流个没完，把儿子长时间地搂在怀里，让他千次万次地答应一定每天给她写一封信，嘱咐儿子路上要穿好衣服，夜间不要外出。唯一使她得以暂且分一下心的，是她给士官生的儿子收拾行装。从平日换洗的衣服到包扎伤口用的胶布和纱布，她都一样样地放进箱子里，一遍遍地检查，绝不拉下任何东西。里卡多总是偷偷地离去，不忍向母亲辞行。

与其说由于他勤奋好学，勿宁说由于他忠厚、快活和乐观的性格，年轻的佩尼亚尔塔侯爵完成了学业。在学校里，不管是同学还是老师，大家都很喜欢他。他是那种襟怀坦白、待人亲密无间的青年，因此很少有人同他发生口角，相反，谁要在生活中有了不快的事情，都去找他倾吐衷肠。他总是满面笑容，平易近人，走到哪里，便把欢乐和信任带到哪里。两个士官生间如出现争吵，他几乎每次都能圆满地解决。尽管他主张以和为贵，但校内外无人怀疑他的胆量，更无人怀疑他有一双铁拳头。在卑俗的舞会上，士官生和当地平民经常发生争执，里卡多不止一次一拳一个地把三、四个小伙子打倒在地。人们看到他既不高大又不健壮，居然有这般力气，都感到十分惊异。

一天，他已经到了塞维利亚的停炮场，上校将他召到自己的住处，问道：

“佩尼亚尔塔，您已经多日没有收到母亲的信了吧？”

里卡多脸色刹时白得象死人一样。

“我的上校，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

“孩子，不要着急。我意外地得知您母亲身体欠佳。”

里卡多猜出了一切，一下子扑在上校的怀里，眼泪象断线珠似地流下来。当天晚上他就乘上了北去的火车。

那次旅行的凄惨的夜晚深深地印刻在他心里。当火车一声长鸣开始启动时，送行的同学们站在月台上挥手告别。他走到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裹起毯子，装作睡觉的样子，为的是更好地沉浸在痛苦、悲哀的思念中。噢，那是多么悲伤阴暗的思念呀！他想到自己孩童时代的保护天使，亲爱的母亲孤零零地死去了，没能得到儿子的最后一下亲吻，也许临终时还怀着急切的希望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回忆着，当他同母亲告别时，母亲身体已相当虚弱了，她比以往每次都更加使劲、更长时间地拥抱了他，对他狂吻不止，仿佛可怜的母亲已经预感到不会再看到他了。在她那睁得老大、湿润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一种热切的无声的请求：放弃学业，别离开她。但是，他被人世间的虚荣蒙住了眼睛，为自私的呼声迷住了心窍，没有理睬那个不幸的女人到了嘴边但没勇气用声音表达出来的请求。他十分悔恨，一百遍一千遍地在心中痛诉怒骂自己。他不时地把头探出车外，呼吸着夜间的清爽空气，以免哽咽得窒息。

沉浸在黑暗中的起起伏伏、神秘而模糊的自然景物，使里卡多从绝望变得伤悲，又从伤悲慢慢陷入深深的忧郁，他的心情恰如低压在大地上的乌云，一刻比一刻更阴暗和沉重。那威严的大自然的死一般的寂静使他渐渐地安静下来。然而，当想到等待着他的的是无限的孤独时，他不禁又寒颤连连了。把他同人世连在一起的爱的纽带断裂了，他认为正是通过这条纽带他才同所有的人情同手足。

如今他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列车在飞驰，窗外的劲风在他耳边呼呼作响，好象对他说：“孤独者！孤独者！”车轮和机车发出震耳的咯噔咯噔的隆隆声响，猛烈地把大自然从沉睡中唤醒来，这也许使它感到痛苦，正如他脑海闪过的念头给他带来痛苦一样。车轮那有节奏的明快的金属撞击声，也象是用更严厉的声调对他说：“孤独者！孤独者！”里卡多用伤感的目光扫视着深远的天际，那里闪耀着不祥的亮光，几乎无力划破黑洞洞的夜幕，一切都是伤心惨目。火车洒出的红色灯光，把路基和两旁的树木染得血红。在没有树木的地段，电线杆飞也似地从他眼前掠过，宛如孩提时的幸福日月一幕幕映在他的脑海里。机车烟筒喷出来的滚滚浓烟，在他头上飘动，在空中散开时，形成了千奇百怪的幽灵。在这些幽灵离开路基贴着地面散去时，也哀戚地对他说：“孤独者！孤独者！”这时，从满目苍凉的原野里袭来的寒风象是刺透了他的心，吹干了他的泪水，他再也受不住了，关上车窗，重新坐回那个角落里，又暗暗地流起泪来。

车厢里还有四个人；一位老夫人，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和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看来是老夫人带着三个子女旅行。她在打瞌睡，时不时地抬起眼皮看着那个一刻不停地跑来跑去的小女孩。两个年轻人手拉手，在另一端轻声交谈着。儿女们围在母亲身边，母亲间或用充满柔情的目光看着他们，这场景使里卡多更加伤心。那兄妹俩低声细语交谈着，时而夹杂着忍俊不禁的笑声，这在他心中唤起了辛酸痛苦的嫉妒之情。姑娘生得俊秀，有一副庄重可亲的面孔，里卡多不知不觉地竟然彻夜都在注视着她。然而，她好象根本没看见他。当车站工人高喊：“科尔多瓦站到啦，停车二十分钟”时，大家猛然站起来，

拿起自己的物品，准备下车。只是在这时，那姑娘才温情地看了他一阵，一边走出车厢，一边对他怜悯地凄然笑着，说：

“ 晚安，祝您一路顺风。 ”

勿庸置疑，姑娘注意到了里卡多的痛苦心情。夫人一家在那里下了车，里卡多感到痛惜万分，仿佛有一丝爱恋之情把他同那一家人连在了一起，他真想对那位老夫人说：“ 夫人，我刚刚失去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我孤身一人，举目无亲；我没有人可爱，也没有人爱我了。您愿意把我带回家里作儿子吗？ ” 车厢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车站上响了铃声，车头闷声闷气地吼叫了一声，火车又咯噔咯噔地开动了，在宁静的黑夜里，不停地呼叫着：“ 孤独者！孤独者！孤独者！ ”

几位亲戚和朋友在车站迎接他，并默默地陪他回到家中。简单地和他说了一会话，他们便离去了。以后接连几天，有许多身穿黑色衣装者来访，在他面前夸奖他母亲德高望重，劝他节哀。大家都称呼他为侯爵。里卡多从来没有象那时那么悲伤过。他唯一与之有兴趣谈话的人是马利亚诺·埃罗尔萨先生，此人同他父亲曾是莫逆之交，他每次回聂瓦镇度假，都热情亲切地去他家拜访。马利亚诺先生谈锋甚健，对所有人都至诚相待，里卡多正遭不幸，自然就倍受他深切关怀了。在侯爵夫人过世后的一些日子里，马利亚诺先生的家成了我们这个青年的栖身之地，在那里他可以忘掉自己的苦痛，得到一点他十分需要的家庭温暖。另一方面，还需要说明，里卡多对马利亚诺先生的大女儿一向怀有敬慕之情和好感。当他们长大了，时机成熟，接触日益频繁时，特别是他们都从来没有恋爱过，那种感情便很容易地变成了爱情。远在他们正式确立关系以前，镇上的人就都在谈论年轻的佩尼亚尔塔

侯爵同埃罗尔萨家的小姐的婚事了。这桩婚事实乃众望所归，因为，谁都知道佩尼亚尔塔和埃罗尔萨两家是镇上最大的富户，这种门当户对的姻缘在人们眼中正如千条江河归大海那样天经地义。所以，里卡多和玛丽娅出生后不久就定亲了。镇上的婶子大娘们不允许他们对聂瓦镇聚谈会形成的这个裁决置之不顾，我们已亲眼看到，这两个年青人不想违背众人的意愿，而是十分恭顺地尊重那至高无上的裁决。

好吧，我们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吧。里卡多急急忙忙来到埃罗尔萨家宽敞、阴暗的门廊下。在那坚固的、因天长日久变得污黑了的大门上挂着一根铜链，那是供叫门用的。他立刻走进一个院子，这院子相当大，中央有个喷泉。一条带有石扶手的宽大的石台阶直通下来。这台阶已经破损，多处需要修补。从第一道梯阶分出两股叉路来，一股通往埃罗尔萨夫妇的房间，一股通向佣人住处。第一股叉路和一道向阳的宽敞走廊或者说与玻璃过道相通。尽管这幢房子建筑年代比较近，但就舒适而言，比古老的宫殿毫不逊色。它同佩尼亚尔塔侯爵家那类祖传的古老大房子相比，有许多长处，因为在修建时，既注意到了主人的阔气，也注意到了房间布局合理，便于使用，不象那些古老房间阴郁而黑暗。相反，室内给人以欢快、舒适、雅致之感。它是一座大型建筑，但不过分威严；它很舒适，但又不象最现代化房子那样俗不可耐。它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中和产物，具有前者的豪华特点，又具有后者讲究实用和注重美感的特点。

房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主人的地位。这幢房子男女主人所属的家庭，不仅是聂瓦镇的名门望族，而且在聂瓦镇所处的整个省份也是数得着的显赫之家。夫人是莱博亚尔侯爵的妹妹，几年

前，这位侯爵由于其放荡不羁和挥金如土而闻名于整个马德里。现在他完全破产了，债主盈门，迫不得已投靠了王位潜望者^①的军队，为他作部长和顾问。马利亚诺先生的家庭虽不似这般古老和荣耀，但却富有得多。上个世纪末，他祖父从墨西哥带回一笔巨额资财，成了聂瓦镇最大的财主，我们此刻谈及的那幢房子即为当时所建造。这位老祖父、儿子乃至孙子都一直竭力炫耀他们的万贯家私，同豪门贵族攀亲道故。

里卡多穿过埃罗尔萨家的一个个房间，那副无所谓的样子，犹如来到自己家里一般，甚至连帽子也没有摘。当走进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客厅时，这位夫人正由两个女佣侍候着喝一碗肉汤。一看到我们这位青年，她便把碗放在面前的小圆桌上，将身子仰靠在安乐椅上，痛苦难抑地喊道：

“哎哟，亲爱的，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怎么啦？”

“我要死了，里卡多，我要死了！”

“您感觉病更重了吗？”

“是的，我的孩子，是的；我实在难受。怎么个难受法儿，我也说不出来。今天，如果这一关能闯过的话，我就永远死不了啦。整个晚上我都在呼叫……后来……，后来，马克西莫那条老狗，我都给他捎去两次口信啦。可他到现在还没有来……但愿上帝饶恕他吧！但愿上帝饶恕他吧！……”

赫尔特鲁第丝夫人闭上双眼，仿佛既得不到人间的救助，也得不到上天的救助而准备死去。

里卡多对这类没头没脑的话已习以为常，他默默地站了好一

^① 指 唐 ●卡洛斯。费尔南多七世死后，他发动内战。妄图夺取王位。

阵，最后漠然地说：

“您知道吗？……恩利盖已经把那套首饰换了，昨天又送来一套，没费什么周折。”

“哎呀，感谢上帝。”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睁开眼睛说。“我还以为不会给换呢。”

“为什么不给换？”

“这很简单！因为卖掉那一套，就等于脱手了一套陈货，我不知道现在他们如何处理那一套。”

“这话不错，但是，他们那样做也就失去了一个能使他们赚大钱的老主顾。您没看见全省各地都向恩利盖定货吗？”

“这话也不错……可是，难道你不知道商人都是唯利是图吗？哎哟，还有比这些人心肠更坏的呀！我告诉你，里卡多，我不愿见到商人，这些人太精明了，我不愿意见到他们。”

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在表示了她对经商的厌恶——她内心里也讨厌办工业，乃至一切手工业——之后，重新带上痛苦的神情合上了眼睛，接着这样说道：

“我的孩子，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看到你们结婚了，而且由于我的原因，你们将不得不推迟婚期……我病得很厉害，很厉害……我的心告诉我，到不了你们结婚我就会死了……说实话，受这样的罪，还不如死了的好……”

“好了，别说这些事了。哪能会死呢！病会慢慢好起来的，您会全愈，恢复健康，长得胖胖的，让人见了高兴。”

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听了这些话，非但没有振作精神，反而悻悻然了。

“里卡多，这都是些蠢话……我患的是不治之症；不信，等

着瞧吧……我丈夫不相信是绝症，但是，他会很快不再怀疑的……我不是人太娇气，无病呻吟，不是……唉，亲爱的，你怎能知道我坐在这张安乐椅上是多么受罪……！”

确实，自从神父为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做了新婚祝福那天起，这位高贵的夫人就一直被前所未闻的古怪而令人难以置信的病痛折磨和糟蹋自己的身体。她在生大女儿玛丽娅之前，曾吐过血，还得过肺结核。从第一次分娩到二女儿玛尔塔出生的那几年间，她患了十分严重的心绞痛，发作起来，如万箭穿心，坐卧不宁，好多次都昏厥了过去。这种病症，正如患者本人所讲述的那样，令人不寒而栗。有时，她感觉有人用手反复触动她的心脏，并且拼命挤压它；有时，她觉得有人把她的心脏放在冰块中间，冻得它不停地打颤，全身穿上皮革和法兰绒衣服也无济于事，直到突然一下又觉得心脏象是被扔进火焰熊熊的炉子里，烧烤得那样难受，以致用抽搐的双手把早先为她穿在身上的所有衣服统统撕得粉碎；还有时，她觉得野兽把利齿扎进了自己的心脏，痛得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马克西莫硕士对这种病已完全束手无策了。每次出诊时他都这样说，如果他开的抗痉挛药还不能使患者立刻康复得救的话，那患者的死期就来临了。可是，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始终没有死，她那奇怪的病症也一直没有消失，马克西莫先生对夫人的病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仍然经常到夫人家中出诊，但每次都按惯常的时间去，很少有所变化，尽管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多日三番五次地捎口信去叫他马上到她房间来。马克西莫先生终于把他的这位高贵女患者的病放在脑后了；在药房里——他常常到那里去——当众宣称那是女人的 *Cajigalinas* 病。*Cajigalinas* 这个词的确切含义，镇内镇外从来无人知晓，也弄不清楚是马克西

莫先生个人臆造出来的，还是出自这位硕士学习过的某种早已不用的古语。从词根来看，这个字似乎源于闪语，但是无法确切证实，还是让学者们去考证吧。不过，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这就是马克西莫先生用这个词想表达的意思，是告诉人们此乃区区小病，不足挂齿。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病情的判断问题上，我们应该遵从何方。

玛尔塔出生以后，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病痛没有消除，而是转移了位置。心脏病是好了些；可是，这位受煎熬的夫人的全身肌肉和筋腱却都开始剧烈地抽搐和疼痛起来，一连数月，四肢完全不听使唤，末了，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只是扶着丈夫或女儿才能走动。在夫人新疾初染的日子里，马克西莫先生十分担心和疑虑，精心地研究了各种征候和病因，并且为她开了成公升的抗痉挛药；总之，科学（马克西莫先生的科学）为此病所能提供的一切治疗手段他都使用上了，然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最后，源于闪语的 *Cajigalinas* 那个词又重新从他嘴里讲了出来。从那以后，每当他走进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房间，总有一丝怀疑的笑意掠过他那黝黑的面孔。

里卡多只在赫尔特鲁第丝夫人身旁呆了一会，便走出去到处寻找两位小姐。他发现玛尔塔正在厨房里忙着揉面做馅饼。

“我那能干的主妇玛丽娅呢？”

“在她房间里梳洗打扮呢，回头就下来。”

“如果我妨碍你干活，那我就走开；如果不妨碍，我就留下来。”

“不妨碍，可是你得让开一点亮……对……就这样。”

“好吧，我来学做……你在做什么呢？……”

“火腿馅饼。”

“那我也就来学做火腿馅饼吧。”

玛尔塔抬起头，对她未来的姐夫微微地笑了笑，又重新揉起面来。她站在一张矮桌的前面，那桌子油光闪亮，一看就知道是专门用来揉面的。她照厨娘的样子系了一个很大的白围裙，头上戴了一顶同样是白色的圆帽。穿上这么一身衣服，她那双乌黑的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一头黑发更加润泽了。玛尔塔挽着袖子，露出两只白嫩的胳膊，在她那样幼小的年龄，那胳膊的线条算是再美丽匀称不过的了。这双胳膊告诉人们，玛尔塔已是一个具有了全部魅力和动人的线条美的女子；那是体格健壮的处女所特有的白皙而光洁的胳膊，有如使女的胳膊一般坚实有力，既可做雕塑家的模特儿，又可以熟练地收拾床铺。那双胳膊把一大块微黄色的面团在桌子上滚来滚去，有时揉扁，有时折合，一刻也不停息。面团里掺进了猪油，从桌子上缓缓提起时，发出一种有如丝绸摩擦似的极其轻微的沙沙声。几个女佣在厨房里转来转去，忙着干自己的活计。里卡多默默地欣赏了一会儿玛尔塔揉面；可是很快就惊讶地喊叫起来：

“真厉害！真厉害！”

女佣们都回转过身子，玛尔塔也抬起头来。

“发生了什么事？”

“姑娘，你从哪儿弄来的这双圆胖健壮的胳膊？”

玛尔塔顿时羞得满面绯红，半笑半嗔地用手把袖子往下拉了拉。

“那么说，你又来了？喂，如果这样，我才不会让你留在这儿呢。”

“可是现在我一定要呆在这儿了，你赶也赶不走。”

“那好，随你的便吧；不过，你可不能影响我干活。”

“我绝不影响你；可是，我得告诉你，我从来没想到玛尔塔小姐有这么一双胳膊……以前我只知道你肌肉发达，身体圆滚滚的，十分结实；可哪里想到……？啊，说真的，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一定不会相信。”

女佣们咯咯地笑了。玛尔塔仍在用力揉面，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仿佛准备让别人把玩笑开到底。里卡多继续说道：

“玛丽娅曾对我讲起你的胳膊，不过她说得很含糊……她知道得不很精确。这类事情要了解清楚，最好还是亲眼看看。谁敢找你的麻烦，我绝饶不了他！……说实话，谁都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姑娘有那么一双胳膊真是难得。”

玛尔塔停下手里的活，笑了起来。

“我的天！你这个人太讨厌了，真叫人无法忍受！”

尔后，玛尔塔的面容浮现出平素那种安详而庄重的表情，同时重新干起了手里的活，把那红润光洁的拳头一次次地揣进柔软的面团里。面团在姑娘小巧有力的手的压迫下，变换着各种形状。

玛尔塔看看面团揉好了，便弄成一段段的，拿起擀面棍精心地擀起来。

里卡多怯生生地问道：

“小玛尔塔，让我来帮帮你吗？”

“你不会。”

“你告诉我怎么擀。在你的指导下，我一定会干得很好的。”

“现在你又来奉承我啦！好，来干吧，不过先把手洗一洗。”

里卡多只好去把手洗干净。

“好，你用这根擀面棍，把面擀得要又扁又圆。”

这位新面包师全力地干了起来，可是由于他过分卖力，面擀得太薄，以致几次擀出了破洞。女佣们嘴角上挂着微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而玛尔塔却不动声色地一心干自己的活。厨房里空气令人窒息，炉灶上火红的铁板烤热了空气，屋内充满了尚未烹调好的食物的浓重气味；如果你饱着肚子，这气味会使你倒胃口，如果你是空腹，会使你食欲大增，馋涎欲滴。

里卡多的嘴一刻也不停闲。他一边象配制神药那样小心翼翼地擀面，一边不住地向手里正在包着馅饼的玛尔塔提出关于做这样吃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面里放了多少鸡蛋？放了多少猪油？跟谁学的做馅饼？在炉里要烤多少时间？”等等，等等。玛尔塔头也不抬，三言两语地回答着这些问题，嘴角上挂着一丝宽容而矜持的微笑。

“喂，玛尔塔，假如马诺利托·洛佩斯看见我们，他会说什么呢？”

“还能说什么呢？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姑娘说着，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看见我们这么近乎，他不嫉妒吗？”

“干嘛要嫉妒？”

“我哪里知道！……据说，他正在如痴如狂地爱着……”

“你哪里来的这么大兴头儿开我的玩笑呀！”

“姑娘，人家都这么说，我根本没有添油加醋。”

“好，你就去跟他这么说吧。”

“我见到他，当然要说啦。”

“啊呀，你别犯傻啦！”

玛尔塔这样喊了一声，语气里流露出几分惊慌。显然，她有些讨厌这个玩笑。里卡多跟她开这种玩笑，是没有多少根据的，青少年几乎一向是这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并非没有道理。那些在平民中称之为新手的十四、五岁的男孩，总是追逐同龄女孩，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与她们心照不宣地建立起类似青年之间爱情的那种关系。比如，孩子们中间莫名其妙地传说起某某男孩是某某女孩的未婚夫，这男孩听了，不管那女孩作何感想，便在放学时，同他的朋友一起到学校门口去等她，并且一直尾随到姑娘家，这给接姑娘回家的使女带来很多麻烦。在朝圣的舞会上，他邀请她跳舞比邀请别的女孩要多。假如这男孩的胆子比较大，还会用金纸包些甜食送给她；在穿上新衣服或戴上新帽子的日子里，要在她家门前走来走去。当跟在她后面走路时，就尽情地大声讲话，好让姑娘听到心里高兴。有时因为一点小事就跟别人拳打脚踢起来，以在姑娘面前炫耀自己的勇敢；可姑娘不在场时，他的胆量却不知哪里去了。他用手中仅有的几个钱去买香脂或香精油，把头梳得油光锃亮，犹如刚从水里钻出来的猫儿一样，为的是到她做弥撒的教堂去。有时在傍晚，他满面怒气，那是因为她不理睬他，于是散步时他便同几个朋友一起紧紧跟在她身后，一会说些粗话，一会哈哈地傻笑，有时甚至去拽她的辫子，直至用种种愚蠢举动将她逗哭为止。

女孩的表现大都是类似的。她压根儿不把那男孩放在眼里；不过，由于大家都说他是她的未婚夫，也就尽量做得象是确有其事。放学的时候，她几步一回首，不断地望着他；去跳舞时，同他跳舞的次数要多于别的男孩；如果他从楼下走过，她要到阳台上去看看。大家跟她开玩笑，她脸上便泛起红晕。但是，这种所

谓的爱情很少能够持久，并且变成真正的爱情。这种假爱情默默地开始，默默地发展，最后姑娘长大成人了，又默默地结束。这种爱情之所以如此冷漠，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还没有达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是只会做操、考试不及格、抽草叶烟。在内心活动方面，“她”一向要比“他”站得高，“她”从心底里讨厌和蔑视“他”，因为“他”除了赞美和爱慕的话之外什么也不会说，不知道姑娘放下扇子时要吻一吻，更没有长出小胡子。所以，一般说来，当“她”年龄稍大时，便不会再去看“他”一眼，而“他”也把这看做是天经地义的事，并不因此而病倒或去自杀。

我们的玛尔塔和马诺利托·洛佩斯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异罢了。他们两人的这种爱情之花之所以凋谢和干枯，除了一般的原因之外，还由于他们在性格上合不来。马诺利托，尽管有着一个富有表情，甚至称得上很漂亮的脸蛋，却十分顽皮，喜爱吵闹和打架，骄横无礼。他也有一点长处，就是不记怨仇。玛尔塔性情温和，少言寡语，坚强，庄重而谨慎。家里人说她的缺点是有些执拗。这两个人真是绝好的“对头”。否则的话，玛尔塔真的会爱上马诺利托，因为她生性讨厌变幻无常，无论是在房间家具的布置上，还是在内心感情上均是如此。

他们擀好了一些面，玛尔塔逐一将它们放在铜锅里，折成馅饼底几。然后一个女佣拿来火腿；火腿已经一片片切好，并且加放了作料。一股油香扑鼻而来，唤起食欲，令人馋涎欲滴。玛尔塔将火腿均匀地放在馅饼底上，然后再在火腿上面盖上一层面皮几。里卡多已不再帮忙，看样子他是累了。可是，到了在馅饼皮上点缀花纹时，他又动起手来，兴致勃勃地用面团捏制各种精巧的嵌纹和阿拉伯饰花，真是巧夺天工。玛尔塔从里卡多手里夺过

面团，自己结束了那道如此繁杂的工序，因为他三天三夜也不会干完。馅饼做好了，又是玛尔塔一一将它们放进烤炉，尔后按照当地传统的宗教习惯，画了十字，祈祷耶稣保佑馅饼做得成功。

“小玛尔塔，有件事你知道吗？”

“什么事？”

“闻到厨房里这香喷喷的味道，又加上忙碌着做这美味的馅饼，我的胃口可大增啦。”

“那好办，吃点东西就好啦，跟我来。”

饭厅就在附近，玛尔塔把里卡多带到那里，让他坐在桌子上。然后打开一个柜子，拿出餐具、餐巾、面包、果酒、一盘胶冻火鸡和一罐甜食，一样一样地依次摆在他面前。她动作从容不迫。

“请吃吧，侯爵先生，请吃吧。”

称里卡多为侯爵先生，这是玛尔塔独出心裁同她未来的姐夫开的一个尖刻的玩笑。

玛尔塔生性一向不喜欢跟任何人开玩笑和说讽刺话。偶尔开个玩笑那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亲热感情，因为她那内向的性格使她不能公开地向任何人，甚至她的同胞姐姐表达这种感情。

里卡多撕下一块火鸡，头也不抬地打发到肚子里去了，还时不时地喝几口瓦尔德佩尼亚色酒帮助吞咽。玛尔塔站在一边，微笑着，洋洋得意地看着他，这位朋友狼吞虎咽的样子使她感到颇为有趣。她细心地侍候着，不时地把酒菜递到他手边。

“玛尔塔，你是个了不起的女子。”里卡多嚼着满嘴东西，说。“你出嫁应该以体重论价，看来你很有份量，我为什么这么说，那我就不想明讲了，因为怕你说我讨嫌……我见到马诺利托。洛佩斯时会对他这样说，如果他想长得又圆又胖（他实在需要这

样)的话,就不要去想别的女人。你对我都这般照料,对他就更不用说啦。好啦,好啦,玛尔塔,别给我拿那么多的甜食了……看来,你想叫我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得上消化不良症……这火鸡很有味道,我对它百般夸奖,它是受之无愧的……给我斟点酒……”

玛尔塔一边斟着酒,一边用那双沉静的大眼睛继续注视着里卡多。那双眼睛含着一丝欢快的微笑,好象是她自己在津津有味地大吃大嚼。

“喂,姑娘,你也请吃吧,我看着你站在那里什么也不吃,很不是滋味,仿佛你在受惩罚似的……”

姑娘不想吃东西,没有去接里卡多送过来的菜。不过她还是切了块面包,用她那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不声不响地嚼起来。

“我可以预言,玛尔塔,你很快就会把那盘甜食吃光……问题是你得先吃起来……你会吃光的,会吃光的……糟糕的是现在已经十二点了,吃饭时我就没胃口了……玛尔塔,别傻气了,快把那盘甜食吃掉,多好吃呀!”

当里卡多就要结束大吃二喝和谈天说地的任务时,赫诺维瓦走进饭厅,对他们说:

“玛丽娅小姐头有点痛,正躺在床上休息呢。”

“我去看看。”玛尔塔大声说着,飞也似地去了。

“少爷,她让我给您带来一封信。”使女拿出信,补充说。

但是,看到里卡多要拆开信时,她又吩咐道:

“小姐有话,说这封信只能回家看。”

“好,好。”里卡多一字一板地说,脸色有些变了。

他拿起帽子,没有向任何人道别,便急不可耐地溜烟跑回家中,然后用颤抖的手打开信。信上写道:

“亲爱的里卡多：好久以来，我一直想把一个使我忧虑不安的想法告诉给你，可是我鼓不起勇气。我对你的脾气很了解，你十分暴躁，也许在没有很好地考虑一下我的话、把我的话的意思弄懂之前，就已火冒三丈，暴跳如雷，不顾一切地大闹起来，简直要把我吓死，如同我们庆贺妈妈生日那天晚上一样。因此，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我决定写信，而不是当面把这一想法告诉你。

“这些日子，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一个想法，就是想请求你同意把我们的婚期再推迟一段时间。你不要生气，我的里卡多，请继续读下去。我可以肯定，你首先想到的是我不爱你了。如果你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假若你能看到我的心，你一定会发现你的爱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这一点很使我痛惜。不过，现在不谈这样的事情。

“里卡多，你是否坚信你和我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惜一切结为包含着那么严重罪过的姻缘？你是否认真地考虑过，结婚圣典意味着什么？难道在我们的心中更多的不是轻率的爱慕——也许还混杂着肉欲的冲动——，而缺乏象基督教家庭那样过简朴、虔诚的生活、教育我们的孩子崇拜上帝和使其具有美德的坚定信念吗？如果你稍稍考虑一下迄今为止我们的爱情是多么轻率，我们犯了多少罪过的话，你就不会不同意我的看法，即：如此缺乏严肃态度和高尚情操的两个青年人，上帝并没有赋予他们教育和管理一个家庭的才能。如果我今天结婚，那会受到良心的严厉谴责（你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我并且认为，上帝不会为我们的成婚而祝福，使我们生活美满。为了求得上帝为我们祝福，我们应该庄重地举行婚礼，永远摒弃轻浮的、世俗的相爱方式，而要以高尚的精神相爱，要完全铲除美好的爱情促使我们流露出来的尘

世之情，至少准备过几个月的贞洁虔诚的生活修炼一下自身，还要举行几次祭祀和施舍，时刻请求上帝照亮我们的灵魂，给予我们力量以履行新婚赋予我们的职责。

“历史上曾有过先例，这先例应该给我们以莫大的激励，使我们去实现我对你提出来的建议。匈牙利可敬的圣·伊莎贝尔很小就同图灵希亚的公爵路易斯订了亲，但是直到年龄适当时才举行婚礼。订婚之后，伊莎贝尔和路易斯便象亲兄妹一样同住在一座楼上，从不分离，直到按上帝的意愿结为夫妻。这对未婚夫妻感情真诚，又受到严格的教育，因而他们的爱一直是十分纯洁而庄重的，两颗心紧紧地贴在一起，其基础并不是纯系人间诱惑、瞬间即逝的感情，而是一种共同的信念，以及为恪守这信念所教导的道德规范。在正式结为恩爱夫妻之前，他们一直以兄妹相称；甚至在成婚之后，也还常常使用这个亲切的称呼。

“里卡多，我坦白地告诉你，这对高尚而圣洁的青年的榜样激起我怎样的崇拜，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神圣的爱情比通常的爱情要美好千百倍，并且使心灵得到纯洁的、高尚的享受。那对夫妻是自我牺牲和温柔多情的典范，也是贞洁和忠诚的典范，我们何不尽力效法他们？许许多多的事实证明，图灵希亚的年轻公爵德行庄重，举止言谈高尚不凡，心地纯朴，但他也绝不反对勇敢和坚强，你，亲爱的里卡多，何不以他为榜样呢？就我而言，我向你保证，在我微薄力量允许的限度内，将竭力学习神圣的妻子伊莎贝尔，象她那样温存、顺从、忠贞，既爱你，又要按上帝的意志生活。

“这就是我向你提出的建议，希望我们一起这样做。亲爱的里卡多，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不要生气。好好想一想我上面说

的那些话，你将会发现我说得是多么有道理。你不要多心，我很爱你，^暂且是你妹妹的我，将对你忠贞不渝。

玛丽娅 ”

五 修 炼 之 路

我们刚刚读过的那封信，标志着两位情人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的开始。起初，里卡多怒火万丈，给未婚妻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打算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最后没有寄出。后来，他找她谈一次话，把她狠狠地骂了一通，说她的信通篇都是傻言蠢语，荒谬绝伦，其目的只不过是掩饰她背叛爱情。她本来完全可以不用这种可笑的方式断绝他们的关系，既然他已没有权利得到她的爱，那么至少可以而且应该要求她象他一直对她那样的坦白和真诚。好久以来，里卡多就发现玛丽娅对他冷漠和疏远，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她会用如此荒唐的借口割断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玛丽娅面对那劈头盖脑的谩骂含辱静听，只是每遇有可以插话的当儿，便用温情有力的话对他发誓说，她仍然真心实意地爱着他；她对她的爱经受得住他的任何考验，因为除了保全她的良心不被污损外，她准备为他牺牲一切；怀疑她背叛爱情和设法骗人，这使她如万箭穿心。但这些她都可以原谅，因为她明白，他正在气头上，感情冲动；她深感遗憾的是，她做出这一决定的动机被看成是荒唐可笑的，而她自己却认为很应该受到尊重。总之，她要他平静下来。

年轻的侯爵发泄了满腔怒火，但毫无成效，因而情绪一落千丈，不得不回到理智的道路上来，立刻苦苦地哀求，尽管也不会

取得什么结果。他绞尽脑汁，道出了心中所有的温柔多情的语言，企图使玛丽娅相信，无论是她还是他都有幸不是罪人，无需为自己所谓的罪恶而伤悲，因为即使他们算不上出类拔萃的人，至少也比得上一般平民百姓；至于结婚后自理和教育子女的能力，他自认也丝毫不亚于其他人。总之，别人走过的路，他们也能走。可是，一切均属徒劳。他以理相劝，姑娘以理相驳；面对情人的苦苦相求，她始终沉默不语，毫不动心。

里卡多痛苦至极，就是里瓦德内依拉^①神父的《苦痛论》也无法解救他；于是他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给了马利亚诺先生，请求他的指点和帮助，因为在他眼中马利亚诺先生象父亲一样可亲。读过女儿的信，这位先生十分诧异和茫然。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仿佛始终掌握不住信的要害，而且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感到无法理解。最后，他面容惊恐地把信还给了里卡多，说他女儿可能失去了理智，因为他对那些含混不清的话实在摸不着头脑。

确实，马利亚诺先生是个赤诚的教徒，一丝不苟地遵循宗教道德法规。不过，他对宗教信条并非看得那么重，虽然谈不上轻蔑。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儿时学得的宗教真理；但也从不把做弥撒和作祈祷看得头等重要，去教堂只是履行义务，时间从不超过一分一秒。在这些事情上，他善于将宗教和神父区别开来，他对神父抱有某种敌意和怀疑，这是由其出身所决定的。据赫尔特鲁第丝夫人说，他的祖父是墨西哥人，曾和法国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友好交往，并且长期保持通信联系。马利亚诺先生对现代进步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并且利用人类在技术上层出不穷的发明创造痛击他

^①里瓦德内依拉（1526—1611），西班牙禁欲主义作家。是耶稣会首任会长依纳爵·罗耀拉的门徒。

的死敌——守旧分子，把他们软弱无力的论据彻底驳倒。他的女人是这些敌人之一，既顽固又讨厌。比如，家中收到了某个亲戚或朋友的电报，马利亚诺先生读过之后，就面带胜利的笑容将电报递给他的夫人，说：

“你看，这个邪恶的现代发明来通知我们，你的哥哥已经安全抵达巴黎。”

马利亚诺先生常常喜欢作些流浪汉式的遐想：如果将我们的祖先突然送上火车，或者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同居住在哈瓦那的朋友交谈，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每逢在报纸上看到什么新奇发明的消息，他便跑去把那简讯读给妻子听，而且还要将报纸保存起来，读给经常光顾他家的许多守旧分子听。如果新发明的东西并不昂贵，他便吩咐购买，尽管对他全然无用。这样，他家里便到处摆满了稀奇古怪的器具。这些器具由于常年闲置不用，几乎全都盖满灰尘，破损不堪。他家里有什么制冰机，奶油机，酿酒机，卷烟机，等等，等等；还有沙龙电报机，立体视镜，衬纸烤肉平锅，救生圈，带座椅和卡宾枪的权杖，帐篷雨伞，雨衣和其他不胜枚举的古怪东西。如果某种机器性能不良，马利亚诺先生便快快不乐，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由于担心为这些现代文明的荣誉受到损害，他避免在妻子面前谈及此事，或者象常言说的那样，让机器不翼而飞，同时自我解嘲地称说机器运转不灵是因为他不善于操作，而不是质量低劣所致。

马利亚诺先生对当代先进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技术发明如痴如迷，并且在家内外无时无刻不在同守旧派较量，这使他有时动用了禁用武器，比如，夸大现代工业的威力，臆造新型的耸人听闻的企业。当一些企业在别人脑海里远远没有想到的时候，他认为

已经着手兴建了。一天，他对朋友们说，有人正在严肃地考虑在欧美之间架一座浮桥，在这座浮桥上可以乘火车去新大陆，朋友们听了异常惊愕。又有一天，他告诉朋友们正在建造一台望远镜，这台望远镜可以把月球同地球的距离缩短为半莱瓜，我们从望远镜中可以看到月球上是否有生物。朋友们听了又是惊得张口结舌。还有一天，他告诉朋友们，美国利用水的压力将一个大教堂完整地从一个村镇迁移到了另一个村镇，朋友们听了无不惊叹。对于机械工业的发展，马利亚诺先生的想象力比莎士比亚还要丰富。同人类实现的持续不断的卓越进步相比，国家政治在他心中一文不值。可他又反对把这种进步说得言过其实，认为那样反而会有损于它。他可是自由保守党的成员呀！

了解了马利亚诺先生的这些背景材料，就不难想象女儿的信在他身上产生的反响了。他认为女儿生活中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此信又是怪事一桩。于是他郑重其事地答应里卡多去说服女儿放弃那种蠢笨做法。但是，当他把女儿叫到房间，关起门同她谈了近两个小时以后，他开始意识到，事情并不象他开始想的那么容易。不论是把那件事当成玩笑，说她的做法不近人情，还是大发雷霆和苦苦哀求，我们的这位先生都没有取得任何效果。面对父亲的各种攻势，玛丽娅象对待未婚夫一样，态度谦恭，但坚定不移，绝不退让。马利亚诺先生和里卡多尽管很不情愿，但也只好听其自然了，他们只是暗暗地盼望待到玛丽娅的任性过去之后很快改变主意。这样，婚期无限期地推迟了，可怜的里卡多便象个蹩脚的西班牙演员那样，开始扮演起他图灵希亚公爵的角色来。那以后，他和玛丽娅见面少了，见面也不那么亲近了。姑娘好象总是躲着他，避免和他象以前那样亲热交谈。里卡多寻找各种机

会同她搭话，有时痛苦地斥责她两句，有时吞吞吐吐地说些相爱的话。玛丽娅每次都表现得既亲切又温情，但是却千方百计把话题引向一些庄重的事情。只要一遇机会，里卡多就仍然象从前那样抚摸她，可是，不管他如何想方设法，却得不到她先前那种相应的表示。事情还不止于此。姑娘渐渐地连抚摸的机会也不再给里卡多，每次同他谈话，都要有别人在场。一天，里卡多看见玛丽娅独自一人在饭厅里，便喜滋滋地暗暗想道：“这回她是我的了。”于是他悄悄地从后边走近她，在脖子上亲了个响吻。玛丽娅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半似温情半似严肃地说道：

“里卡多，你再别这样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一贯如此。你别装傻。”

玛丽娅说这些话的时候，已是面带愠色。里卡多爱情史上另一个不幸阶段开始了。那种象天使般快乐的、感情奔放、甜蜜、亲切、幸福的时刻一去不复返了；那些时刻，会在哪怕是最平庸的男人的一生中留下一种模糊的、充满诗意的哀伤，从而使他遭受人生的种种坎坷，并无可奈何地注视着他人的幸福。年轻的侯爵对他的情人的最高请求只不过是让他以兄长的身份经常亲吻一下额头。对于具有亲身体验的读者来说，无需说明，这种强行压制的办法非但不能使里卡多的爱情减弱，反而会使他的情火越燃越旺，强烈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一点读者会想象得到的。

玛丽娅得以完全投身于修炼生活了，这是她久已盼望的。白天祈祷的时间，无论是在教堂还是在家里，她都觉得太少了，为

了忏悔自己的罪过，她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她参加圣典越来越勤了，镇上举行的所有隆重的宗教仪式，她不但全部参加，而且给以资助。除了作祈祷，她把所有时间都用来读圣书，不久她家收藏的圣书几乎和小说一样多了。她最喜欢读的是女圣徒的传略。她如饥似渴地读这类书，不久就读了高高一大摞，当然她所选择的是那些为教会争得莫大荣誉和光彩的女圣徒们生平事迹的书，如：圣·特雷莎、锡耶纳的圣·卡塔利娜^①、圣·赫尔特鲁第丝^②、圣·伊莎贝尔^③、圣·埃乌拉利娅^④、圣·莫尼卡^⑤，以及其他一些女圣徒的生平传记，这些人虽然尚未正式被封为女圣徒，但她们由于虔诚和上帝赐予了美丽灵魂而著称，其中有玛尔嘎丽达·德阿拉克盖修女、默伦小姐，等等。所有这些人的生平都在我们这位姑娘火热和激荡的心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越来越有力地推动她沿着虔诚之路前进。那些勇敢的心灵为了爱和善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努力，因而得以升入天堂，并且生前在人间就享尽了幸运者独有的上帝恩赐。玛丽娅对她们艰苦的修炼感到十分亲切，并崇拜得五体投地。女圣徒们生活中即使最无足轻重的事都会使她心潮澎湃，因为在这些小事里，上帝常常表明已选中她们做自己的妻室，不允许尘世夺去她们；比如，圣·特雷莎修女看见神奇的蟾蜍和她倾心的一位绅士在花园中谈话的场面；唆使妹妹圣·卡塔利娜追求尘世的衣着华丽和贪图享乐的布埃纳芬图娜猝然夭亡，以及书中讲述的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

- ① 圣·卡塔利娜（1347—1380），意大利人。
- ② 圣·赫尔特鲁第丝（626—659），比利时人。
- ③ 圣·伊莎贝尔（1207—1231），匈牙利人。
- ④ 圣·埃乌拉利娅（878—？），西班牙人。
- ⑤ 圣·莫尼卡（331—387），西班牙人。

如同赞叹大自然的奇观一样，玛丽娅怀着激动而惊异的心情崇敬着那些教会的巾帼英杰，很长时间都不敢举目看她们一眼，学习她们的榜样；她只是千遍万遍地祈祷，恳求她们在上帝面前为她说情，让上帝宽恕她的罪过。她把这些圣女最好的画像买来，镶上漂亮的镜框，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为了挂圣女的画像，她不得不把满墙的马列克·卡得尔和其他一些中世纪的战将画像取下来。她被圣女们童年时代和在修炼之路刚刚启步的场景深深诱惑。但是，当读到她们在尘世间荣誉满身，上帝被她们的赤诚之爱、忠贞不二和惊人的牺牲精神所感动，通过销魂和幻觉开始赐予她们精神恩惠和礼品时，她却感到迷惘，乃至有些恐惧了。直到那时，她仍不理解灵魂和上帝之间直接可感的联系为什么那样神秘和幸福。她不得不深为负疚地承认，如果在她身上产生那类神奇的幻觉，她的恐怖将远远超过欢乐。

话虽这么说，但她心中还是很快产生了模仿这些圣女的愿望。从崇敬到模仿，这中间没有隔着什么鸿沟。当然，她首先模仿她们谦卑的品格。玛丽娅一向谦虚质朴，尽管还没有达到不喜欢被人奉承赞颂的地步；但是，从那时开始，她不但尽量不听别人对她的各种赞扬，而且听到时也决不认可，甚至竭力把自己的长处隐而不露，使得朋友们无法颂扬。她开始尽量少说话，不管是同家人还是外人都是这样。别人有劳于她的事情，她总是立刻去办，心中还暗暗抱怨着为什么不大声喝令她去做。她巧妙地叫佣人先给别人上饭，每次只在她面前摆硬面包，而不是软面包。为了克服固有的自尊心，她对曾使她不悦的人比其他人更为亲切；谁要多少伤害一点她的自豪感，她就立刻对他百般关照，仿佛对他感激不尽。而对那些她明明知道是爱她和崇敬她的人，却态度

生硬，冷若冰霜，不给他们留下对自己应有的好印象。

玛丽娅沿着这条虔诚的道路启步前进了，这是所有男女圣徒为了敬奉上帝和带给人类以荣光的必经之路。在丰富的想象力启示下，玛丽娅做了许许多多事情，这些事情在那些专注于尘世而对宗教漠不关心的人看来是离奇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圣·伊莎贝尔传略的杰出作家称这些事情为神秘圣洁的幻想，是灵魂升天晋见上帝的神秘阶梯。比如，有一天，她突然想要同仆人们一起进餐，谦卑地把自己看成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为此，到了吃饭的时间，她推说头痛留在了自己房间里，当全家都聚集在餐厅时，她才慢慢地下楼来，走进厨房，并在家人用餐的整个时间里，她都呆在那儿，自己动手吃些桌上的残羹剩饭，仆人们个个感到惊讶和敬佩。

又一天，她觉得回答父亲的问话时不够尊重，于是突然来到父亲的书房，双膝跪下，请求他的宽恕。马利亚诺先生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惊得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啊呀，我的女儿，你丝毫没有触犯我，也没有任何过错，这是何苦呀！……即便你有过错，又何必做得这么过分呀！……别这样了！……快，亲我一下，和你妹妹做针线活去，别再做这种蠢事吓唬我啦！”

在家里，亲人们待她都很好，玛丽娅无法找到不悦之事来磨炼自己。爸爸和妹妹尽管不鼓励她如痴如迷地信教，但对她的举动也毫不反对，而且待她越来越亲热，因为他们看到玛丽娅的性情变得一天比一天温文尔雅了。妈妈爱她爱得发疯，对她的每一个虔诚举动都从心底里赞许。大女儿的美德和才华时刻挂在她嘴边。佣人，特别是使女赫诺维瓦也完全附合这些夸耀，在整个镇上

都传颂着玛丽娅的美德，从而给她戴上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圣洁的光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我们的这位少女多么希望有个待她粗暴专横的父亲、冷漠无情的母亲、或一个嫉妒她不让她活下去的妹妹呀，因为在她读过的那些传记里，没有一个圣女在家庭中不遭到虐待的。她为在家中过着安宁舒适的生活而内心感到难过，觉得这样无法为用自己的鲜血拯救了我们的上帝吃苦。她十分希望家里人象帕尔梅利娜诽谤锡耶纳的圣·卡塔利娜那样诽谤她，以便使她遭到鄙视和欺凌。但是，不管是家里人还是外人，没有一个出现过这种念头。

玛丽娅在家中受不到欺凌。为了弥补这一点，她使用禁食和苦修折磨自己，总是做些违背心愿的事情。餐桌上的某种菜肴，她望而生厌吗？那么，她就偏偏去吃它，以惩罚自己，而把最爱吃的佳肴留下来。她甚至学着托伦第诺的圣·尼科拉斯的样子，把饭菜蘸过苦酒再一口口吃下。每逢星期五，她都严格节食，只以面包和清水充饥。这一切她都做得十分巧妙，不让父亲察觉；因为，如果父亲知道了，那是决不会允许她这么做的。

玛丽娅总是把一枚镶有未婚夫肖像的徽章挂在脖颈上。一天，未婚夫得到机会和她单独谈了一会。她对他说：

“听我说，里卡多，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小伙子急忙问道，脸上现出惊恐的表情，他总是担心发生什么不幸的事。

“我看你会生气的……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把你的肖像从徽章上取下来了。”

里卡多满面诧异之色

“更糟糕的是，我换上了另一个……”

里卡多诧异的神情转而变成了一副苦相，以致玛丽娅看着那张抽搐的、极度忧伤的脸，不禁爽朗地笑了起来，以前她就是经常这样笑的，后来这笑声渐渐地消失了，仿佛光明和快乐的源泉被堵塞了。

“我的上帝，看你那副模样！……等一等，为了让你更伤心些，我来给你看看是谁替换了你。”

她把徽章从脖子上摘下来，递给里卡多。原来上边镶嵌的是戴荆冠的耶稣像。里卡多半似满意半似不悦地笑了笑。

“现在，你来吻吻它吧。”

里卡多立刻遵命，将双唇贴在耶稣像上，并且稍稍贴近了那托着圣像的红润的手指。玛丽娅赶紧跑着逃开了。

玛丽娅在锻炼自己的谦卑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培养另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可说是我们宗教的基础和人类能够奉献给上帝的最大荣光，这就是慈善。玛丽娅心肠慈悲，又有父母的良好榜样，这使她总是千方百计去减轻别人的苦难。除此之外，她还牢牢地记着她所狂热崇拜的圣女们所具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善行，特别是女圣徒图灵希亚公爵夫人，委实称得上“穷人之母”。因此，玛丽娅对所有穷人均深表同情，总是用自己的仁慈之手去接济他们。她将父亲给她的钱全部用于施舍。在赫诺维瓦的陪同下，她走访了穷苦家庭，不仅用金钱，而且用慰藉的谈话减轻他们的苦痛，让他们知道，人并非只靠面包活着。为了磨炼自己的谦卑，她象苏格兰女王、圣徒玛尔嘎丽达常做的那样，偷偷地把一些乞丐叫到自己的房间，十分细心地为他们洗脚。每件这样的善举，都为她带来由衷的欢乐，那是圣洁的，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欢乐。她养成了这种习惯，凡是前来向她讨钱的乞丐，

她一概施舍。这是因为，除了良心要她这样做以外，她还知道，耶稣和圣母往往打扮成乞丐的样子来到男女圣徒面前。她尽管惧怕，但还是盼望见到耶稣和圣母，因而总是满怀激情地察看每个乞丐的脸色。但是，她把私人的积蓄全部用上也难以打发盈门的乞丐，于是只好想出种种天真无邪的计策向父亲要钱。今天说是要买把阳伞，明天说是要买块手表，再一天又说要买个针线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她这样用钱如流水，马利亚诺先生不禁怀疑起她是否真的是买东西，于是对她的花销规定了数额。女儿那样单纯，简直要使他倾家荡产了。

玛丽娅一心要积德行善，为了考验自己的善心，她打算去照看病人，特别是那些脏病患者。当她得知附近有个女人生了乳疮时，便决定每天上午都去给她治疗，并且马上这样做了。但是，第一次医治时，她想用上在圣·卡塔利娜传记里读到的方法，就是用嘴去吻病人的烂疮，当时，她是那样的恶心和心慌，立即感到头晕目眩，周身不适，不得不让赫诺维瓦扶她回家。当然，可怜的姑娘并不认为这次失败是由于她的脾胃虚弱所致，而是认为自己的德行不足，于是更加刻苦地修炼自己。

在所有这些虔诚的修炼活动中，赫诺维瓦与其说是玛丽娅的使女，勿宁说是她的同伴和知音。赫诺维瓦尽力帮助小姐，尽管有许多事她不知道小姐的真正意图，但确信她想事周到，不会误入歧途。赫诺维瓦对小姐已超出疼爱的限度，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这崇拜既包含对她姿态美貌的赞赏，也包括对她才华的敬佩，同时夹杂着为目睹那个神女一样的人物的出生和陪伴她长大而感到的自豪。玛丽娅没有能够使得赫诺维瓦象她一样倾心于神秘主义，因为赫诺维瓦和她相反，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愚昧无知把她

所有的激情都埋葬了。可是，玛丽娅用自己的宗教活动和说教点燃了她那一直沉睡于庸俗无知的心灵深处的狂热。

一天夜里，家人和佣人走后，塔楼客厅里只剩下小姐和使女两个人。玛丽娅借助从磨砂玻璃罩透过的灯光在读书，赫诺维瓦坐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忙着织长袜。她们在上床睡觉前常常喜欢这样呆上一两个小时，因为小姐一向有深夜读书的习惯。

这一次，她不象往日那样专心致志地阅读，而是时不时地把书放在桌子上，双手捧着面颊长时间陷入沉思。有时迟迟疑疑地伸手重新拿起书，但很快又放下来。坐椅不断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看来她有些心神不宁。她不时地把目光良久地停在赫诺维瓦身上，目光里流露着不安和恐惧，似乎内心中在同一个使她忧虑的想法进行着斗争。然而，那天夜里，赫诺维瓦却比任何时候更为聚精会神地织着袜子，在编织过程中，无疑，那些颇为繁杂的针法迫使她思索一番，一次次停下来，将头凑到双手跟前，有如睡觉一般。

最后，小姐决意打破沉静了。

“赫诺维瓦，你愿意念念圣·伊莎贝尔的这段生平吗？”她说，同时把书递了过去。

“当然罗，小姐。”

“喂，从那儿开始：‘当她的丈夫……’。”

赫诺维瓦自言自语地念了起来。可是玛丽娅立刻打断了她，说：

“不，不，大声念。”

赫诺维瓦于是大声念起了下边这段话：

“当她的丈夫不在时，圣·伊莎贝尔守在她灵魂的丈夫耶稣

身边，彻夜不眠。但是，这位年轻纯洁的公主不单单这样自我惩罚，而且还总要在华丽的服饰里面贴身穿件苦行衣；每逢星期五，为了纪念耶稣受难，就暗地里狠狠地鞭答自己；四旬斋期间则天天如此；据一位历史学家说，这是为了多少报答一点耶稣为救世而受难付出的代价；随后她便带着安详、欢乐的神情到宫廷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夜里她也开始这样严酷地对待自己。夜深人静时，她走进她和丈夫的卧室隔壁的房间，吩咐使女们用鞭子对她毒打，然后比任何时候都高兴而亲热地回到丈夫身边，为受到那些折磨有利于克服自己的软弱而感到莫大的欣慰。一位当代诗人说过，圣·伊莎贝尔就是这样努力接近上帝和打破肉欲监牢的羁绊，有如一位耶稣心爱的女杰和勇士……”

“好了，不用在下念了。你喜欢这一段吗？”

“这样的话，我已读到过多次了。”

“是的；不过，如果我也想这样做，你有什么看法？”她脱口而出，仿佛决心把心中的忧虑一吐为快。

“赫诺维瓦睁大眼睛，困惑不解地看着她。

“你不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小姐。”

玛丽娅站起身，用双臂搂住赫诺维瓦的颈项，满脸绯红地贴着她的耳朵说：

“我是说，傻瓜，如果你愿意象圣·伊莎贝尔的使女那样做的话，今天夜里我就仿效这位女圣徒的榜样。”

赫诺维瓦似懂非懂，于是又问道：

“到底做什么呀？”

“傻瓜，十足的傻瓜，用鞭子抽我呀！这样来纪念我们的耶

稣受难，纪念所有的男女圣徒仿效他遭受折磨。”

“小姐，您在说些什么呀？脑子里怎么装进了这种东西？”

“我脑子里之所以装进这种东西，是因为我要折磨自己，同时也是为了屈辱自己。这是真正的惩罚，最讨耶稣高兴，因为他为我们也遭受了这种惩罚。我本想自己抽自己，但未能如愿以偿；另外，就是做了也不如挨别人打受的屈辱大……你不会不满足我的这个愿望的，对吗？”

“不，小姐，我不能干这种事……我不能那样做……”

“为什么，傻瓜？你不知道那是为我好吗？如果我由于没有使你做到我要你做的事而不得不进炼狱呆几天的话，你不感到内疚吗？”

“可是，我心爱的小鸽子，尽管是为你好，可我怎能忍心下手呢？”

“但是，你必须这么做，因为我已经许了愿，我一定要还愿……在我修炼的道路上，你一直在帮助我……现在恐怕不会抛开我不管吧！我的赫诺维瓦，你不会抛开我的，不会的，对吗？”

“小姐，看在上帝面上，请不要强迫我这样做！”

“听我说，赫诺维瓦！我之所以要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疼爱我。”

“不，不，请别要我干这种事。”

“啊，亲爱的，满足我这个要求吧……如果你不答应我，你不知道，我的心会多么难受……我会认为你不疼爱我啦……”

玛丽娅千方百计说服赫诺维瓦。她坐在赫诺维瓦的双腿上，不停地抚摸着她，跟她撒娇，一会儿怒气冲冲，一会儿苦苦相求，那双恭维的眼睛紧紧追逼，赫诺维瓦似乎难以招架。玛丽娅宛

如一个孩子索要大人藏起来的玩具。当她看出使女有些心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已经拒绝得厌烦了时，便娇滴滴地缠着说：

“好了，傻瓜；不要以为那有多么可怕……牙痛都比那厉害得多，而你知道，我是三天两头牙痛的……你把那事想得过分可怕，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因为现在不这样做，美德才从世界上消失了……；可是，在宗教鼎盛时期，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稀松平常的，每个自诩虔诚的基督教徒，无不进行这种自我惩罚的……好，你就让我如愿以偿吧，这也是积德行善……你等一等，我去找来我们需要的东西……”

玛丽娅跑到衣柜前，拉开抽屉取出手鞭，一把名副其实的手鞭，有微微弯曲的木柄，皮绳鞭头。之后，她激动得浑身战抖，双颊火红，走到赫诺维瓦面前，把手鞭放到她手里。赫诺维瓦拿着鞭子，象个木头人似地呆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她完全惊呆了。姑娘又来抚摸她，竭力说服她，鼓励她，可是赫诺维瓦不说一句话。那时，埃罗尔莎家的小姐开始用哆哆嗦嗦的手去解扣子，准备脱去身上的蓝色晨衣。她脸上浮现出幸福的光彩，急切地盼望着她那独出心裁的怪念头得以实现。她的两个眸子格外明亮，一种强烈而神秘的欢乐闪烁其间。她双唇干燥，好象一个久受干渴的人。眼睛周围的紫圈扩大了。面颊上的红晕也显得更加浓重。她的鼻翼扇动着，急促的呼吸使鼻孔张得比素常要大。她那贵族小姐的双手白得没有血色，手指又尖又细，指甲染红。这双手转瞬间解开了衣扣，一下子将衣服脱了下来。

“你看，我只剩下衬衫和内衣啦。我已经准备好啦。”

这时，玛丽娅又把衬衣脱掉，更确切地说，是扯掉的，于是身上只剩一件衬衫了。她停了片刻，扫了一眼赫诺维瓦手中的鞭

子，全身顿时颤抖起来，这颤抖含有一丝寒意，也含有欢乐和痛苦，恐怖和焦虑，这一切的一切都汇集到了一起。由于激动，她说话的声调都变了，声音低微：

“千万别让爸爸知道！”

细布衬衫顺着身子滑下来，在臀部停了一下，随后慢慢地落在了地上。玛丽娅浑身一丝不挂。赫诺维瓦出神地望着她，姑娘不禁有些羞涩了。

“喂，赫诺维瓦，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玛丽娅笑着问道。

使女无言以对，只是说：

“小姐，看在上帝的份上！”

“越快越好，不然我会感冒的。”

玛丽娅这么说是想催促使女快点动手。她发疯似的一下子把手鞭从使女左手夺下来放在她的右手里，然后双臂又搂着她的颈项亲吻了一下，用快活的声调悄悄地对她说：

“你要重点儿打，赫诺维瓦，我是向上帝这样许愿的。”

说完这些话，她的身体猛然抖动了一下；那是愉快的颤抖，直入她的肺腑和骨髓。尔后，玛丽娅拉起赫诺维瓦的手，向摆着救世主圣像的桌子指了指。

“就在这里吧……我跪在我们的耶稣面前。”

声音哽在了嗓子里。她面色惨白，果真恭恭敬敬地在圣像前跪下来，很快画了个十字，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然后转过脸去，和颜悦色地对赫诺维瓦说：

“你可以动手了。”

“小姐，看在上帝份上！……”赫诺维瓦又喊道，她完全手足失措了。

小姐的眼睛闪过一道怒火，不过立刻又消失了；但她以有点生气的声音对赫诺维瓦说：

“难道我们就这样呆着？……听话，不要再固执了。”

赫诺维瓦终于确信那是帮助小姐做一件虔诚积德的事，于是服从了；她轻轻地将手鞭打在小姐赤裸的脊背上，宛如在为她搔痒。

说真的，鞭击那文雅、绝代美人的身体恰似亵渎神明。鉴于她的气质，玛丽娅还没有，看来也永远不会有一个丰满而线条清晰的女性体型。如果给雕塑家作模特儿，她稍显瘦了些。不过，在女人的美貌上，有些人偏偏喜欢注意的是她们的精神印记，首先是她们的纤弱身材和文雅举止，而不是那优美的体型。对这些人来说，玛丽娅具有巨大的魅力。她的双臂象孩子的一样细弱而柔嫩，可是线条却十分匀称。颈项苗条而灵活，有如羚羊一般，由一条波浪式曲线同双肩相连。这绝妙的风姿只能在拉斐尔教堂的圣母身上看到。

使女的头几鞭子打得是那么轻软无力，以致在那细嫩的皮肤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玛丽娅发火了，她要使女打得重些。

“不，这不行。要用力……不过，请等一等，让我把这些首饰摘掉，这会儿戴首饰真可笑。”

转眼间，她已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了下来，然后又卸下耳环，把那些金首饰和宝石放在耶稣圣像脚下。圣·伊莎贝尔在教堂里祈祷时，也是把公爵冠冕放在祭坛圣像脚下的。

随后，玛丽娅又摆出恭顺的姿态。赫诺维瓦看到别无它路可走，只好狠着心鞭打起她虔诚的女主人的肉体来。油灯昏暗，小客厅里光线微弱。只是耶稣像下的首饰把灯光反射回来时，才有

一道道美丽的光彩闪耀着。那时，万籁俱寂，就连平素风吹窗前那如泣如诉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室内气氛神秘而幽静，玛丽娅陶醉了，犹如置身仙境。每当皮鞭落到她那美丽的裸体上时，疼痛和快感便一起向她袭来，使她不由自主地战栗着。她把额头紧紧抵在耶稣的脚上，急促而困难地呼吸着，太阳穴蹦蹦跳个不停，后颈上柔细的金色汗毛由于心情异常激动而难以察觉地竖立了起来。她那没有血色、哆嗦不止的双唇，不时热切地发出低微的声音：

“再打！再打！”

鞭答已在玛丽娅那白皙的皮肤上留下条条红色印迹，然而她不让赫诺维瓦停下来。无情的鞭子终于在她身上抽出了血滴，赫诺维瓦再也不忍抽下去了。她把鞭子远远扔开，哭着扑到小姐身上，从上到下地抚摸着她，恳求小姐为了拯救她的灵魂别再逼她做那惨无人道的事情。玛丽娅安慰了使女，说鞭答并没有使她感到有多么痛。她的狂热已有些冷却，苦行主义的冲动也趋于平静，于是告辞了赫诺维瓦，回自己卧室去了。

六 寻找“梅尼诺”

“我知道，你是里卡多。放开我。”

里卡多不说话。

“好啦，放开我；你看，我得快点扫完地，把汤给妈妈送去。”

里卡多仍然从身后捂住她的眼睛，还是不说话。

“看在上帝份上，放开我吧，里卡多……我已经猜出是你了，再下去就没意思啦……”

“你越说这玩笑没意思，我就越不放开你。”

“那好，我说这个玩笑很有意思好啦。”

“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你乖乖的，我就放开你……；不过，我可得提防着点儿。”

玛尔塔一被放开，就举着笤帚追赶里卡多，但是没有追上。于是，她又转回来继续打扫饭厅。姑娘还没有梳理，敞穿着一件显得很旧的红绸晨衣，戴着白色发网。但是，这般装束在玛尔塔身上倒显得奇特而美丽。她身着旧衣，有时甚至是绽线的衣服忙着做家务活，头发随随便便地蓬散着，反而比盛装艳抹更加俊俏。也许她的美不象姐姐一样在于用华丽的服饰来显示，也许她没有披红挂绿的习惯（给她买的衣服，很少上身），因而，她散步时举止显得很拘谨。真的，无论在园中散步还是在剧院观戏，玛尔塔很少被人所注意，在娇艳妩媚的姐姐面前，她显得完全暗淡无

光。可是，在家中，她的优雅秀丽却大大显露出来；她动作潇洒不羁，目光晶莹有神，上街时的忸怩之态一扫而光，变得婀娜多姿了。

玛尔塔不紧不慢地扫着地，沉着而平静，好象有十分把握按时干完活似的。她轻声哼着一支进行曲。她嗓音不佳，对音乐也没有多大爱好；尽管老师孜孜不倦地教授，她本人也勤学苦练，但还是由于缺乏音乐天才而一无成就。玛丽娅用钢琴弹奏的音乐杰作，乃至狂想曲、梦幻曲和小夜曲，她都感到索然无味，体会不到其中的妙处。相反，她羞怯地承认，有许多民歌和小曲却使她陶醉入迷。还有一件事她没有说出，尽管同样确有其事。有时候，葬礼上通常只用铜管乐器演奏十分糟糕的哀乐却深深地打动她的心，甚至使她热泪滔滔。她几乎从不唱歌；不过，象现在这样干活的时候，还是常常轻声哼着小曲。她不时地停下来，拄着笤帚喘口气，随后把滑到额头的几绺卷发甩到后边，又继续干活了。

里卡多又出现在门口。

“小玛尔塔，你还在生气吗？”

“当然在生气啦，”她半似严肃半似开玩笑地说。“侯爵先生，你赶快逃走吧，不然我用笤帚把你打个皮开肉绽。”

“你真的在生气吗？”

“真的。”

“那好，我卑躬屈膝地请求你宽恕。”他一边说，一边真地跪下了。“你尽管打好了，我绝不动弹。”

“得了，起来吧，别装疯卖傻啦……你看，裤子都弄脏了……”

“就是脏到衣领上去，你不原谅我，我也不动弹。”

“里卡多，你真象个小丑！”

“谢谢。”

“乖乖，该站起来了吧？”

“只要你不原谅我，我就不站起来。”

“正经些，里卡多。”

“正经事我们慢慢来谈……你原谅我吗？”

“原谅啦，讨厌鬼，原谅啦；站起来吧！”

里卡多站起身，走到玛尔塔跟前，使劲地摇动着她，喊道：

“小丫头，你真讨人喜欢！……马诺利托对你是……那我已不感到奇怪了。你懂得我的意思……”

“你就这么个正经法呀！”

“以后我会学正经的；不要着急。”

“行啦，现在让我把地扫完，好把汤给妈妈送去。”

“你知道吗？家里四处我都走遍了，没看见一个人。”

“妈妈还在她卧室里呢，爸爸和玛丽娅出去了。”

“玛丽娅又去教堂了，是不是？”

“她只是去做做弥撒，一会儿就回来。”

“好了，好了！”年轻人叫道，脸色阴沉下来，突然不作声了。

玛尔塔的未来姐夫拉长着脸，并不十分留意她的动作。玛尔塔很快打扫完了饭厅。

“你可以等我一会吗？我去去就来……”

里卡多表示同意。姑娘走后，他拉开阳台的纱帘，用手指在玻璃上敲起鼓点来，同时茫然若失地看着附近的房舍。

玛尔塔转眼之间就回来了。

“喂，跟我来，把衣服放到柜子里去。”

里卡多象只羔羊似地跟着玛尔塔来到一间朝向果园的明亮

的、摆满柜子的屋子。屋子中央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只大筐，里面装满了刚刚洗过的衣物。

“帮我把这只筐抬下来，放在柜子旁边，可以吗？”

“当然可以啦！”

那只筐很大，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从桌子上抬下来放到柜子旁边。他们一边抬着筐，一边忍不住笑个不停，这使他们不止一次地把筐放在地上。

里卡多由于用劲，满脸涨得通红，看到这情景，玛尔塔笑得乐不可支，一点劲都没有了。她平时不爱笑，可是一笑起来，谁也别想打断她。里卡多施展他小丑的本能，尽量鼓起双腮，脸色变得更红了。他的阴郁心情已荡然无存。筐子放在那儿一动不动。他们两人弯着身子，使劲地抓住，但还是抬不起来。玛尔塔笑得前仰后合，里卡多一副滑稽相，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亏你还是个勇敢的军人哩，拿一筐衣服都没有办法！”姑娘喊道，兴奋得满面红光。

“我真想叫普里莫^①和埃斯帕特罗^②，甚至拿破仑到这儿来！这不是一只随便什么筐……里面足足盛有一团人的衣装……”

“去你的！如果不是你惹我发笑，我一个人都能搬走。”

他们笑了好一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筐移到了柜子旁边。玛尔塔打开衣柜，白色衣物散发的特殊的清爽香味扑鼻而来。姑娘一边惬意地闻了片刻，一边不住地把衣服从一些横隔移到另一些横隔上，为新洗的衣服腾出地方。尔后，她想使女卡尔门叫来，帮助她抻床单，但是，里卡多怯生生地问她：

① 普里莫（1814—1870），西班牙将军。

② 埃斯帕特罗（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喂，姑娘，干这事我不行吧？”

“噢，假若你愿意……”

“岂有不愿意的道理！……我的宝贝，我巴不得呢……你就象王后和贵妇那样支使我吧……”

“不敢当，不敢当。”

“这样做我丝毫不觉得失身份……；你可以考验我。”

“那好，现在我命令你抓住这条床单的两个角，用劲往后拉……别用那么大劲，把我都拉过去了！……行啦，行啦！现在象我这样……这样……，把角折在一起……好，现在再拉……，拉……，使劲……行啦！……现在再折一次……，再拉……，好啦！……走过来……给我吧……这要由我来干了……我们来拉另一条……抓住两个角……；抖一抖再拉……小心点儿，这条床单有花边……别把它扯下来……这是妈妈和玛丽娅的床单。”

“玛丽娅知道我给她抻床单，她会多么惊讶呀！”里卡多喊着大笑起来。

“确实是妈妈和玛丽娅的。她们喜欢柔软的薄床单，所以用这种细布做。我和爸爸喜欢厚粗布床单。柔软的薄床单我受不了……我躺在上面打滑，躺不住。我们给爸爸铺的床单，没有任何边饰，因为爸爸一碰浆洗的东西就过敏，摩擦的响声使他不能入睡。他养成了这种怪癖。你听我说，他外出旅行，旅馆给他铺上带花边的床单时，他便耐心地自己动手重铺一次，把花边压到床垫底下……或者把床单塞在脚下……我也不喜欢带花边的床单；不过如果给我铺上，我也就认了……爸爸的怪癖很多，每天晚上都得叼着雪茄入睡……，我要在他房间附近来回踱步，一直等到他入睡，才悄悄地走进去，拿掉他嘴里的雪茄，熄灭灯……别那么

用劲啦，我的胳膊都拉疼了！……说实话，我让你做这样的事，同你们军人的身份很不相称，对吗？”

“你不要这么想；我们在军校里，就是出了校门，在旅馆里，比这更差劲的活也都干呢。我这辈子不知钉过多少扣子！不知缝过多少次扯坏的裤子！”

“真的吗？”

“当然罗！”

听了这话，玛尔塔实在感到惊讶；她不懂，世界上有那么多女人，为什么还要一个男人降格干这种活。她详细地询问了军校生活情况：他们享受怎样的待遇，吃什么，几点钟就寝，谁为他们铺床，洗熨衣服；床垫是硬的，还是软的；是否喝酒，每星期换几次毛巾，等等，等等。里卡多对军校生活记忆犹新，讲一讲也不无兴趣；他对玛尔塔有问必答，详尽地讲述了学校里衣食住行的情况。从风俗习惯到冒险举动，凡是能在女孩子面前讲的事情他一件不拉。特别是着重描述了入学初期的种种不幸遭遇和高年级同学对他们的残忍。那些同学强迫他们整夜整夜地用沙粒卷香烟，以便以后用烟丝卷香烟卷得更好些；外出散步时，他们必须坐在事先指定的石凳上，不得站起来；尽管刚刚吃完饭，仅仅是为了开心，还让他们吃些“夹馅饼”^①；体弱力衰的人常常呕吐不止，或者昏厥过去……

玛尔塔凝神静听，气得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她越来越用力地抻着床单，草草地把它们叠起来，眼睛一直盯着里卡多。她不时地惊叫着：“可是，我的上帝！那太野蛮啦！那些家伙简直是发疯！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干的坏事报告长官？”里卡多无法使她

^①这是一种惩罚手段，用两支枪把人夹在中间，用力挤压。

相信，反抗和向上校报告都是徒劳，因为捉弄新生在军校里已成了传统习惯，首长根本无意铲除。对里卡多的种种解释，玛尔塔都这样回答：“要是我，我就去见上校，如果他们不主持公道，我就逃走。”

“不过，玛尔塔，你不要发那么大火，这已经是历史了。不受折磨，不出人材。现在我来给你讲一件我和上校的事。我当上中尉以后……”

于是，里卡多改变了话题，讲起了趣闻轶事，玛尔塔听了眉开眼笑，最后终于朗朗大笑起来。筐渐渐地变空了，里面的衣服一件件放进了柜子里。柜子一直散发着刚刚洗过的略带酸味的亚麻衣服的扑鼻香气。这气味飘溢在整个房间，使人倍感舒适和清新，胜过任何香精和脂粉。玛尔塔的父亲说，那是永远伴随她的香气，犹如专门为她制作的一般。当她独自一人去开柜子时，就把头伸到里边，扎在衣服中，把脸贴在凉爽的衣物上，尽情地呼吸着袭人的香气，从而感到莫大的愉快。阳光透过白纱窗帘泄进室内，两个年轻人不停的交谈声和朗朗的笑声使房间充满了欢乐和生气。人们称这房子为熨衣间，因为全家的衣物确实都在那里熨烫。没有被柜子遮挡的墙壁，刷得洁白而光滑。

卡尔门旋风似地冲进来，喊道：

“玛尔塔小姐，玛尔塔小姐！”

“什么事？”玛尔塔诧异地问。

“‘梅尼诺’逃掉了，小姐！”

玛尔塔放下手中的床单，惊讶地喊道：

“逃掉啦？”

“是的，小姐；我刚才从走廊路过时去看鸟笼，发现笼子的

门开着，小鸟不在了。”

“咱们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大家纷纷跑到走廊里。果真，“梅尼诺”逃掉了。真是糟糕，玛尔塔疏忽了，她给小鸟喂食时，把笼子挂到了走廊里，让鸟儿面对果园听听别的鸟雀的啼鸣高兴高兴，忘记关鸟笼的门啦。玛尔塔饲养“梅尼诺”已有三年了。三年来，这只小鸟根本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使她想到它会飞走；相反，这个货真价实的伪君子总是表现得面对获得自由的机会无动于衷，而欣然留在笼子里，以感谢和蔼善良的女主人。好久以来，它经常从笼子里飞出来和她一块吃巧克力，栖落到她肩上，轻轻啄她的双手，以示亲热；还在桌椅间跳上跳下；当把这些家具撤掉时，它便象羊羔一样乖乖地钻回笼子里。这一切都使人看出它是一只难得的加那利鸟，由于受到一位美貌姑娘的照顾和关怀，并且随时可以在姑娘的那红扑扑的面颊上啄几下，它便甘心情愿失去自由。且不说这些镇上不止一个小伙子宁愿以巨大牺牲追求的所谓精神享受，只说生存的物质条件，或者说肉体的享受，那也应该写下：“梅尼诺”关在笼子里，象个大主教，你还想得到怎样的照顾呀，看看你嘴里吃的：一会儿是大麻籽，一会儿是草籽；有时吃莴苣，有时饮巧克力水；还吃牛奶泡过的面包；总之，应有尽有，再要多了，连上帝都会生气。至于房间的清洁卫生，那是无与伦比的。玛尔塔每天早晨亲自把淘气的小鸟弄脏的地方打扫干净，把鸟笼擦得明镜一般。尽管大家都认为小鸟过着适意的生活，赛过所有的天神地仙，但“梅尼诺”确实焦急地等待时机逃跑；它满腹忧伤，由于缺乏运动而变得性格暴躁，很容易动肝火。倘若不是常常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话，说不定早就在铁笼上撞得脑浆迸流了。

玛尔塔和里卡多在鸟笼底下简单商议了一下应该怎么办。玛尔塔很悲伤。最后决定叫卡尔门同熨衣女工和花匠到果园去寻找，他们觉得这小鸟很少锻炼，第一次不会飞得很远；玛尔塔和里卡多留在家里搜寻，说不定它正在大厅里蹦来跳去呢，以前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玛尔塔在前引路，当然首先察看了紧挨走廊的那个房间。那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厅，最里边有两间卧室，她和玛丽娅小时候同自己的使女分别住在那里。大厅里挂着狩猎图，玛尔塔小时候很喜欢这画，特别是喜欢那有五、六条凶恶的猎狗围攻一只奄奄一息的野鹿的场面。接着，他们看了几间供外地来访者用的客房，又去了女佣们的房间，最后下到了位于夹层的厨房，又转身上了楼，结果一无所获。后来，他们到了马利亚诺先生的房间，那是一间豪华的客厅，朝向广场的一面有两个阳台；厅内布置得古色古香，庄雅肃穆，有大型皮椅，考究的壁毯，檀木写字台和各色书柜。墙壁上挂着几幅富有家庭气氛的油画。

每次走进这间客厅，玛尔塔总感到有一种在家中其他房间所没有的舒适和愉快。这种感觉混杂着宗教式的敬仰和柔情，包含着对童年的一切回忆，充满着儿女对父母所特有的炽热赤忱的爱；就在这间房子里，每当保姆将孩子从父母怀里抱走时，孩子们都是又怒又恨；当他们回到父母身边时，都急不可耐地投入双亲的怀抱。玛尔塔到了有力气和能力收拾那个房间以后，就从不允许任何人再收拾它。每天早晨，总要安静而甜蜜地享受半个小时，也就是要为父亲马利亚诺擦拭那些大皮椅，整理那宽大的床铺。那些大皮椅她搬动时非常吃力。在父亲那威严的房间里，她感到幸福。柜子、桌子、皮椅、图画和壁毯上庄重的人物图案，都向她投以爱抚而仁慈的目光。在这目光中，她好象看到慈父巨大的

身影在晃动。

里卡多在一幅肖像前停下来。

“这是你的姑母，对吧？你多么象她呀！……可惜年轻就死去了……她是个十分可亲可爱的女人。”

“我真愿长得象她那样！……她身材很高，而我是个矮个子。”

“那有什么关系？你长得象她，太象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她象你父亲，而你从头到脚完全是埃罗尔萨家的后代。马利亚诺先生的书柜可真大呀！……这儿实在可以供人好好消遣一阵子。”

“这里的书玛丽娅大部分都读过了。”

“你呢？”

“哎呀，我可很少读书！……我非常懒惰……爸爸说我没有开窍哩。”姑娘天真地笑起来，有些难为情。随后又补充道：

“喂，里卡多，爸爸的话不完全对。尽管我不爱读书，有些书我还是爱不释手的；可是女孩子哪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书……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办才好，连一个钟头的空闲时间都没有……有时抓这本看看，有时又拿起……”

“姑娘，你干脆说你不喜欢读书，一句话完了。”

“如果你愿意，那我就这么说；但这不是事实，有的书我还是喜欢的。”

“可是，‘梅尼诺’呢？”

“哎呀，对；咱们去找吧！”

他们走进毗邻的房间，那是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卧室。夫人告诉他们说，什么样的“梅尼诺”也没到那儿去，虽然她头上确实有个大鸟笼使她片刻不得安宁。见她说得那样肯定，他们就去

隔壁房间，那是玛尔塔的起居室。这里有如镜子的世界，从地板到阳台的铁栏杆，一切都闪闪发亮。细木工没有上漆的地方，玛尔塔用抹布都擦拭得油光闪亮。玛尔塔有个很大的怪癖，即非把所有东西都擦出光泽来不可；这怪癖给她以无穷的乐趣，也给她以无穷的悲伤。由于过分喜爱洁净，她恨不得把家里，特别是她自己房间里的物品和家具一下子都擦得光辉夺目才好。每天，她在使女帮助下，用一块干抹布不知疲倦地擦来擦去，不把家具和器物擦得光芒闪烁决不罢休。待到累得喘不过气来，挥汗如雨，头发蓬乱，面颊通红时，方才停下手，站着休息一会儿，欣赏她自己的劳动成果——阳光照在擦得明晃晃的家具上，反射出美丽的色彩——心中不由地升起一股喜悦之情，一股几乎是神秘的兴奋。在家里，她经常受到奚落，这使她躲开人来干这种活，尽量把一切人拒之门外。里卡多从未到过玛尔塔的房间。他把“梅尼诺”忘到了九霄云外，开始十分好奇而又无拘无束地在屋子里东瞧西望起来。他观赏着一幅幅图画，在梳妆台前停下脚步，打开香水瓶，摸摸窗帘，甚至走进卧室看看床铺，对房间收拾得如此井井有条，特别是家具明光闪亮，赞叹不已。

“你这房间太漂亮了，姑娘！……好象一座白银宫殿！……这床多么柔软舒适呀！”

“里卡多，不要这么好奇……；好啦……我们走吧。‘梅尼诺’不在这儿。”

姑娘被里卡多的好奇心弄得很窘。所有的正派女人都不好意思让别人看自己的房间，因为里边总是有点什么心灵和身体的秘密不便向男人公开。但是，玛尔塔除了这个“不好意思”之外，还对暴露自己孩子气的固执的怪癖感到羞涩，比如说，把家具擦

得又光又亮；香水瓶放得十分对称，象祭坛上的东西一样；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东西。吃饭的时候，这些怪癖便成了一家人的笑料。正因如此，一定要把里卡多赶出去，使劲地拖着他往外走。

“喂，里卡多……这里没有什么好看的……走吧，我们走吧……”

“放开我，姑娘；让我看看这个小房间……布置得着实雅致，漂亮极了！”他一边把鼻子贴在床上，一边正经地说。“有玛尔塔的味道！”

“讨厌鬼，你住嘴好不好？”

“你把房间保持得如此整洁，大概费不了什么力气；不过，姑娘，我想对你说的是，我的房间无法收拾成这样，真是可悲……玛尔塔，如果你到我那儿看看……！”

“对，对……那一定会……你一向是个邋里邋遢的家伙。好啦，我们还是走吧！”

“你说走就走吧！……和这里相比，我的房间简直是牲口圈。不过，你想想看，狗呀，猫呀，穿着脏鞋的花匠，满身马粪味的车夫，总之，一切活物都进去……不是我的过错……”

走出玛尔塔的房间之后，他们又去了几个地方：饭厅、大厅、院中长廊、客厅，等等，可是，哪里都没有见到该死的“梅尼诺”的踪影。正当他们停在一个过道上不知再去何方的时候，玛尔塔突然有所悟地说：

“我们到平顶房那里去；那里还没有去过呢。”

此时，那间平顶房已改成大厅，大理石铺地，五彩玻璃盖顶。之所以仍然这样称呼，是因为它过去是平顶房。马利亚诺先生几年前把它用玻璃封了顶，改成了一间具有阿拉伯风格的富丽堂皇的

大厅。夏日的傍晚，他常常到这里同女儿或某个朋友喝咖啡。大厅里还没有布置家具。只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三、四张镶着饰物的小桌和几把藤编摇椅。当我们的两个青年来到这里时，整个大厅阳光明亮。那天上午，太阳从常常遮挡着它的宽大云层中钻出来，火辣辣地照射在聂瓦镇的每一个角落。当阳光照到埃罗尔萨家这座平顶房上数不尽的玻璃时，它不想观看庭院的景象，而是穿过玻璃泄入大厅，好象要欢快地伸开手臂，急不可耐地把整个大厅拥抱在自己怀里。那是一个魔幻般的壮观场面。红光、绿光、黄光、胭脂红色的光、灰光、蓝光，总之，五光十色，照在大厅的地板上，顶篷上和墙壁上，分解成无数奇丽的光斑，令人赏心悦目，眼花缭乱。万道强烈的阳光倾泄在嵌花式地板上。阳光中，轻轻飘浮着五彩缤纷的尘埃，光束在空间纵横交错，编织在一起，构成精细艳丽的“火焰布”。“布缝纱孔”间闪烁着较为微弱的光斑，飘浮着更加渺小的尘粒。这些尘埃、光束、闪光和彩色薄纱一层层展开来，尽管它们是透明的，但玻璃和墙壁上的阿拉伯图案，仿佛透过浓雾似的，几乎模糊难辨。太阳象个土耳其的帕夏^①，它把自己宝贵的光和热无量地洒在这个东方风格的大厅里，再次表明，当它决意要设计一种光怪陆离的布景时，任何剧院的布景设计师都只能望尘莫及，尽管他们有种种箔片、焰火和布景升降机。

我们的两个青年凝神观赏了一会这一光辉灿烂、变幻莫测的奇观，把“梅尼诺”完全忘在了一边。他们默无一言地走进大厅，迈着缓慢而犹豫的步子来到中央，有如置身浴池一般。确实，他们淹没在了那万紫千红、明丽清澈的蒸气里。

^①帕夏是土耳其古代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

“今天这平顶房真是美极了！”玛尔塔终于这样说。

好象一座迷人的宫殿！……如果一个头缠白巾的摩尔人和一个满身绸缎和宝石的苏丹妻眷的女奴站在这里的话，那将比我们更加适宜……这光线是多么怪异顽皮呀！……等一等，小玛尔塔，你站在这束红色光线前面……如果你能看到自己现在的面容该多么奇特，多么美好呀！……就象个吉卜赛姑娘……象个荒原之女。”

果然，在那束红光之前，玛尔塔白净的面容变得黝黑，同时又似染上了一层夕阳血红的光辉，变成了南国人种特有的那种凶残可怕的脸庞。她那天真的眼睛，那纯洁的处女身影在邪恶淫荡的火光的魔力之下完全不见了。玛尔塔变成一个凶狠而放荡的人，同真正的玛尔塔没有丝毫共同之处。里卡多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对玛尔塔说：

“不好，这种颜色对你不合适……过来，站到另一种光线下面……”

里卡多把她拉到一束绿光底下。

“我的耶稣，象个死人！……不，不，这里也不合适……过来，看看站到黄光下怎么样……不坏……但是，你变成了金黄色。黑色的人就应该是黑色的；我指的是黑头发，因为我们都知道你的肤色是白的……我们再看看你站到蓝光下是怎样的……哎呀！太好啦！……真是奇迹！……你真漂亮，姑娘！”

年轻的侯爵说得有道理。蓝色居各种颜色之首，最纯洁，最高尚，映在玛尔塔天真纯朴的面孔上再美不过了。这光线照在她脸上犹如是蓝天的爱抚，使这张脸沐浴在柔和而明快的光亮之中。乌黑的头发染成了深蓝色。而那张可爱的瓜子脸和柔韧的颈项则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天蓝色。她那白嫩端正的面孔变得绝美无双，

洋溢出一副天使般的无限幸福的表情。

不过，在蓝色赋予玛尔塔仙女般迷人的面庞上，有着某种矫揉造作之态。那不是真正的玛尔塔，没有她那天真谦恭的表情，没有她的体态，而是另一个忸怩的、舞台上的、幻影般的玛尔塔。里卡多最后对她说，哪一种颜色都不好，还是在天然的光线中她更美丽。

姑娘突然叫起来：

“里卡多，‘梅尼诺’！……”

“真的，我们都把它给忘了……可是，现在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呢？……所有的地方都去过了……”

“到玛丽娅房间去……也许飞到那儿去了……”

“我看，不可能……；不过，也好，我们去看看吧。”

他们跑上塔楼，仍然一无所获。无论在玛丽娅房间，还是赫诺维瓦房间，都没有发现那只加那利小鸟的踪迹。里卡多走进情人房间时，心情有些激动，这躲不过玛尔塔的眼睛。里卡多沉下脸，缄默不语，到处翻腾着，一件件查看屋里的东西。挪动家具，打开瓶子，甚至连柜子都打开来，最后玛尔塔不得不说话了。

“里卡多，别乱动……玛丽娅回来看到东西弄乱了，会生气的。”

“管她生气不生气哩！”小伙子没好气地回答。

“问题是她会怪我的。”

“没有什么关系，你就说是我弄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里卡多走进卧室，掀起床幔，把床头柜上的书籍拿起来，随即又放回原处，最后拉开了床头柜的抽屉。里面堆放着许多东西，他把手伸进去，拿出一件甚为稀奇的玩艺儿。

那是一个皮革做的大十字，其中一面嵌满了铜针，有一根带子可以系在脖子上。

“这是什么东西？”里卡多一边问，一边奇怪地用手转动着。

玛尔塔猜到了那是什么。

“放下，我的上帝，放下，里卡多！……玛丽娅会大怒的。”

“耶稣，真荒唐！……这可能是苦行带！”

“可能是……；不过，你放下它吧，放下，看在上帝的面上……”

小伙子啪的一声把那东西扔回抽屉里，脸上现出轻蔑、厌恶的表情。

“玛丽娅变成了疯子……这种愚蠢做法，没有半点益处！”

“别这么说，这样说是罪过！……玛丽娅是个德行很高的人……”

“德行！……德行！……”小伙子怒冲冲地嘟哝着。“你不干这种荒谬的事情，不也德行很高吗！……”

“你不要把我跟玛丽娅相比！”

里卡多激动地在房间里踱着步，一句话不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转身回到卧室，重新把苦行带从抽屉里取出来，更加细心地端详着。

“这些尖针象组成了字……你看……你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我看不出是字；可能是你多疑。”

“不，不，这里是字……可是，我不想费那份心去猜它……全是些荒唐可笑的东西……我们走吧，姑娘，走吧……让疯子们继续走他们自己的路吧！……”

他气鼓鼓地关上抽屉，走出卧室，玛尔塔跟在后面。当他们从客厅的一扇窗前经过时，玛尔塔惊喜地叫了起来：

“你看，里卡多，你看！……你看，梅尼诺，跑到哪里去了！”

里卡多奔到窗前，看到“梅尼诺”在不远的房顶上欢快地跳来跳去，洋洋得意，神气十足，还是那副老样子。

“这个调皮鬼跑到那儿去了！……要把它捉住……从哪儿可以爬到房顶上去？”

“从这儿，不；我们得先下去，然后从阁楼上去。”

“那快去吧。”

他们走下塔楼，穿过几个房间。登上阁楼的楼梯，这楼梯通到一个房间。楼梯上漆黑一团，里卡多爬得很吃力。

当爬到第二节楼梯时，他脚下绊了一下。

“哎呀！看来你不习惯……小心别碰伤了；把手伸给我，我领你上。”

里卡多抓住了姑娘的手，这手虽然小，但却象巾帼英雄的手那样坚实有力。玛尔塔的手不象玛丽娅的手那么柔软滑润，因为干家务活使它变得有点粗糙；但是，它却给人一种健康有力，温柔多情的感觉。它不象玛丽娅的手那么火热，但总是温存而安详犹如小村少女的手一般。

年轻的侯爵不可能体会到这一切，因为他一心只顾走路不要跌跤。他们走进阁楼，几束微弱的阳光穿过瓦缝透进来，稀疏地散落在地上；室内十分暗淡。刚走出几步，玛尔塔就放开里卡多的手说：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把窗户打开。”

她轻盈地跑开去，爬上五、六道阶梯，把窗子打开。一股强

烈耀眼的阳光射了进来，整个阁楼豁然开朗，令人心情舒畅。里卡多一时感到眼花缭乱。

“在这里！‘梅尼诺’在这里！”玛尔塔在上面兴奋地喊道。

“就在这儿！离我们很近！……‘梅尼诺’……过来，小傻瓜！……喂，喂，不认识我啦？……”

“梅尼诺”就在七、八步远的地方，听到主人的喊声，歪着小脑袋好象在听什么，那动作实在讨人喜欢。太阳直射在小鸟身上，照耀着它那黄色的羽毛，在红瓦屋顶上闪闪发光，有如一块有生命的黄澄澄的金子。那小鸟向玛尔塔跳了几下，啾啾地叫着。

“要我上去，看看能不能捉住它？”里卡多说。

“别上，等一会儿……它好象要过来……‘梅尼诺’，‘梅尼诺’……过来，别装模作样啦……过来……，喂……”

“梅尼诺”又向玛尔塔跳了几下，而后便停住了，再次歪着小脑袋象是在听她讲什么。那时它脑子里在想什么很难捉摸。对它的同类来说，它想的可能是卑鄙的、下流的、不光彩的东西，因为女主人对它的无微不至的关照，对它始终如一的爱抚，与它分享大量的巧克力，喂它饼干和一罐罐的草籽的事，转眼间它统统忘光了。而且，还站在女主人面前十分冷漠地审视着她，带着几分讥讽的神气啼叫了几声。突然，它张开翅膀向空中飞去，消失在附近果园的树丛中了。

玛尔塔痛苦地叫了起来。

“我的上帝！它飞走了！”

“飞走了？”

“是的。”

“飞得很远吗？”

“看不见啦。”

“我的先生，看我们干的好事！”

里卡多站到窗户上，顺着姑娘指的方向看了又看，眼睛都要望穿了。可是，在一莱瓜的距离内，根本看不到加那利小鸟的影子。当他回头看玛尔塔时，发现她面颊上滚动着一颗大泪珠。

“傻姑娘，为一只小鸟流眼泪，不害臊吗？”

“你说得对，”姑娘说道，同时一边强为笑脸，一边用手帕擦去眼泪。“仿佛和人一样，我同它建立起了感情……你知道……；我已经喂养它三年啦！……”

七 灵 与 夫

上帝的恩惠甘露继续洒落在埃罗尔萨夫妇的长女心田上。基督教的美德有如芳香袭人的神秘玫瑰开放在她的心头。在通往天堂的修炼阶梯上，她急切而勇敢地、一磴一磴往上攀登着。她那仁慈和谦卑的行动，不但使生活在她身旁的人惊愕不已，而且在全镇都传为佳话。她成了青年和老人的光辉典范，成了神职人员的谈话主题。她进食越来越少，用各种方法越来越频繁而残酷地折磨自己。与此同时，她心中的激情和快活却与日俱增。不过，她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了。她那柔弱的体质对如此严重的自我折磨开始不适应了，经常感到全身疼痛，不是心脏痛，就是胃痛或者头痛，尽管如此，她还是令人敬佩地一声不响地忍受着继续向她神圣的目标前进。她三天两头昏厥，长时间不省人事，全身剧烈地抽搐。有时，她一吃饭就都呕吐出来；有时，她头痛得针扎似的，呻吟不止。马克西莫先生开始给她开含铁健身剂，金鸡纳酒，劝她洗海水浴。吃马克西莫的药，小姐的病稍好了些，然而并不明显。这位大夫最后断定，如果小姐不彻底改变生活规律，这些病症绝不会消失。可是，谁又能使她改变生活规律呀！

玛丽娅注意到她赢得了人们的钦佩和尊敬，对此她感到由衷的喜悦，并且热泪滚滚地把这种喜悦的心情吐露给自己的忏悔神父。她发现，当她出门上街时，有些人向她打招呼，嘴里不住地

夸奖她；当她走进教堂时，所有教徒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从女仆们的嘴里，她不断地听说，镇上最受敬重的神父和最虔诚的贵妇都交口称赞她的美德。玛丽娅心里感到甜丝丝的，但是她不让女仆们说下去，不让她们到处传颂。一些夫人前来同她探讨女子道德观，并且聘请她当了一所成年女子星期日学校的校长。她开始为这些女子讲解基督教教义和道德问题，讲得是那样清楚，那样有说服力，没有一个校长能与她伦比。第二个星期日，镇政府在一处老修道院腾出一个地方请她讲课，来听讲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不仅有女工和女佣，就连镇上最高贵的女士也纷纷前来，想看看这位有口皆碑的姑娘到底怎么样。果然名不虚传。她们证实玛丽娅确有讲学的特殊才能，她的讲解言简意明，引人入胜，并且是个举止谦恭又有涵养的人。在玛丽娅的指导下，姑娘们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然而，她对此并不满足，央求父亲给她腾出果园的一间阁楼，以便每天都召来十几个失去双亲的女孩，教给她们读书识字和祈祷，并依照她们各自的女性特点进行恰当的教育。她待这些女学生是那样温暖，因而很快博得了大家的爱戴和敬仰。

我们这位贤良的女英杰处处受到热烈的夸奖，人人向她投来敬重的目光，特别是在虔诚的男女教徒中间，她被看做一盏必将为教会争荣夺誉的明灯。到了我们所处的已经对宗教开始怀疑的年代，这样一位面目俊秀、知书识礼、品德出众的姑娘，居然把身心全部投入到宗教活动，尽力修炼自己的美德，这不能不给镇上的风俗习惯带来有益的影响。

一天早上，玛丽娅领受完圣餐，从祭坛的台阶上退下来时，脸上的神情是如此感化人，以致一个女人竟然从人群中走出来，跪在她的面前，请她为自己祝福。玛丽娅愕然无措，打算拒绝；

但是，临了还是只好满足了那个女人的恳求。又一次，她和赫诺维瓦经过镇郊，一个女人站在一幢简陋的房舍门前，怀里抱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央求她将那孩子抱过去，为他祈祷。玛丽娅为了不使那女人失望，照她的要求做了，不过她声明自己是个卑贱的罪过深重的女人，上帝是不会听她讲话的；但是，玛丽娅那漂亮的手刚抚摸了孩子一下，孩子脸上就浮现出了笑容，没过几天就康复痊愈了。这位神奇的女牧师，经那位感恩不尽的母亲一宣扬，立刻名扬全镇。从那以后，女人们抱着孩子纷至沓来，埃罗尔萨家门庭若市。她们都请求玛丽娅小姐抱一下自己的孩子，并为其祝福。由于人们说这样做很灵验，我们的这个姑娘急忙请教了她的忏悔神父，询问是否应该继续满足那些忧心如焚的母亲的要求。神父整整考虑了一天，最后告诉她说，那样做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相反，还会对宗教有所益处。

“上帝竟然通过一个象我这样卑贱和罪恶深重的人来显灵，”玛丽娅问道，“这怎么可能呢？”

对此，忏悔神父反驳说，企图探问上帝的崇高意图是放肆行为；应该打消这种不恭敬的想法；上帝可以通过任何人表达它的神意；不管怎么说，即使在这种事情上见不到上帝显灵，把我们在心灵和肉体上所蒙受的益处归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也绝非不对。玛丽娅牢记这些说教，竭尽全力祈祷呀，谦恭对人呀，严厉惩罚自己呀，以不辜负上帝给予她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恩典。

这样，由于她一心扑在修炼上，因而不必远离尘世生活，心灵上同凡人的联系也渐渐地松弛下来。起初，她逃离尘寰的一切消遣和娱乐活动。以前她会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去参加舞会，看戏或散步，那艳丽文雅的姿容令人注目，而现在她对这一切达到

了厌恶的地步。而后就连一些正当的娱乐活动，如唱歌、弹奏世俗乐曲，打牌，在果园里玩耍，参加家里的聚谈会等，也都一一放弃了。她一心折磨自己的肉体，最后连窗外的风光也都无意欣赏了，鲜花和香料的芳香也不去吸闻了。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照旧注意衣饰的华丽。此事她是有所考虑的，因为她读过一本法国圣书，里面规劝姑娘们不要邋里邋遢，要注意整洁和修饰打扮，因为上帝看见姑娘们专为它打扮得如花似玉，那会是非常高兴的。她在放弃人世享乐的同时，心中对凡人，乃至那些最接近她的人的感情也慢慢地淡漠了。玛丽娅知道，要爱上帝，就必须摆脱一切尘世的温情，因为那颗献给了上帝的心是不许容纳任何另外的爱的。这样，她不仅对她未婚夫越来越冷淡，而且对爸爸、妈妈和妹妹也日益疏远了。过去，她同所有人都经常亲密无间地聚在一起谈天和游乐，显得非常通达人情，如今则变得深居简出，待人冷若寒冰。当每天早晨见到爸爸时，她不再奔过去搂住他的颈项，尽情地表示亲昵。有什么秘密和伤心事，也不再向妹妹倾吐。她表面上对大家和和气气、恭恭敬敬，实际上却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存有很大的戒心。

但是，玛丽娅对凡人冷淡下来的热情有如陈香缓缓升腾到更高的境界，飘向一个更加高尚无比的目标。她的心不能冷酷无情，她需要爱，因为这是人的本能；她需要对一点什么倾注自己的热情，终生考虑这件事，并且为之不断做出牺牲。玛丽娅每当追求和爱慕什么时，总是由于狂热而坐卧不宁，忧心忡忡。她小时候曾喜爱过一个与她同龄的小姑娘，那姑娘皮肤黝黑，长有一双乌亮锐利的大眼睛。玛丽娅对她爱得如痴如狂，以致甘愿作她的奴仆。那黑眼睛女孩是镇上一个穷工匠的女儿，在玛丽娅面前威风

凛凛，一副王后和贵妇的神气。她要玛丽娅将自己所有玩具都交给她，逼迫玛丽娅满足她的一切欲望；她对玛丽娅任意欺侮，举手就打，张口便骂。可是，玛丽娅并不因此而减弱对她的爱。有一次，这两个女友一起给一个布娃娃熨衬裙，那野性的姑娘带着讥讽的口吻对玛丽娅说：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我，敢不敢为我把这个熨斗放在你胳膊上烫一烫？”

玛丽娅果断地卷起衣服袖子，把火红的熨斗放在了自己胳膊上，烫出一个可怕的伤疤。马利亚诺先生得知此事和其他类似的事情以后，把玛丽娅的那个小女友赶了出去，再不允许她登埃罗尔萨家的大门了。爸爸这样做使玛丽娅痛苦得大病一场。

当一个人有了一颗如此火热的心，他就会日日夜夜地渴望这颗心为某种非凡的爱而熊熊燃烧，乃至化成灰烬。如果没有这种爱，他将去寻找，宛如口干舌燥的人寻找清泉流水一般。玛丽娅寻找了这种爱，而且找到了：这是纯洁永恒的爱，高尚美妙的爱；也就是爱一个主宰世界万物的上帝，这上帝象一头驯服的羔羊似地投入爱他的人的怀抱。这爱在玛丽娅的心底里越来越猛烈地燃烧着，不仅表现在她那谦卑和自我惩罚的令人费解的行动中，而且变成激昂的语言，不断地从她口中流露出来，最后象怯生生的小鸟躲藏到耶稣圣心中去。开始时，她毕恭毕敬、一心一意地进行祈祷，与其说是心情激动，勿宁说胆战心惊，有如向谁求爱一般。但是，通过种种明显的迹象，她发现耶稣接受了她的爱，并且多次给她以报偿，于是她说话比较随便放心了，同时认为自己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玛丽娅生活中最为幸福的时刻是祈祷，更确切地是，是一对

情人缠绵的交谈，对于那些从未探寻过天神之爱的奥妙，也没有体会到与天神结合的乐趣的人来说，这种交谈是不可思议的。通过这种交谈，她把内心的想法和知心话告诉给上帝，每天含泪把心灵上哪怕是最轻微的动摇向它忏悔，终于同上帝建立起充满幸福和慰藉的圣洁的手足之情。黄昏时分，当忙碌了一天的宗教活动消停下来之后，她常常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尽情享受耶稣应她赤诚的恳求所惠赠的天福和快乐，那是对她整日的操劳和自我惩罚的奖赏。

冬末一个晴朗宁静的傍晚，玛丽娅在自己的房间里跪在耶稣圣像前做祈祷。那时，阳光在慢慢地逃去，为了让屋子里亮一些，她把所有窗子都打了开来。通过对着陆地的窗子，她看到广阔的大草原及其周围的山丘。山丘笼罩在蓝色的蒸汽中，那蒸汽越来越浓重，直至变成了雾。通过对着河口的窗子，她看到平静、纹丝不动的水面，仿佛那片水面突然变成了一块石板。莫拉尔附近有四个、五个小沙岗，确切地说，应该是阿莱纳尔沙地，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象大堆大堆的黄玉熠熠闪光。玛丽娅客厅里鸦雀无声，由于它阴暗幽静，活象一间大忏悔室。

玛丽娅已经和她心目中天堂的情人交谈了一个小时，她在销魂中，没有想到任何尘世的事情。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陷入沉思，摆脱了肉欲和世间一切贪欲。她身上所有的热量全部汇集于心脏，致使它空前剧烈地跳动着。她紧闭双眼，在背读过所有记得的祷文——其中有些是她自己编撰的——之后，暂且休息一下嘴巴，默默地思索着什么；她的幻想在开满鲜花的广阔无垠的田野里奔驰。忏悔神父和圣书都劝导她要经常想想耶稣是如何受难身死的；她一直是这样做的，而且每次都忧心如焚，涔涔泪落。耶

稣受难的情景牢牢地印刻在她心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孔抽搐着，十分苦痛，眼睛眯缝着，行将最后闭上，但仍闪烁着爱和善的永恒之光。当她看到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向遇难地点走去，累得接二连三地摔倒在地上，而在周围那些凶狠的面孔上看不到一道同情的目光时，她觉得嗓子哽住了，仿佛要失声痛哭起来。耶稣遭受的苦难，从橄榄山那令人难忘的夜晚到被出卖、最后在两个叛逆中间永远地闭上眼睛，一幕幕地映现在她脑海里。耶稣临终前说的那些宽宏大量的话，一直回响在她的耳边，她把这看做是上天的誓愿和能在来世见到在天堂依然荣誉盖身的耶稣的希望。

不过，此刻她的脑海里并非是耶稣惨死的场面，而是浮现出许多可亲可敬的笑脸，这不仅使她精神上感到少有的快乐，而且肉体上也感到不可言状的舒适。她感觉仿佛有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来，轻缓地流到了手与脚上，好象沐浴在温暖的奶汁里。同时，一双柔嫩芳香的手捂住她的眼睛，一股清爽的气味轻轻抚弄着她的额头。塔楼客厅里发出一种含糊细弱的声响，玛丽娅觉得那是神秘的乐曲。她是那样的兴奋，居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在醒着，尽管她的神志再清醒不过了。她渐渐地不能自持了，眼睛欲睁而不能，想分开交叉在胸前的双手也是枉然。一股压倒一切的力量捆绑着她；不过她感到甜蜜和舒服，丝毫不想挣脱开来。她象似昏昏沉沉地到了天国，完全沉浸在从未体验过的惬意之中。泪水在她面颊上滚滚流下，宛如美酒滋润着她的双唇，又从双唇流遍全身，象圣油和馥郁的芳香一般浸入骨髓。这美酒令她陶醉，也使她变得刚毅，她一刻不停地畅饮着。那干枯的身躯象注射进仙丹妙药一般顿时变得强壮无比，她完全置身于毫无痛苦的天国里，昏然而睡，心醉神迷；于是，许许多多模糊的愿望刹时云集在她

的脑海里，犹如瞬间绽开的香气四溢的鲜花。玛丽娅心灵上的愿望也慢慢扩散开来，消失在她所沐浴的极大欢乐之中。

玛丽娅的躯体在神魂飘荡之中甜美地熟睡之际，她的灵魂却奇妙地活动着，她的记忆是那样的清晰，想象力展开翅膀，飘然而上，在空中盘旋。这会儿，她想的不是耶稣之死，而是心醉地追忆着这位圣者的光辉一生。她痴迷地追寻着他的每一个足迹，那些地方是如此真切地历历在目，仿佛她曾身临其境似的。她首先看到耶稣在贝伦郊外山洞里降生，柔嫩的小胳膊搂着圣母的脖子，对从遥远之地前来崇奉他的牧师和东方朝圣者微笑着。她接着又看到耶稣被送往埃及的情形，穿行浩瀚的阿拉伯大沙漠时，他睡在母亲的怀抱里，有时置身树下，有时栖息山洞。后来又看到耶稣出现在耶路撒冷大教堂的柱廊下，坐在神学家们中间，耶稣时年只有十二岁，披着长长的青铜色的头发，身上那满是优美皱褶的白色长袍，一直盖到脚面。他那超人的美貌和博雅的谈吐，人们无不为之愕然。玛丽娅凝视着耶稣在他拿撒勒简陋的住舍里，在暗而无光的环境中过着幽静的修炼生活。他常常独自漫步，每当这时，上帝就把种种崇高的真理传授给他，滋润着他的心田。随后，玛丽娅看到耶稣在加利利的首次讲道和他在卡纳婚礼上以他无穷的神力创造的第一个奇迹^①。玛丽娅继而陪伴耶稣前往卡发纳乌姆，耶稣登上一条在水浪中轻轻摇荡的小船后，对聚集在岸边的人群发表了讲话。他的话比空中的太阳还明亮，比黄昏的清风还柔和。尔后，耶稣返回了拿撒勒。在那里，叛逆者和忘恩负义的同胞不为他的和善及雄辩所动，把他赶出了拿撒勒城。玛丽娅又同耶稣去了贝塔尼亚，在那里，与她同名的圣女玛丽娅·玛格达列娜和

^① 据《新约全书》称，在这次婚礼上，耶稣将清水变成了甜酒。

她的妹妹玛尔塔有幸留宿了耶稣，玛格达列娜坐在他的脚下，长时间地听他训导。在上述所有的地方，玛丽娅都发现耶稣和传统画上一模一样，神态安详，容貌英俊，一双蓝色眸子流露着难以形容的温情，面庞红润而透明，下颌尖削，金黄的头发从中分开来，波浪式地披到双肩。玛丽娅看到过无数耶稣肖像，上边不仅画有这位圣神的容貌，而且还画有他讲道的幻境一般的圣地。这些肖像把她带到了救世的年代，谁能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呀！但是，当看到人们在激奋地簇拥着耶稣胜利抵达耶路撒冷时，玛丽娅的想象才真正到达了顶点，从而欢快无比。那时，耶稣掩映在橄榄枝叶和棕榈树中的英俊面孔露出神奇的表情。那双和善的眼睛闪烁着万能的光芒，双手指着这座圣城，象是提前宽恕了惨酷杀害他的人。噢，这个富有诗意的令人感动的场面，使她的灵魂多么欢愉呀！在这里，耶稣于人间得到了一点当之无愧的崇敬。假如玛丽娅在场的话，她肯定也会加入这个“王中之王”的随从的行列，高声向他欢呼。看到耶稣既威力无穷又十分谦恭，既力大非凡又极为温存，她真是激情满怀，无限敬慕！

不过，玛丽娅知道，耶稣载誉步入耶路撒冷，从神秘意义上讲那是日日重现的场面；至高无上的耶稣在他的信徒们的灵魂里要比在忘恩负义的锡安犹太女人身上感到愉快得多；爱具有强大的力量，凌驾于万物之上。谁崇敬爱神，爱情就来到他的身边。不过，要想得到爱，必须爱耶稣，爱得要炽烈，爱到宁愿忍受来自耶稣的惩罚和苦痛，而不贪求人间欢乐的地步；爱耶稣要爱到忘记一切，甚至死在他面前，面对他那威严的目光，筋疲力竭地倒下去；每天要长时间的祈祷，在遥远的天空，在寂静的傍晚，在美丽的鲜花丛中，在小鸟和一切生灵中，在垂死的病人身边，在痛苦和

自我惩罚中间寻找着耶稣；要静心祷告，让热泪簌簌而落，双颊发烧；要顺从一切，做所有人的卑躬屈节的奴仆；要不恋尘世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父母；还要憎恶自己，为的是成为耶稣的情侣。玛丽娅恰恰是这样真心实意地爱耶稣的！不管白天和黑夜，她有多少时间都在思念耶稣呀！她曾为他流下了多少泪水呀！在夜静更深之际，不知多少次她在心灵深处说：“我在炽热地爱着你”；她自认为是耶稣的妻子，唱着神秘的颂歌去寻找她心灵之主。当她心里燃烧着爱的欲望寻找耶稣时，总是能看到他。有一次，她白天给医院的病人看了一天病，晚上上床睡觉时，感到心灵和肉体是那么的轻松愉快，差一点兴奋得昏厥过去。如果她在某个人面前蒙受了耻辱，同样感到心情舒畅。当她狠狠地鞭答自己的肉体时，感到有一种尘世间索然无味的乐趣从未给予过她的惬意。耶稣就是这样加倍报偿她对他的爱的，在别人来说是苦痛和惩罚的东西，对于她却成了福分和快意。

这后一种想法是如此强烈地激动了她的心，以致她对上帝千恩万谢和不停地祝福。不过，她把话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她双唇紧闭，象塑像一样木然地呆着，不敢用声音把脑子里的不可言喻的想法转达出来。她听到自己内心里有数不尽的轻声细语在对她讲话，可是她听不懂在讲些什么；她觉得有两条不断抚摸着她的胳膊把她抱了起来，尽管没有看见，那象是有个神人在她身旁用呼吸安慰着她。于是，她突然确信，耶稣是爱她的。她用心灵这个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丈夫应着妻子的呼唤走来了，准备和她结合，使她永生幸福和愉快。他就在眼前，玛丽娅能感觉得到；她多么想见他一面呀！但是，他不显露身影，始终不为她温柔多情的恳求所打动。犹如一个大人拿着糖果，一会儿给小孩看

看，一会儿又藏起来，这样一次次地重复着，使孩子馋涎欲滴；这位天堂的夫君也是如此，他使玛丽娅心神不宁，如醉似痴，爱的波涛在她心中翻滚。圣·胡安·德克鲁斯^①充满激情的诗章浮现在了她的脑际：

啊，我心灵的创伤谁能治愈！
唯有你能给我莫大的慰藉；
从今不要再打发人带信捎话，
他们不会懂得我的心曲。

这几行诗句，她怀着崇高的忧伤心情不知在内心里默念过多少次，激动得好似灵魂都要从嘴里跑出来。但是，她仍然哑巴似的不说一句话。她想呼喊，想用千言万语来夸赞耶稣，倾吐胸中的火一样的激情，可是她不能如愿以偿。她感到一种奇特的压抑，好象天意要她死去一般；倘若果真如此，她宁愿即刻升天，而不再在尘世上活一分一秒。

一个强烈的、急切的、不可抗拒的愿望刹时占据了她的心。耶稣，人们的心灵之主，曾经给予某个女圣徒以巨大而神秘得令人吃惊的恩惠。当圣·伊莎贝尔完成了她大量非凡的慈善和自我惩罚的举动之后，耶稣便来到了她的面前，对她说：“伊莎贝尔，如果你愿意作我的妻子，我就做你的丈夫，我们永远不分离。”耶稣常常到锡耶纳的圣·カタリ娜修道院的单人房间去，安慰她，同她谈心，一起散步，还多次同她一起祈祷。他用双臂抱住圣·特雷莎，使她不能挣脱，而后不住地抚摸和亲吻。假如她玛丽娅也能得到这样的福分该多好呀！这一大胆的想法在她脑海里刚刚露头，她立即感到吃惊，并且羞涩得无地自容。噢，不该这么想，

^① 圣·胡安·德克鲁斯（1542—1591），西班牙最著名的抒情诗人之一。

我的上帝！她哪能有资格得到这种恩惠！那是耶稣给予象后明星一样闪闪发亮的宗教殉难者和天使般的贞女的恩惠呀！宽恕我吧，耶稣，宽恕我吧！

但是，那个大胆的想法不愿离开她的脑海，而是继续纠缠着她，尽管她竭力摆脱，然而无济于事。她不配得到那么高的荣誉，对这一点她是十分清楚的。不过，那种愿望是神明的耶稣在她心中激发起的爱所产生的，所以不是她，而是耶稣是那种想法的起因。如果不是耶稣用神圣的爱弄得她神魂颠倒，并且开始给予她受之有愧、令她感激涕零的天恩，她脑子里是绝不会产生那种荒唐想法的。不，她不要求那么大的天恩，也不要那么大的安慰，只要耶稣答应把他那不朽的爱略微给她一点，她也便心满意足了。如果在她长年累月地祈祷和自我惩罚之后，耶稣允许她在他那圣神的面颊上亲吻一下，她就会认为自己是天国里最幸福的贞女了！噢，我的耶稣！这种要求是罪过吗？象她这样卑贱的生灵，配得上得到这无限的快乐吗？

玛丽娅抬起眼睛，耶稣圣像头上金色的光环在黑影中反射着从窗户透进来的最后一道惨淡的光线。他穿着一件皱褶无数的长袍，伸手指着她，同时向她投来一道温柔而深邃的目光。顿时，一股寒流流遍她的周身，仿佛死亡已经临近了；但是，这寒流立即被一股强大的暖流所代替，全身的毛孔都渗出了汗珠。她恍恍惚惚地意识到，她的眼前正在发生着一件令人欢欣的神奇的事情，巨大的恐惧笼罩了她的心头。客厅里一片黑暗，窗子象是墙壁的昏暗的大眼睛在注视着她。她刹时感到全身松软，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恐惧消失了。玛丽娅确信自己成了耶稣的情人，得到了上帝的爱。温情、崇敬和幸福沐浴着她的心房，她的眼睛再也难

以离开耶稣的眼睛，在那双眼睛里，她体会着天堂的神秘和无法表达的幸福。

那种愿望又重现在她的脑际，而这一次她用言语表达了出来，那热情的声调从抱在胸前的双手中间传了出去。

“我的耶稣，你能允许你的奴婢用双唇亲吻你神圣的肉体吗？”

耶稣把他的圣体弯得更低了些。玛丽娅感到头发全都竖了起来，心怦怦地跳个不停，象要从胸中蹦出来。耶稣说话了。他的声音象悦耳的音乐一样飘入姑娘的心灵，她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了人世，到达了天堂。

耶稣说的是：

“起来吧，我的女友，我美丽的妻子，到我这里来。”

“耶稣，我不配！”玛丽娅焦急而幸福地喊道。

耶稣又开始说话了：

“我的女友，你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你白璧无瑕。”

“我的耶稣，我爱你胜过一切！”

“我的小鸽子，让我看看你的脸，在我耳边说几句话，你的声音是甜蜜的，你的面孔是美丽的。”耶稣说道，越发倾下他的圣体。

这时，玛丽娅感到无上光荣，兴奋至极地抱住了耶稣的双膝，眼泪泉涌似地流了出来，象《圣经》里耶稣的妻子那样哽咽着说：

“在亲爱的耶稣和我谈话时，我的灵魂已和他溶为一体。”

她的双臂抱住耶稣的身体，慢慢地由下往上滑动着，直到紧紧地搂住了他的脖子。玛丽娅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忘掉了一切，什么也不再想，完全沉浸在渴望已久的无限欢乐之中，宛如飘然

遨游在太空，置身于仙境。她把脸凑近耶稣，双颊贴在他的脸上，用双唇吻着他那白色的额头，明亮的眼睛和珊瑚色的嘴巴。

在那寂静、淹没在黑暗之中的塔楼客厅里，竭力压抑着的哭泣声和亲吻声持续了很长时间。末了，埃罗尔萨小姐的身躯失去了知觉，沉重地滚到了地上。过了一会儿，赫诺维瓦端着灯走了进来，看到她仍然昏迷不醒，眼睛睁得老大，一动不动，脸上浮现着甜美的微笑，象是置身于天国之中。

八 事情在象你们喜欢的那样发展

春天来到了。东北风犹如一把操在某个喜爱洁净的天神手中的巨大笤帚，不时地拂去地上的尘土，吹走天上的乌云。起早出海打渔的水手们来到码头时，常常看到莫拉尔方向遥远的海岸上空有一大片蔚蓝的天际，并且渐渐地向四面扩展开去，在天边留下几缕紫红色的浮云，看上去有如道道巨眉。那开阔的河口水面上，此刻不再反射着冬日凄惨的、金属一样的寒光，而是耀人眼目的蓝色闪光；俗称核桃壳的渔船在内港里不安地摇摆着，仿佛是些准备出征的战马。但是，一到傍晚就又恢复了冬日的景象。聂瓦镇和河口时而笼罩在一层浓雾之中，这浓雾很快被骤起的北风卷走；空中时而疯狂地滚动着大块大块的乌云；雨滴顷刻洒落在大地上。不过，有些日子里，太阳落山时，和风从陆上徐徐吹来，愉快地告诉聂瓦镇平和的居民们，一年四季中最美丽可爱的春天来临了。这送来芳香的和风从喜欢诗文和抒发内心激情的人们的鼻孔一直吹到脑际，象是爱好安宁的女人们的公开敌人，可憎地打破了家庭的静谧。

聂瓦镇在宜人的春风吹拂下，犹如天女一般安详地熟睡着。不过，在它的房舍里，那安静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实则不然。很多居民象往日一样酣然漫步梦乡；但是，另外有一些人——数目也十分可观，并不比这部分人少——，不知为什么，一夜醒来

数次，有时在灯下浏览个把小时的《时代报》，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他们一杯接一杯地喝了许多水。当早晨讲述夜里做的那些荒诞不经的梦幻时，惹得忠厚的邻居们不禁捧腹大笑；不少人因为被子滚落到床下而着凉患了感冒。镇上仅有的两家药店大量地销售着机制大麦^糗。有些人进餐时滴酒不进，使得他们的妻子大为惊愕；公子少爷们对待女佣的态度变得格外温和。“工业”大街的书商承顾客之托，向马德里订购了保罗·德克科^①的几本小说，钢琴教师为了满足学生们的强烈要求，订购了一些富有感伤色彩的浪漫曲，其标题都很迷人，诸如“我宁愿死去”，“一切为了你”，“我无法活下去”，和其他类似的歌曲。燕子开始在廊檐下筑巢，它们在空中唧唧喳喳地追逐戏嬉数日之后，成双成对地飞到果园的僻静处，全然不顾同类们说三道四，隆重地举行婚礼。它们既不征得父母的同意，也不按照应有的手续申请批准；既不请神父证婚，也不去巴黎订购嫁妆；既收不到亲朋赠送的咖啡用具，也不写信通知朋友和相识它们业已结成夫妻，更不在《西班牙通讯》上登一条消息，宣布“昨日，在新郎家中，美丽出众的雌燕某某和家有万贯之财的雄燕某某举行了预期的婚礼，许多有名之士，其中包括贵族、政界和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前往热烈祝贺。丰盛的酒宴之后，新婚夫妇移居阿拉贡的[·]栎树林，别墅。”这里说的是燕子，其实很明显，同样也指在聂瓦镇果园和河口两岸一望无际的松树林里栖息的所有鸟类。

柔和的春风在许多人身上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影响（当然，不包括德尔加多家的小姐，在感觉、情绪、激情，以及一切和心灵相关的方面，没有谁敢与这位小姐比试高低），其中包括我们已

^① 保 罗 · 德克科（1793—1871），法国作家。

经熟悉的马诺利托·洛佩斯。他高贵的家庭又惊又喜地看到，这个孩子不仅性格一天天明显地变得温和了，而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讲究整洁和修饰边幅。这种值得称颂的变化从他全身的每一件衣饰上都可以看出来，不过尤以皮靴最为突出。一管优等鞋油用不上半个月，每天他要费大半个上午卖劲儿地把靴子擦得明镜一样，即使如此，仍不甚称心如意。马诺利托多么需要巴西的金刚石，欧洲各国王冠，大海和群星上的闪光都汇聚到他靴子上来呀，只有这样他才感到心满意足呢！马诺利托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之后，才穿上那心爱的明光光的皮靴到埃罗尔萨家门前去散步。他把全部的空闲时间都消耗在那儿，甚至在忙得不可开交时，也要抽时间到那里踱步。埃罗尔萨家的阳台通常都是紧闭着的。但是，马诺利托走过房门时那副洋洋得意，摇头晃脑的样子，很可能以为有一双多情的眼睛透过门窗的缝隙注视着他呢。阳台的门窗有时也打开来，露出卡尔门、赫诺维瓦、阿德拉或别的佣人的身影。由于马诺利托的年龄尚小（十五岁零三个月）和他的那种性格，他们都对他投以不甚恭敬的目光。玛尔塔也偶尔把那美丽的脸蛋探出来，用眼睛审视一会房子的四周，神情冷漠。说老实话，在马诺利托面前，玛尔塔的脸蛋从来没有变得热情、欢快过，总是冷冰冰的十分严肃，仿佛我们的马诺利托只不过是一根廊柱，只不过是镇政府的时钟，或者“星星”咖啡店的招牌和随便一种什么无生命的东西。姑娘看他一眼，也只是为了消遣罢了。面对这种情景，马诺利托一时变得六神无主，好象在北冰洋航行，突然有一座巨大的冰山向他压过来。不过，他很快便镇静下来，在内心里喊道：“这姑娘真会装相！”这样，即使阳台的门窗立即吱呀一声关上，而且整日不开，仿佛是对马诺利托的蔑

视，他也要在那儿不停地踱来踱去，并且一直暗暗地确信会有一双迷醉的、含着泪花的眼睛透过窗帘的缝隙痴情地叮望着他。

不过，春意盎然的地方（当然，永远不包括德尔加多小姐富有诗意的心灵）还是埃罗尔萨家的果园。在那儿，无须征得柔嫩的含羞草、圆形的金合花、高大的木豆树、以及其他任何可爱的树丛和花卉的同意，春天已给它们全部换上了绿装，精心地选配了合适的外衣，这个要穿得稍稍深一些，那个要装饰得浅而闪光，第三个要打扮得素雅淡黄，好象在开一场欢乐无比、绝妙无双的化妆舞会，酷爱大自然的人们踏进此地一定笑逐颜开。在绿装之上，各色花朵，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和红色的，象荣誉勋章一般闪耀着，把内心柔和醉人的芳香散发出来，奉献给大自然。

这么大的果园十分少见，它一边起自马利亚诺家所在的广场，止于码头，另一边伸至镇子的边缘。也许由于园地过大不易精心管理，也许因为马利亚诺先生这位有特殊情趣的人不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自然，不愿在果园里让剪刀为所欲为，以及木成行，树成排，他家的果园委实杂乱得很，各种植物繁茂异常，任其疯长，这种现象除了在那些仍然沿袭西班牙“越大越好，任其自然”的管理方法的内地之外，已不多见。聂瓦镇的街道，按照开拓时的模式，原本是线一样笔直的；但是，如今由于园边椴树、黄杨和玫瑰丛的侵扰，或因为它们生长得参差错落，已经变得弯弯曲曲了。街道的许多路段已被树木织成的浓密的拱顶所遮蔽，为其抹上一层亲切的神秘色彩，无论怎么说，这是埃罗尔萨家果园的最迷人之处，可以由那些热诚而高尚的人来证明，特别是德尔加多小姐。

通过树木和栅栏，可以看到农牧神或森林之神的石像，石像

“肌肉”发达的脊背上长着大片青苔，鼻孔和嘴巴喷着水。它们呆在那里终生都会是欢乐的吧。埃罗尔萨家果园里的鲜花，不象在五光十色的现代化公园那样占有特殊的地位，而是被和营养丰富的莱蔬、普通的花卉一样看待。在一簇或一篮大丽花旁，生长着一棵石刁柏；一处精致的花坛里，长着省藤，前面的刺儿菜密密麻麻，阿尔萨斯卷心菜铺满畦地。在一个角落里，支着一个大棚，下边堆着破烂家具，损坏了的马车，花匠的工具，等等，等等。果园四周围着又高又密的栅栏，长春藤和忍冬悄悄地将它们的嫩叶从栅栏上方伸出去，犹如是些顽皮的孩童进来偷花摘果，事先窥探一下花匠是否在场似的。围墙外边是码头，那里的渔船桅杆耸立着，无数根缆绳纵横交织，远远望去，有如巨大的蜘蛛网。一道大铁栅栏门，从果园通到码头。

这果园主人的小女儿一天上午来到园子里，她腰间挂把剪刀，剪下鲜花后轻轻地放在小柳条篮子里。她从这边走到那边，精心地挑选着，不时地和一些花前停下来思索一下，然后碰也不碰地离去，立刻跑到另一些花前，尔后又跑回来，她就是这样犹豫不决，忽东忽西地不知转了多少个圈子。她象花匠一样陶醉在万花丛中，全然不顾烈日的烤灼，这种情景是不常见的。自我们上次看到她到现在，姑娘的相貌发生了不大容易看出的小小的变化。她刚满十四岁。她那本来丰满而充满活力的身体，三个月来又有了明显的发展，但不象同龄姑娘那样，一般长高时要变瘦，而是发育得象个美丽的胖娃娃。玛尔塔肯定是个矮个子。上帝已最后确定了她的身段，臀部发达，双臂滚圆，处女的乳房开始鼓胀起来，椭圆形的脸蛋也已定型，但是上帝完完全全忘记了再赐予她实在需要的三指身材。所以，前些日子一位安达卢西亚的骑兵中

尉在评价她的容颜优劣时这样说道：“您很漂亮，但是长得太矮太胖了点。”于是，埃罗尔萨家的朋友们也便开心地叫她“矮胖子”了，并且还用安达卢西亚口音那滑稽的语调说“您很漂亮”，等等，对此她很是烦恼。姑娘表情依然如以前那样安详、温柔和严肃。不过，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深沉而清澈，象以前我们说过的那样，凝神不动，颇显奇特，仿佛患全盲症人的眼睛，而今却是那样平静和柔和地转动着，无怪修达家的一位小姐前一天晚上把玛尔塔介绍给苏阿雷斯工程师时不禁失声喊道：

“您没注意小玛尔塔的眼睛多么温柔吗？”

“您说得很对。”工程师说。“这位姑娘看人时，犹如用目光在抚摸你一样。”

同时，她的眼睛水汪汪的，更显得明亮和充满温情。当时她穿一套打褶的紧身深紫色衣服；尽管应她的要求裁得稍稍长了些，但在她弯身剪花时，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胳膊十分相称的小腿还是裸露出很大一部分，那双腿线条优美，甚是讨人喜爱。

当她认为鲜花剪够了后，便到树荫下的一条石凳上坐下来，把花篮放在身旁，拿出一团线，不慌不忙地做起花束来。她首先从俗称茶叶的玫瑰花中挑出一枝，掰去所有尖刺和衬叶，在四周绑上一圈锦葵。花束刚做到这里，里卡多来了。听到脚步声，玛尔塔抬起头，但随即又低了下去，继续缠花束。

“我一直在找你，小玛尔塔。”

“找我干什么？”

“不干什么……；想看看你……，难道不能看看你吗？”

“如果只此而已，我认为是不够的，真的。”

“难道你不希望我见到你吗？”

“我没这么说……；不过，二十四小时前你刚刚到我家去过。”

“不管怎么说，我是想看看你。”

玛尔塔不说话了，又去做她的花束，以锦葵叶为衬托，在那朵玫瑰花四周插上三朵深色的三色堇。里卡多从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以来也稍有变化。面色有些憔悴，平常欢乐的面容不见了，换上了一副象似疲倦的表情，有时显得悲伤和痛苦。勿庸置疑，最近几个月来他心绪不佳。我们已经知道，其实他无此必要。他要不停地同玛丽娅的疑心作斗争，不知玛丽娅对他真的反感，还是故弄玄虚，这使他一直闷闷不乐，感到日子难熬。当他好不容易能同他的情人说上一会儿话时，也不是互相倾吐甜蜜的爱情，而常常是吵嘴和互相指责，至少是各自陈述一番，企图说服对方。里卡多打算让玛丽娅相信，她的宗教活动不近情理，是和人的本性水火不相容的；而玛丽娅力图开导里卡多抛弃尘世的轻浮举止，走美德之路，亦即使灵魂得救的道路。

里卡多默默地欣赏了一会儿玛尔塔的杰作之后，问道：

“这花束是给谁做的？”

“给玛丽娅，今天下午她要给圣母献花，要我给准备两束，已经做好了一束放在家里。”

听到情人的名字，里卡多眼睛里立刻掠过一道喜悦的光芒，对做花束开始产生了兴趣。玛尔塔对她未来姐夫的喜悦和兴趣真真切切地看在了眼里。

玛尔塔在三朵三色堇中间插上了三朵石竹花，一朵是大红的，一朵是玫瑰红的，第三朵是白色的。她接着插了几片茱乔栾那和玫瑰叶子，把这个初具形状的花束扎紧，又在四周缠上一排雏菊花，红的，白的，蓝的和杂色的交错放置。

“现在你应该多放些石竹花。”里卡多对此事一窍不通，贸然说道。

“别多嘴，里卡多；你说的什么呀……现在要用茉乔栾那和锦葵充填起来，好让雏菊托衬着牢靠些……鲜花应该散开来，不能挨在一起，这样在花束之中，每朵鲜花都能保持着自己的形态……看到没有？现在可以加一道玫瑰花了，不会把雏菊压坏的，一朵白的，一朵红的……，再一朵白的……，再一朵红的……够啦……”

线在玛尔塔手指中一道道地缠着，轻轻地把鲜花束在一起。花束渐渐呈现出比例相当的金字塔形。里卡多往花篮中一看，发现有几朵十分鲜艳的红天竺葵，禁不住喊了起来：

“噢，多么漂亮的天竺葵呀！……这么艳丽的花对你太合适了，玛尔塔……。把这朵戴在头上……”

玛尔塔没有推辞，接过里卡多送过来的花便戴在了耳朵上方乌黑的头发上。这种所有姑娘们都熟悉的、如此粗俗的黑红两色结合，现在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和谐，因为那头发黑得发亮，天竺葵红得如火。这朵花戴在玛尔塔头上，仿佛完成了它在地球上的使命，象一张笑脸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漂亮好看。

里卡多凝视着玛尔塔的脸蛋，流露出衷心的爱慕，玛尔塔的嘴角和眼睛都挂上了天真的、胜利的笑意。

玛尔塔不是用绿色的茉乔栾那和锦葵，而是用白色和深色的桂竹香充填了玫瑰花四周的空隙，接着又加了一道各种颜色的天竺葵，而且搭配得恰到好处。花束做成了。为了扎得更结实些，她又拿了把百里香慢慢地塞上去，做为花束的支撑物。这样，经过艺术的安排，所有的花朵都散了开来，各自保持着原来的形状，

同时又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玛尔塔把花束高高地举起来，象孩子似地自豪地说道：

“不错吧？不错吧？”

“太好啦！太好啦！”里卡多脱口而出，他高兴地抢过花束，不停地转动着，然后放到篮子里。接着，拉起玛尔塔的一只手放到嘴边。

玛尔塔的脸一下子红得如同头上的天竺葵，立刻把手抽了回来。里卡多讥笑地对她说：

“怎么这样，小姐？怎么这样？四个月前，我们大家都可以亲吻您的脸蛋，而现在吻一下您的手就害羞了吗？我到此为止……绝不会过头……”

里卡多又用力握住玛尔塔的双手，急不可耐地狂吻起来，直至他感觉头上有点什么奇怪的东西方才停住，抬起了头。原来玛尔塔哭了。里卡多是那样的惊恐，默默地放开了姑娘的手。玛尔塔用手捂住脸，抑制不住感情，开始抽泣起来。

“小玛尔塔，你怎么啦？有什么不舒服吗？”里卡多着实害怕了，低下身子察看她的脸庞。

“没什么，没什么……；别管我。”

“那么，你为什么哭呀？我伤了你的心吗？我触犯你了？”

“没有，没有……别管我，里卡多，别管我，看在上帝的面上。”

玛尔塔从石凳上站起来，一边擦拭着眼睛一边向家里跑去。里卡多看着她跑远了，越发感到诧异，又在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徒劳地思索着姑娘为什么这样。而后，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园中散步。片刻之后，他便把玛尔塔的眼泪忘得一干二净，另一些更使他伤心的事涌上了心头，占据了他的脑海。他一边思索这些伤

心事；一边在园中踱步，这样至少过了整整一个小时。当他从刚才同姑娘一起坐着的那条石凳前走过时，发现姑娘的花束依然原封不动地放在篮子里。他想不该放在那里，于是打算把它送到埃罗尔萨家中去。当他碰见第一个女佣时，就问玛尔塔小姐在什么地方。

“我想大概在太太的房间里。”

里卡多向太太的房间走去。走到赫尔特鲁第丝夫人房间的门口，正巧看见玛尔塔从里边出来，肯定是为她妈妈送什么信去。姑娘头上还戴着那朵天竺葵，一看见里卡多，便不觉莞尔一笑，仍有羞涩之态。

“你还在生气吗，小玛尔塔？”他低声问。

“我根本没生气，里卡多。”

“那你哭哭啼啼干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我身体不适……无缘无故地流眼泪……”

“那我就放心啦，小宝贝。你想象不到，惹你生气我心里是多么难受！”

“算了吧！……”

“看你哭得那伤心劲儿！我以为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呢……今天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

“没有，没有；我没有任何不高兴的事。我去去就来……—会见。”

佩尼亚尔塔侯爵走进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房间，马利亚诺先生和马克西莫先生正在那里谈话，他们面孔上丝毫没有那种面对行将咽气的人而惯有的不安、焦急和恐惧的表情。赫尔特鲁第丝

夫人气愤极了，她恨不得当即死去，即使单单为了吓一吓那两位先生也好。她象往日一样，舒适地坐在靠背椅上，腿和脚盖着一张上等野羊皮，饱含痛苦的目光不住地扫视着天花板和手中的牛奶杯。她不时地将杯子送到嘴边，呷一口牛奶，接着立刻抬起眼睛，在心里呼唤着：“我的上帝，让我得到解脱吧！”她偶尔也将自己安详而奥秘的目光转到她的刽子手们身上，十分激动地向他们表示，假如上帝原谅他们的残忍，她也便毫不计较地宽恕他们，尽管她怀疑上帝会宽恕他们。

里卡多走过去坐在刽子手们身边，没有打招呼，因为那天早晨他已就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神经系统同他们谈过好一阵子。这位夫人认为，谁和罪犯交往，自己也必然冒犯罪的风险，她早已把里卡多包括在她所宣布的无所不包的大赦里了。

“马克西莫先生，象《传统报》这类派别报纸和地方当局不随时无条件地听从政府的命令，我是不能容忍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您的看法；我们还处在斗争阶段，应该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您大概是不会反对我的意见的，在一种正常制度下，自由……”

“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劳动的自由……；这是我们需要唯一的自由……道路，桥梁，工厂，卫生设施，铁路和港口。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需要的是这些东西……你们进步人士所向往的自由是导致饿死人的自由……如果不是一八六八年九月革命，我们的铁路一定快修完了。我一想到这件事，一种绝望的情绪就涌上心头……”

“这只不过是一时的动荡，马利亚诺先生……您会看到和平的曙光很快就会到来的！”

“好，好……别提什么和平曙光啦！……您读了《传统报》第一版的那篇文章吗？《传统报》每逢星期四在聂瓦出版。您一看就会明白了，教会和王权支持者们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曙光。”

“事情很严重吗？”

“没什么了不起……，文章说，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都应该拿起武器，铲除今日仍在统治着我们的不敬神明、丧尽天良的一伙无赖……”

这时，玛尔塔走进了客厅。当她从里卡多面前走过时，里卡多拉住她的一只手，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并且用眼睛温存地注视着她，同时，依旧听着马利亚诺和马克西莫两位先生的谈话。玛尔塔顺从地坐下来，也静静地听先生们的交谈。

“可是，报上确实是那么说的吗？”马克西莫先生问道。

“一点不假！……您自己看一看，就会明白了！……我认为，这里的卡洛斯分子没有睡大觉，他们在出谋划策，企图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总司令对这个地区太疏忽大意了，把所有部队都调去追歼山匪……工厂需要有重兵把守，以防万一……他们一直对工厂垂涎三尺！……”

“我不认为他们有胆量在工厂那儿轻举妄动。如果您不相信，那就请侯爵说说看……”

里卡多没有听清楚马克西莫先生后面的话，因为那时玛丽娅走了进来，他激动地微笑着向她打招呼。当玛丽娅坐到赫尔特鲁第丝夫人身边，同他交换了一下目光之后，他才记起马克西莫先生问他的问题。

“您刚才说什么，马克西莫先生？”

“我说，我认为卡洛斯分子绝不敢对工厂下手……那样做太

可笑啦……”

“噢！可不能把话说得那么绝……，事情并非象您想象的那样，马克西莫先生……就今天而言，我们只有那么一点守卫部队，他们进行突然袭击不但可能，而且非常……我值夜班时不知想过多少次，只需三十个勇敢的人便可以弄得我手足无措！……如果他们进来了，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你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一点……”

“听到了吗 固执己见的人，听到了吗？……您会看到，当雷鸣电闪时，我们会怎样想到圣·巴巴拉保护神……不过，还有一件事，里卡多，你们为什么不利用电光方面的最新进步保护工厂呢？”

“什么？”

“我认为，在工厂的不同地段安上一些聚光灯，值班军官只需按一下电钮就可以把它们全部亮着，这样可以很好地预防突然袭击；如果同时安装许多用电操纵的大钟，那就可以及时在镇上发出警报，唤醒工人，他们一般住得都很近……小玛尔塔，你怎么啦？”他止住话头，突然喊道。

大家立刻走到小玛尔塔身边。姑娘仍然坐在里卡多的腿上，脸色变得白纸一样，可是刚才谁也没有发现。当马利亚诺先生无意中看到她时，她的脸已没有一点血色。

“怎么啦，我的孩子？”

“怎么啦，小玛尔塔？”

“我有些不舒服。给我一杯水。”

玛丽娅赶忙去拿水。马克西莫先生给玛尔塔摸了摸脉，说：

“是先兆昏厥，喝点水，就会过去的。”

果然，玛尔塔喝过水，坐到沙发上以后，就平静了下来，顷刻间完全好了。于是，谈话又继续下去。

九 莫拉尔和小岛之游

去莫拉尔和小岛游玩这件事，至少议论了半个月。早在冬天，常在埃罗尔莎家聚会的年轻姑娘们就想用游戏和抽彩积攒一笔钱用于游玩的开支。马利亚诺先生任她们去做，每次向他报告钱柜里的存额时，他都奸猾地微笑着。可是，商定的郊游季节到了以后，他当着所有聚会女友的面，把钱柜里全部积存的钱一把抓出来交给了聂瓦镇的神父，让他分给那些最贫困的教民们。

“怎么样，”这位贵族先生当时这样说。“把这些钱送给饿肚子的穷人不是比用来东游西逛要好一百倍吗？”

“对，是这样。”姑娘们说道，她们的面部表情实在让人难以想到行善积德者还有什么真正的喜悦和欢欣。

那天晚上，在埃罗尔莎家的聚谈会上人们很少说话、唱歌和跳舞。真正崇尚美德的人是不喜欢说笑吵闹的。坦白地说，这些男女青年对做出那一牺牲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静坐不动，仿佛在深切地思考着福音书的某个章节。

可是，当马利亚诺先生在最后一刻对他们说了下面的话时，大家可能是大为不悦的。他说：

“女士们，先生们：星期四早上八点钟，我衷心地邀请大家到码头一游，届时请带上草帽、阳伞、大衣等物。我将请我的水手们用游艇送我们到莫拉尔去，这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你们知

道，让水手们难堪扫兴是不礼貌的。”

在座的人对这一决定深感遗憾，因为这将不能使他们为“普天之下皆兄弟”做出牺牲了，于是举座哗然，一片骚乱：“怎么这样呀，马利亚诺先生！”“他总是开这种玩笑！”“星期四，星期四，我想想有什么事要做吗？啊！……好象没什么事。”“要带雨衣吗？我看有大衣就可以啦。”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

果然，星期四早上八点钟，马利亚诺先生的游艇和卫生局的游艇，擦拭一新，装饰得异常漂亮，犹如两个去朝圣的姑娘一样，并排停靠在码头的停泊处，不住地摇动着，焦急地等待着游客的到来。四个水手正在各自的游艇上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并且不时地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河口和通到码头的大街。主人还没有出现，而海潮已经落下去两英尺多了。有的水手看主人迟迟不来，嘴里嘟嘟囔囔，表示很不高兴。终于有一个混杂的人群走过来，里面有贵妇和绅士，大多数人戴着草帽，披着鲜红的披肩。那个老水手刚刚还气得象个车夫似地骂骂咧咧呢，这会儿却一边高兴地诅咒着，一边从船上朝岸边搭了块木板，以便让游人登船。第一个跳上船的是马利亚诺先生。主人沉重的身体一踏上去，游艇便向一侧稍稍倾斜了一下，仿佛向主人亲切致意一般。姑娘们，当然包括德尔加多家的小姐，由马利亚诺先生那双巨大有力的手搀扶着先后上了船。绅士们随后也登上了船。第一条游艇上满人之后，第二条游艇也开始上人，并很快挤满了。在第一条船上，贵人当中有德尔加多家的两位小姐，她们的寡妇姐姐也跟了来，寸步不离，处处关照她们；梅尼诺家的小姐和她们的弟弟波尼法西奥——所有弟弟中最招人喜爱的一个；工厂的三、四位职员；马利亚诺先生，马克西莫先生，玛尔塔和里卡多。玛丽娅没有来，因

为她教服在身，发誓不参加任何娱乐活动。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因病魔缠身也不能前来参加郊游。在第二条船上，我们的女友、活泼可爱的茉莉小姐已经舒舒服服地坐下了，尊贵的伊斯多里托在旁边用一双突眼睛审视着她。在其他女客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叫罗莎莉奥的十分俊俏的姑娘，姑娘身边坐着个小伙子，就是在埃罗尔萨家举办舞会那天晚上，由于钢琴家始终不弹奏马祖卡舞曲而无法同她相伴起舞的人。当水手们正准备松开绳索启航时，不知哪条游艇上有人问道：

“修达家的小姐们呢？”

修达家的小姐们还没来。当马利亚诺先生和卫生局的医生听到这个意味着很大数目的名字^①时，不禁感到沮丧。他们还没有从扫兴中恢复过来，修达家的六位小姐已经在码头的—个街口出现了，同她们一起来的还有父亲、母亲、工程师苏阿雷斯和两个小弟弟。船上已容不下那么多人，不得不再找一条船，随便找几个水手驾驶，结果耽误了一些宝贵时间。但是，正如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之外—切都可以解决—样，修达家的小姐和她们的亲人统统被“装进”了一条渔船。这样，卫生局那条游艇的船老大才得以发出开船的信号。十二根船桨—齐插入水中，哗啦哗啦慢腾腾有节奏地划动着，犹如胳膊懒洋洋地伸开来。

河口的水面宛如明镜—样光滑、平静，闪闪发亮。太阳把河中央的水面照得银斑闪闪，大片大片地连在—起，而岸边的斑迹则暗淡无光。—层薄云遮住了天空，高傲地欲与女士们的阳伞和草帽比个高低。阵阵微风吹来岸边松柏的辣味，轻轻地拂弄着宽阔的水面和女人们柔嫩圆滑的颈项。这还不是真正的海风，而是

^① 在西班牙语中，修达为城市之意。

一种混合风，海风和陆风的特征兼而有之。

船桨终于全速划动起来，有力地切割着玻璃般的水面，激起瞬息而逝的漩涡和水花。每个人都是满面喜色，大自然永远新颖而美丽的乐章和场景感染着他们。姑娘们从船边俯下身去，快活地将手伸进水中，让水在戴着戒指的白净的手指中间呼噜呼噜地滑过去；她们大声地说呀，笑呀，隔船呼喊。小伙子们得意地用木棍向姑娘们脸上溅水，还出其不意地趴在船边故意吓唬她们，当姑娘拼命尖叫起来时，他们感到十分开心。小小的舰队一片喧闹景象。随着他们向莫拉尔驶进，海风渐渐地压倒了陆风，刮得紧了，当游船穿过河口两岸的小丘或山岗形成的某个山谷时，风有时刮得十分迅猛。草帽的饰带，船尾桅杆上的三角旗，头巾和领带开始起劲地飘动起来。饱含盐味的海风在游人的耳旁呼呼地吹着，一切其他声音皆被淹没了，大家感到很是惬意。几只平庸无奇的水鸟从岸边飞来，掠过游船，这使塞拉皮奥先生的游兴大发，当即从船尾站起身来，握住桅杆，象突然中了邪似地这样唱道：

在浩瀚的大海上，
海鸟矫捷地飞向远方；
我多么想插上一双翅膀，
永远在天空翱翔……

假如河口有感情的话，它听到自己被夸大为浩瀚的大海，即使不把这当做恶意的嘲讽，认为歌唱家居心叵测，因而怒火中烧，也会羞得面红耳赤的。不管怎么说，劲风为它报了仇，猛然间把这位富有灵感的歌唱家的草帽夺走，打断了他那溪流般的——不是洪流般的——歌声。后边的游艇把草帽从水中捞起来，湿漉漉地交还给了它的主人。这会儿，塞拉皮奥先生再也没有兴头对海

鸟歌唱了。

小舰队继续向莫拉尔那一小片房舍驶去，那里距聂瓦镇约有一个半莱瓜远。聂瓦镇离我们的游客越来越远了，然而却展现出一幅美丽的图景，这个镇子座落在一个不很高的山坡上，四周环绕着葱茏的果园及桂树和桔树林。它那洁白的房舍安置得如此谐和而绝妙，如果那位戏剧评论家见了，定然会说是出自一位善于利用大自然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的艺术家之手。白色的镇子在小山一片翠绿映衬下，光辉耀眼，宛如挂在山头的一片皑皑白雪。河口那银光闪闪的水面，一直伸到山脚下，安静而温顺地期待着这“白雪”投入它的怀抱。松林苍翠的平缓的山岗连绵不断，仿佛是巨大的怪兽弓起的脊背，我们的游客把一个个的山头抛在后面。

游船之间的互相喊话渐渐停息了。各条船上的游人开始了自己的交谈。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他们谈些什么吧。

在埃罗尔萨家的游船上：“我已经很老了，马克西莫先生；但是，我说，我的女儿们一定会看到这河口被疏浚好的。进入港口的水量，如果不分散的话，可以达到足够的深度停泊大吨位的轮船。问题是要疏浚和治理。那么，怎样才能治理好呢？必须修建两条从河口的同一个沙滩上出发的平行的防波堤，一直伸到聂瓦镇。无论涨潮还是落潮，水都从防波堤中间快速流过，经过不断地冲刷，即可把河床挖深。这样，人工河和河口两岸之间的水域渐渐就干枯了，排水也便不成问题。我毫不怀疑，大片大片的水一经排掉，聂瓦镇就会在美丽的运河两岸发展起来，那时就会看到，运河中的各种船舶将进出无阻，络绎不绝。现代化的聂瓦镇建立在如此辽阔的平原上，一定会有耸直的街道——象美洲的大城市那样——和漂亮的码头。但是，象样的港口不该在这里，而

要在阿莱纳尔沙滩那边……我们马上就通过那里了……那里既广阔又避风，足够供一个舰队活动……今天，那里的水不深，这一点我了如指掌；可是那里是沙底，您知道，用现有的大型疏浚机，很快就会挖深两三尺……那时，聂瓦镇就会成为坎塔布连海最重要的港口。我们的大部分矿产品将从聂瓦镇运出，因为萨里奥内港太小了，而且无法扩建。西班牙人不再去法国的海滨度夏，而是到至今尚无交通线从而被遗忘了的美丽的北方省份来……能在这样凉爽舒适的地方消暑，比亚里茨又算得了什么？阿尔卡雄海滩能与我们的米拉马尔和乌埃尔嘎斯海滩媲美吗？……”

在卫生局的游船上：“我度过许多不眠之夜以后，昨天晚上睡得十分香甜。”茉莉小姐对坐在身边的女友罗莎莉奥说。“我不知道这些时候我怎么啦……总感到精神紧张……每天起床后都头疼……我想，我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小姐，您大概需要清凉一下您的心。”伊斯多里托贸然地说，微笑时那张脸抽搐得十分难看。

“我还不知道药店里卖心脏清凉剂呢。”姑娘对罗莎莉奥说，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情。

“噢，不是，小姐；这药不是在药店里卖。心脏病既不能用治疗一般疾病的成药治愈，也不能用药典中的任何方剂根除，因为它除了具有同其他内脏器官一样的肉体上的特征外，而且还具有在日常与别人交谈中纯系精神上的特征，这一特征只能为精神药物所影响。说您也许需要清凉一下心脏，意思是您也许应该把那些常常使您心情不悦的爱情上的忧虑从心中驱赶掉。”

“您说的那种忧虑，我是没有的；如果上帝愿意，我现在也不想有。”茉莉小姐说话总是对着罗莎莉奥，脸上仍然是一副厌

恶的表情。

“可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

“为什么？”

“因为在您这样的年龄，姑且不说不可能，起码是很难探测灵魂的秘密，了解它的全部微妙所在。各种印象往往都是悄悄地，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溜进我们心里的。开始时是模糊的，转瞬即逝的，因此难以察觉；但是，慢慢地这些印象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强烈，最后占据了我们的脑海，控制了我们的情绪。那时，激情便产生了。”

“可是，我心里感到了什么和没有感到什么，我知道得一清二楚。”

“哎呀，不对，小姐，请允许我对您说，您不可能知道。”

“霍，真有意思！难道我有什么感觉我自己还不知道？……莫非您会知道……”

“您大概知道，根据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见解，一个人自我观察要比别人观察自己困难得多；能够认识自己的人为数不多。再说，青年人不善于省察自己，特别是姑娘们不善于发现自己之所爱和内心里尚不明朗的情感。”

“您应该知道，女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男人也是上帝创造的人。”

“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上帝在创造女人时，给了她们丰富的感觉能力，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她们的感觉能力要比男人灵敏和细腻。可以说，她们只是为了爱情而出世的，爱情应该充满她们的整个生活，爱情以及爱情的产物是夫妻结合，或者说婚姻的首要目的。所有法律，特别是宗教法律——这是所有法律

的最纯洁的基础——都是这样规定的。所以，女人的行动与其说是被理智支配的，勿宁说是由幻想和感情支配的……”

“耶稣，伊斯多里托对可怜的女人们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啦！”茉莉小姐半生气半嘲讽地感叹道。

这位镇检察官有些难为情了；但是，末了他仍然带着使面部肌肉抽搐的十分难看的微笑继续说道：

“因此，既然爱情是一个女人生活的最强大的——如果说不是唯一的——动机，那么象您这样的一个姑娘为那种至高无上的感情所搅动，服从生活不可抗拒的规律，这是完全不足为奇的。您现在来看一看，我说您也许应该清凉一下心脏，或者说使心脏从某种极度痛苦的感情中解脱出来，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了。”

“啊，上帝，真讨厌！”茉莉小姐低声说，接着又提高声调反驳道：“您可能大错而特错了，伊斯多里托；现在我没有任何刺激，也没有任何痛苦。”

“请原谅，我对您的话是有怀疑的。”

“您愿意怀疑就怀疑好了；但是，我告诉您，我的事我最清楚。”

“不管您怎样否认，从逻辑上讲，您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不仅理智和灵敏的感觉同此种说法格格不入，就是从对事实最表面的观察也可以得出下述结论：第一，爱情是姑娘们的天生和永恒的感情；第二，您没有理由回避这种爱情；第三，您睡得又少又不安宁，使人有理由认为您已坠入情网。”

茉莉小姐耸耸双肩，撇撇嘴作了个怪相，不屑再去回答，转而和她的女友罗莎莉奥谈话去了。

象每次一样，伊斯多里托战胜了他的对手。这是因为，在年

轻的检察官看来，他与之谈话的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对手，他认为应该用自己的逻辑学包围她，并且步步进逼，使之最后束手就擒，就象对一个难以制服的诉讼人那样。他想以此来得到女性的敬仰和爱慕。但是，女性——这说出来很使他丢脸——非但不因伊斯多里托强有力的逻辑，那副郑重其事的神态和渊博的法学知识而崇敬他，反而报以凶眼，象躲避噪音那样避开同他谈话。

伊斯多里托曾就爱情和友谊的天性、回忆的甜蜜、忘却的苦痛、热情以及一切与心灵有关的东西同茉莉小姐进行了多次极其激烈的争论，当然每次争论他都是胜者，茉莉小姐对他讨厌得要死。所以我们这位明智的青年距这位美貌的女继承者的三千杜罗租金有十万八千里，可他还以为是伸手可及哩。他那副始终如一的道貌岸然的神态，雄辩沉静的口才，长长的燕尾服，井井有条的思想和法学知识，面对姑娘冷酷而不讲情理的防御可就分文不值了。

在修达家的小姐们的游船上：“胡利娅、孔苏埃洛，你们看把手伸进水里多好玩呀！”

“好玩极啦！”

“安帕罗，您别把衣服弄湿了！”

“苏阿雷斯，您看水从手指中间流过去，多么象美丽而洁白的羽毛呀！”

“美极了……；不过，您别弄湿了衣袖。”

“您等等……我把衣袖卷起来……哎！已经好了……您看，您看……”

“我看还会弄湿的……您再往上卷一卷……”

“还卷？”

“对。”

“我的胳膊都要全裸露出来啦！”

“那怕什么？”

“您说得对，这种天气不会感冒的……我看现在行了……哎哟，这水可真凉呀！……手伸进去感觉不到，可是胳膊就受不了啦！……您看，您看，水都跳起来啦……手掌对着水流，水就顺着胳膊往上冲……您看到没有，今天水多么明净好看呀！”

“坦率地说，”工程师贴着安帕罗的耳朵说，“这会儿，您那漂亮的胳膊更加吸引我啦。”

“调皮鬼，如果您再不住嘴，我就往您脸上溅水。”姑娘天真地做着怪相说。

“您就是把我推到河里去，我还是要这样说……我首先是艺术家，这您是知道的……没有什么比人体更美……由于您长得漂亮，您的胳膊可以胜过雕塑艺术最完美的模特儿。”

“好啦，别开玩笑啦……我的胳膊和别人的毫无两样……所不同的是，我的胳膊正冰在水里……这水凉得要命！开始还是温乎乎的哩！……怎么慢慢地凉了下去，凉气都渗到骨头里去了！……”

“把胳膊抽出来吧，抽出来吧……让我来给您擦擦干。”

安帕罗果真把胳膊从水里抽出来，天真无邪地伸给了工程师。工程师一边用手帕轻轻地、多情地擦着，一边说道：

“安帕罗，您的胳膊太漂亮了！……皮肤雪白！……多么细腻呀！……特别是线条，既柔和又匀称！……女人的胳膊就应该这样……胖乎乎的，嫩生生的，真象是梅第奇美神的胳膊……逐渐往手腕这里细下来，粗细比例相当……如果其他部分也与胳膊相称，那

您可就是一个体型最美的女人了，艺术家是多么希望有这样的女人做模特儿呀！……现在，长得象样的女人实在太少了。评论家们认为，这是雕塑艺术衰落的原因。假如有许多象您这样的女人，评论家们肯定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这胳膊太美了，漂亮极了！……您想象不出我手里捧着这件艺术珍品心里那股美劲儿……”

工程师一边这么说着，一边贪婪地看着姑娘的胳膊，并且不断抚摸着；修达先生从船头凶狠狠地注视着这一情景，不禁怒声喝道：

“安帕罗，你还不把袖子放下来！哪有你这么傻的丫头！……”

姑娘涨红了脸，拉下袖子。工程师再不能对着眼前的模特儿阐述他的艺术理论，只好沉闷了一阵子。

游船已经驶到阿莱纳尔沙滩前面了。那云彩“帐篷”已被太阳穿透多处，看来很快就要被彻底撕碎了。阳光透过“帐篷”的裂缝射在沙丘上，照得沙丘象巨大的金块似地闪闪发亮，平展展的水面上也洒满了光斑。有时，云彩暂时遮住阳光，闪光和光斑便随之逝去，沙丘变成了黄色绸缎一样的灰暗的金色。游客们一致认为：那些沙滩酷似非洲的大沙漠。马利亚诺先生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假如在那儿种上细茎针茅和其他类似的植物，沙子很容易被固定住，从而把荒芜的沙滩很快变成大片大片苍郁的松林。

途中，河谷曾一度变得开阔，到了莫拉尔时又狭窄了起来。河水开始波浪起伏，说明大海就在眼前。保护莫拉尔这个地方的多面山丘和它光秃秃的阴郁的丘顶，也告诉人们大海就要到了。强劲的海风犹如怪物的呼吸一般从狭窄的河口吹来，猛烈地打在人们脸上，深沉而巨大的怒涛声也已依稀可闻。游人不时看到从水面上漂来一片片的泡沫，仿佛是某个与大海中的魔鬼搏斗了整

整一夜的圣神的被撕得破烂不堪的披风。

游船驶抵莫拉尔。马利亚诺先生早在那里的一家宽敞的店铺里准备好了丰盛的点心，人们再次表明海风是最好的开胃剂。他们饱餐一顿，并且休息了片刻，然后便又重新登船继续游玩。离莫拉尔不远就是港湾的进出口，他们从那儿驶出，把耸立在一个山丘上的灯塔抛在了右边。水手们放下船桨，升起船帆，让凉爽的东北风推动游船前进。已是上午十一点。云彩“帐篷”已经完全收缩到天边，蔚蓝透明的天空显得格外美丽，太阳热辣辣的照耀着，仿佛是一团火。

大海有如一块无边无际的蓝色地毯展现在我们的游客眼前，四面同天穹紧紧相接，光线尽收其中，显得分外协调。在蓝色的地毯上，灿烂的太阳又铺上了一层银光闪闪、有如溅着火花般的地毯，一直伸向西方。微风掀起万道水波，太阳在水波上洒下瞬间即逝的耀眼光亮。当这光亮和浪花中其他闪光交混在一起时，便如埋在大海的金银财宝露出了水面，放射出奇光异彩。游客们良久地紧闭双唇，凝望着那片银色水面，玩味着大海在心灵中留下的亲切而庄严的情趣。海岛已出现在远方，由于光线强烈，其轮廓不甚清晰。小岛正对着河口入海处，离岸大约五哩。岛的四周白浪滔滔，时而升起，时而落下，给这个岛屿镶上了美丽的白色花边。风刮得很紧，但是令人感到十分舒服，因为这儿海面开阔，可以任风驰骋。三条游船都扬起了帆，乘风破浪前进，犹如三只互相追逐的海鸥一般。船索哗哗作响，桅杆吱吱嘎嘎呻吟不止，海风吹得船帆弓下了腰，游船倾斜得那样厉害，女人们个个紧张起来。海水给游船让路时，在船头发出笛子般的格鲁格鲁的颤声，然后从船的两侧滑过去，发出绸缎般的窸窣之声。

塞拉皮奥先生又被海景激起了兴头，他一只手紧紧地抓住草帽，另一只手豪情满怀地做着表演的动作，唱道：

他有一座房屋，
在海上漂浮；
大海将他轻轻摇动，
他躺在寝舱里无比幸福。

这位罐头厂厂主有幸将他那破锣般的声音加入到海水的永不停息的大合唱中去，似是互相碰撞的海涛声，又似是滚动的石头声。海风无意将他的声音带走，传到十几米远，就再也听不到了。

游船在巨大的海涛上颠簸，忽上忽下，轻盈异常，游客们开始感到莫大的惬意。他们让海浪轻轻地摇荡着，闭上双眼，嘴角上露着愉快而幸福的微笑，重新陷入了海风在他们脑际唤起的充满诗意的幻梦中。唉！正当人们这样做着金色的梦，宛如置身仙境的时候，谁会想到居然在顷刻间看到一个人将脑袋凄惨地耷拉在海水上，脖颈搭在船沿，仿佛上了断头台，面色青紫，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水面，象是企图探测大海的奥秘！噢，人间的事情真是变幻莫测，太可怕啦！

那么，卫生局的游船上出了什么事，不得不掉转船头，离开它的船伴返航呢？原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得游人大为扫兴。伊斯多里托午饭吃得不适。离开莫拉尔不久，脸色就开始发白，缄默不语，可是直到面色象死人一样灰白时才被人发现。大家以为他晕船，便叫他把手指伸进嘴里；可是，伊斯多里托那时很清醒，知道他的肠胃里在演着什么样的悲剧，不想把手指放进嘴里，而是一再恳求：如果有可能，还是把他送回陆地去。听了伊斯多里托的要求，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奇；游船继续飞速前进，根本不

去理睬他。可是，片刻之后，伊斯多里托更加强烈地要求返航，水手们只好作出了回答，他们说，返回陆地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样要浪费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又过了一会，伊斯多里托突然站起身来，脸色大变，用右手指着陆地，焦虑地大声喊道：

“回去，回去！看在上帝的份上，不然我要跳海啦！”

那时，游船不愿成为一次自杀的同谋犯，原地打了个转儿，降下船帆，把桨伸到水里，以最快的速度向最近的岸边划去。不过有据可查，这位杰出的法学家并没有及时赶回陆地。法学家强有力的逻辑学给茉莉小姐带来的许多烦恼，这一次她认为可算报仇解恨了。

十 继续游玩

与此同时，苍茫的大海对在它那光泽的皮肤上滑动着的游客的欢声笑语和焦虑不安却无动于衷，只是反射着强烈的阳光，在那创世初期般的寂静里，享受着这威严的乐趣。阳光自由地洒在坦荡的海面上，瞬间即可奔出万里之遥，把它的火焰送到天涯海角，或者突然收起而变成明亮的光束；阳光在水花四溅的浪峰上闪耀，或者轻轻地吻舔那明镜般的海水，或者用光闪闪的银粉点缀大海，或者懒洋洋地躺在海浪上，随波逐流。什么也不能打破大海深处这庄严的宁静，也不能使它在宇宙伊始就一直吟唱的雄伟低沉的歌声中发出更加深沉或尖利的音调。

小岛的轮廓已清晰可见，黑乎乎的一片，仿佛刚刚遭到一场火灾。随着游船向小岛驶近，远处看上去有如镶在岛上的白色腰带，此刻已碎成了千片万段，并且分开相当的距离。阵阵轰鸣传来，如厮杀的人群在呐喊，如万条锁链铿锵齐鸣，又如岩石崩裂，这提醒我们的游客，郊游的目的地就要到了。又航行了一个钟头之后，游客终于费了不小的劲儿将游船停靠在岩石累累的海岸上。然后，他们沿着在岩石上开辟出的崎岖不平的羊肠小路爬上岛去，直到登上平坦的陆地。若称小岛真是夸大其词，那只不过是两三百平方公里大小的露出水面的礁盘。虽说是马利亚诺先生的地产，他只是时而来此狩猎，每年从那里捡拾几百个海鸥蛋。岛

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一些松树，但大部分地段覆盖着荆豆树，各种野兔挖窟其间。四面几乎全是悬崖峭壁对着大海，海水汹涌澎湃，一刻不停地忽而涌进岛边的岩洞，忽而又退了回去。马利亚诺先生在岛中央修了一幢躲避风雨和临时休息的房子，后来又陆续增添了一些附属设施。这房子只有一间宽敞的大厅，一处饭厅，几间卧室和厨房；但是里面的布置相当考究，并有花园环绕，花园里生长着一些不甚茂盛的观赏树木。

饭菜尚没有准备好。卫生局的游船也没有到达，因为去把伊斯多里托象个可怜的流放犯似地送到海岸一块荒凉地方了。于是，各位先生和女士们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和擅长分头去打猎或钓鱼。猎枪声开始此起彼伏，说明以几何级数繁殖的野兔，正在遭受着马尔萨斯发明的，以暴力手段减少生物增长率的残害。那些不忍杀生的游客，安闲地坐在青苔覆盖的悬崖边上，聚精会神地观看着时有帆船穿过的水平线。还有的人顺手拔出几棵水草研究着植物学，广泛地讨论着那里适合栽种什么植物和生产什么东西。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马利亚诺先生叫佣人通知了游客，他们陆续归来，走进大厅；大厅里已经临时搭了个桌子，上面摆好了丰盛的宴席，而且插放了鲜花。由于人太多，好不容易才把大家安排入座，但是主人在一个小伙子的有力帮助下，还是安排十分得当。那助手就是将头发盖在前额上的青年，在为庆贺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生日举行舞会的那天晚上，我们曾经有幸认识了他。

真不愧是主人马利亚诺先生举办的宴会。美味佳肴应有尽有。每道菜都出自高超烹调技师之手。席间，有人说得很在理，荒岛上的生活并非象《鲁滨孙漂流记》和其他书中所说的那么令人不堪忍受。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五、六只酒杯，每上一道菜就有两个

佣人斟上不同的酒。谁也不会惊奇，宴会结束时要频频干杯的，每次干杯又都要发表一通演说，并伴随着喊声——对演说者欢呼声和喝采声。马克西莫先生用说得很不利落但非常动听的话打断了别人的演讲，他说人生短暂，享乐不多，所受之苦要等来世才能得到补偿，他还谈到了其他一些阴间的事。演说者最后泪水纵横，考虑到那些悲惨事万分感伤。可是，有人还是偷偷地说，马克西莫先生过去每次喝醉时比这还要有意思。后来，工程师苏阿雷斯发表了演说，他措词得当，词藻华丽，一再强调女人在当今文明中的重要性和由于女人的影响在现代民族的风俗习惯上所发生的健康而有益的变化；他高度赞扬女人的艺术才能，声称在这方面她们远远高于男人；也谈到了女人身体的完美，并且饶有兴趣地——列数了美的具体表现，最后举杯衷心祝贺上帝创造的最美丽精巧的作品——男人的终身亲密伴侣。修达家的各位小姐报以热烈掌声。塞拉皮奥先生立刻站起来，用因饮酒过度而变得结巴的舌头具体建议在场的尊贵听众们在小岛上永远定居下来，为了增加岛上的居民，请各位尽早找到自己的伴侣。提过这个建议之后，他对一个在餐桌上服务的女仆调皮而粗野地挤了挤眼，这引起了一阵嘘声和斥责声。塞拉皮奥先生对自己的举止无法自圆其说，于是怏怏不乐地去厨房转了转。不一会儿就听到那里响了一记耳光。

大家继续开怀畅饮，接连干杯，而且气氛越来越热烈，吵吵嚷嚷，谁也听不清谁在讲些什么。最受欢迎的祝酒词之一是玛尔塔发表的，在坐在她身边的里卡多的劝告下，她已喝了三杯香槟酒，变得晕头转向了。这位可怜的姑娘向来少言寡语，处事谨慎，此时却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讥讽和挖苦所有在座的人，人

们听了哈哈大笑，鼓掌叫好。当一位太太说她已经喝醉了时，她立刻板起面孔反驳说，她只是感到有些高兴；她年龄幼小，这样的举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客人们听了她的解释，又不禁笑了起来。香槟酒把她的面颊烧得通红，使她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她一边讲话，一边不住地用手帕扇风。她那平时呆板而沉静的眼睛，现在变得异常活泼，闪烁着挑逗的光芒，以致唤起了工程师苏阿雷斯的注意。她那响铃般的声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得深沉有力。好象顷刻之间，人为地使她提前变成了一个完全成熟的女子。

当人们随随便便地说笑完毕以后，马利亚诺先生吩咐把桌子从大厅撤走，以便让姑娘和小伙子们跳舞。一架由于破旧而扔在角落里久久不用的钢琴用嘶嘶拉拉的声音奏出了马祖卡舞曲。不出所料，舞会即刻从庄重而有礼貌的场面变成了充满喊声和笑声的欢腾的漩涡。玛尔塔在跟里卡多跳舞时，突然对他说道：

“这里太热了，我受不了。我们出去凉快一会儿好不好？”

“好，我也感到很闷。”

他们来到花园里，玛尔塔又对里卡多说道：

“如果你愿意同我一起去探险的话，我可以领你到一个地方去。除了我和爸爸外，谁也不知道那个地方，那是片藏在岩石间的海滩。就是到了那里，也看不见……那地方太美了……”

“我当然愿意！你不了解我是多么酷爱风景啦，尤其对海景……从哪里走？”

“跟我来……一会你就知道了。”

玛尔塔向离房子不远的一片松林走去，里卡多跟在后面。姑娘穿一套镶着白色花边的海蓝色衣服，头上戴一顶草帽，草帽上

套个红色的花环。

“到了那片树林，你会大吃一惊的。”

“真的吗？”

“真的，真的。”

果然，他们进了树林，又走了一会儿，便看到一个被树木和杂草半掩着的洞口。玛尔塔二话没说就钻了进去，转眼之间不见了。里卡多停了片刻，感到十分惊奇；但是，从洞里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把他从惊愕中唤醒过来。

“怎么啦？胆小鬼，你不敢进来吗？”

“可是，姑娘，你不知道那会碰伤身体的吗？”

“勇猛的战将，进来吧！”

“那好……；既然你一定要我……”

当他走到玛尔塔跟前时，发现洞内相当开阔，地上有一层沙子。

“噢，没想到洞里这么大，这么舒服！”

“好，现在跟我走吧。”

“到哪儿去？”

“你怎么这样爱问！……你马上就会知道的，就会知道的。”

玛尔塔往洞里走去，里卡多紧紧跟随着。洞里越来越黑暗，里卡多用眼睛死死盯着她，生怕她会跌倒或撞上什么障碍物。不一会，姑娘的身影便消失在黑漆漆的山洞深处了，里卡多也完全陷在一片黑暗之中。

“别怕，往前走，不会出事的……我一边走一边说话，你按照声音的方向走就是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拉着你的手……好吗？……那好，你可别落在后边……马上就该下坡了……不过，

坡度不大……怎么样，看到了吧？……别怕路不好走……就是摔倒了，也不会受伤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亮光啦……小心……往右拐，路拐弯了……啊哈，已经看见亮光了！”

在我们这两个青年脚下约十米左右的地方，果真有个亮点。玛尔塔的身影划破了洞里的阴暗，被从小孔射进来的微光照得清楚了。在洞里隐约听到持续不断的响声，使人不难猜到已是临近大海。又走了几分钟，他们便完全从洞中出来了。

眼前的景色使人感到心旷神怡。他们已经站在了大海面前，置身于周围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的海滩上。仿佛除了扑向海浪之外，再也难以从那儿走出来。海浪威严而平稳地层层涌来，漫上金色的沙滩，用一片片的泡沫装扮着海滩。我们的青年人走到中央，满怀激情，静静地观看着那神秘的大海，在这儿它象一个可爱的隐居者，不断地向大地倾诉着它的千载秘密。瓦蓝的天空把稍稍向海面倾斜的沙地映照得闪闪发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人在那里留下足迹。嶙峋的、直插云端的黑色绝壁把海滩包围了一半，使其沉浸在悲凉的寂静之中。只是偶尔有海鸟在岩石间飞过，鸟儿的啼叫打搅着大海长年不断、深奥莫测的独白。

里卡多和玛尔塔怀着敬慕的心情缓缓地向水域走去。越往前走沙滩越是松软，他们留下的脚印立刻积满了水。走近大海时，他们发现海浪增高了；如果站在海浪底下，那螺旋状的浪柱倾倒下来一定会把他们淹没在水中。海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地向他们滚滚袭来，大有将他们卷走，永远埋在水中之势。但是，在两三米之外的地方无力地倒落在地上，用那巨大的、长时间的吼声抒发着自己的哀伤。在海浪倒下去的地方，漂着泡沫的水流继续往前推进，漫到沙滩上，亲吻着他们的双脚。

玛尔塔凝视了一会海浪之后，忽然惊慌起来。她好象看出海浪急不可耐地要吞没她，那疯狂的怒吼恰好表明了这种愿望。玛尔塔往后退了退，握住里卡多的手；但是，她没有把心里那孩子般的胆怯告诉给他。海浪的余波继续漂送着白沫向沙滩漫来，但她觉得那已不是亲吻而是啃咬她的双脚。当玛尔塔继续往后退时，海浪呼啸着，象是要把她强行抢走，天晓得要把她拖到什么地方。

“里卡多，我们离海浪太近了，是不是？”

“难道你以为海浪会扑到我们这里来吗？”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不知不觉地滑下去……海浪终会把我们淹没的。”

“别担心，亲爱的。”里卡多说着把一只胳膊搭在玛尔塔的肩上，将她轻轻地拉到身边。“海浪也不会上来，我们也不会滑下去……莫非你怕死？”

“噢，不；现在，不怕！”姑娘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感叹地说，同时向她的男友靠得更紧了。

里卡多没有听到那感叹声，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从水平线穿过的一条轮船，黑色的烟柱滚滚升起。

过了一会，他又想起了刚才的话题。

“你真的怕死吗？噢！你做得对……今天，世界对你微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甜蜜……在你生命的天空里，没有一丝云……但愿上帝保佑的生命永远不被乌云遮挡。”

“那么，请告诉我，你害怕吗？”

“有时害怕，有时不。”

“现在你害怕吗？”

“哎哟，你真是好奇鬼！”里卡多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将他

那微笑的脸庞转向玛尔塔。“不怕，现在不怕。”

“为什么？”

“因为大海真的吞没了我们，我们将死在一起，将亲切相伴，那样离开这个世界又有何妨！”

姑娘盯着他看了一会。小伙子嘴角上露出殷勤、关怀的笑意。姑娘猛然离开他，背朝着他在海滩上走了起来，几乎贴近海浪。

轮船有如在水中行走的神奇战将渐渐地消失在一个岬角后面，只留下桅杆的顶端和绳索。当轮船全部隐去之后，里卡多走到了他未来妻妹的身旁。玛尔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大海，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但是，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转过身来，对里卡多说。

“你敢同我一起到下边右面那块岩石上去吗？”

“有什么不敢！不过，我得提醒你，海潮在上涨，一个小时之内那块岩石完全被水围上。”

“没关系；我们还来得及去。”

他们在岸边满是水洼和青苔的岩石上跳着蹦着，左摇右摆，冒着滑下去的危险，到达了那块伸入大海很远的岩石上。

“我们坐下吧，”玛尔塔说。“这里看大海真是开阔极了！是不是？”

里卡多坐在她身边，两个人欣赏着脚下的万顷波涛。近处，大海呈深绿色；远处，呈蓝色。中央银光闪闪，圆圆的太阳映在其中。从那浩瀚大海的深处，传来深沉的、颇具寓意的乐章，象慈父亲切的声音在我们两位青年人的耳边回响。那辽阔的海水在纵情歌唱，犹如上帝不朽的琴弦在空中回荡。岸边的清风吹在他们的太阳穴和面颊上，凉爽宜人，那是大海强有力的呼吸，开阔

了他们的心胸，使他们充满了难以言状的美好感情。

里卡多和玛尔塔都没有说话。他们观赏着威严苍茫的大海，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徒劳地希望分享它那神圣长存的力量。他们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扫视着模糊不清的水平线，那里是另外一些蓝色的、闪光的、无边无际的空间。他们不知不觉地、下意识地重新靠在了一起，仿佛对在脚下怒吼的怪物有些畏惧。里卡多把一只胳膊伸向玛尔塔的腰间，轻轻地搂着她，不让她遭受任何危险。

良久之后，玛尔塔把绯红的脸转向里卡多，用激动的声音说：

“告诉我，我可以把头倚在你胸前吗？……我很想哭一场！”

里卡多诧异地看了看她，温情地将她拉过来，让她依在自己怀里。姑娘微微一笑，向他表示谢意。

“你现在感到好些了吗？”

“噢，很好；非常好！”

“你想睡一会吗？看看那样你的不适能否过去？”

“不，我不想睡……让我安静……别跟我说话啦……你知道我现在多么舒服呀！”

里卡多满意地笑了，象抚摸孩子似地抚摸着她的脸蛋。

海水拍击着他们所在的岩石，把白色的水花溅在他们身上，不停地在岩石那楼房般大的凹陷处钻进退出。冲进岩石凹处的海水在里面发出奇异而含混的声响，有时象惊雷在远方的回音，有时象风琴低沉的旋律。

玛尔塔把头倚在里卡多的怀里，仰面朝着天空，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对着苍穹不住地活泼地转动着，耳朵倾听着身下巨大的响声。凉爽的海风没有能够吹去她面颊的灼热。

“听！”她突然说道。“你听见没有？……”

“什么？”

“你没有在大海的咆哮声中听出一种类似哀叹的声音吗？”

里卡多仔细听了一会。

“一点也听不出。”

“不，哀叹停止了……等一会……现在听见没有？……对，是，毫无疑问……；在这儿的岩洞里有人在叹息……”

“小傻子，别大惊小怪的。那是回头浪，回头浪发出的声音很怪……你让我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不，别下去！”玛尔塔吃惊地喊道。“你呆在这儿……你现在只要一动，我就会更害怕……”

海面上那片银白色的地方扩展得越来越大了；但是开始变得苍白。威严的太阳向天边急驰而去，没有一丝云彩相随，只是被金黄的胭脂红色的光线所淹没，这些光线渐渐地在蔚蓝的天空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玛尔塔和里卡多所在的岩石也伸长了它在水面上的阴影，深绿的海水慢慢地变成了黑色。海涛的咆哮声逐渐减弱，微风轻轻吹动，有如一个人入睡时打着呵欠一般。死一样的、令人惊异的寂静从海底探出头来。岩石洞里，玛尔塔不再听到那使她恐怖的哀叹，雷鸣声和低沉的琴声已慢慢地变成了潺潺的流水声。

“你不想睡吗？”里卡多又问道。

“我已对你说过了，我不想睡……我没有一点睡意！……睡熟的人虽然觉不到痛苦，但也享受不到愉快……只有梦见高兴的事，睡觉才是件美事，可是我几乎从来没做过好梦……现在我觉得象是在睡觉，在做梦……我在以十分奇特的方式看着你！……”

蓝天在脚下，苍海在头顶。你的脑袋被蓝色的蒸汽包围着……当你摇动脑袋时，我们头上的苍穹好象在晃动；当你说话时，声音仿佛是从大海深处发出来的……你不要闭上眼睛，看在上帝的份上，那样会使我难受的！……因为我会觉得你是死了，把我只身丢在这里。你没看见我的眼睛睁得多么大吗？我从未象现在这样不想睡觉。听我说，把脸凑过来一点。如果海水慢慢上涨，最后淹没我们，你会感到很遗憾吗？”

里卡多轻轻地颤抖了一下。他用眼睛环顾四周，发现海水快把岩石和海岸之间的通道淹没了。里卡多把脸转向玛尔塔时，看见她的眼睛闪烁着罕见的撩拨的光芒。

“我们走吧，海水几乎把我们包围了。”

“等一等……我还要对你说一件事……我要小声告诉你，不要任何人听见……除了你，谁也不能知道，里卡多。我真愿意海水突然上涨，把我们永远埋葬……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呆在海底，你坐着，我睁着眼睛，倚在你的怀里……那时，我便可以随时睡上一会，你守着我，不是吗？海浪从我们头上滚过，向我们讲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水手们用鱼钩常常垂钓的白色和蓝色的海鱼，将悄悄地游来拜访我们，让我们抚摸它们的银色鳞片……海带缠绕在我们脚下，形成柔软的坐垫；当太阳升起时，我们将透过水晶般的海水看到它更大、更美丽，它把千颜万色的光束穿过海水照进来，刺得我们眼花缭乱……你说，你高兴这样吗？”

“别说啦，玛尔塔，你说的这些都是梦呓……我们走吧，水在上涨。”

“再等一会……我们在这里呆了一个钟头，可是海风还没有把我的面颊吹凉……我感到脸上越来越热……没关系……我觉得

舒服……我能劳驾你吗？请你吹吹我的脸，看是否能解除我的郁闷……对，就这样！……你真好！……大家说你待人热情，真是一点不假。你脾气有点暴躁；不过，我喜欢脾气暴躁的男人……喂，有件事我还要你原谅我呢。”

“什么事？”

“那天我使你受了惊。你还记得我们在果园里一同做花束的事吗？……做完花束，你想抚摸我，我是那样蠢，竟是以以为你不怀好意，哭了起来……你一定很吃惊，很不高兴！……我承认，我是个傻姑娘，不值得任何人爱……但是，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当时我并没有生你的气……我是由于伤心才哭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伤心。我有什么可哭的呢？你绝不会伤害我……只不过想吻吻我的手，是吧？”

“是的，亲爱的。”

“里卡多，现在我很愿意让你吻我的手……吻吧，给我……”

姑娘举起她那双漂亮的手，天真而欢快地在空中挥动着，有如两只刚刚出巢的雏鸽。里卡多一次又一次贪婪地吻起来。

“这还不够。”姑娘笑吟吟地继续说道。“你以前看见我，或同我告别时，总要吻吻我的脸……为什么现在不吻了？你怕我吗？……我还没成年……还是孩子……在我长成大人之前，你完全有权利吻我……以后，那就另作别论了……来，吻一下我的额头……”

里卡多俯下身子，在姑娘的额头吻了一下。

“现在，吻吻我的两颊……脸还很热，是吧？……现在，我希望你吻吻我的辫子……等一下……辫子压着呢，让我抽出来……你不喜欢黑头发……这我知道……可你为人宽厚，吻一下吧，

让我高兴高兴……”

里卡多深情地——亲吻着玛尔塔指出的地方，最后终于停了下来，开始摆弄起姑娘的发辫，用辫梢轻轻地抽打她的脸庞。玛尔塔眼睛里仍然燃烧着情火。里卡多有些茫然了，他想移开眼睛去观望大海，但是玛尔塔笑着又对他说：

“如果你不生我的气，我还求你吻一下这儿。”姑娘指了指她那湿润的红嘴唇。

年轻的侯爵面孔立刻变得绯红。他愣了一会儿，最后低下头，把自己的双唇同玛尔塔的双唇结合在一起，接了个长吻。

当大海正要睡去的时候，一阵强风把它吹醒过来。海水在它那巨大的沙床上摇晃了一刻，仿佛是在变换睡眠姿势，随后便发出深沉的抱怨声。海浪又咆哮着滚滚而来。浪峰上闪烁着的亮光一下子都熄灭了，海底珍宝的奇光异彩也顿时逝去。那片银光闪闪的海面渐渐变成了乌亮的象似钢块反射出的惨淡之光。

当里卡多把头从玛尔塔嘴唇上抬起来时，他首先不安地朝岩石四周扫视了一番。他们已经被海水包围了。里卡多猛然站起身来，什么也没说便一下子将玛尔塔抱在怀里。他动作是那样轻松，犹如姑娘是一只刚刚出生的小鹿一样。他往附近的岩石用力跳去，结果摔倒了，一只手被划破。玛尔塔安然无恙，她心痛地看了看里卡多的伤口，掏出自己心爱的细布手帕，给他轻轻包上，然后快步走开了。里卡多跟在后面，两个人默默无声。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因为玛尔塔不是在走，而是在跑。年轻的侯爵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烦恼和奇怪的惶惑之感，脚步怎么也快不起来。他在生自己的气。当他们从豁口钻进通往小松林的岩洞时，里卡多已完全看不见他女友的影子，甚至连她的靴子声也听不到

了。岩洞里，漆黑一团；他象隐隐约约地听到有人在啜泣，感到心中压抑得更加透不过气来。走出洞外，见到亮光之后，他方才感觉好了些。

他们回到岛上的房子时，得知已经打发几个佣人去寻找他们，因为早就一切准备就绪，只待返航了。天色将晚，夫人们不喜欢夜里在海上耽搁。她们看见里卡多和玛尔塔回来，喜形于色，大家重新登上游艇，各就各位。船儿在海浪的冲击下，一刻不停地摇荡着，宛如备好鞍的马，在厩棚里等待着骑手到来。

船帆升起来了，游船抢风全速航行，驶向莫拉尔。玛尔塔在踏上游船时，面颊上的红晕已经消失。

太阳更加迅速地接近地平线。女士们忧虑地看着天空和大海慢慢黑暗下来，不安地注视着水手们。游船频频抢风转向，不免耽搁了许多时间。最后不得不降下船帆，划桨直线航行。这丝毫不足为奇，在海风不从船尾方向吹过来时，划船前进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茉莉小姐的女友罗莎莉奥脑子里突然一闪，认为航行方法的改变意味着遇难的危险迫在眉睫，连载小说常常充斥的各种恐怖场面一齐浮现在她的眼前：漆黑如墨的夜晚，山一样高的巨浪直冲云霄，遇难者的呼救声同大海怒吼声混在一起，等等，等等。罗莎莉奥不禁用颤抖的手抓住她的女友，焦虑和恐惧的喊叫声不断从她喉咙里迸发出来。

“啊唷，我的上帝！我们完了，我们完了！”

“没事，请安静，罗莎莉奥。”

“我们完了，真的完了……我们要被淹死啦！……我的上帝，死得多惨呀！……我来这岛上干什么呀？……我爸爸知道没了女儿，他该说什么呀！他该多么难受呀！……爸爸，我的好爸

爸！……”

“啊呀，姑娘，绝不会出事的！”

“我的上帝，你别说了！我不是眼睁睁地看见船帆降下来了
吗？哎哟，就这样死掉了，死得多么可怕呀！……难道不做忏悔
就死去吗！……再也见不到爸爸啦！……死后就葬在这样黑沉沉
的海底……喂鱼……喂虾……太可怕了！……”

茉莉小姐竭力安慰她的女友，可是无济于事。水手们的呼喊
声更加使她惊恐不安。水手们为了鼓劲战胜海浪，一边摇桨一边
用力呼喊：

“加一把一劲一！……闯一过一去——！……”

每当这声嘶力竭的喊声在空中回荡时，罗莎莉奥就焦急地叫
起来；活泼乐观的茉莉小姐怕她出事，便对水手们说：

“先生们，请不要这么喊，这位小姐已经吓得魂不附体了。”

罗莎莉奥惊恐万状，哭得泪人儿一般，即刻喊道：

“不，不；让他们喊吧，让他们继续喊吧……不然，我们会
死得更快……”

但是，她慢慢地看到不会发生灭顶之灾，紧张的神经也就镇
静了下来，象个冒冒失失的小孩子似的，觉得自己刚才那么害怕
实在太可笑了。

埃罗尔萨家的游船上的人很少讲话。马利亚诺先生和马克西
莫先生忧心忡忡，没有情绪热烈交谈。德尔加多家的小姐坐在她
的两个姐姐中间，双目时而紧闭，时而睁得又圆又大，兴致勃勃
地观看日落奇景。佩尼亚尔塔侯爵也闭上了眼睛，两手托着双腮，
象是睡着了。有几对人在窃窃私语。

那时玛尔塔眼睛盯着大海，神情严肃，木然不动，面色苍白，

酷似一尊雕像，她在想什么呢？是怎样的黑色幽灵从水底钻出来，出现在她的眼前，使她那天真的前额布满了深深的皱纹？海风在她耳边吹送着什么不祥的秘密？

噢！解开大海咆哮的秘密和海风送来的秘密要比了解一个姑娘头脑里的朦胧想法容易得多！

大海又想休息入睡了。远处的浪峰不再以它冠状的水花闪出白光。水平线已渐渐隐去，在黄昏的阴影中变得模糊不清了。平缓庞大的水波一起一伏，象是某个巨人的胸部在睡眼中缓慢地呼吸着。游船安然而轻捷地把一道道波浪抛到后面，终于驶近了港口。黑乎乎的起伏不定的海岸线象花边一般环绕着光闪闪的广阔海面。远方，陆地上林立的山峰依稀可见，晚霞为它们染上了一层透明的紫红色。

玛尔塔头脑中本来一片混乱，懵懵懂懂；此刻，她冲破层层迷雾，心中豁然涌上了无数难以描述的甜蜜回忆，犹如在她生命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了许多耀眼的光点。她愉快地逐一回忆着那些往事，不禁心情分外激动。那些往事是多么明晰，多么美好；啊，映现在脑海里就象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她生活中，那些单调的忙碌的日子仍然闪烁着多么柔和的光芒呀！那些日子是多么神秘、多么平静呀！可是没有人体验过那样的日子，除她之外，几乎谁也不了解那些日子；就是亲手在她心灵深处播下幸福种子的人，也全然不知那些日子给她带来的莫大益处。这回忆使她感到无比的喜悦，使她那毫无血色的双唇挂上了微笑。可是，不知为什么，那些耀眼的光点一个个熄灭了，消失了，淹没在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洞的思想深渊之中。玛尔塔的想象有如一只昏头昏脑的小鸟似地在这悲惨绝望的思想深渊中飞来飞去，没有一丝光亮

射进那里。她为什么要活在世界上？她一向寻求的幸福已经隐身而去，她怨恨不得，嫉妒不得，只好举目注视着它，因为这种情况下的嫉妒是莫大的罪过。她难道敢以肯定任何时候也不会犯这种罪过，或者说得严重些，绝不伸手去夺取那种幸福吗？海岛上那人迹罕至的沙滩又突然浮现在她的眼前：金色的沙地上，漂着白沫的海浪弥漫其间。一种巨大的内疚，强烈难忍的内疚，占据了她那纯朴的心灵，犹如锋利的匕首刺进了她的心脏，使她疼痛至极，不禁闷声闷气地叫了一声，不过除了她之外谁也没有听见。玛尔塔思绪万千，头晕目眩，脑袋里好象有座火山在燃烧。她伸手摸摸前额，感到冰凉，仿佛是块大理石。这使她大为愕然，内心火一样的热，外边却是冰一样的冷！

这时，大海显得十分宁静和温顺。太阳很快就要把它那帜热的圆球沉入水晶般的海水里了。有些水面依旧在它的照耀之下，镀着一层金色的、神奇的光芒，“另一些水面则已被阴影吞噬了。大海的喧嚣变得更加低沉而神秘，充满着无限的忧伤。广阔无垠的海面逐渐由蓝色变成墨绿色，这里或那里不时地闪着亮光。在这阴郁的寂静里，大海告别了白昼，这情景给玛尔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把脑袋倾向水面，心醉神迷地观望着亮光在水面上引起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倾听着大海深处一切混杂的响声。

太阳完全落下去了。浩瀚的大海上一片呜咽之声。这呜咽之声是如此凄婉，以致玛尔塔感到周围一切都怀着敬仰之意颤抖起来。她从未发现海洋如此伟大，如此高尚，同时又如此强大，如此善良。这个大力士那威严的平静，暂时的休息，使她深为激动，急切地希望从心乱如麻中得到安宁。谁说大海可怕？谁说大海凶狠毒辣，无情无义？说这话的人，心胸是何等狭小呀！噢，大海绝

不是这样的！它高尚、慷慨，这和所有的强者一样。它发怒时，尽管可怕，但转瞬即过。在它安静的底部，珍珠、珊瑚、白色的美人鱼和蓝色的鱼等，都生活得十分幸福。

游船在大海中航行，变成了一张宽大舒适的床铺，周围被水花包围着；那床吸引着人们永久地仰卧在上边，望着天空，观赏着星斗的光芒映照在明净的大海上，跳耀，闪亮……

“耶稣！……怎么回事？”

“是谁掉进水里啦？”

“我心爱的女儿！……玛尔塔！……玛尔塔！……放开我……让我去救我的女儿！”

“已经救上来了，马利亚诺先生；您不必下水啦。”

“往后划！快一点！”船老大用嘶哑的声音喊道。“把这条绳子扔下去，马努埃尔！……诸位先生，不要害怕，没有事……再往后划一点！……好了……你们拉住绳子……不必担心啦……”

开始，船上一片混乱。里卡多和一位水手跳下水去，奋力划臂，向前游去。从玛尔塔落水到有人发觉惊叫起来时，游船只驶过一小段距离。里卡多游在前面，猛地潜入水中，几秒钟之后便抱着玛尔塔重新露出水面。这时，游船已靠近了他们，他拉住人们扔下去的绳子，随后抓着船边，众人立刻把他们拖上船来。马利亚诺先生一直在同马克西莫先生和其他人撕扭着，硬要下水救人。当看到女儿被救上船时，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差点儿没把她闷死。

玛尔塔已经不省人事。几位夫人赶忙给她解开胸衣，用力地摇晃着，让她把呛进去的水吐出来。然后，大家把她平放在船尾的一个座位上。里卡多把马克西莫先生带来的一小瓶药水灌进玛

尔塔的鼻孔里，不一会，她就睁开了眼睛。看到里卡多朝她俯着身子，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玛尔塔甜甜地笑了，并且用只有里卡多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谢谢，侯爵先生……刚才在水里的情形并不太坏！……”

一到莫拉尔，里卡多和玛尔塔就到几位在那里洗海水浴的朋友家中洗了澡，换上了他们随便给的衣服。接着，大家继续登船航行，当驶抵码头时，天已经黑了一小时，家里人都在为自己的亲人迟迟不归而坐卧不安哩。

十一 真是怪事！

马利亚诺先生的聚谈好友们正在做猜谜游戏。那天晚上真是令人扫兴，来作客的只有几位最要好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常有的事——，便不举行舞会，也不听音乐，而是改为玩纸牌，下升级棋和做猜谜游戏，有时只是亲切有趣地交谈一番。我们说的这天晚上，女宾们只有修达家的三姐妹，德尔加多家的两位小姐，茉莉小姐，还有一位小姐，再加上埃罗尔萨的两个女儿。她们聚在一起交谈，人数已是相当可观的了。男客有：埃罗尔萨家的医生，修达先生，塞拉皮奥先生，工程师苏阿雷斯和四、五个由于无关紧要而不值得特别提及姓名的纨绔子弟。这些男女宾客只占得大厅的一角，尽管由于游戏的需要他们要在全大厅散开来。马利亚诺先生被朋友们围着，一边踱步一边议论着什么，有时候停下来阐述某种复杂的道理，然后又将手背在身后继续踱步。

轮到塞拉皮奥先生说三次“是”和三次“不”了，于是他退到一个角落里，面对墙壁站着。女士们和绅士们往一块靠了靠，开始热烈地低声商讨起来，每个人都提出一个问题。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问问塞拉皮奥先生是否戴假额发。

“哎——，请回答！”大家一齐拉长声音说。

“是。”不幸的塞拉皮奥先生回答说。

听了这回答，人们高兴地叫了一阵，罐头厂厂主不禁慌张起

来。大家又商量好问他是否想结婚。

“哎——，请回答！”

“不。”他回答得很干脆。

“太好了，太好了！”男人们喊道。

“真是个顽固家伙！”女人们尖叫起来。

一个小伙子提议问问他是否对女仆仍然感兴趣。女士们本想反对，但是不好提出异议。

“哎——，请回答！”

“是。”

人们哄然大笑。还是那个恶作剧的小伙子提了个更糟糕的问题，问他是否想供他的儿子上学。由于夫人们坚决反对，结果才换了另外一个问题。就这样继续问了下去，直至他按规定说了三次“是”和三次“不”。然后他垂头丧气地过来看看问了他些什么。

接着又轮到安帕罗·修达小姐来让聚谈会的绅士们开心了。她首先机智而风趣地让小伙子们高兴，只有工程师苏阿雷斯除外，因为他对小伙子们建议提出的任何问题都断然拒绝，无一满意，只是小声地对那姑娘说他唯一喜欢的是什么。安帕罗羞红了脸，用责备的目光瞪了他一眼，然后回过头去看她的父亲，幸好父亲正背向着他同马利亚诺先生一起踱步。

现在轮到了伊斯多里托，该他倒霉，在众人面前出了洋相。对茉莉小姐来说，这真是个绝妙的良机！尽管伊斯多里托给人印象不佳，但是由于他的好学和明智，还是受到了普遍的尊重。所以，大多数姑娘和小伙子取笑他时，都是说他过于严肃，头发稀疏，舞步笨拙，过分好学，爱穿加长燕尾服，等等，等等；但是，轮到急不可耐等候机会提问题的茉莉小姐时，她眉飞色舞地大出

他的洋相，说他头重胃轻。当伊斯多里托知道为什么这样取笑他时，感到异常痛苦，他明白那一支支毒箭发自何处，但是没有胆量公诸于世，而觉得还是表现庄重些，守口如瓶，谨慎从事为妙。

埃罗尔萨家的长女，象以往一样，是不参加这类游戏的。她坐在妈妈身边，对周围的东西视而不见，怅然若失，不知看着什么地方。她那有些憔悴但依然美丽的面孔显得格外苍白，全身都表露出惶惶不安的征象。母亲赫尔特鲁第丝夫人时不时地问她点什么，她几乎避而不答，三言两语搪塞而过，慈悲的夫人感到没趣，不愿再去多问。玛丽娅四、五次从椅子上立起身来，走到阳台上，长时间地站在那里，额头贴在玻璃上，不知在看着什么。聂瓦镇的广场如同我们第一次见到它的那天晚上一样黑漆漆一片，到处是水洼，反射着街角煤油路灯的惨淡光茫。那天夜里，广场上空无一人。玛丽娅徒劳地睁大眼睛，竭力向黑暗的柱廊下张望。居民们都已回家去了，大家知道潮湿会引起许多疾病的。唯有“星星”咖啡馆的阳台上还亮着灯光。空中响着细雨的沙沙声；但是，隔着玻璃，几乎传不到姑娘的耳朵里。

轮到罗莎莉奥作“王后”了。那个将头发盖在额头上的小伙子把一张扶手椅放在大厅中央，让罗莎莉奥坐在上面，然后又在她面前摆上一块鸭绒小垫。聚谈会上各有打算的绅士们开始鱼贯从她面前走过，对她弯膝下跪，恭候她的决断。罗莎莉奥象所有出色地充当王后的女人一样，对那些绅士傲然而视，一一拒绝。只是当跳马祖卡舞的小伙子来到她面前，颤巍巍地跪在她脚下时，这位美貌凶横的王后才把手中的头巾递给他，选他做自己的情人，算作对他那引人注目的领带和华丽的外衣的公正奖赏。随后，两人一副胜利的神气，向闺房走去，或者在大厅里绕上两圈，坐回

原来的沙发上去。

这些花样不胜繁多的猜谜游戏玩过之后，小型聚谈会变得冷清了。人们坐回大厅的角落里，小声地亲切攀谈起来，不时地响起笑声和欢呼声。多谋的小伙子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无情地揶揄某个倒霉鬼；而愚笨的小伙子们只是傻乎乎地笑着，为别人开的玩笑鼓掌喝采。大家跟姑娘们不住地开玩笑，拿她们各自追求者寻开心，而姑娘们则象惯常那样进行自卫，巧妙地做出回答：“我不知道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个。”“他们对您胡说八道。”“他是作为朋友到我家去的，如此而已。”等等。她们一边这样作答，一边调皮地微笑着，脸上露出保留的表情，从而清楚地说明，姑娘们对开这类玩笑并不怎么反感。

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已经睡着了。马利亚诺先生和他的崇拜者继续在大厅里从这端踱到那端，深入地探讨着不动产跌价的可能性。玛丽娅仍然把额头贴在玻璃上，好象沉浸在深深的思虑之中。她往往是这样长时间地沉思着，对此家里人已习以为常了。然而，实际上她在用眼睛焦急地察看着漆黑如墨的聂瓦镇广场，对宾客们的谈笑风生全然不予理睬。突然，她象是听到远方有一种奇怪的声音，顿时颤抖了一下。她尽量避开大厅里的喧闹，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听着远方的声音，那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渐渐地变大了，越来越清晰了。它不象风或大海的声音那样含混难辨，而是强劲有力，听得一清二楚。它很快变成了队列整齐的行军队伍有节奏的脚步声。玛丽娅那惊异的眼睛借着灯光看清了士兵的明晃晃的刺刀和漆皮大盖军帽。听到脚步声，所有参加聚谈的宾客们一窝蜂似地跑到了阳台上，吃惊地看到足有两连士兵穿过广场，从埃罗尔萨家门前走过去，消失在聂瓦镇的十字路口处。

马利亚诺先生的朋友们为之愕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天这么晚了，部队来这儿干什么呢？”一位夫人问道。

“我真不知道他们能到什么地方去。”马利亚诺先生说。“就是从西部地区来，到内地去，也不需要从这里经过呀；他们完全可以走卡涅多山谷，那条路要近得多。”

“今天我凑巧和缉私队的上尉一块散过步，”马克西莫先生说。“他只字未提这支队伍来的事。”

“他大概不知道；这部队很可能是行军经过这里，过夜后明天继续赶路。”修达先生说。

“这样的行军很少见。”马利亚诺先生说。“不过，总之……，也可能……，也可能。”

姑娘和小伙子们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转眼便忘记了刚才的事情，继续他们那被打断了的欢快的谈话。老年人又在大厅中踱起步，对军队突如其来地开到聂瓦镇进行着反复的评论，做出各种各样的猜测。玛丽娅还是那副老样子，一动不动地把脸贴在玻璃上，玻璃窗上挂着的花缎窗帘挡住了客人们的眼睛。

多愁善感的德尔加多小姐也加入了那伙年轻人中间，罗莎莉奥对此很不以为然，她发誓说，德尔加多小姐曾多次抱过她，她小时候每次要去忏悔时，德尔加多小姐呆在家中。她象吻大人那样吻德尔加多小姐的手。年轻人开始异常热烈地讨论起音乐这个题目来。其中有个温文尔雅的、在马德里连续攻读过五个专业的小伙子认为德国教师的水平最高，断言没有比《恶魔罗勃》、《法国清教徒》和《预言家》^①更优美的歌剧了，也没有能同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相提并论的交响乐了。夫人们在其他男人的大

^①这三个歌剧都是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1791—1864）的著名作品。

力支持下，认为意大利音乐为世界之首。

“塞维利诺，您不要拿您的德国朋友恶心我们啦！那些先生的作品是什么货色呀！听起来简直同一群狗叫没什么两样！”

“开始听起来是那样；如果您一直听下去，最终会体会到其中的情趣的，这就和吃油橄榄和喝啤酒一样。”

“如果一个人在听惯了某种音乐之前先得遭一场罪的话，说老实话，那这种音乐就不值得一听啦！您看，意大利音乐就没有这个问题，一听马上就让人喜欢。”

“当然罗，因为大部分意大利音乐只不过是四把吉他伴奏的歌谣而已！”

“请您住嘴，先生，住嘴！您不要轻慢意大利音乐。难道您想把德国人自己都不懂的晦涩东西和具有耐人寻味的尾声的《拉美摩尔的露契亚》及《爱人》^①相提并论！这后一个歌剧的开头是这样的：噢，亲爱——的费南多……里拉……里拉……罗……里拉……！”

“哎呀，如果您听过《法国清教徒》第四场的曲子该多好呀！那真是动听极啦！感情真切，动人心弦！……那二重唱实在优美！……拉——斯西亚米……离去……；拉——斯西亚米……将要……离去……，里里……里里……拉……罗……里里……拉……罗；拉——多……里……罗……拉……！”

“可是，有比《梦游病女》^②更悠扬悦耳的混声合唱吗？这歌剧的开头是这样的：多——拉……里……罗……拉……罗——蒂……拉……里……罗——……。”

① 这两个歌剧均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的作品。

②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里尼（1801—1835）的作品。

“不可能，不可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特别应该指出的，意大利音乐令人心醉，而德国音乐只不过是炸耳杂音。”德尔加多小姐说。

“确实是这样。”德尔加多小姐的寡妇姐姐表示同意。

“我认为，”德尔加多小姐继续说，“音乐的目的是为了激动人心……；陶冶人的心灵……，使我们垂泪……使我们摆脱庸俗的人世，进入理想境界……因为实际情况是，如今社会上庸俗之风大盛，以致不谈物质的、贪婪的事情很快就被认为是可笑的。”

“是这样。”寡妇再次表示同意。

“象其他东西一样，音乐也在走一条庸俗之路……你们大家没听见现在唱的是些怎样乌七八糟的东西吗？那些进行曲多么乏味呀！谢天谢地，还不是滑稽剧里那种下流的东西！歌曲里再不唱爱情了，全是些肮脏的双关语。”

“我记得您会唱几首非常优美的浪漫歌曲，而且唱得非常好。”头发盖在前额上的小伙子象每次一样准备给聚谈会增添点新的乐趣。

“不，先生……。您别这么说……以前会唱几支，不过现在都忘了……”

“我，”小伙子微笑着，很有点外交官的风度。“和所有在座的先生，都很希望您在脑子里好好找一找，让我们欣赏一下您的歌喉。设若如此，我们将不胜感谢……。对不对，先生们？”

“对，对，玛尔卡丽达，看在上帝的面上，唱一支！”

“我确实记不起来了！”

“啊呀，会想起来的……先唱起来，一边唱一边想，全会记起来的。”

“我看不行……再说，我以前是用吉他自弹自唱的。”

“这儿有吉他吗？”那个小伙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急忙问道。

玛尔塔拿来一把吉他，但是少了两三根弦，拴弦费了些时间，随后调音又耽误了一会儿。调好音后，德尔加多家的小姐坚决表示不唱了，因为她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聚谈者们骚乱了，再三要求她唱，并且帮助她回忆起了某个优美的歌曲。看到女歌手没有放下吉他，而是继续轻柔地拨弄着，大家又渐渐地静了下来，急切地等她唱歌。可是，这位多愁善感的小姐正要张口时，又和刚才一样宣布不唱了，这使大家，特别是那个头发盖在前额上的小伙子感到十分遗憾，当时他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记忆力都奉献给她，以使她摆脱那尴尬的处境。最后，德尔加多小姐眼睛看着天花板，用相当圆润的歌喉——尽管有些颤抖——唱了下边这支歌：

我心中的希望，
驱走了我的痛苦悲伤；
啊，你并不虚无缥缈，
而是灵丹妙药，使我心情欢畅。
如果严酷的命运，
逼我远离情人身旁，
只有这希望，
能减轻我的痛苦和悲伤。

“唱得好，唱得好！”

“唱得太好了！”

“多么柔和呀！”

“多么忧伤！”

“玛尔卡丽达，唱下去，看在上帝的份上，接着唱！”

德尔加多家的小姐又继续唱道：

如果在那凄凉的夜晚，
记起我心上人的名字，
她那迷人的脸蛋，
就闪现在我的脑海里。
希望，是你告诉了我，
找的情人一定称心如意；
希望，是你减轻了我的惆怅，
给了我无限的甜蜜。

刚唱到这里，正当听众们准备欣赏另一段也许比前几段更为富有感情更为忧伤的歌曲，德尔加多家的小姐把肉滚滚的手指轻柔地放在琴弦上，脑袋有气无力地垂在胸前，表示悲伤不已时，埃罗尔萨家里发生了一桩奇怪而可怕的事情。因为突如其来，就更显得可怕。这件事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恐万状，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那一罕见的场面一闪而过，不容人们多想，只能垂头丧气地听候“发落”，无法过问。

当时，大厅的门啪地一声打开了，聚谈者们都把目光转向门口，吃惊地看到一个佣人面无血色地进来，高声对主人说：

“老爷，老爷！”

“出了什么事？”马利亚诺先生厉声问道。性情温和的人，当预感到危险时，常常是这样的。

“大兵来了！”

“我和大兵有什么关系，你这个讨厌鬼？”他狂怒地说。

“是……是来抓您的！”

“不会有这种事。”一个声音从走廊里叫道。

刹那间，七、八个人在那个佣人身后堵住了大厅门口。站在最前面的是个身着行军制服的年轻军官和一位其貌不扬的绅士，这绅士身穿扣得严严实实的大衣，手里拄根带花穗的拐杖。

在他们的身后，露出几个士兵的漆皮大盖军帽和步枪。那个拄拐杖的人好象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向大厅里走了两步。他连礼帽也没有摘，便粗声粗气地朝马利亚诺先生问道：

“您是马利亚诺·埃罗尔萨先生吗？”

马利亚诺老先生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芒。

“请您先把帽子摘掉！”

拄拐杖的男人面对老先生的严正态度和众人投来的目光，不禁有点惊慌，于是脱掉了帽子。

“现在，您说说来此有何贵干吧！”

“您是马利亚诺·埃罗尔萨先生吗？”

“不，我是马利亚诺·德·埃罗尔萨先生阁下。”

“都一样。”

“不一样。”

“好，我们不去争它啦；我奉命前来逮捕您的女儿玛丽娅小姐。”

听到这句可怕的话，马利亚诺先生步步进逼的气势犹如阴影一样顿时烟消云散了。好一阵子，他象一根木桩似地立而不动，眼睛暗淡无光，仿佛刚刚看到了一件奇迹而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般。过了一会，他突然镇静下来，一下扑向那个拄拐杖的男人，用力扯着他的衣领，用响雷般的声音说：

“您是什么人，竟敢如此狂妄无礼，想干这种事？”

“我是省公安局长，我提醒您，如果您敢稍稍抵抗，我将动

用我带来的士兵。”

“您敢肯定，您来逮捕的一定是我的女儿吗？”

“是的，先生；我奉命逮捕玛丽娅·埃罗尔萨小姐，请您立刻把她交出来。”

“在这里。”玛丽娅说着从阳台上走出来，并向着警察头子跟前走去。

“这是不可能的事！”马利亚诺先生挡住女儿，又咆哮起来。

“这个家伙发疯了，弄错了！”

“您准备跟我走吗？”警察局长问姑娘。

“当然罗，先生。”姑娘斩钉截铁地回答。

“那好，走吧。”

马利亚诺先生用手捂住脸，痛苦地喊叫起来：

“我亲爱的女儿！你干了什么事？”

“我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也没有做任何给您丢脸的事。”姑娘高傲地仰着她那漂亮的面孔，毅然地走出了大厅。

朋友们围上来，拦住了马利亚诺先生；但是，这时大家听到玛尔塔大叫了一声，立即赶过去抢救昏厥过去的赫尔特鲁第丝夫人。马利亚诺先生于是被弃之不管，他也象颗流星似地冲出了大厅。

十二 往事的回忆

在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件事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里卡多和玛丽娅之间的爱情犹如一支悠扬的乐曲渐渐地消失了，就连里卡多本人也说不清楚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依然存在，还是已经完全成为过去；他仍然是埃罗尔萨长女的未婚夫，还是只被这姑娘看作家中的一位受尊敬的老朋友；我们说，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爱情后来突然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生命，有如一盏油已耗尽行将熄灭的油灯又添进了许多油似的。大家十分惊异地看到他们一起坐在大厅的某个角落里，象以前一样谈个没完没了，对周围的一切全然不顾，无论在恬静无人之地还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这两个情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的小天地。朋友们惊异过后，便是喜在心头，欢喜之余，便是对婚期的远近和对这对情人为何发生了如此的变化进行着种种设想和猜测。调皮鬼们挤眉弄眼地说，灵魂的三大敌人之中肉欲是最可怕的；又说上帝说过：“你们无限制的增殖吧”，违背自然规律是愚蠢的。女人们垂下眼睛说，结婚与否都能很好地侍奉上帝，生儿育女，料理家务同样是并不轻松的忏悔。

但是，无论如何，事实是事情发生了变化，尽管不知道由于什么缘故；夫人们和绅士们对这一变化都感到高兴，并且希望这对门当户对的情人的佳期快些到来。马利亚诺先生更是喜出望

外，一看到这对优雅的情侣，眼里就闪出兴奋的光芒，夜间的美梦也接连不断，他在梦中看到一群象他女儿小时那样金黄色头发的顽皮的小外孙们，跑到他那张古式大床前抚摸着他，为他解除寂寞。赫尔特鲁第丝夫人也象往常那样，对玛丽娅的行为表示满意。现在该来讲讲事情发生的过程是怎样的了。

一天早晨，年轻的佩尼亚尔塔侯爵比往日醒得早。他从自己房间的阳台上望着清澈如洗的天空，那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于是想到去镇外转转。他很快穿好衣服，走到街上去呼吸新鲜空气。在还没有走出镇区，从埃罗尔萨家前穿过时，意外地遇上了玛丽娅，她正和使女去教堂。侯爵的心一跳，不禁有些茫然，停下脚步向玛丽娅打招呼。姑娘带着调皮的神气笑吟吟地走近他，显得既淘气又天真；由于她那特有的性格，好不容易才摆出一副正经的神气说：

“你大概起得很早，想必是去做弥撒了。”

“噢！不。”里卡多笑着回答。“我想到镇外散散步，田野里一定很美。”

“好，那今天这步散不成了，我要抓住你，跟我一同去做弥撒。”姑娘的语调虽然很坚定，但声音还是颇为亲切。玛丽娅说着就拉起他的手，拖着他走了几步。

幸运的里卡多！此刻，还有被玛丽娅这样大大方方地抓住手更幸福的事情吗！开始，他说不出话来；他太激动了，一股泪水顺着他那纯朴而英俊的面孔流了下来。

“噢，玛丽娅，你如果知道你使我多么幸福……！”他用轻微而颤抖的声音对玛丽娅说。“如果你想带我走，就是去天涯海角我也乐意呀！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盼望你跟我说句话，对我微笑

一下，指导指导我的行动呀！我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取悦于你，可是一直没有成功。告诉我，我怎么做才能使你高兴，才能打碎使我们的爱情之花凋谢的冰块！为此就是死我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不是对妈妈的话永志不忘，决心除你之外谁也不爱的话，我早就远远离开了你！……但是，我对你的爱是那样强烈，那样不可自拔，那样压倒一切，以致自己的傲气一扫而光了……而且我担心最后甚至连自己的人格也顾不得了。”他放低声音说。

姑娘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侯爵这般真诚的爱，使她真是又感激又惊讶，于是快活地说道：

“为了使我高兴，现在你就和我一起去做弥撒，好不好？”

“当然喽，亲爱的。”

“明天，后天，天天都来吗？”

“好的，亲爱的；我别无他望。”

“你真不知道，我有多么高兴，里卡多！”

“真的吗？”

“真的；我很爱你，但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善良虔诚的人，因为我们首先要想到拯救自己的灵魂，尽量在尘世间行善积德。”

那时，小伙子深深地感动了，玩味着情人倾洒在他双唇上的爱的甘露，陶醉了。

没有任何东西比自己爱着的女人的声音更能迅速有效地改变我们根深蒂固的思想和牢固的观点了。里卡多如同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男人一样，是一个并不热心的教徒。他憎恨宗教上的言过其实，以厌恶的目光看待宗教活动。可是，在那甜蜜的声音和双倍甜蜜、深情的目光的魔法般的魅力下，里卡多骤然之间放弃了他那反宗教的观点，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教徒，虔诚地信奉天国的

所有男女圣神。他兴奋地想到，未婚妻的所做所为无论如何不该受到谴责的；她的虔诚和玄想正表明她的心地高尚；而她的虔诚又是恩爱夫妻终生幸福的最重要的保证，因为这可以使她摆脱别的女人婚后追求浮华的恶习；可怜的未婚妻希望自己的情人成为教徒，衷心信奉上帝，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她是想得到永生的拯救；而从前他固执己见，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对，委曲了她，伤透了她那颗朴实可爱的心。总之，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个不懂圣礼的野人，不了解把心全部奉献给上帝的人具有哪些值得崇敬的神秘之处，而玛丽娅是位女圣徒，对他一忍再忍，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这样想来想去，他茅塞顿开，心情无比激动，未婚妻突如其来的温情完全把他征服了。他情不自禁地说：

“玛丽娅，你听我说……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不是反对信仰上帝的人，这一点你是知道的……确实，我对宗教活动不怎么热情，但是你应该知道，这是青年人身上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恶习，军人更是这样……另外，我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我从未放弃过虔诚的母亲在我孩提时灌输于我心灵中的信仰。母亲的劝导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临睡前她叫我跪在床头诵念的许许多多祷词，至今我仍能准确无误地背诵下来……。玛丽娅，这是不能忘记的……。如果忘记，那就是一个邪恶可耻的人！今天，我心爱的人又重述了这些劝导……你想，我终生热爱和崇敬的人所宣讲的宗教信条，我怎么不感到亲切呢？……真的，我亲爱的玛丽娅；我生就是个教徒，对宗教坚信不疑，我渴望在你的帮助下变得更为虔诚……告诉我，你愿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些什么，我一定去做……告诉我，你要我想些什么，我一定去想……我的身心都是属于你的……”

“我正是希望你这样……但是，你不要为爱我才信教，如果这样将毫无功德，而应该是为了爱上帝。在尘世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如果同造物主和它的创造物之间的永恒关系相比，又有何分量呀？如果你很爱我，那就把对我的爱全部倾注在上帝身上，就象我爱你那样。否则，我们关心任何人，爱任何人，都是罪恶。”

听了这些话，里卡多那激动、炽热的心如同浇了一瓢冷水，但他还是坚强地忍受住了，他的心依然那么激动和炽热，一直陪着玛丽娅走到教堂门廊下。在那儿，玛丽娅用指头蘸着圣水，对里卡多说：

“现在，你留在唱诗班下边听弥撒；我要到祭坛那里去。你要注意，千万一次也别看我！你已经知道，在这儿看我是亵渎神明的，倘若那样，还不如不进教堂的好。”

“好，我不看你，一定控制自己。”

“你要发誓，一定做到这一点。”

“我发誓。”

“那好；再见……一会儿见……在门口等我。”

玛丽娅已经走了几步，又回过身来尽量压低声音对里卡多说：

“你一定注意……说了就要做到，敬奉神灵，听到了吗？”

里卡多点了点头，同时嘴角上浮现出幸福的微笑。

从那以后，佩尼亚尔塔侯爵每天早晨都陪埃罗尔萨夫妇的长女去做弥撒，两人于教堂门口分手，等玛丽娅出来时再相会。玛丽娅对里卡多的相陪感到极为满意。至于里卡多，未婚妻态度的转变突然使他多么幸福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玛丽娅的举止言行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里卡多的精神世界，不久——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他的思想便起了明显

的变化，不单单是思想，乃至习俗和生活方式也是如此。他变得性情谨慎，言谈有分寸，较前温和而虔诚了。他注意讨未婚妻的欢心，对她连续不断提出的种种要求和劝导，都一一认真听取，开始放弃了喧闹的娱乐，甚至不再和兵工厂的官员混在一起。他每天早早地回到家里，经常去教堂，许多个下午都去和神父一起散步；他成了好几个教友会，其中包括圣维生特·保罗^①教友会的成员，随同镇上的信徒们访问穷家寒舍，并为教会捐赠了不少钱款。最后，在玛丽娅多次语重心长地恳求下，他对玛丽娅的忏悔牧师依格纳西奥做了全面的忏悔。

尽管看来不免奇怪，我们还是应该声明，在新的生活中，里卡多非但不感到厌恶和烦恼，反而感到得到了直到那时还没有体验到的富有神秘味道的极大快乐。他以前不甚注意的天主教礼仪，现在使他入了迷；每当夜色将至，阴影密布，只能听到细柔声语时，静穆的教堂便使他不禁产生某种不安的感觉，某种特殊得无法言状、高尚而神秘的热望；焚香和蜡烛的气味对他来说是上天仙子，催他入睡成眠，带他到幸福永存的天堂；接连不断的施恩行善给他以无穷的乐趣和宽慰，从而更增强了他的宗教信仰；谦恭地去参加忏悔这一圣礼，开始时他深感厌恶，而今竟成了他欢乐的源泉，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欢乐从何而来，又怎样沐浴着他的心灵。

领受圣餐的那天早上，他走出教堂时，未婚妻对他说：

“里卡多，今天是我一生中你使我最快活的日子。”

年轻的侯爵惬意地笑了，低声说：

“现在你更爱我了吧？”

^① 圣维生特·保罗（1581—1680），法国教士。

“我不想回答你。”姑娘娇滴滴地说。“领受圣餐之后，有些事情是不该谈及的……我们等到明天再说吧。”

他们果然等到了第二天。玛丽娅毫不掩饰地告诉他，他那虔诚的举动使她越来越爱他了；如果永远想得到这种爱，那就要继续做下去。里卡多也正是这样想的，面对这种新情况，他感到欢欣鼓舞，不管让他得到尘世的任何东西，他都不愿舍弃这种爱。就这样，他越来越坚定地沿着未婚妻指出的道路走下去，毫不理睬兵工厂同事们对他的嘲讽，因为在其他地方，除了他自己的家，马利亚诺先生的家和教堂外，是很难看到他的影子的。

“你把我变成修士了！”里卡多有时装着嗔怪的样子对他的偶像说。

“怎么样？不高兴吗？顽皮鬼。”

“不，亲爱的，不是；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因为这样我得到了你的爱……”

“就因为这个吗？”

“其他事情当作别论。”

现在我们应该指出（尽管读者不会不发现这一点），玛丽娅的想象力和智慧都在年轻的佩尼亚尔塔侯爵之上；设若我们的这一假设成立，再考虑到里卡多对她十分钟情，那便可以说，尽管表面看来里卡多和其他更有教养、更聪明的男人一样在一些事情上对母亲和妻子常常是恭让的，但却有着实质的差异，而且此事并不奇怪。由于勤奋地读书，玛丽娅不仅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具有非凡的口才。她出口成章，讲起话来娓娓动听，这是在说服朋友们为穷人或教堂的宗教活动捐赠钱款时磨炼出来的。那少有的喜怒无常——忽而从一本正经、满面愁云变得谈笑风生，忽而

在狂热的恳求中加入巧妙的趣语——使她变得无人能以对付。在聂瓦镇的教友会和宗教社团里，她堪称是最积极最能干的成员；在危难关头，她被看成是化险为夷的保护神。当然，除了这姑娘具有高尚的品质和绝佳的容貌之外，她还是聂瓦镇最富有最受尊敬的绅士的女儿。这一点，也是她倍受器重的重要原因。

我们应该指出，这些事情发生的那个年代，教士阶层和我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正遭受着为极端自由派所控制的政府的迫害。这些极端自由派是以其异端邪说而著称的。可想而知，这煽起了强烈的畏神情绪，在宗教感情根深蒂固、传统观念浓厚的北方省份燃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内战，使得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秩序，连同我们的财富和声誉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有热爱我们天主教传统的大小权贵，所有憎恶迫害宗教和渴望耶稣通过他的使臣治理尘世的人，都在关注着这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仅争取着一个王位僭望者的大大小小的权力，而且也争夺着宗教最崇高最庄严的利益。教堂的常客和与宗教界有关系的人不谋而合地勾结在了一起，共同反对掌权的异教徒，他们对有利于天主教——君主专制事业的战报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而听了相反的消息，则惶惶不安，悲郁之至。在大庄园主家里，在圣器室和拥护专制制度的商人的后店里，秘密地传阅着王位僭位者的机关报《王室总部》。这报纸是夹在布料或通心粉里源源偷送过来的。由于国会里亵渎神明，常常举行隆重集会向圣母请求宽恕；这些集会有时由于群众的干预而导致暴力事件。宗教信仰，特别是对耶稣圣心和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在增长，许许多多教徒前往圣地卢尔德朝觐，回来时向朋友们讲述巴斯克各省天主教的军队组织得如何坚强，士气如何高昂。聂瓦镇名门大户的一些子弟

突然无影无踪了，人们断言他们去投这支大军了。由此到决心公开谋反已是为时不远的东西；而聂瓦镇，已经完成了这次谋反的一切准备工作。

镇里有个卡洛斯派委员会在活动，经常召开秘密会议，与领导它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同王位僭望者的军队经常互通情报。在北方地区，聂瓦镇虽然不象巴斯克各省那么重要，但这里效忠于天主教——君主专制事业的人数目可观；如果好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是不能打一场正规战争，起码也能发动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聂瓦镇的卡洛斯派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鼓动之下，在长期举棋不定和多次讨论之后，决定在当地拉起一支队伍。准备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冬初开始直到下一年的初春才结束。详情报告到巴荣纳那里，得到了行动命令和计划，经过了无数次磋商，有些女人也参加了进来，卡洛斯派工人提供的枪支偷偷地运出了兵工厂；又筹集了白色贝雷帽和绑腿；最后，一天夜里，大约三十个小伙子——大部分是神学院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在聂瓦镇卡洛斯派委员会主席塞萨尔·帕多率领下开到了野外。塞萨尔·帕多这个人，我们在本书第三章的末尾已有幸认识了。那天夜里，发誓出走的人超过三百；但是，末了只有这三十人真的赶来了。塞萨尔确实名不虚传，是个刚健而风度翩翩的男子汉，他自告奋勇率领这支队伍，以自己的榜样给胆怯者打气壮胆。他们从卡涅多山谷登上高山；但是，第二天，一支紧紧跟踪他们的国民卫队突然袭击了他们。当时，他们正在扎营吃饭，来不及进行任何抵抗便束手就擒，被押回镇上。人们听到消息，立刻成群结队地跑到大路上去等着观看。俘虏们被关进监狱，个个表情悲痛，但显得威严而有骨气，从他们那傲然的眼光里，

可以看出，如果不是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一定会血战一场的。

埃罗尔萨家的大女儿是个热忱、虔诚的宗教徒，她把身心全部投入使灵魂变得圣洁，从而使其从罪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的神圣事业；她孜孜不倦地研读福音书，一心成为一个完人，热情宣讲宗教信仰和虔敬。她感到与之交往密切的人心中的怒火也在自己身上燃烧着。首都各报每天大嚷大叫，刊登革命的过火行为和亵渎神明的事例，这些消息传到她的耳朵，简直如巨雷轰鸣，尽管她从来不敢看一眼报纸。忏悔神父要求她向上帝祈祷，保佑教会取得胜利，让敌人内讧不止，后悔莫及。教友团的朋友和同伴们请求她同她们一起做九日祭，以求圣母的宽恕；人们多次前来请她为处于贫困之中的神父施舍，有时要求救济修道院不幸的修女们，她们被残忍地赶了出来，修道院变成了兵营。

由于玛丽娅对惨遭迫害的宗教组织怀有炽烈的感情，这些事便在她那颗火热的心中渐渐激起了对宗教迫害狂和违反天条而治理政务的不敬神灵者们的深仇大恨。她是个容易冲动的人，有时真想学着胡迪特^①的样子，对某个歹徒为其如此亵渎神明的邪恶举动狠狠惩罚一番。她恨不得把迫害耶稣的罪犯一把抓到手，碎尸万段，剁成肉泥。每当这样冲动难抑的时候，她总是对反宗教的报复行为的无辜受害者深表同情，并且模糊地想到要为在尘世建立耶稣和圣母玛利亚的绝对统治甘洒热血。她感到心中有点什么东西，推动着她积极地干预生活，劝她暂时放弃恬适的修炼生活投入到苦痛的斗争中去，放弃养尊处优而从事劳作，放弃幽静的环境而置身于动乱之地；她自认是耶稣之妻，经常听到一个声音对她说：“救救我吧，我的好妹妹，我的朋友，我的小鸽子，

^①圣经中的女英雄。

我的贞洁的妻子；我的脑袋里全是露珠，头发被夜露浸湿了。”她清楚地看到，耶稣在为人间的不公正受苦受难，要求她伸手相助；不让她享受荣华富贵，而是把她推进世间飓风之中，再次考验她对他的爱。

但是，这位娇艳的姑娘同时看到，当她试图迈出第一步时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她将遭到迫害，爱她的人将视她的行动为荒唐可笑的。她知道自己身体虚弱，担心经受不住痛苦的折磨，于是以耶稣妻子的身份回答说：“我已脱掉了长袍，怎能再重新穿起？我已经洗干净了双脚，怎能再重新弄脏？”她进行了长时间的自我斗争，力图熄灭那个呼唤她干预生活的声音，确信自己对上帝的事业完全爱莫能助；可是，结果徒劳无益。对于她的自欺欺人的理由，那声音给以十分响亮的回答，告诉她不要担心对上帝的事业会是无能为力，而是应该信心百倍地为上帝效劳；上帝多次高兴地显示了他的神力，把某些重大事情交给体弱多病的恭顺女人去完成，其最好的证明莫过于著名的奥尔良姑娘贞德，锡耶纳的圣·卡塔利娜，以及圣·特雷莎和其他杰出的女英雄，这些人都为反抗尘世的权势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奇迹。

一件并不很重要的事情促使玛丽娅下了决心。她的舅父罗德里戈——莱博亚尔侯爵——是王位觊觎者宫廷中的一位重要官员。此人知道玛丽娅对上帝怀有纯洁的信仰，以及和聂瓦镇天主教——君主专制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时，就从巴荣纳写信来，问她是否愿意做他和卡洛斯派委员会主席塞萨尔·帕多的传信人。玛丽娅立刻回信说很高兴做这件事。自此以后，她常常收到舅父的信，里面夹着给塞萨尔的信；毋庸置疑，那是聂瓦镇卡洛斯派谋反组织同下达命令的上层人物取得联系的渠道。不知怎的，她

一下子卷进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的事业，并且心中并无负疚之感。她从塞萨尔和其他人嘴里常常听到，这些基督教徒企图把耶稣送回圣座，把专制和异端一扫而光。这样，她非但不感到惧怕和悔恨，而且面对危险提高了勇气。在她看来，这显然是上帝赐福于她，让她时时走运。她越来越投身到反叛活动中去了，参加他们的会议，竭尽全力为他们效劳。塞萨尔举行武装叛乱时，是她亲自绣了战旗和宗教维护者们缝在坎肩上的法兰绒“心”形徽志。反叛者们为她享有圣徒之称而对她十分崇敬，并且为她积极参与他们的事业而对她深深爱戴。在反叛分子举行的大会上，她有时应邀发表意见，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令人折服，既热情奔放又机智谨慎，以致谋反者们把这个美貌的女子视为上帝派来尘世维护它的信仰和帮助他们实现宏伟目标的天使。

塞萨尔先生失败之后，聂瓦镇的卡洛斯分子十分沮丧。玛丽娅天天伤心落泪，一再恳求上帝莫要让不公正和谎言压倒神意，要搭救当时被流放和遭受迫害的上帝的忠诚保护者们。上帝果然被感动了，它慈悲为怀，让塞萨尔先生和同他一起被流放到加那利群岛的大部分青年人乘一艘外国轮船逃出来，并且隐名埋姓回到故土，躲藏在不怕风险的亲朋好友家里。于是，那些守旧分子又死灰复燃，重新开始活动，阴谋叛乱，尽管茫然不知所向，没有具体的目标。过了一段时间，当勇敢不屈的塞萨尔先生暗示他们要搞一次大胆的突然袭击，以便立刻取得主动，战胜省里为数不多的驻军时，他们的目标才明确起来。这位果敢的首领所建议的突然袭击就是夺取聂瓦兵工厂。起初，大家认为这个计划是愚蠢的；但是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渐渐地看到这个计划并非那么难以实现，以致不紧不慢地开始为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做着各种准备工作。事

态发展到这一地步，一天傍晚，玛丽娅来到塞萨尔先生藏身的地方，想同他单独谈谈。姑娘告诉他的事情，大概是十分重要和鼓舞人心的。那位老首领一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亲吻着她的前额，一边激动地说：

“我的孩子，您将是我们的救星。上帝把众多勇士的生命交到了你这双柔嫩的手里，说不定我们的事业会马到成功的！”

姑娘返回家中，钻进自己的房间里，做了好一阵子祈祷，然后下楼到母亲的卧室里。里卡多不一会就来了，他天天都来这里的。照常寒暄了几句之后，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就打起瞌睡来，那时两个青年人便退到阳台上，偷偷地倾诉他们的心曲，那些话他们不知说过了多少遍，然而却是百谈不厌，越谈越亲切，越谈越甜蜜。玛丽娅显得忧虑不安。凭着热恋者的敏感和洞察力，她的未婚夫立刻觉察了出来。

“今天你怎么啦？……好象有什么心事。”

“里卡多，我心烦意乱……我感到悲伤，仿佛有什么不幸要落到头上似的。”

“那是精神作用，你过度紧张啦，亲爱的。节食把你的身体弄得十分虚弱。你暂时不要这样做了，无需那么长时间地祈祷……看你瘦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身体从未象这几天这么好。不是精神作用，而是悲痛淤积在心中……是灵魂感到痛苦，而不是身体遭受折磨。”

“可是，难道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吗？”

“是一种预感。”

“得啦，管它预感不预感的哪！”

玛丽娅缄默了，里卡多也不再说话。夜幕降临。他们透过玻璃注视着柱廊环绕的聂瓦镇广场。刚刚放学的孩子们在那里跑呀，叫呀，嬉戏玩耍。太阳已经落下去，宗教事务所上方的天空有一大片染上了淡淡的玫瑰色，天顶变得湛蓝，地平线一片金黄。镇民们在街道上川流不息，办理着一天最后的事情，欣赏着并不常见的美丽晚霞。“星星”咖啡馆的阳台上坐着几位顾客，他们漫不经心地扫视着广场。对面人家的阳台上，一个蓝眼睛、头发柔软而卷曲的孩子正用玻璃管吹肥皂泡玩，底下有几个孩子大声叫嚷着，待肥皂泡飘下来时便用帽子或手帕把它抽烂。

过了一小会，玛丽娅向她的未婚夫转过身来，用紧张而焦虑的目光盯住他，声音颤抖地说：

“里卡多，你很爱我吗？”

“这话从何说起？……你不是很清楚吗？”

“是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已经向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爱情方面，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情一样，总是有程度的深浅。只有神明之爱才是无限的。你对我的爱经受住了一些考验。天知道是否还能经受另外的考验！”

“我对你的爱，”年轻的侯爵把手放在心口上说，“能经受住一切考验。”

“一切？”

“一切！”

“如果我要你献出生命呢？”

“不在话下！”里卡多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耸了耸肩膀。

“那是小事一桩。”

玛丽娅满意地笑了，停了一会又胆怯地问道：

“如果我要你献出荣誉……或者说献出你们男人认为是荣誉的东西呢？……”玛丽娅纠正着补充说。

里卡多面色有点发白了，过了好久才作答。最后低声镇静地说：

“荣誉，亲爱的，荣誉并不属于我们；那是我们出生时上帝放到我们手中的东西，当我们死去时他要收回的。”

听了这话，玛丽娅的眼睛里顿时闪过一道愤怒和轻蔑的光芒。

“谁对你们说过上帝赐给你们的东西还会收回？你们为什么常常把属于地狱的东西和天堂搅在一起？……”

但是，她立刻镇静下来，并且把话说得既柔和又有说服力。她补充道：

“上帝在一个人出世给他的东西，除教会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披露；教会告诉我们，人们把沉沦和毁灭看作荣誉的事并不少见……一般地说，世人最珍视最贪求的东西都是天理不容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看重那种掩饰着傲慢和专横的所谓荣誉。基督徒的真正荣誉只在于效忠上帝和按天条行事……里卡多，你听我说……我之所以问你是否很爱我，那是因为我需要知道这一点……要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半点不能含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之后，如果象我要求的那样善良有德，那样信仰上帝的话，也许会更爱我……如果你的信仰淡漠脆弱，只注意尘世的浮华，肯定不会再那么爱我，也许最后要躲开我……”

“这绝不可能！”

“请等一等……你想想看，如果你的未婚妻蔑视，甚至违犯社会的某些法规，超越对女人——尤其是未婚青年女子——的限制，参与纯系男人的事情……，比如，参与了政治……而且不单

单是思想上和口头上参与，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参与，你会怎样呢！想想看，比如参与了反叛活动，并且积极地为这一活动的胜利而工作……为了取得胜利，她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或失去自由……”

“那么，你……？”

“对！我。”玛丽娅坚定地说，“我积极地参加了一次谋反活动……；我在全力为好人的事业的胜利而工作……上帝知道，不管谁当政对我都无关紧要，而我之所以这样做，也并非出于某种尘世的考验！我一直看到宗教和它的使臣惨遭虐待；我一直看到拯救大批灵魂的事业处在危险之中；我每天都看到圣神耶稣和他的名字受到如今正在统治西班牙的无神论者的嘲弄，他们为耶稣戴上了一顶比在耶路撒冷戴的要痛苦千百倍的荆冠……我觉得耶稣在用眼睛恳求我，他用天神般的声音央告我为他松一松那可怕的荆冠……你想，只是由于单纯地惧怕惹怒世人，我就对宗教利益，对我的誓言和耶稣的荣耀弃之不顾吗？”

“对此，我一无所知，”里卡多有气无力地说，同时陷入了沉思。

“你看我说得很对吧！我现在把一切都对你说了，讲出了我的秘密，你已经不爱我了，肯定无需多久就会离开我，抛弃我。”

听了姑娘最后一句话，里卡多猛然抬起头来，他预感到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就要发生，不耐烦地说：

“是何原因促使你把这些一直埋在心里的话，一古脑儿都对我讲了出来？”

“首先，请你原谅我以前没有对你讲。这些秘密并非属于我……其次，我担心你和我想不到一块儿，从而为我的计划设置障

碍……但是，你今天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比以前虔诚了，爱你的基督教徒这个称呼了。因此，我决定把心完全掏给你，把许多正气凛然的人的生命放在你这个忠诚可靠人的手里……我是一个弱者，亲爱的，里卡多；我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女子，既无力奋战又无力抵抗……你不要抛弃我……；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不要抛弃我！ …… ”

里卡多感到危险离他更近了，于是高声喊道：

“ 玛丽娅，我们还是开门见山，把话说清楚好了，到底是什么事？ ”

“ 事关重大，如果你不为尘世的恶浊所左右，听从上天的呼唤，那就会解救自己……这个镇上有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它不是象所有凡人应该做的那样去侍奉上帝，而是成了魔鬼的可怕帮凶。这件武器就是兵工厂…… ”

玛丽娅停了一下，用恐惧的目光看了情人一眼，然后又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

“ 你能够把这件武器从魔鬼手里夺过来，交给上帝，也就是说把这座工厂交给宗教的保护者，并且…… ”

玛丽娅再次停了下来，惊恐地看着年轻侯爵那青色抽搐的面孔。里卡多抓住她的胳膊，使劲地摇晃着，与其说张口说话，勿宁说放开喉咙吼叫：

“ 谁给你出的主意，叫我去干这种事？告诉我……是哪个混账王八蛋给你出的主意？真是太卑鄙了……我现在去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告诉我，告诉我，玛丽娅……你自己绝不会想出这种事……你想不出，玛丽娅，你的未婚夫，佩尼亚尔塔侯爵，高贵绅士的后代，一个赤胆忠心富有荣誉感的军人，听到要他干这种事

情，他是绝不会平静的……你也不会认为，深深爱着你的人会是个怯懦的叛徒，做出这种事会理所当然地遭到朋友们的唾弃……只有这样，我才能原谅你刚刚说的那些可怕的话……玛丽娅，看在上帝份上，你听我说，此刻我的头热得象一团火，心冷得象一块冰……我听到我的心中有个声音在提醒我，一个巨大的灾难就要降临到我的头上。好，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在一心一意地爱着你……为了爱你，甚至甘愿献出生命……可是，如果我对你的爱无限地膨胀，以致这个世界无法容纳，那么这爱情就会被窒息，就会象一盏灯那样一吹而灭，而我宁愿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也不去干如此卑鄙的勾当……我还能怎么说呢？……就是上帝下凡亲自请我去干，并且以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相威胁，我也坚决不干……我宁愿和忠心耿耿的人一同被处死，也不投向叛徒一边，苟且偷生。”

玛丽娅沮丧地低下了头。过了一阵才嗫嚅地说：

“里卡多，你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你。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你是通过凡人的常规之窗观察事物的，而我只能依照天条办事。对你来说，勇士的称号，忠诚和高尚的声誉比什么都重要。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拯救灵魂……如果我冒犯了你，那就请你原谅，但愿你狂热崇拜的那种荣誉能使你忘掉我们刚刚谈的话……”

里卡多那悲哀的目光长时间停留在姑娘身上。他终于明白了那个女人不可能属于他；在那颗他所崇爱的心中（这颗心充满着神秘的，也许是伟大而高尚的但难以理解的感情），他占有的位置是无足轻重的。他的眼睛里涌出了一颗泪珠，顺着面颊抖动着滚了下去。

“你说得对，玛丽娅……，我不理解你……我父亲是个忠厚的人，他如在世，也不会理解你……我祖父是个军人，为祖国捐躯，他如活着也不会理解你……但是，我的父亲和祖父会象我一样，如有人提醒他们应该保守别人告诉给他们的秘密，那他们会发火的。”

两个人沉默了，谁也不开口讲话。他们透过玻璃窗愁眉不展地看着聂瓦镇宽阔的广场，墨汁般的夜幕开始吞噬着它。街上的行人懒洋洋地迈着缓慢的步子往家里走去。宅第里有些灯亮了起来。那些在楼下接对面房子上的孩子吹下的肥皂泡的顽童们已经散去；那个吹够了肥皂泡的孩子，终于把玻璃管和水碗放在地上，对着里卡多和玛丽娅做着怪相。但是，他们两人阴沉着脸，僵直地呆在那儿，象以往那样不去理睬他；看到他们如此严肃，孩子怔住了，也木然站立不动，用那双天使般的明澈美丽的大眼睛注视着他们。

十三 玛丽娅决心做一个 忠贞的殉教者

西班牙摇摇欲坠的共和国^①在×××省的军事统帅，是个野性十足的人（这样说并不是有意污辱他，因为每个人都有权成为一个野蛮人，并且有权在健康道德和良好的风俗允许的范围内适当野蛮一点）。当他从一份告密报告中得知聂瓦镇的卡洛斯分子准备进行一次骚乱活动（他是这样称呼的），并且企图夺取兵工厂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拉米雷斯少校叫来，对他说：

“我要你带两个连的部队在一个小时之内出发到聂瓦镇去，警察巡视官陪你。你一到那里，就立刻把他们逮起来，捆绑在一起，给我带来，听清楚了吗？把名单上的人全部捆绑在一起。”

“好的，将军。”

“用半个连的士兵押送他们就够了。你带领其余士兵听从上校厂长的指挥，直到我做出新的安排。”

“好的，将军。”

当拉米雷斯少校行过军礼，正要走出办公室时，将军又叫住了他：

“喂，拉米雷斯，我刚才叫你怎样把犯人带回来？”

^①指存在两年的第一共和国（1873—1874）。

“把他们捆在一起，将军。”

“好极了，上帝保佑你。”

两连士兵赶到聂瓦镇的那个夜晚，正是塞萨尔的朋友们决定打响战斗占领兵工厂的日子。反叛活动一切安排就绪。凌晨一点钟，有五十人将在一个卡洛斯派大庄园主的果园里集合，还有五十人在另一个富翁的酒窖里集合，拿到武器，穿好军装。两点整，所有人都向工厂进发。那天夜里只有二十五个人护厂，由年轻的佩尼亚尔塔侯爵率领。反叛者们一面准备从厂门强攻，一面派人从厂后翻墙而过。攻进去以后，要火速夺取造好的枪支，让事先准备好的马匹驮走。而后，放火烧掉厂房，尽快撤出镇去。那时就是受到进攻，他们也有五、六百全副武装、弹药充足的士兵了。塞萨尔先生毫不怀疑他的大胆行动会取得完全胜利；但是，在过去和将来的反叛活动中，总是有该死的坏家伙出来告密，此次这位勇敢绅士的计划，也因这一缘故而破产了。

夜里十一点，拉米雷斯少校和警察巡视官已经把聂瓦镇卡洛斯派委员会的全班人马，包括十一、二个卡洛斯死硬分子逮捕了；根据将军的事先吩咐，这些人被捆绑在一起，由半连士兵看守，在镇政府的门厅下等候出发的命令。被捕人之中只有一个女人，即玛丽娅。马利亚诺先生噙着泪水央求部队长官允许他用车子把女儿送去，但遭到拒绝。拉米雷斯少校说，他实感遗憾，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唯一可答应他的是不捆绑玛丽娅，并且等候一会儿，叫人把玛丽娅的皮鞋和大衣送来；仅仅这样，少校就要冒被将军斥责的危险，那位将军是……（拉米雷斯少校在这里用了我们有幸用过的那个形容词）。

最后，命令下来了，一位中尉负责把被捕的人带走。马利亚

诺先生不想丢开女儿。虽然当时没有下雨，夜晚仍是湿漉漉的；从士兵的绑腿上看，可知地面肮脏已极。镇上的人几乎都知道了发生的事情，许多黑影悄悄地出现在阳台上，瞪圆眼睛观看被捕的人一个个走过去。从一条街道穿过时，一个气忿的女人声音从阳台上吼道：

“混帐东西！让你们不得好死，下地狱受惩罚！”

士兵们抬起头，随即又低下了，默默地继续走着。他们那有节奏的脚步声，令人感到辛酸和恐惧。每个士兵都觉得道道愤怒的目光向他们头上射来；尽管他们不该受到如此对待，但还是象经常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那样顺从地忍受着。不一会，他们就把镇上最后几幢房子抛在了后面，走上了大路；大路的开始一段，两旁耸立着高大的白杨树。

天空其黑如墨，大地被裹在黑暗之中。近处的树木和道路两旁农家房舍的影子几乎难以分辨。行人的脚步不象走在镇上石板路那样声音清脆，而是发出凄厉的声响，有如淌水行走。中尉是个年方二十岁的热情的小伙子，他下令兵分两路纵队，把犯人夹在中间。然后他走到犯人跟前，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并且彬彬有礼地请谅解他把他们捆着带走；不过，他们应该知道将军是很……

（年轻的中尉用了他的上司少校和我们——首先是我们——公诸于世的那个形容词）。犯人们轻声道谢之后，便庄严地沉默不语。顷刻，开始下起了滂沱大雨。马利亚诺先生一直没有和女儿说话，这时急忙打开伞给女儿遮雨，他把玛丽娅紧紧拉在胸前好一阵子，贴着她的耳朵小声说：

“我的女儿，你让我喝的这口酒好苦呀！……把衣服扣好……你冷吗？噢，那个畜牲一定得还我这笔帐！……我要去马德里拜

访国防部长，叫他把这个家伙发配到一个古堡去。我的心肝，没有淋到雨吧？你穿上我的雨衣吧？……竟然派人把我的女儿捆走！……这个蠢猪！……这个变戏法的政府是从哪个狗窝里把他掏出来的？……如果你病了，我一定把那个家伙杀死。可是，你这个傻孩子，是谁不得我的允许把你拉进这场反叛活动中去的？……假如我不让你出入教堂，这会儿你就不会受这份苦啦！什么卡洛斯派，什么共和派，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有教养的姑娘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给父亲洗洗衣服呀，织织袜子呀……我说的对吗？织织袜子……流氓！无赖！竟然派人抓走我的女儿！……我要是见到他，非用手把他掐死不可！……”

“你镇静些，爸爸……镇静些，看在上帝面上……我很好……为上帝受苦，虽苦犹乐。我从来没有感觉象现在这样好过……这是因为我为耶稣重返他的圣位做了点事情，心灵上得到了安慰……唯一使我感到难过的是看到你十分烦恼……啊，爸爸，为了使你的信仰象我一样强烈、炽热，蔑视尘世的一切苦痛，象我这样泰然自若，高高兴兴地奔向上帝安排的地方，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马利亚诺先生感到许许多多气愤、恼怒的话涌上咽喉，但是他说不出来。他只是把雨衣披在女儿身上，激动得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

雨终于停了，刮起了微微的南风，阴沉沉的天空有些透亮了，射出稀疏微弱的光线，士兵和树木的影子，山谷两旁的巨大峰峦看得清楚了。队伍里死一般的寂静。犯人们一言不发，吞忍着仇恨和悲伤。田野里既听不到任何增加黑夜神秘感的悦耳声音，也听不到勾起心中忧伤的柔和的声响。只是在从某幢房前经过时，

可以听到里面有骇人的狗吠声，那是对这么晚还有人经过表示抗议；时而可听到军曹阿尔卡拉茨那并不比狗吠好听的咕哝声，他在咒骂遇上了这样倒霉的夜晚，咒骂自己的命不好，咒骂妈妈不该把他生出来。

风仍在刮着，而且越刮越烈。这种温暖、潮湿的风给犯人以大祸临头之感。道路两旁的树木痛苦地弯下腰，把枝叶上的雨水全部洒落下来。光线微弱的天空中，大块的乌云显现出来，开始急速地滚动，仿佛被黑夜这个魔鬼紧紧追逐似的。这乌云之后，并不是深蓝的天穹，而是灰蒙蒙的，仿佛是一层厚厚的不可穿透的遮盖物。不过，风力在不断增加，最后终于在一些地方将这遮盖物撕裂开来，出现了令人欣慰的孔洞，几颗星星在那儿轻轻地眨着眼。少顷，大块大块的乌云又涌来，把这些孔洞遮住了，但是，灰色的遮盖物很快又在别的地方撕开来，一颗颗小星重新向大地亲切地眨着眼睛。最后，一大片银光突然洒满了整个田野。月亮在两朵云彩之间探出头来，显得格外美丽和明亮，有如一个少女打开房间的窗户一般。可是，这位好奇的姑娘刚刚向大路上的行人看了一眼，乌云又紧紧地合拢在一起，遮住了她的眼睛，大地重新陷入阴郁凄凉之中。接着月亮又在高空露出脸来，随即又隐去了它的身影，一团团奇形怪状、大小不一的云朵急速地从它面前飘过，不知飞向何方。在半个小时的光景里，月亮露面隐去，隐去露面，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在这队行人眼里犹如一只濒临沉没于那个波涛滚滚、黑魆魆的汪洋大海中的船只。

最后，风暴平静了。天空中的浓云渐渐地消失在山后。落在后面的几块乌云，慢慢地从月亮前面穿过，使大地陷入黑暗之中，最后越过山峰而远去了。天空晴朗如洗，那点缀着点点星斗的深

色遮盖物又舒展开来。月亮在自己周围画出一个明亮的光环，宛如一个傲慢的王后，不允许任何别的天体在那儿发光。宽阔的山谷得到了月光的吻舔，好象高兴得轻轻地颤抖起来。从桔林、安静的水流和散落在这里那里的房舍射出无数的闪光，神秘而柔和地消失在空中。有些地段笼罩在一片银白色中，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树木和围墙的影子；另一些地段浓影重叠，保护着各种植物安然入梦。宽宽的山谷被照得明晃晃的，犹如一片沉睡的湖水。

我们的这队人马在山谷中间走了许久之后，前面的高山挡住了去路。他们需要越过山去进入那边的平川。公路贴着陡峭的山坡从比较易行的地方直穿过去。地平线变得异常短小。爬山之前，中尉命令在路旁一家大客栈门前停下来，并且打发人将老板叫醒，起床给队伍准备饭菜。犯人们被带进客栈里，休息了好大一会，而后又继续赶路，一步步在崎岖不平的陡坡上攀登着。

山谷中茂盛的草木不见了。高山越来越紧地靠拢在一起，公路刚刚能穿过去。山上只生长着蕨类植物。路上不时地出现煤矿的井口。马利亚诺先生抑制不住自己，很想谈谈聂瓦铁路之事，于是走到中尉身边，告诉他索托龙格规划的线路走向，并且详尽地给他解释这种走向比米拉马尔规划有哪些优越性。由于坡陡，山路更加狭窄了，月亮依然挂在空中，照亮着道路，用她那柔和、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行人。这时传来了吉他琴声。西班牙士兵在行军中，何时不弹吉他！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南方口音唱道：

我在看着你，
我在看着你，
你已原形毕露；
要象从前那样爱你，

已根本不可以，
还是让我们从此分离。

这段歌词一唱完，四、五个士兵在不同的位置上齐声高喊：“好！太好啦！”这表明他们也是南方人。那只产生于安达卢西亚热带地区的民歌，犹如一根魔杖，顿时驱走了人们心中的哀伤。威严的高山突然动了感情，让那位士兵的歌声回荡起来，通过峡谷山口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队伍里有了热烈的谈话声，不过每当那位安达卢西亚士兵引亢高歌时，谈话声便停下来。犯人们依然缄默不语。

士兵和犯人有气无力地走着，半张着嘴巴。他们虽然没有意识到，但确实是都在为黑夜的这一可喜变化感到高兴。公路弯弯曲曲。突然间，队伍在最后一座高山拐过一个弯角时，听到一声枪响，一个士兵倒在了地上。几乎就在这时，一声大喊直冲云端：“卡洛斯七世万岁！”大家抬头一看，不远的地方有个人，就站在路中间的一块岩石上。那人蓄着雪白的大胡子，穿着羊皮坎肩，戴着贝雷帽。犯人们立刻认出那是聂瓦镇卡洛斯派委员会主席塞萨尔·帕多。中尉怕有埋伏，命令部队列好战斗队形，开火射击。但是，无论怎样射击也无济于事。硝烟散去之后，又看见塞萨尔不慌不忙地往枪膛里装子弹，并且在扣动扳机时，用更高的声音喊道：

“卡洛斯七世万岁！”

“你要遭雷劈的，老狐狸！你打伤了我的胳膊！”军曹阿尔卡拉茨一边吼叫着，一边用手捂住伤口。

“第二排，瞄准，开火！”中尉说。

但是依然毫不奏效。塞萨尔又在射击了。同时高呼着：

“宗教万岁！”

这时中尉愤怒地命令道：

“猛烈开火！”

子弹不停地从进入战斗状态的半连士兵那儿飞出。但是，那个单枪匹马的敌人既不逃走也没有倒下。他站在岩石上，压根不想用石头做掩护，继续压着子弹，不停地射击，并且始终用吓人的声音一遍遍地喊着：

“卡洛斯七世万岁！宗教万岁！”

说也奇怪，竟然没有一颗子弹打中塞萨尔。月亮把他那满是皱纹、傲然可怕的面孔照得清清楚楚。

“你们认识我吗？”他一边不住地射击，一边高喊着。“我是塞萨尔·帕多，老基督徒，百分之百的卡洛斯分子。”

“你是个强盗！”一个士兵回答说。

“喂，小毛孩子，你的心跳得太厉害了，子弹从我身旁老远的地方飞去了！”

“看这颗！”

“没事……，没有打中……如果我有七个人，你们这些无名之辈，不知要怎样夹着尾巴逃走呢！”

“小伙子们，你们大显身手吧！……打死这条老狗！”中尉怒不可遏地喊道。

士兵们飞速奔到山下，并且开始象山猫一样敏捷地往上攀登。怒火使他们的力量倍增。但是，就在这时，中尉夺过一个士兵手中的枪，朝塞萨尔开了火，把他打倒了。

“行了，弟兄们……回来吧……老秃鹰完蛋了。”中尉用胜利的语调喊道。

“只不过伤了一条腿！……鹰嘴还好好的哩！”卡洛斯派小首领声音嘶哑地说。

果然，尽管他的一条腿被打伤，还是站了起来。他装上子弹，立刻向往山上爬的士兵射击。士兵们一边呐喊着，一边用手拉着欧洲蕨，或用指头抠住盖满青苔的山石，拼命往上攀登。

“过来，过来，怕死鬼！”塞萨尔也是怒火满腔了。“到这儿来跟我学学怎样打仗！你们看到过卡洛斯派的军官是怎样打仗的吗？……看见没有，他们一个人就可以顶五十个共和分子！……明天可以把你们的辉煌战果向派你们来的草包将军汇报汇报……好汉们，但愿你们能得到十字勋章嘉奖！看着，这是为卡洛斯送给你们的一枪！……我知道你们这些共和派的‘勇士们’押送着一位姑娘……看着，这一枪是为玛卡丽达^①打的。小伙子，鹅卵石的味道不怎么样吧？……噢，我很高兴你们来这里！卡洛斯七世万岁……！”

他没有喊完，一个士兵赶到了山顶，枪筒对着他的脑门打了过去，把他的头炸开了花；这个士兵骂道：

“回你老家去吧，老混蛋！”

他的伙伴们喊叫起来：

“让我来收拾他，让我来收拾他！”

但是，那个士兵没有听战友们的话，而是紧接着又来了几下，把塞萨尔最后打死了。

士兵们爬上山顶时，个个面无血色，双眼血红；他们一齐对着卡洛斯派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头目的尸体开起枪来，顿时打得血肉横飞。这个出于愤怒的残忍举动结束之后，士兵们都沉默下去。

^①卡洛斯七世的妻子。

怒火平息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刚才是在同一个孤身之敌决战，因而对自己很不满意，反倒对那人产生了敬慕之情。

“老家伙真有种！”一个士兵边擦拭溅到脸上的血滴边说。

“他真是拼上老命啦！”另一个士兵说。

“说真话，小伙子们，如果一对一，这个老家伙一定把我们这半连人一个不剩地全吞掉。”第三个士兵最后说，没有人反驳他的话。

队伍里有五人受伤。大家临时拼了几副担架，把他们放在上边，就又重新赶路了。士兵和犯人都说话，他们为刚刚发生的那一悲惨事件所深深打动，心情悲伤地慢慢行走着。天空依然象原来那么宁静而晴朗，温柔富有诗意的月亮刚刚目睹了那场众寡悬殊的战斗，此刻把它的光芒继续洒落在沿着公路缓缓登山的人身上和被他们抛在后边岩石上的血肉模糊、青紫色的尸体上。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地上的不幸者的斗争、欢乐和痛苦，在威严宁静的上天面前，有何价值，有何意义？对于上天来说，一个帝国的衰亡和一片树叶落在地上没有什么两样。一个热恋着的姑娘的叹息和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呻吟也是同等份量。“苍天冷酷无情。”伟大的列奥巴尔迪^①说道，“它不懂得怜悯。”

可是，玛丽娅边走边用眼睛盯着天空，她的神情很不一般。在那位意大利诗人看来并不能主动为人类造福的苍天上，虔诚的姑娘却看到了一个慷慨而心肠慈悲的上帝；这上帝既慈悲又可怕，它把善良的人拥抱在自己怀里，把坏人打发到地狱去，永受惩罚；这个上帝和我们一样，面对央求和眼泪，便心慈手软。当她想到刚刚死去的那个人在天国审判中命运将会如何时，心情异常激

^① 列奥巴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

动，心脏不由自主地猛烈跳动起来，并且用响亮的声音高呼道：

“为了塞萨尔·帕多的亡灵，身在天国的上帝哟，你的英名是神圣的；你下凡来管理我们吧，把尘世和上天都置于你的意志之下。”

犯人们做出了热烈的反应，他们象玛丽娅一样祈祷起来，几个士兵亦然。然后他们又继续赶路，除了疲倦的呼吸声和不甚舒服地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时而发出的呻吟声外，什么也听不到。他们终于翻过了最高的山峰，开始下山奔向广阔的×××山谷。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深蓝色的天空隐没于苍白凄惨的光亮之中，这光亮也抹去了闪烁的星斗。行人感到刮起了略有凉意的令人不适的轻风，转眼间，一道宽大的金色光带在东方的山峦上扩展开来，他们兴奋地观看着脚下广阔的谷地。缕缕雾气从山谷小溪徐徐升腾起来；西边，山头白雪皑皑，一道巨大的黑色“山幕”把谷地突然切断，投下一片阴影。虽然谷地湮没在阴影之中，对此地了如指掌的行人还是立刻辨认出了黑糊糊的山坡上的教堂尖顶。犯人和押送者们到达了平地，主要因为需要精心护理伤员，他们费了很长时间才越过谷地。最后，当他们接近×××郊区时，已是早晨八点钟了。

省会的居民们已经得知，该省的军事长官对聂瓦镇的卡洛斯分子进行了一次措手不及的袭击。一群群人聚集在大街上，急切地等着看犯人经过。他们几乎全是革命时期所谓坐江山的人，也就是说，全是城里的地痞和苦力，其间也有些正派人，尽管他们游手好闲，此外，郊区的女人也几乎都出来看热闹了。

远远看到那队人，人群立刻沸腾起来，大家同时低声喊着：

“来啦，来啦！”

“听说他们策划今天晚上把聂瓦镇的自由派全部杀死。”

“啊，这些无赖！幸亏事先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要知道，”一个肥胖、双颊红润、面貌和善的绅士说，“所有卡洛斯分子都是些无赖和傻瓜。如果是我，一定把他们斩草除根……对他们只能用铁与火来对付！”

“等他们过来时，咱们好好讽刺讽刺他们。”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对身边两个穿得笔挺的青年说。

当犯人走近时，人群涌了上去，争先恐后地站到路边上。一看到伤员和从一个士兵的简短介绍中得知有关塞萨尔的事，好奇的市民们顿时义愤填膺，先是互相说些解恨的话，最后便对着犯人破口大骂起来，骂得他们狗血喷头，仿佛自己都曾受过这些犯人的什么欺侮似的。他们继续跟在犯人后面在大街上走着，怒火越燃越旺，甚至想动手揍他们一顿。犯人们垂首行走，脸上红得象着了火。

“好哇，假善人，伪君子！”一个人对犯人们喊道。“哪一天都把你们绞死！”

“看看这些坏蛋垂头丧气的倒霉相！可如果我们落到他们手里，这些王八蛋不知道怎么高兴呢！”

“混帐东西，现在你们再来喊卡洛斯七世万岁呀！”

但是，人们发泄最多的是对玛丽娅。尽管她年轻，美貌，身体纤弱，这丝毫不能使她避免凶狠恶毒的辱骂。

“他们中间那个女人是谁？听说是个女圣徒。”

“对，她是个未婚姑娘！”

“喂，姑娘，如果你找未婚夫，这里就有一个！你真该好好地挨几鞭子！”

“你看这个婊子那双虚伪的小眼睛！”

可想而知，高贵的马利亚诺·埃罗尔萨无可奈何地听着这些粗话，他是何等的惶惑、气恼、痛苦和激愤。盛怒之下，他咬着手指，捂住耳朵，生怕失去理智，导致犯罪，危害女儿的生命。

正如我们说过的，人们感到毒骂一阵尚不解恨，还想凶猛地向那些犯人扑过去。一个小伙子带头这样做了，他扔过去一块桔子。好多孩子也跟着学起来，一时冰雹般的“子弹”劈头盖脸地向犯人们飞去。虽说不致命，但实在肮脏得很。有人使劲投去一块卷心菜茎，正巧打在玛丽娅脸上，她的嘴角立刻流出鲜血。

噢，这时不幸的马利亚诺先生的愤怒突然可怕地迸发出来，象暴风雨席卷大海，似火山猛烈喷射岩浆。他那巨大身躯扑向身边一群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把他们冲散了；他把人一个个打翻在地，犹如他们都是些稻草人一般。没有倒下的人，怕他再冲过来，马上逃开了。埃罗尔萨先生想冲入人群；但是因为十分拥挤，没有冲进去；于是他伸手掐住了身前一个市民的脖子，如果不是士兵们从身后将这位怒气冲冲的父亲抱住，那人一定会死在他的手里的。这时，埃罗尔萨先生有气难出，便破口大骂起来，声音之高，盖过了众人的吵嚷声。

“恶棍！不要脸的强盗！卑鄙的胆小鬼！……如果不是有人把我抱住，我把你们的舌头一个个全扯下来……你们打伤了我的女儿……难道你们这些无赖不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吗？这能说明你们是好汉吗？你们干么不到纳瓦拉去和全副武装的人打仗，而在这里欺侮手无寸铁的人？……你们是些怕死鬼……是些无耻的流氓，应该用鞭子狠狠地抽你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敢和我较量一番，那就请他站出来，我要唾他的脸……看在上帝的面，

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打死击伤我女儿的那个家伙！……先生们，看在上帝的面，放开我，放开我！……”

马利亚诺先生挣扎着，企图摆脱士兵们的胳膊。看热闹的人本来在马利亚诺先生冲来时后退了老远，此刻看到他被紧紧抱住，便从惊恐中恢复了过来，满嘴喷着吐沫星子狂怒地骂道：

“这个老东西在辱骂人民！”

“他是个疯狂的保守派！”

“不要脸的东西，胆敢如此辱骂人民！”

“干么不把那个老混蛋打死！”

“打死他，对，打死他！”

“打死他，打死他！”

黑压压的人群向队伍涌过去，尽管很慢，但却很象大海的波涛一般可怕。假设不是中尉厉声阻止这一野蛮行动的话，马利亚诺先生和犯人们可就难以得救了。

“全连战士……准备好……射……！”

这时，骚乱神奇般地平息了。中尉的声音犹如海神显灵，波涛滚滚的大海立刻变得风平浪静。昔日坐过江山的市民们调转身躯，心中暗想：“各自逃命吧！”于是，他们乱纷纷地向四面八方跑去，这儿跌倒，那儿爬起。这些先生真是些名不虚传的飞毛腿，不到几分钟，就从士兵的枪口前逃得无影无踪了。

这样，犯人们又继续安静地赶路，直到进了监狱。作为预防措施，他们被集中关在一个大厅里严加看守。这大厅十分肮脏，木地板多处被老鼠咬了孔洞。玛丽娅单独关在一个房间，这房间还算干净和舒适。

确定十二点钟犯人到军事法庭受审。十二点一到，他们就被

押进兵营一间考究的大厅，法官已经到齐。组成法庭的军官们坐在一张长桌子后面。桌子上铺着红色的锦缎，上方罩着丝绒华盖。那华盖在共和时期以前，是用来增加君主的荣耀，提高他的威望的。法庭由军事执行官任庭长，他坚持此案要速审速决，狠狠地教训一下所有的反叛分子，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斩尽杀绝。这位庭长身材矮胖，满脸横肉，胡须稀疏。这是他的主要特点。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我们已经认识的拉米雷斯少校和押送犯人的中尉。其余军官的面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胖胖的脸、黑亮的眼睛、弯曲的胡须、尖鬓角，全是俗气不堪的样子。尽管神情刚毅，一眼就会看出，他们穿的长袍过份肥大。当犯人出庭时，兵营门口和四周挤满了听众，他们不象早晨那些人一般下流和粗野，而是一些高贵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还有绅士和职员。他们看到犯人进来，都一言不发，显得谨慎而富有同情心。

犯人们被一个个带进了军事法庭的宽敞大厅。担任检察官的上尉向他们逐一列举了犯罪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要他们招供。聂瓦镇卡洛斯派委员会成员做了有力的陈述，否认了大部分事实，只是有意识地承认了一部分，总之，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无罪。在招供过程中，那位满脸横肉的将军多次打断检察官的话，痛骂反叛分子，并且声称，如果不把阴谋活动的全部详情和细节供出来，就立刻处决他们。但是，尽管他如此大发雷霆，仍然收效不大。轮到审问玛丽娅时，他讥讽地笑了笑，恶意嘲弄地说：

“小姐，请您靠近点，回答这位上尉先生向您提出的问题。”

“您叫什么名字？”检察官说。

“玛丽娅·德·埃罗尔萨一瓦尔卡塞尔。”

“德—德……”将军嘟哝着。“又是贵族之家的人！”

“您被指控为王位僭望者的部长和顾问，莱博亚尔侯爵和不久前刚刚流放的聂瓦镇卡洛斯派委员会的小头目塞萨尔·帕多之间的通信联系人。这一点是军事法庭三月十四日的终审判决所确认的。另外，您还被指控资助和参加了聂瓦镇反叛分子举行的多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还有那个在流放中逃跑的小头目和一些政治犯。您在会上发了言，煽动造反，并且出谋划策，以促进造反成功。据说，您为这些叛乱分子绣了战旗，在您家里隐藏了贝雷帽和绑腿，并且为他们提供了资金……”

检察官停了下来，大厅里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将军不耐烦地说：

“快点……您回答！指控您的这些事实，您否认吗？”

玛丽娅泰然自若地看着庭长的阴沉面孔，坚定而平静地回答说：

“检察官刚才谈到的全部是事实。对此我感到万分高兴。我确实为我品德高尚的舅父莱博亚尔侯爵和勇敢的塞萨尔·帕多（上帝让他安息吧）充当了通信联系人；我确实参加了策划反对当今不敬神明的政府的会议，并且用我的拙劣的言词鼓动反叛者们去战斗；同样，我也确实为宗教信仰的保卫者们绣了战旗和其他纪念物。我尽力向他们提供了金钱帮助，这也是事实。但是，只说我在我父亲家里隐藏了贝雷帽和绑腿却不确切，因为我还隐藏了武器、带刺刀的枪支和弹药。”

法庭的军官们为之愕然。就连将军本人，尽管脾气暴躁，在如此视死如归的姑娘面前，也一时瞠目结舌。可是，如果他们如同我们那样了解这个姑娘，肯定不会这样惊异的。埃罗尔萨家的长女之所以卷入了卡洛斯派的反叛活动，是因为她确信自己在从

事一项使上帝喜悦的事业，并且抱定决心，在任何危险面前都绝不后退。她狂热地信奉上帝，认为他万能，因而想尽各种方法效忠于他；其次，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她有强烈的仿效愿望，要学习那些不畏强暴、在惨遭迫害的时候坚贞不屈的女圣徒。她能把圣·列奥卡第娅、圣·巴巴拉、圣·胡利娅、圣·埃乌拉利娅和其他著名的基督教英烈的生平传记背得滚瓜烂熟，这些圣徒的坚强，对她来说是学习的榜样，能给予她力量，使她更加百折不挠地沿着圣化之路前进。不知多少次，她的脑海里出现过基督徒受难的情景，而在这些场面中，她总是处于主角地位，且是胜利者；这正如许多迷上了徒手摔跤的人，只要闭目一想，十几个冠军便被打得狼狈逃窜了；又象一些演说迷，以为只要自己振臂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她是怀着多么崇敬的心情悉心阅读了梅里达的圣女圣·埃乌拉利娅从父母的别墅逃到城市的那段故事呀！进城之后，这位圣女主动拜见了省长卡尔福尼亚诺，讲明了她的虔诚信仰，并请求惩处。在刚刚完成从聂瓦镇到此地的旅途上，玛丽娅多次想起了那一永生难忘的出逃的细节，企图从自己的这次旅途中找到同那个圣女出逃的相似之处。此刻，面对声色俱厉的法官们，她更加看清了这种相似，于是勇气大增，下定决心在危险面前巍然不动。

将军对圣女圣·埃乌拉利娅怎样去见卡尔福尼亚诺省长一事不甚了了，以为这个黄毛丫头是想戏弄他，于是“砰”地捶了一下桌子，大声吼道：

“小姐，您听着：您知道您在和谁讲话吗？您知道不知道我是省军事长官，从来不喜欢开玩笑？您知道不知道耻笑我主持的军事法庭对您意味着什么吗？您知道不知道您这是让我把您投进

监狱？您这样要被关进单身牢房，每日只有白水和面包，直至悲惨地结束一生……喂，您知道这些吗？知道不知道？您说呀！”

“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玛丽娅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尽管语调并不傲慢。“我现在是在一个军事法庭上；不过，即使有一营士兵把枪口对着我，我同样这么说，绝不多说一字，也不少说一字。我从不会说谎；凡是能为上帝的事业效犬马之劳的事，不管在谁面前，我都义正词严，否则就称不上基督徒。”

“美貌的小姐，您所说的上帝的事业是指什么？”将军问道。他表面上装作镇静，而眼睛里却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我所说的上帝的事业就是现在合法的、天主教拥戴的国王所代表的事业。所有看到宗教惨遭迫害，上帝的使臣倍受凌辱而感到愤怒的人，都聚集在这国王的周围。西班牙是个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国家，它只信仰和崇拜上帝，因而一向得到上帝的保护，得到上帝的恩惠。所以，凡是读到在国会上发表的、报纸每日连篇累牍刊登的亵渎神明的演说感到痛心疾首的人，凡是不想看到污辱天神的行为在西班牙猖獗蔓延的人，都是拥戴国王的。”

将军的脸红得赛过辣椒，双唇由于暴怒而颤抖着。他真想大动肝火，但最后还是控制了自己，转而对检察官说：

“上尉先生，继续审问。”

将军平生第一次把一肚子火窝在了心里。而检察官也许比将军年少，抵不住异性的吸引，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甜蜜了，满脸堆着笑容，继续说道：

“好，既然您对参与反叛活动直言不讳，我们希望您继续这样坦白下去，把反叛活动的细节和参与这一活动的人员名单供出来。”

“噢，不！……那不行。我只供认和坦白我自己的事情，不能涉及别人。即使他们允许，你们也应该知道，我是绝不会那样做的，因为我认为亵渎神明的人提供武器杀害虔诚的基督徒，是一种罪过……”

“真是岂有此理！”将军愤怒已极，厉声吼道。“您以为我没有办法让您如实招供吗？把您知道的事情赶快说出来，不然，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就不客气——了！……”

“庭长先生，我已下定决心，有损于我朋友们的话，我一句也不说，因为他们用赤诚的心维护对耶稣的信仰。随您怎样处置好了，耶稣曾为我们受了无数的苦难，我也甘愿为他经受任何苦难。”

“我的老天！”将军吼道，他又在桌子上猛击了一下。“对这个丫头，我的耐心耗尽了！……喂，来人，把她带到监牢去，在下达新的命令之前，不准她与外界接触……”

法庭的军官们知道这样做于事无利，便低声对军事执行官嘀咕了几句。执行官稍稍平静了些，也明白了这一点。

“你们说得对。”他高声说道。“这个姑娘能够向我们提供的情况，我们早已经知道了，甚至知道得还要多些。我不想让卡洛斯派的报纸宣传我们同一个女人火冒三丈，……喂，来人，去看看这姑娘的父亲在不在，让他进来。”

片刻之后，马利亚诺先生走了进来。

“我要告诉您，埃罗尔萨先生。”将军站到他面前说，“您的女儿很缺乏教养。由于您不是卡洛斯分子，我们对她宽大为怀，不想动用严厉手段，尽管她如此放肆，我们完全可以那样做。您随时可以把她带回家里去，但事先要对我们立下保证，不让她

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反叛活动，或任何类似的活动……好不好？……如果您不想遇到更大的不快，那就好好地教管她，别让她象现在这样胡闹。”

马利亚诺先生差一点要对那个不知廉耻的军人大动肝火，将他痛骂一顿；然而，从前一天夜里就遭受的苦痛已使他没有勇气这样做。另一方面，也怕给女儿带来更大的麻烦；看到女儿恢复了自由，岂能让它重新失掉！于是，他把怒火压在心里，等有机会再同执行官算帐。他作了担保之后，立刻同玛丽娅走出法庭离开兵营，到亲戚家中去了。下午，他们动身返回聂瓦镇，到家时，天已经黑透了。

十四 母亲之死

马车停下时，马利亚诺先生从出来开车门的佣人脸上，一眼看出他不在时家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夫人……？”马利亚诺先生惊恐地问。

“夫人已卧床不起。”

“噢，这是预料之中的！她太可怜了，如何能够经受住这样的打击！”

进了家，他发现别的佣人也是那副面孔，神情严肃，默然无声，这更加使他大为不安。玛丽娅跟在他的后面。父女二人来到赫尔特鲁第丝夫人房间时，看到里面有几个人。这些人一看到他们，便走过来打着手势不让他们进去。

“怎么……很危险吗？”不幸的马利亚诺先生用嘶哑而已经颤抖的声音说。

“不太危险。”一位殷勤的太太说：“但是，你们最好不要这样突然进去，因为过分的激动对她不好。从昨天夜里，她犯了好几次病，现在很虚弱。让我先给她露点风，叫她有些精神准备。”

那位太太说完便去了。她告诉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她的女儿玛丽娅已经获释，很快就回聂瓦镇来。

“我女儿来啦！”病人具有母亲和歇斯底里女人的两种强烈本能，她喊道。“对，她来了！……我感觉出来了！……我看到

她啦！……过来，过来呀，我的女儿！”

她一边说着一边使尽全身的力气打算坐起来。玛丽娅走进房间，跪在床边，恭恭敬敬地吻着妈妈伸过来的双手。

“原谅我，妈妈；原谅我惹你生气了……你是为了我才得的病，不过，上帝会让你很快恢复健康的……”

“我的女儿，不要这样；你没有什么可要我原谅的；你做了上帝要你做的事情。我病倒了……这是真的……；但是，那是因为我象你具有那么高尚的品德去忍受上帝叫我们忍受的苦痛……你是圣女……我就会好的……你不要挂牵我……现在我感到惊奇的是，看到你在士兵中间……那样被押走……而我竟然没有死去……我可怜的女儿……过来，吻我一下。”

玛丽娅走进妈妈房间的时候，玛尔塔和里卡多都在里面；玛尔塔靠床头坐着，里卡多坐在床下头。这位年轻的侯爵，在兵工厂一得知玛丽娅被捕的消息，就请求上校派人替他在那天夜里值班。他得到准许后，便立刻向埃罗尔萨家奔去。当他赶到时，马利亚诺先生和女儿已经到了镇外。当时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病情发作得很厉害，大家都担心她活不过来。她苏醒过来以后，马上又发作了一次。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忧愁的夜晚呀！马克西莫先生和修达夫人留了下来同可怜的玛尔塔一起守着病人。里卡多也不愿离去。玛尔塔心想，妈妈的健康和生命也许取决于她的态度，便表现得异常坚定，不停地在床边转来转去，出进卧室不知有多少次。马克西莫先生只要吩咐什么，她都当即尽心尽力地去做，事事做得让人称心如意。许多精细的常用急救方法，都一一用上了：外用介子泥，内服水蛭，用多种药水涂擦太阳穴，等等，等等；玛尔塔不让任何女佣的手接触妈妈。一切她都自己动手。她

做事不慌不忙，不弄出一点声音，犹如有生以来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可以稍稍喘口气的时候，她便坐到床边，焦虑地注视着病人的面孔。房间里灯光暗淡，大厅里灯捻燃得很小的煤油灯射来微弱的光线。床头柜上摆满了药瓶，散发着浓重的麻醉剂和其他药物的气味；但是，玛尔塔闻到什么气味也不头晕，真是一个顽强的脑袋！她从来没有生过病，全家人无不为之羡慕。里卡多有时也坐到病人的脚下。玛尔塔几乎只能看到他那映在门口亮光处的身影，可这个身影给她以极大的安慰。她并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里卡多不是外人。有时，当病人要什么东西时，两个人同时急忙站起来递过去；但是，在拿药瓶时，如果两个人手碰到一起，玛尔塔便象摸到蛇似的迅速地把手抽回来，让她的朋友去拿。他们默无一言。玛尔塔忘掉了自己的一切，心里只想着妈妈。里卡多则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心里想着玛尔塔。姑娘的心七上八下，听着躺在她身边的亲人的急促呼吸声，感到坐卧不宁。她象跑表那样准确，丝毫不误地数着母亲的脉搏，注视着她胸部的起伏。马克西莫先生和修达夫人在大厅里低声交谈着，仿佛在做忏悔。修达夫人向老医生介绍自己每个女儿的特征和性情，他们谈了好长时间。在九个钟头的时间里，病人经历了四次大的发作，结果虚弱到那种程度，以致医生着实担心后果不堪设想。可是，第四次发作之后，病人却有所好转了，白天一整天都很安静。虽然这样，病人仍然处在危险之中。

开始，玛丽娅心情十分激动。等心情平静以后，她便把妹妹叫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

“喂，妈妈作忏悔了吗？”

“没有。”

“你怎么不打发人去请神父？妈妈不行了，你没看见吗？”

玛尔塔确实没有想到这件事。再说，她十分担心母亲受惊，促使病情进一步恶化。实际上，她自己更是害怕那种威严的场面，努力不去想它。玛丽娅严斥妹妹不该疏忽，说如果妈妈那时死去了，她要承担可怕的罪责。玛尔塔明白了姐姐说得对，于是垂下头不再说话。她立刻打发人去请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忏悔神父，玛丽娅则负责劝导母亲，让她做好思想准备。事情说来奇怪！赫尔特鲁第丝夫人一生中曾无数次要求给她请忏悔神父来，而现在当自己的女儿告诉她应该准备好作忏悔时，她却惊恐万状，吓得魂不附体了。也许她当初叫人请忏悔神父时，认为还没有死的危险；而现在不然，她知道自己的病情确实十分严重了。总之，女儿的话使她十分震惊，说什么也不要神父来，她说眼下已感觉好多了，一旦有危险，她自己叫神父好了……玛丽娅不同意再拖延下去，于是不得不明确告诉妈妈她的病情的严重性。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屈从了，脸上现出一副沮丧的神情。

神父来了。大家走出大厅，房间里只留下神父和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玛尔塔为了不使父亲难过，回到自己的房间独自哭泣。而父亲为了不使两个女儿惊恐，也回到自己的房间号啕痛哭。玛丽娅守在大厅门口，等候那个虔诚的仪式结束。终于，神父打开大厅的门，一副悲伤的神情——天天和死人打交道的神父需要这样，在那副悲伤的面容后面，隐藏着这些人惯有的冷漠，他对等候在门外的人说道：

“你们进去吧，我们已经结束了。”

“怎么样？”大家问道。

，很好……很好……很好……夫人很安静……我看领受圣体

对她的身体和心灵均有益处。”

“是这样……您说得对，神父先生。”几位夫人同声说道。

“在我家里有一件事我看得很真切，上帝是万能的。”其中一位夫人这样说。“我叔父佩贝感到胸部不适，确诊为肺病。他看过无数的医生，吃的药可以用车拉。可是，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不做好死的准备，病就永远好不了。于是他让人把神父请来了，作了忏悔，领了圣体，甚至坚持给他涂抹圣油……那以后的情况我不大了解，只知道他心情平静了，病情开始好转……好转……好转……；总之，直到好得象你们大家现在看到的那样。”

别的夫人也同意这位太太的看法，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证实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大家说完之后，神父总结说，这种灵验的效果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天地之神都存在于病人的身体里，每个人的生死都由上帝掌握着。

夜里十点钟，以极其隆重的仪式给赫尔特鲁第丝夫人送来了圣体。埃罗尔萨家来了许多面孔陌生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手艺人，拥挤在楼梯上，过道里，甚至涌进病人的房间里，每个人手中都举着四蕊大蜡烛。神父由侍童开路，胸前挂着“圣袋”，从人群中间穿过，走进卧室。马利亚诺先生已躲了起来。玛丽娅手里拿着圣书，给母亲念诵领受圣体前惯用的祷词。玛尔塔靠墙站着，面色铁青，满脸恐怖，用眼睛注视着那威严的仪式，仿佛眼前有个什么可怕的怪物。这时，一个女人走进房间把一只点燃着的大蜡烛递给了她，她木头人儿似地、本能地接了过来。当神父摆出圣体时，不得不提醒她弯膝跪下。那场面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十分凄惨和威严的，尤其对病人的女儿。鸦雀无声的卧室里，大蜡烛哀伤地冒着火花，在墙壁上映出颤抖的黄色光亮。当神父举

起圣体的时候，他的声音比蜡烛发放火花的声响更为阴森。病人已经垂危，由于心情激动，而面色白得可怕。她尽量坐起来，由玛丽娅扶着，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张开嘴巴领受耶稣的圣体。随后，众人渐渐地离去，楼梯上响起了教堂司事摇起的颤抖的铃声，告诉人们耶稣正在离去。屋里只剩下病人的亲人。一群夫人涌进了房间，向病人表示祝贺，询问她的状况。赫尔特鲁第丝夫人说心情平静多了，并且握着女儿玛丽娅的手，感谢她给了她领受圣体的幸福，并且认为这样她的病可望好起来。所有的夫人都看到她神色正常，便安慰病人说，她不日即可恢复健康。

“上帝是万能的，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只要对上帝作了忏悔，就不会发生什么危险了。不会有事啦，夫人，放心吧。您很快就会好的。”

“我许了愿，在夫人病愈起床那天去为土内兹的耶稣举行一次弥撒。”玛丽娅的使女赫诺维瓦说。

“啊呀，你怎么不给戴荆冠的耶稣画像举行弥撒？”埃罗尔萨家的一位老洗熨女工吃惊地问道。她一直为梅塞德的戴荆冠的耶稣画像点亮灯光，打扫小教堂的卫生，甚至把这小教堂当做自家的那样看待。

“哎哟！土内兹的耶稣是最灵验的呀！”

“您这说得太过分啦！”那老使女高声叫道，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

于是，两个人激烈地争吵起来，直到玛丽娅动了肝火，让她们住了嘴，说土内兹和梅塞德的耶稣是同一个人，虽然每个基督徒可以对各地供奉的耶稣有所偏爱。

最后，除了德尔加多家的寡妇姐姐和她的一个妹妹留下来同

玛丽娅姐妹一起过夜外，其余的夫人都退去了。马克西莫先生也离开去休息一会，答应马上回来。忏悔神父不想离去，因为他看到病人没有任何好转；他倒在沙发上睡去了。里卡多也仍然呆在那里。

夜里两点钟，马克西莫先生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病情重新发作，并且十分严重，不幸的夫人险些没有恢复过来。看到母亲如此危险，玛尔塔又象为母亲举行领受圣体那一阴森的仪式之前那样忙碌起来。她为母亲准备各种药品；用小刷子刷摩病人的双腿，长时间地扶病人坐着，以免使她窒息；她还遵照马克西莫先生前几次的吩咐一一去做。别人去动赫尔特鲁第丝夫人效果都不佳，唯有玛尔塔那双柔和的手把母亲搬来搬去，使她保持最舒服的姿势，能奇迹般地减少她的病痛。病人终于苏醒了过来，并且能说话了；但是，马克西莫先生被佣人急急忙忙请来时，发现病人脉搏十分微弱，不禁脸上流露出惶恐的表情。这使玛尔塔大吃一惊，她把马克西莫先生单独叫到走廊里，扑在他怀里，呜咽着说：

“亲爱的马克西莫先生，看在上帝的面，治好我妈妈的病吧！看来我妈妈活不成了……活不成了……对，她要死了！我从您的表情看出来了。”

“孩子，不要哭，”老医生把玛尔塔的头搂在怀里说。“不必那么惊慌……我将尽力而为，想尽一切办法救活她。”

“对，对，马克西莫先生……；您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看在您已故的爱妻面上！”

“别着急，现在不要哭；赶快给你妈妈喂一勺奎宁，然后我们再给她用点健胃药。”

好心的马克西莫先生设法安慰玛尔塔，竭力掩饰着自己不祥的预感，他把有限的医学知识全部用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但是，

死神疯狂地向可怜夫人的床头奔来，他无力阻止。凌晨四点钟，病人说话更加困难，音调拖得很长，而且含混不清。病人的话几乎都是对玛丽娅说的，询问并且叫她再三讲述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夸颂女儿坚贞不屈，表示为自己有一个这么好的女儿感到荣幸。

“我的女儿……你求求上帝让我身体好起来吧。上帝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要求的。”

玛丽娅知道妈妈不行了，便说：

“妈妈，重要的是保持灵魂的健康……如果上帝要把你带走，那可是你的万福啦！……”

“孩子，那我要死了吗？”

“这只有上帝能决定……你要神父来重新为你作祈祷吗？”

“对……让他进来……，我的女儿……让他进来吧……”

神父进来了，并且同病人单独呆了几分钟。大厅里的人都悲切地沉默不语。马利亚诺先生歪倒在沙发上，手托着面颊，闭着双眼，一副疲惫不堪的神色。神父重新为病人做了祈祷之后，玛尔塔、玛丽娅、里卡多和马克西莫先生又都走了进来。赫尔特鲁第丝夫人的病况越来越恶化，出现了不祥之兆：不停地摇动脑袋，仿佛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而要找到枕头把脑袋永远放在上面。她那颤抖的双手不停地扯动着被褥，一对眸子在眼眶里左右转动着，时而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她好象看不到屋里有人。过了一会，玛尔塔发现妈妈的双手冰冷，只是简单地喊了一声，这个不幸的姑娘不懂得那将意味着什么。马克西莫先生回过头去，掩饰着内心的不安。神父让病人倚在自己的怀里。

“我……现在……很好，”赫尔特鲁第丝夫人把玛丽娅的手拉

到嘴边。“我好了以后，咱们两个到洛尔德去……好不好？……那地方……很美……很美……很美……如果你知道……我现在看到的东……那太好了！……圣母……圣母由群星相伴……向这里走来……你们快把天鹅绒的衣服……给我穿上，好去迎接她……喂，快点……快点……你们没看见圣母从房门……走进来吗？……唉，你们真糟糕！……早晨好，圣母……我有个女儿，她很象您……她头发金黄，双眼碧蓝……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病人的声音变得嘶哑了，上面那些话是从嗓子里吐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那嘶哑声干巴而尖厉，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听到这声音，忏悔神父便给玛丽娅打了个手势，玛丽娅立刻把挂在墙壁上的一个银质耶稣像取下来，放在妈妈手里说道：

“妈妈，要把上帝放在心上……要记住耶稣为我们受的苦难……”

“我……我不会死。”病人说。

“妈妈，你要死了……是的，你要死了。”玛丽娅既惊恐又痛苦，面孔烧得通红，害怕母亲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你要为自己所犯的罪过作忏悔……你不是要做忏悔，请求上帝饶恕你的罪过吗？……”

“是的……是的。”病人喃喃地说。

“您跟我一起念诵教义。”忏悔神父声调变得更加威严了。

“我信仰上帝……上帝是万能的……他开天劈地……”

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含混不清地重述着神父的话，好象没有注意在说什么似的。她死死地盯着天花板，面孔一会比一会难看了。眼睛周围渐渐地显现出一道蓝圈，鼻子格外尖削。神父念诵完教义之后，赫尔特鲁第丝夫人又对玛丽娅说道：

“我到……洛尔德去，可是……还没有草帽戴呢……我的草帽……都很……旧了……你代我给路易莎写封信……让她给我寄……一顶来，要新式样的……你也……需要一套衣服……去做一套吧……我的女儿……做一套吧。”

“妈妈，忘记世间的浮华虚荣吧……要想着上帝……你看，你很快就要见到上帝了……”

“不……不……；我不死……”

“啊呀，妈妈！看在圣母的面上，我求求你，要想到你很快就要死去了！……想到你可以升天了！”

“我已经这么想了……对……我是这么想的。”病人机械地叨念着。

神父拿起一本书，用拉丁文作祷告。大家一起跪下。这时奄奄一息的病人稍稍抬起脑袋问道：

“你们为什么都跪下啦？”

“妈妈，是祷告上帝收留你。”玛丽娅解释说。

玛丽娅站起来，把脸贴近妈妈的脑袋，低声继续说道：

“妈妈，你跟我说：耶稣……”

妈妈吃力地跟着说：

“耶稣……”

“我的耶稣，你受了难……”

“你受了……难……”

“你受了数不尽的痛苦……”

“你受了……数不尽的……痛苦……”

“……你受了。”玛丽娅重复着。

“……受了。”

“求你饶恕我的罪过……”

“求你饶恕……我的罪过……”

“拯救我的灵魂。”

“行了……行了！”快咽气的夫人一边说，一边用颤抖的手推开女儿。“不，我不会死……我身体很好……过来，玛尔塔……我的女儿，我不会死，是不是？”

“是，妈妈。”姑娘紧握着妈妈的手回答说。“我的妈妈，不要急，你不……你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我们还会象以前那样坐马车去散步……现在天气很好……”

“是的，我的好姑娘，是的……我们要出去……孩子，把我扶起来……一点……我这样躺着很难受。”

玛尔塔过去扶妈妈；但是，当她正要这样做的时候，妈妈便把眼睛盯在她身上，凝视不动，十分恐怖。那目光简直穿透了可怜的姑娘的心。于是，姑娘令人心碎地尖叫一声，把妈妈放在了枕头上。埃罗尔萨夫人微微张着嘴巴，双唇青紫，脑袋耷拉着，犹如脱了臼一般。那双无神的眼睛从枕头上仍然望着玛尔塔，还是一动不动，令人悚然。

“我心爱的妈妈！”姑娘立刻抱起妈妈喊道。“看在上帝的面，不要这样看我！……我的好妈妈，不要这样看我！……唉，不要这样看我！……妈妈，妈妈！……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啦？”

马利亚诺先生听到喊声，立即走进卧室，他面孔涨得通红，头发竖起，想把女儿从尸体上拉起来。

“起来吧，我的好孩子！你妈妈已经死了！”

“我妈妈还在……还在……在这里！……妈妈……亲爱的妈妈！……你不是在这里吗？……是不是？……告诉我呀！……你说话

呀！……你说话呀！……妈妈，看在上帝的面上，吻我一下吧！……
放开我，爸爸……；放开我……现在妈妈要吻我了！……等一等，
看在上帝的面上……放开我，爸爸，让妈妈吻我一下！……”

姑娘用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抱住母亲的尸体，疯狂地同她接着响吻。马利亚诺先生激动得十分可怕，几乎象个疯子，粗野地拽着女儿，仿佛大家的命运都取决于他能否把女儿从尸体上拉开似的。玛丽娅跪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举着双手，望着上天，祈祷母亲的亡灵顺利升天。

最后，人们终于把玛尔塔拉开来，送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姑娘不理解众人的心意，很是委曲了一番，因为她未能痛痛快快地把淤积在心中的痛苦倾泻出来。由于激动，她已经止住了眼泪，并且没有再流出来。她面如白纸，脸色十分难看，眼睛茫然地看着什么，既不听别人的劝告，也不想吃别人送来为她安神的药物。她只是用低沉而嘶哑的声音一遍遍地叫着：

“妈妈……妈妈……妈妈！……”

神父走近她，并且说道：

“我的孩子，你安静点，你安静点。这是上帝对你的一种考验，看看你是不是听天由命。你不能违背上帝的意志，而应该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想到了你。”

“您不要瞎说啦，神父！”姑娘怒气冲冲地喊道，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上帝只能把我妈妈带走才算爱我吗？……他的爱真有趣……真有趣……真有趣！……”

姑娘气急了，把这句话重复了好一阵子。当她稍稍平静些时，神父又对她说：

“姑娘，你应该学习你姐姐的榜样，她和你一样感到悲痛，但

做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听任天命，表现很坚强。她不抗上，遵从上帝的安排，为刚刚死去的人祈祷更大的幸福和荣光。”

玛尔塔觉得神父说得对，悔恨自己不该发火，于是垂下头，喃喃地说：

“噢，我姐姐是圣徒！”

“姑娘，你也可以成为圣徒。修炼之路为所有有心之人开放着。”

玛尔塔得到了神父和其他在场的人的安慰，不再说话了。她仍然是那副老样子，面色煞白，十分难看，目光凝视，一动不动。那木然之态终于使人们担起心来，有人出去告诉了她父亲。马利亚诺先生走进房间，小玛尔塔为之一震，立刻站起身来，扑到父亲的怀里，痛哭不已。她得救了。

朋友们一再相劝，马利亚诺先生和小玛尔塔才离开房间，去休息片刻，大家立即安排抬走尸首和举行葬礼事宜。玛丽娅依旧在妈妈的房间里作祈祷。当晨曦的惨淡光亮透进来时，她还是双膝跪地，目视上天。玛丽娅小心翼翼亲手置放在灵床周围的大蜡烛，阴郁地燃烧着，它那黄色的寒光划破了房间里淡淡晨光。谁也不敢打扰她那虔诚的沉思。走进大厅的人，看见她那副神情都惊异地窃窃私语，怀着激动和崇敬的心情轻轻地退出去。

最后，客人们都离去了，玛丽娅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休息，在一件痛苦的意外变故之后，几小时之内又经历了一连串的巨大折磨，她太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中午时分，马和亚诺先生和两个女儿来到饭厅，开始在悲痛的气氛中用午餐，所有遭受过家庭不幸的人大概都会记得，这顿饭是多么可怕，多么凄然，滴滴泪水掉在饭菜里，长时间的静默伴随着抽泣。整整一顿饭，他们不说一句

话。因为害怕和别人的目光相遇，谁也不敢抬起头，而只是满怀痛楚地朝刚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的亲人留下的空位望上几眼。父女三人一口一口机械地咽着饭菜，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手帕擦拭眼泪要比用餐巾擦拭嘴巴的次数更多。杯盘相击，使他们感到异常刺耳，即使说上一两句话，往往也是颤抖着声音，有气无力。心灵在和身上的迫切需要暗暗争斗着，在那可悲的气氛中，这一需要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收起有如匕首刺心的苦痛表情，中断悲戚的沉思。

埃罗尔萨父女从餐桌上站起来，依然沉闷如前。玛丽娅又回到自己房间里关了起来。马利亚诺先生由玛尔塔陪着，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两个人坐在一个沙发上，大半个下午紧紧拥抱在一起。父女间的抚爱把绝望的痛苦渐渐地变成了柔情，引出了凄切的哭声。他们互相宽慰着。女儿说妈妈将在天上关照他们，并且许诺永远做个通明事理的好姑娘，绝不让爸爸生气。马利亚诺先生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夸奖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如此心地善良、容貌漂亮的姑娘。这时，一个佣人进来说有几位夫人来访，父亲和女儿感到不可言状的厌烦和不悦，仿佛是把他们从那一温情的痛苦中拉出来，重新投入绝望之中。

马利亚诺先生猜到了这些夫人来访的目的。她们是想岔开他们父女的注意力，不让他们听到抬走尸体时的喧闹声。果然不出所料，几位夫人和绅士一再劝慰，想将他们拉到里屋；但是，马利亚诺先生无论如何不依，他用不容反驳的声调坚持要朋友们让他一人独处，因而那些人只好把玛尔塔一个人带走了。

马利亚诺先生只身一人，忧心如焚，更感孤独无依，命运不幸。青年时期，几乎没有一桩不幸的事情是不能补偿的。那时，

人的感情，人的悲痛，是更为强烈的，然而却是瞬息即逝。青年寄希望于未来，不管道路如何坎坷，黑暗过后，总会有光明在向我们招手。可是，到了我们这位绅士的这种年龄，已经不存在希望，不存在未来了。此时经历的每一个不幸，都在过去的痛苦上增加一层新的痛苦，而后又有新的痛苦在等待着。正象毛发脱落一样，感情也在逐渐逝去，而感情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马利亚诺先生闭着双目，脑袋无力地垂在胸前，展开思想的翅膀，回忆着漫漫一生中的每一件事情；在所有那走运或倒霉的事情中，他都看到了他终生形影不离的伴侣和爱妻的身影。他看到妻子在自己的年轻心灵里唤起了温柔而强烈的感情，她纯洁美貌，象个天使，椭圆形娇美的脸蛋上那双碧蓝的眼睛深情地凝视着他。

他仍然记忆犹新，热恋期间他曾对她发过几次脾气，几乎每次都是他无端生事。赫尔特鲁第丝性情是多么温和，多么柔弱呀！……每次发火都要惹得她大哭一场。举行婚礼那天，她穿一身黑绸缎衣服（她还在为父亲莱博亚尔伯爵戴孝），把她那洁白的脸蛋、金色的头发映衬得格外引人注目。一位参加婚礼的马德里显贵把埃罗尔萨先生拉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说：“埃罗尔萨，你的妻子是西班牙的一大美女，我这样说是有根有据的，我这一生中见到过许多美女。”结婚当天他们就到国外旅行去了。那令人陶醉的、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甜美、最幸福的一幕象是发生在昨天。亲朋好友云集在莱博亚尔宅邸前，在一片告别声中，他和心爱的妻子单独登上了马车，车夫啪的一个响鞭，骏马四蹄扬起，车后留下了滚滚尘烟。那次蜜月旅行充满着迷人的回忆，这些回忆都深深地刻印在埃罗尔萨先生的脑海里。之后，他又记起了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是那样的惊慌和快乐；在那焦急

的时刻，妻子紧紧地抱住他不放开，他觉得可怕，又觉得心花怒放，可是，唉，不久之后，可怜的赫尔特鲁第丝便开始病魔缠身，身体再没有恢复过来。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爱从没有淡漠。他精心地照料她，想尽一切办法来减轻她的痛苦，妻子则对他所做的牺牲感激不尽，把他看做是用自己的温存解除她苦楚的上帝。多年之后，当没有人再把贤惠的赫尔特鲁第丝的病痛放在心上时，马利亚诺先生仍然十分同情和怜悯她，尽管他装作不把她的病当成一回事。赫尔特鲁第丝完全理解他，还是象年轻时一样，把他放在自己心坎的特殊地位。他们情投意合，把两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他们相敬如宾，时刻不忘热恋的岁月，这一切渗透于他们的整个夫妻生活之中。两人形影不离，否则他们真不知道怎样生活下去。那是上帝安排的一对绝妙的恩爱夫妻，男人们很少遵从这种安排。

马利亚诺先生听到房间外面有凄惨不祥的响动，不禁抬起头来，眼睛茫然地望着空中。毫无疑问：那是要把他妻子抬走了，把她抬走了。马利亚诺先生扑倒在沙发上，把脸埋在软垫里，抑制着自己的喊叫声。

“我的妻子，心爱的妻子！……他们把你抬走了……你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啊，太可怕了！……”

这位心地善良的先生的泪水浸湿了花缎沙发套，他那巨大的身躯由于呻吟而不停地抽动。少顷，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吸引了他，这是一种可怕的好奇心，象惯常发生的那样，在这样的时刻它使马利亚诺先生神思恍惚，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侧耳细听，不一会便传来了人群低沉的杂乱讲话声。接着又听到教士们在阳台下边唱起的令人心碎的哀歌。马利亚诺先生于是急忙起身，小心地掀起窗帘。他看到了妻子的棺材，那是黑底描金的

棺材，象只小船似地在人群上方漂动着。天空阴沉，宽阔的聂瓦镇广场笼罩在一片灰暗之中。如潮的人群在广场上有节奏地摇来摆去。“小船”渐去渐远，载着他心爱的人，由点燃的两只大蜡烛中间的一个巨大的银十字架作先导，远远地离去了。

马利亚诺先生放下窗帘，重新扑倒在沙发上，语无伦次地嘟哝着什么。他不知这样过了多长时间。阳光也逃去了，房间里黑了下来，一切默默无声……一切，唯有他的思想和胸膛不是这样，前者在不停地跟他说话，后者则呜咽不止。

马利亚诺先生这样度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最后，他感到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转眼一看，原来是女儿玛丽娅。玛丽娅悄悄地走过来，坐在父亲身旁。但是，马利亚诺先生象是预感到一种新的痛苦，没有问女儿任何事情，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只是握着女儿的手，重新合上了眼睛。

“爸爸，”姑娘沉默良久之后说道。“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不幸，这种不幸甚至使最不信教的人都会举目望天祈求安慰。只有上帝掌握着人生灾难的钥匙，他详知其根由，从不幸中为我们引出有益的结果。家里的不幸更加坚定了我许久以前就下定的决心：永远献身于上帝……我从许许多多的迹象中看出，上帝在召唤我，如果我不听从这一召唤，那实在太忘恩负义了……我在尘世无所作为……尘世的一切消遣娱乐都使我厌倦，所以，进修道院，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任何牺牲……再说，我在修道院，可以比在这里更好地祈求上天保佑你们，对你们会更有用处……你暗示我应该结婚一事，使我心烦意乱；幸好，另一种更为纯洁的爱，一种永恒的爱，在我心中生了根……我的这个决定不该使你吃惊……我认为你不会感到惊奇……在这不幸沉重地压在你头上的严厉时

刻，知道你的一个女儿将绝对不会上当受骗，不会背信弃义，也许你会感到宽慰。你的女儿将终生侍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们，她对这种生活感到幸福……”

玛丽娅讲这番话时，时不时地停下来，仿佛希望父亲打断她。但是，她讲完了以后，又静静地过了好久，父亲仍然没有想到开腔说话。最后，姑娘怯生生地问道：

“爸爸，你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吗？”

“什么也不想说。”爸爸说道，看也没看女儿一眼。

“但是，你同意我去实现我的意愿吗？”

“同意。”

“噢，我知道你会同意的！……你非常好，很虔诚……你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父亲，那些人宁愿让女儿去遭受尘世的灾难，而不让她们进修道院隐居，永远侍奉上帝……谢谢你，爸爸，谢谢你……我原来还担心你不同意我的想法，真的，实在担心……可是，上帝打动了你的心……现在，我告诉你……玛尔塔还在等我……再见，爸爸……让我吻你一下……再见。”

房门轻轻地打开，随后又轻轻地关上。埃罗尔萨先生仍然象玛丽娅在时那样动也不动，坐在那里，双手握在一起，脑袋垂在胸前。

房间里黑漆漆的。外边的响声渐渐地隐去了。一种无涯际的、剧烈的、令人难忍的痛苦充满了房间，那双诧异的毫不转动的眼睛，泪水已经干枯，茫然四顾，反射着屋里的点点亮光。

他这样度过了多长时间？

清晨飞落在阳台铁栏上的小鸟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那苍白如纸的面颊，罩上紫圈的眼睛和皱纹更加深陷的额头，无疑会回答得更为确切。

十五 让我们尽情享乐吧，亲爱的……

聂瓦镇圣·贝纳尔多修道院精巧而美丽的教堂里，气氛好不热闹。教堂司事在三名侍童、修道院两个女仆和聂瓦镇那个以打扮圣像而著称的假女人帮助下，在用布条掸子和鸡毛掸子掸着祭坛上的各种装饰物，忙碌得不可开交。当需要掸掉雕纹里的灰尘，或把大蜡烛放置到指定的地方时，他们便毫无顾忌地站到祭坛上，甚至爬到圣像上去。女修道院院长把额头贴在铁栏杆上，从唱诗班用细柔而严厉的声音下着命令，宛如是个总司令一般。

“这儿，放个烛台；那儿，放一束鲜花；把那盏灯稍稍吊高一点；把圣母的花冠正一正。”

修道院里也是一片沸腾景象。一伙修女从寝室门口观看着她们的一个同伴如何将耶稣蒙难像按规定挂在床头之后，又把她的床铺最后整理了一下。一只大银托盘也按规定放在松木桌子上。那修女将床铺整理停当之后，走出寝室，对那几个修女简单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过去。过了一会，她手中拿着一包衣物又转回来。大家急忙接过衣包，打开摊平，取出衣服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原来那是一套新修女的教装：白色法兰绒长袍、麻布帽子、鞋、念珠、铜十字架等。修女们把每样东西都看了一遍又一遍，仿佛从来没有见过一样。她们边看边小声地议论着，

“唉！我看这副念珠的珠子要大些。”

“不大，我的妹妹；把您的念珠拿出来看一看，肯定一模一样。”

“那我就来看看……真的，一模一样……我真笨！”

“这法兰绒太硬了。”

“因为没有很好地下过水。”

“帽子已熨过了。”

“我的耶稣，看这针脚！……这哪是缝的，纯系瞎凑合！……”

“这长袍是谁做的？”

“伊莎贝尔姐姐。”

“嗨，真出洋相。”

“别这么说，您的针线活可能还不如这个呢。”

“我不如她？……得啦，得啦！我手里这辈子没出过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

“天晓得您做过多少件粗活呀？”

“没做过，一件粗活也没做过！”那修女气鼓鼓地说。“我七岁时就能精针细线地做活了。”

这时，女修道院院长出现在过道里。那个斥责她同伴的修女抢先走出来对院长说道：

“院长，路易莎刚才夸耀自己比伊莎贝尔的针线活好。只因为我对她说不该这么说话，她就十分不耐烦了。”

“我的孩子，是这样吗？”院长厉声问道。

修女路易莎垂下了头。

院长思虑了片刻，然后说道：

“孩子，你完全知道，这里谁都不能夸耀自己做什么比别人做得好……你应该把自己看做一切不如人，因为你也许是这样的

……好久以来你就不怎么谦恭了。我们要来改改你的这个坏毛病……现在，你先要向伊莎贝尔姐姐赔赔礼，请她原谅你的过错，然后自己回到房子里向圣母祈祷……过一会，等我在会见室接见新来的妹妹时，你也到那里去，跪在地上，让大家看看你在受到惩罚。”

修女路易莎把头垂得更低，急忙离去了。那个告状得胜的修女微微一笑。

与此同时，埃罗尔萨家的仆人们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回奔忙着。老车夫彼得罗正给豪华的四座带篷马车打蜡，两个马夫在为马儿清洗身子，而厨师马丁则忙着准备丰盛的点心。使女们在一楼和小姐玛丽娅卧室之间上上下下。虽然还不到上午十点钟，玛丽娅的房间里已挤满了人。二十来个贵妇呆在那里，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休，自然把那个幽雅的静修之所变成了令人无法忍受的鸡窝。

埃罗尔萨先生的长女立在房间中央，半穿着衣服，几位夫人——其中有的跪在地上——象给木制的圣母雕像装饰一样打扮着她。大家心情都十分激动。夫人们已给小姐穿上了一件白纱衣，衣服前面从胸部到脚下插了一排橙花。那时，一位夫人在给她穿一双小巧雅致的白色纱鞋，另一位夫人在急急忙忙地把脱落的橙花给她缝好。头上，夫人们在给她戴柑桔花环；为这事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安帕罗·修达说花环太大，把她女友玛丽娅漂亮的头发遮盖了，而其余的人都觉得没必要为露出头发减掉鲜花。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最后采取了折衷方案，从花环上取下一些小花，尽管数目不多。没有为玛丽娅打扮的夫人们不时地发着感慨。

“咳，我的上帝。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这才是真正的天命呢！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全镇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对她有幸进修道院，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平静。”

“让她有幸去吧，亲爱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量去观看为她举行的仪式！”

“可是我，就是大病一场，也要去看看。”

有的夫人悄悄地流下了眼泪，用手帕擦着眼睛；有的夫人咬着耳朵讲述着入院仪式的准备情况和玛丽娅下这个决心前前后后的细节。议论最多的是她给佩尼亚尔塔写的那封信，她向他辞行，并请他见谅。有的夫人对里卡多深表同情，也有的夫人悄悄地说里卡多不难另找情投意合的人成婚。话说到底，既然上帝召唤她走那条路，难道她能因同一个小伙子相爱而背离上帝吗？如果她另有所爱而抛弃里卡多是不对的……但是，现在是为了上帝，里卡多没有理由抱怨。埃罗尔萨家的小姐在信中说的就是这种道理。在我们看到埃罗尔萨家发生上述事情的前十五天，那封信就写好交给了里卡多。全文是这样的：

“我亲爱的里卡多：尽管我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实际上许久以前就破裂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向你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而这个决定你可能是了解的。我之所以做一点解释，与其说是出于我的意愿，勿宁说出于天意。我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在我爸爸的许可下，你曾是我的未婚夫，我也真心地爱过你。

“在永远离开尘世之前，我应该向你讲清楚，我对你对待我的一切没有丝毫可抱怨的。你善良、忠诚，对我情意缠绵，我实在不值得你那么深情的爱。假如我留在尘世，绝不会弃你而去，另寻他爱；如果我不是因为觉得作耶稣的爱妻更幸福的话，我一定

会为同你白头偕老而深感自豪。我对你的感情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像你这样一位善良和虔诚的青年，不会因为我的抉择而觉得自己受到了屈辱，更不会感到不悦。从今以后，我们之间的尘世之爱已不复存在了；我们相爱在耶稣的圣心里，因而只留下一种纯洁和温柔的友情。我每次祈祷时，都不会忘掉你，可你要尽量忘掉我。你善良、高尚、英俊、家庭富有，你去找一个比我更与你般配的女子吧，祝你婚姻美满幸福。我将永远为你祈祷。

“别了，

玛丽娅”

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涂有一层蜂蜜的苦药丸吗？没有，绝对没有。里卡多无权抱怨。

当许多夫人对这封信做出种种解释的时候，为耶稣的新未婚妻进行打扮的夫人们已经接近完成她们的使命，正在最后把头饰截好；她们是那样的心满意足，有如一个画家还差数笔就将完成他的佳作，一会走近，一会远离，反复端详着自己的绘画效果一般。这儿别个饰针；衣领要稍稍敞开些，以便露出那白玉般的漂亮脖颈；额头上的卷发要有几缕从桔花中间自然地伸露出来；把掉下的纽扣缝上……

玛丽娅动作敏捷地帮助她的这些新仆人。大家很是羡慕她那镇静自若的神态。真的，就是马上举行婚礼的姑娘也不会表现得那么高兴！不过，她那兴奋的面孔上还是流露出一丝不安。她的动作异常爽利而坚定，似乎企图掩饰她双手的轻微颤抖和全身的颤栗。那是由于兴奋而颤抖吗？

噢，是这样！玛丽娅太兴奋了！

玛丽娅布满红晕的双颊说明了这一点；那从未如此明亮的眼

睛也说明了这一点。她双唇干燥，鼻孔微红，并且比往常张得大些。那白皙的额头上显露出一道轻微的长长的皱纹，表明她有着强烈的心愿和热切的希望，犹如一个久饥不食的人面对一盘可口的佳肴，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心情一般。在她绯红、光泽的面孔上，掠过暖烘烘的呼气，那呼气里充满着忧虑、惊恐和追求欢乐的热望，是她心情纷扰和惶惑的写照。她要成为耶稣的妻子，永远关在修道院的房间里，在神秘的对话中度过终生。这种生活的甜蜜，她还没有完全品尝过。一种巨大的好奇心占据了她的内心，使她感到无比激动。圣·贝纳尔多修道院的唱诗班一向令她着迷；在那里，微弱的阳光从高高的天窗透进来，宁静而神秘地照射在栎木靠椅上。不知多少次她看着一个白色身影悄悄地走过去，坐在最里边的椅子上，浑身便颤抖起来。那是一种甜蜜、愉快的颤抖，诱使她急切地盼望着走进那个神奇的地方。在她看来，身着白色衣服、身段匀称的修女们是神仙，是偶然降到人间的天使，不久将飞回天堂。她特别注意其中一个修女，因为她非常漂亮和年轻。玛丽娅看见那个修女走入唱诗班时，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她。修女庄重的美姿，清澈而坚定的目光给她留下难以言状的印象。不知为什么，玛丽娅一下子狂热地爱上了她，迫不及待地要与她成为挚友，或者干脆拜她为师，做她的学生。玛丽娅多么想跪在她面前，说：“收下我吧，给我以教导和指点吧！”噢，若能允许她哪怕是轻轻地吻一下，她也该是多么高兴呀！一天傍晚，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打算试试看。修道院的教堂里空旷无人。她往身后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美貌的修女走进唱诗班，在栏杆前跪下来。玛丽娅没有去注意她在干什么，只是用颤抖的声音对她说道：“嬷嬷，我可以吻吻您的手吗？”那修女做了个优美的手

势表示拒绝；但是，她立起身来时，甜蜜而关切对玛丽娅笑了笑，把自己念珠上的耶稣蒙难像递给了她，玛丽娅吻过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玛丽娅每次走进修道院的教堂，一种醉意就涌上心头；那是一种舒适的倦意侵入她的全身，抚慰着她的心田。从唱诗班传来软绵绵的声音在呼唤她，叫她丢弃尘世的欢乐，去寻求她已品尝到，但还没有完全了解的更加甜蜜和神秘的欢乐。在她祈祷时，耶稣已经赐予她美好的享受；但是，除非在那个寂静的、富有诗意的、不被任何声音所打扰的地方，耶稣绝不会把她所渴望的那无限的、永恒的爱献给她。唯有她到了那个地方，才算真正投入耶稣的怀抱，永远不被她忘记。

玛丽娅热切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个小时之后，她就将置身于梦寐以求的神秘的唱诗班，穿着轻飘的长袍从高高的天窗射下来的轻柔阳光中走过。她心情十分急切，恨不得这一时刻马上到来。她心情紧张、不安，但是一直笑眯眯的。她从未象现在这样满意自己。女友们对她的美德和气魄赞不绝口；整个聂瓦镇都在惊奇地注视着她，她听到的都是恭维和赞叹的言词。玛丽娅犹如站在了高高的神座上，下边的人都举目仰望，我们的这个姑娘尽量表现得平静和欢乐，以掩饰内心的激动。这一天，是属于她的一天，是决战的一天，她疾首蹙额，眼中闪烁着战将在冲锋号即将吹响时惯有的神情。

但是，玛丽娅不时地把惊恐的目光投向客厅的一个角落。她的妹妹坐在那里，双手托着脸庞，不停地抽泣着。后来，玛丽娅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离开女仆向玛尔塔走去。她低下头，把脸贴在妹妹的脸上，说：

“不要哭，亲爱的妹妹，不要再哭了。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使你如此伤心……相反，你应该想到，上帝召我去做他的妻子，这是赐给我的极大恩惠……你应该高兴才对，亲爱的妹妹！……好了，别再哭了；你看，你把我的心都哭软了！……”

玛丽娅一边说着，一边亲吻着她娴雅的妹妹光洁而红润的面颊。妹妹呜咽着回答说：

“唉，玛丽娅，我永远失去你了！”

“不会的，亲爱的，不会这样……你会经常见到我……并且和我交谈。”

“那有什么用呢！……我的姐姐，我失去你了……”

玛尔塔不住地重复着：“我失去你了，永远地失去你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刻她心里只装着这一点。那是一颗从不会弄错的心。玛尔塔惯于听信众人的看法和意见，她毫不怀疑姐姐进修道院是做得对的。但是，那颗心究竟是她的，是不受任何人支配的。就是那颗心告诉她，她再没有姐姐了；玛丽娅对她的温情和疼爱将很快逝去，就象奇妙的香精消失在她所完全不了解的神秘之处一般。

当即将戴好头饰的时候，有个小伙子一阵风似地闯进屋里来。原来是那个头发盖在额头上的青年人。他渐渐地变成了镇上各种节日、隆重场合及仪式、喜庆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人物。

“玛丽娅，主教先生的秘书叫我来告诉您，他已经准备就绪，叫你就动身去教堂。”

“好，我马上就去。”

“乐师们的演奏台我已布置好了，并且通知了塞拉皮奥和风琴手……玛丽娅，您真漂亮！您看，我还叫人在圣母祭坛上装饰

了蓝色的穗花……”

“谢谢，埃内斯托；太感谢您了，衷心地感谢您。”

玛丽娅作了个手势，所有夫人都立刻起身，跟在她后面下楼去，并且仍然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姑娘径直走进父亲的房间，在里面呆了好一阵子。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在门口等候的人听到里面有哭泣声，含混不清的怒斥声，椅子的响声。在前厅里等候的夫人们，拿着腔儿对走进来的女人说：“在告别，在向她的父亲告别……马里亚诺先生不想去参加仪式。”

过了一会，玛丽娅走了出来，仍然象先前那样满面笑容，坦然镇静。她对大家说：

“好啦，先生们，我们走吧。”

玛丽娅穿过家里的几个大厅，面色依然平静，对厅内的家具连看也没看一眼。而后径直走下宽大的石阶，从她那穿着白色纱鞋的漂亮的双脚上，看不出她有丝毫的犹豫。

但是，多少记忆留在了她的身后呀！在这个家中留下多少光明和欢乐的日日夜夜呀！儿时她那宛如小鸟啁啾般的呀呀学语；爸爸抱着她，用那略带沙哑但却十分温柔的声音为她唱催眠曲；少年时，那无数美丽的幻梦，爽朗的笑声；四月的早晨射进她房间的灿烂的阳光；妈妈对她的深情抚摸；总之，那一切，家庭的一切温暖，世界上的所有金银财宝难以换取的温暖，现在都留在了她的身后，印刻在墙壁上，溶化在家具中。而她在舍弃这一切时竟然一颗眼泪都没有掉！

门前停着一辆四匹白色骏马拉着的华丽马车，车门已经打开。看来车夫彼得罗十分高兴，他给每匹马都点缀上了长长的蓝色花穗，自己也换上了一身蓝色仆装。那一天，所有东西都应该是

蓝色的，以象征纯洁和贞操。甚至天空也打扮了一番，清澈如洗，一片蔚蓝，显得美丽而壮观。玛丽娅和她的教母修达夫人一起登上马车，其余的夫人说了声“一会见”，便急忙上路朝教堂走去。

聂瓦镇沸腾了。埃罗尔萨家的小姐要出家作修女，这件事虽然早已在众人的预料之中，但他们仍不免深感震惊。她是那样的富有，那样的美丽，有享不尽的人间欢乐，却居然抛弃尘世，这委实不可思议！那些日子里，人们聚集在店子里对此议论纷纷。

“可是，不是说她和小侯爵的婚礼都准备好了吗？”

完了，完了，婚礼举行不成了；侯爵的愿望落了空。玛丽娅在被奇怪的逮捕和母亲过世之后，更加坚定了过修炼生活的决心：这是命中注定的，没有回旋的余地。尽管人们对此看法各异，但总的说来，他们对玛丽娅都抱有极大的同情；在许多中间，特别是在平民百姓中间，她的举动激起了某种迷幻之情，仿佛她做的是件非凡的事情，甚至堪称奇迹。玛丽娅的一举一动都象个圣徒。她在幽静的修道院里隐姓埋名，废弃了自己的出众美貌、财产和智慧，为她的声名作了唯一缺乏的补充，这就在她众口交赞的圣徒证书上最后签了名。

女人们你推我拥，都想看看玛丽娅是怎样走向教堂的。假若看到的是她平庸地结了婚，挎着丈夫的胳膊，褙姆抱着小宝宝走在前面的话，她们一定会大失所望的。

广场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玛丽娅登上马车时，车夫彼得罗咂了一下嘴，甩个响鞭，四匹白马一齐迈开了步子。这时，人群里顿时喧哗四起，玛丽娅听到一片赞美声。人们急忙闪开，让出一条路来。这样隆重的场面，只有个别老年妇女目睹过；这会儿，温顺的镇民们眼睛里闪烁着崇敬和惊奇的光芒，怀着极大的好

奇心观看着。马车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缓缓地向前滚动着。高头大马嗒嗒地四蹄踏地，蓝色饰穗左右不停地甩动，仿佛要立刻将这位未婚妻送到神秘的耶稣怀里似的。那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宗教游行。玛娅丽仪表非凡，简直象个王后。她打扮得光辉夺目，碧蓝深沉的眼睛由于心情激动而闪闪发光，白嫩红润的面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好一个千娇百媚的绝代佳人，同我们在马德里博物馆看到的出自莫里略^①之手的金发圣母多么神似！聂瓦镇的女人们无法抑制内心的激情，对玛丽娅高声喊着百般奉承的话语。

“你看她，多么漂亮呀！真招人喜爱！”

“看到她真想尽情地狂吻一阵！”

“她的衣着可真华丽！”

“听说是专门从巴黎订做的，她不愿意穿金银花缎衣服。用这种织物做的十字褙，她都一件件地赠送了别人，只留下一件衣服，是送给美与爱的圣母的。”

“我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呢！……真是胜似天使！”

考究的马车威风凛凛地向前行进着，姑娘向人群致以甜蜜的微笑。几幢房子里有人向姑娘撒下雨点般的鲜花，五颜六色的花瓣一时间把玛丽娅的衣服点缀得光彩夺目；有些花瓣挂在了她的头发上。人们拍手称赞。

“亲爱的，这姑娘如此虔诚，真是感动人呀！”

“唉，她还觉得幸福……别人才不会象她这样哩！”

“不过，可不能说她是被迫的……这事我清楚，她父亲知道后十分恼火，千方百计想说服她……”

“那么说，她是违背家人的意愿和耶稣结婚的了。”一个在

^① 莫里略（1617—1682），西班牙画家。

旁边听大家讲话的小伙子插嘴说。

女人们都气呼呼地转过身去，把那个不敬神明的小伙子骂了一通。那个小伙子笑着离开了。

马车继续向前行驶。金灿灿的阳光照得阳台的玻璃闪闪发亮，雪白的房舍反射着耀眼的光芒，聂瓦镇沉浸在幸福之中。天空清澈明洁，对人们幸福的理想，愉快的希望微笑着，对那个即将主动与它告别、永远地关闭在阴暗的修道院中的美貌的圣女也露出一副笑脸。马车从佩尼亚尔塔家的深宅大院前驶过去了。那古老的墙壁覆盖着片片青苔，在大街上投下一片阴影。

此刻，里卡多在做什么呢？

玛丽娅心中没有想这个问题。一点儿也没有想。马车驶过时，她甚至都没有偷偷地朝那哥特式的阳台看一眼，而是依旧平静而深情地微笑着。不过，那墙下的阴影却使她心中一惊，不禁轻轻地颤抖了一下。

玛丽娅的所有女友，带着玛尔塔早就在教堂门前等候了。教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才为玛丽娅让出一条路来。×××主教在主祭坛前迎接她，他是专门赶来给玛丽娅举行授教服仪式的。玛丽娅弯膝跪下，简短地祈祷了几句。人群里的喧嚷声顿时停了下来，大家怀着急切的心情默默地等待着。

主教开始用清晰庄重的声调讲了起来：

“可爱的孩子，我知道你已经下定决心永远深居在修道院里，终生侍奉耶稣……我也知道你的意志是坚定的，你不仅抵制了尘世那些无益的诱惑，而且放弃了仁慈的上帝允许我们享受的那些正当的欢乐……但是，我的孩子，苦修和忏悔的生活，常常要比喧闹的欢乐生活漫长得多，只要我们的灵魂附在肉体上，严重

的诱惑就会不断地向我们袭来……”

老主教一字一板地讲着，每讲一段之后都停顿好长时间，这使他的演讲显得极为庄严。他的声音甜蜜而清脆，犹如一曲柔美的乐章在宁静的教堂中殿里回荡着。他津津有味地讲述着宗教生活的详情细节，在玛丽娅眼前展示着苦修生活的全部场景：要彻底忘掉尘世的欢乐，感官要迟钝，人间的感情，哪怕是最纯洁的，也要掩而不露。这不是一天、一月、一年的事，而是每天、每月、每年，一直到死都要这样做，要永远努力寻求苦痛，正如别人寻求快乐一样。但是，在描绘过苦修生活阴森可怕的图景之后，主教转而滔滔不绝地阐述起寓于苦修生活中的纯洁而迷人的欢乐。象孩子躺在母亲怀里那样依偎在上帝的怀抱里，让上帝任意发落我们吧！到苦痛和悲郁的深渊中去寻觅上帝，并且永远同他呆在一起！……永远不离开他！……要做他的宠儿，加倍得到他的恩惠！……终生与他生活在一起！……成为他的妻子！……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可能经受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痛苦，得到如此的补偿难道还不满足吗？

宣誓入院终生苦修的仪式开始了。主教一边念着一本书，一边问玛丽娅是否决心放弃尘世生活和凡人的乐趣，专心一意地效忠上帝。她回答说，她曾听到过上帝的呼唤，应该迅速地奔向他的身边。主教又问她是否认真考虑过她的决定，那是不是由于受到了什么伤害，为了在尘世保全面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玛丽娅答道，她是完全出于自愿而委身于心灵上的情人的。即使把世上的军队全部开来，都不会使她后退一步，因为她的上帝使她变得坚定不移，就象锡昂山一样巍然屹立。

教徒们头顶上出现了一只大银托盘，这只银托盘几小时之前

还放在修道院的一间小房子里。托盘里放着圣·贝纳尔多修道院的新修女教服。主教为教服做了祝福。

这时风琴响了起来，琴声时而尖细，时而低沉。宗教游行开始了。玛丽娅走在最前面，身旁是教母和玛尔塔，后面跟着主教，再后是一群教士。看热闹的人，一部分加入了游行队伍，一部分留在了教堂里。修道院大门就在教堂的大门附近，人们走进修道院的大门，之后步入一道又长又暗的回廊。拱顶回廊里，有些地方还是射进了强烈的阳光，把地上照得明晃晃的。回廊的尽头有扇大门已经打开，两个身着白衣的修女，手持四蕊大蜡烛，静静地、动也不动地守在那里。“新娘”又跪了下去，然后起身把妹妹紧紧地搂在怀里。这是最后一次拥抱妹妹呀！当她想脱身离去时，玛尔塔死死地抱住了她的脖子，几位夫人不得不帮助玛丽娅，让妹妹松开手。玛丽娅一一拥抱了她的女友，她们都哭得泪人似地，可玛丽娅却若无其事，由两个修女跟随着，嘴上挂着微笑，兴冲冲地进了修道院。

门一道道关上了。虽然正值盛暑八月，玛尔塔和女友们在这修道院回廊里却突然感到冷气逼人，她们赶快跑到教堂里躲起来。在教堂里，塞拉皮奥先生在风琴伴奏下，正象杀鸡似地唱着斯特拉德利亚^①的圣乐。

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等了一会。谁也没有去理睬罐头厂主那破锣般的歌声。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圣·贝纳尔多修道院的唱诗班，并且从那儿的栏杆中间窥视着深处的小门。

玛丽娅终于出现了，还是由两个修女跟随着。新教服使她显得老了些，不过，依然是袅袅婷婷，十分漂亮！这个圣女，这个

^① 斯特拉德利亚（1645—1682），意大利作曲家。

上帝非凡的造物确实妩媚动人。人们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不住地小声说着：“她笑着走来了，她笑着走来了！”

啊！是的，耶稣的新娘笑容可掬，期待着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甜蜜的奖赏！可是，此刻在埃罗尔萨家的一间客厅里独自踱步的那位老人……他可没有笑容呀！此刻，那位抱着双肩，脑袋垂在胸前，呆呆地望着一张女人肖像的青年，脸上能有笑容吗！……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有笑容。

主教来到铁栏杆前，对新教徒说道：

“你不要再叫玛丽娅·马格达列娜，而是叫玛丽娅·胡安娜·德·耶稣。”

玛丽娅走过去跪在修道院院长面前，毕恭毕敬地吻了吻她念珠上的耶稣蒙难像。随后，她逐一拥抱了新同伴。看到这一情景，在场的许多夫人不禁为之垂泪。

主教庄严地作了弥撒。弥撒结束之后，所有修女，包括玛丽娅，领受了圣餐。塞拉皮奥先生一直没有合上嘴巴，风琴象是在和塞拉皮奥先生竞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起劲的吱吱呀呀地叫着，千腔百调地响个没完没了。两者又象是开始了可怕的拳击，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嘶嘶拉拉的响声刺破了教徒们的耳朵。但是，风琴厚颜无耻地嘲弄着这位罐头厂主。正当他心醉神迷，从嗓子里挤出一个复杂的滑声或延长音时，一声骇人的吼声无情地压住了他，使他茫然地怔了好一阵子。而后，这位厂主用一种温柔的、自认为万无一失的音调重新开始……咔嚓！风琴又象一头凶残的野兽似地朝这声调猛扑过来，把它打得落花流水。这样戏耍了良久，最后塞拉皮奥先生觉得玩得够了，并且陶醉在胜利之中，便突然用可怕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堂里

喊叫起来。罐头厂主扯着嗓门叫着，被那魔鬼般的吼叫声憋得喘不过来，只好溜之大吉，而后再没有露面。

过了一会儿，这平静被一阵刺耳的、嘶嘶拉拉凄惨的响声打破了。原来是唱诗班的窗帘拉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灯光开始熄灭，人们急忙排成一队，鱼贯而行。挚友们走进修道院的会客室，向玛丽娅表示祝贺。

会客室是个方形的房间，里面相当阴暗，中间由双道铁栅栏隔开。玛丽娅由修道院院长陪着走出来……她是在微笑吧？……对，是在微笑。

“玛丽娅，你在勇敢和道德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一个夫人说。

玛丽娅耸耸肩膀，象是要把落在身上的荣誉抖掉似的。

“别忘记为我们做祈祷。”

“亲爱的，我一定为你们祈祷……我们……”玛丽娅加重语气说。“我们有义务为留在尘世的人做祈祷。”

“你真不知道刚才仆人哭成什么样子……”

“可怜的人！……我真爱他们。”

“玛尔塔在这儿，她想向你道别。”

“过来，玛尔塔……你想通了吧？……”

“我有什么办法呢，玛丽娅！”玛尔塔说道，强忍着不哭出来。

“不要这样，我的妹妹，你应该高兴才对，要感谢上帝为我赐恩降福……你将永远是个善良的人，不是吗？……要劝慰爸爸……不要忘记我告诉你的那些祷文，不要忘记阅读我讲的那些书……每天都要来听弥撒……要时刻努力做一个正派谦恭的人。”

啊，不，玛尔塔不必做这样的努力。生来就忠厚谦恭的人，

自然是正派的人。耶稣的妻子不必为此劳心伤神。

两位修女所在的那个窄小的房间，简陋而黑暗，象是一间牢房。她们站在栅栏一边，身上的长袍在黑色栏杆映衬下，宛如两块白色斑点，十分醒目。

女友们或轮流着或同时和玛丽娅交谈，她们的话语里混杂着敬慕、惋惜、好奇和爱抚。不过，好奇心胜过一切。大家向她提了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并且委托她代做一些可笑的事，什么帮助祈祷呀，要宗教徽章呀，等等。埃罗尔萨家的几位年轻的常客偷偷地溜了进来，睁大眼睛惊异地望着那个新修女，但是不敢跟她说话。玛丽娅显得平静而和蔼，关切地叫着他们的名字，请他们转达她对他们家人的问候。最勇敢的还是那个把头发盖在额头上的客气多礼的小伙子，拨开众人，气喘吁吁地挤到栏杆前，叫着玛丽娅的新名字说：

“胡安娜，我求您办一件事……请把您花冠上的橙花给我几朵作纪念……”

“如果我们的院长同意的话……”玛丽娅抬起眼睛望了望院长，轻声说道。

院长点点头，玛丽娅于是把花冠上的一小束橙花慷慨地送给了他。

这时，修女路易莎走了进来，她由于虚荣心而受到了惩罚。她跪在地上，然而没有半点羞涩之意。这种惩罚已屡见不鲜，所以收效微乎其微。

谈话转到了节日问题：正在准备九日祭；主教要离去，将给教堂任命一个受俸神父；谁将接替主教的职务，等等，等等。大家不知不觉地压低了声音，以致最后变成了单调的凄切的低语。

与其说是来祝贺，勿宁说是来吊唁。不过，大家继续夸耀着玛丽娅的胆量 and 美德。唉，天哪，想想看，她要永远关在修道院里，一辈子过着含辛茹苦的生活呀！……

院长望着玛丽娅，她脸上的那丝微笑掩饰不住心中的不安。他感叹地说：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可是，这个生来充满奇妙幻想的姑娘，回过身去诙谐地回答说：

“这种生活很有趣！我说一定很有趣，院长！”

小伙子们已经渐渐地凑到了姑娘身边，他们对那神圣的场合毫不顾忌，对墙上挂着的威严的十字架也不理睬，开始贴着她们耳朵说起逗笑的话来。

“您什么时候去当修女呀？如果你们都当了修女，我们可怎么办呀？不过，把话说回来，假如您穿上教服，也是会很漂亮的。”

“听我说，安帕罗，倘若您去作修女，我就当神父。”

“苏阿雷斯，您放正经些好不好？”

“能多陪您一会该多好呀！……只是这倒霉的栅杆碍事……难道不能为神父把它拆掉吗？……”

“住嘴，坏家伙；在这儿如此放肆无礼是有罪的。”

罗莎莉奥和她的未婚夫躲到一个角落里，深情地互相对视着；只是偶尔说句无足轻重的话，然而那改变了的声调和颤抖的双唇，使人觉得他们是在做出什么不寻常的决定。只有年老的夫人们和未婚夫不在身边的姑娘们仍然和修女们交谈着。最后，修道院院长从椅子上站起来，玛丽娅也学着她的样子，站了起来。

十六 佩尼亚尔塔侯爵的梦

年轻的炮兵中尉里卡多·德·佩尼亚尔塔的工作调动始终没有实现。在埃罗尔萨家的小姐进修道院的前十五天他就提出了调动的请求，可是那场满城风雨的仪式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却仍然杳无音信。我们这位朋友在马德里结识的有影响的人物，这次并不急于满足他的心愿。

不过，这位青年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聂瓦镇呢？说实在话，里卡多要求调动，为的是恨不得立刻永远离开曾经给予他幸福和欢乐，如今却使他万分痛苦和悲伤的地方。然而，现在一个月过去了，他那悲伤的心情已稍稍平静了些，对于降到头上的不幸也逐渐习惯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仍心灰意懒，这一点全聂瓦镇的人都看在眼里。

自从玛丽娅向他提出那个可怕的建议以来，年轻的侯爵每当想到他再不能占有玛丽娅的心时，就不免怒火满腔。一直有一个秘密的声音回响在他的耳边，不断恶狠狠地向他讲述着这件事。所以，玛丽娅写信告诉他要进修道院，他并不感到很惊奇。镇上风言风语地谈论这件事已有好一段时间了。不过，不管他如何努力，都不能摆脱那如箭穿心的痛苦，他变得萎靡不振了。一个可爱的女人已不再属于一个男人了，这听人随便说说是一回事，看见它成为一个无法挽回的事实又是另一回事。象大多数情况那样，

里卡多甚至连生她的气，发泄愤怒，骂她狠心和无情无义的权利都没有了。做为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他应该心平气和，乃至高兴地（玛丽娅信中说得很清楚）看待那尘世间的感情——尽管是高尚的——被崇高的天国中的情感所取代。玛丽娅没有过错，一点过错也没有。她的行动值得称颂，显然，全聂瓦镇都在自发地、热烈地颂扬她。年轻侯爵也许从这里找到唯一可以自慰的东西。因为那个美貌的姑娘并不是为了另一个男人，而是为了踏上通往天国的坎坷之路才抛弃他的。为此她无疑需要当机立断。里卡多高兴又痛苦地想到，耶稣的这位新娘为了斩断如此牢固而长久的感情，要做出多么大的努力，下多么大的决心呀！我们的侯爵这么一想，反而为玛丽娅的勇气感到有点骄傲了。

不过，在这些多少能使他得以自慰的想法里，有个令他痛心疾首的念头时不时地探出它那可憎的脑袋。尽管他多么竭力驱赶走这个念头，但还是不能不经常想到，玛丽娅从来没有象他爱她那样真心实意地、炽烈地爱过他；她作为他的未婚妻，是出于某种承诺，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聂瓦镇所处的特殊环境的影响促使而成的；也许她以为爱他爱错了，否则，如果她真心爱他，就不可能产生参加那可笑的反叛活动的想法，更不会让他去干那可恶的背叛勾当；玛丽娅有很高的天份和丰富的想象力，倘若得以提携，完全可以在尘世间成为一个闪光发亮的人物，干一番宗教事业或非宗教事业，但是，也许正是如此，她缺乏贤妻良母应有的温情和忠贞、忘我、谦卑的美德。一句话，里卡多认为他的女友才智有余，而感情不足，或者他对她所追求的东西不得而知。

埋在心中的这些疑团——几乎已铸成了事实——渐渐地推动里卡多回忆起昔日的爱情，从而使他心情十分压抑。玛丽娅曾是

那样的活泼，那样的文雅，那样的爱说爱笑，一想到这些，他的心就软了下来，眼泪簌然而落。然而，随即他又想到有的日子里，他躲到窗帘后面看到玛丽娅从他家门前微笑着无动于衷地走过去，连往阳台上看都不看一眼，于是心中便充满了痛苦，并倍感恼恨。当玛丽娅身穿圣贝纳尔多修道院的教服闪现在他的脑海里时，他觉得她已完全忘记了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迷人而甜蜜的日子，也许她会鄙视和厌恶那些情意缠绵的场面，仿佛那是罪过一般。这时，我们的这位青年——但愿上帝宽恕他的罪过吧！——甚至把耶稣的妻子视为了仇敌。他疑虑重重，心烦意乱，痛苦到了极点，但这却引出了非常良好的后果。

象从前一样，里卡多依旧常常光顾埃罗尔萨的家门，也许更有甚于先前。在这个家里，他同情两个人，而这两个人也同情他。此外，每天在那里消磨几个小时已成了他的习惯，不仅是习惯呀，而且是对在那里得到的爱抚的感谢，不止是感谢，也是——我们为何不直说了呢？——高兴，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很喜欢陪伴象马利亚诺先生那样礼貌周全的绅士和象玛尔塔那样温存漂亮的姑娘；马利亚诺先生待他象亲生儿子，而他爱玛尔塔象亲妹妹。痛苦使他们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随着里卡多越来越不愿意想起玛丽娅，他觉得那个家庭给予他的温暖就更加甜蜜。他紧紧地抓住这一温暖不放，把它视为不致使自己毁掉的最后的精神支柱。如果失去这一温暖，他将成为一个孤独者。孤独者，孤独者！这个词使他又回忆起了母亲去世以后他搭乘火车返回聂瓦镇的那个可怕的夜晚。说不定那会儿，残酷的命运之神便会跑来贴着他的耳朵又说出这个词。总之，只要他留在聂瓦镇，这个词便不那么使他感到凄凉和悲伤，因为他在埃罗尔萨先生家中所看到和接

触的一切，都象是得到了慈母的疼爱；在这个家中遇到的一切，也使她时时记起玛丽娅的爱；可是，以后如果离开聂瓦镇呢？……当火车载着他风驰电掣般地穿过卡斯提亚荒原时，这荒原将对他说些什么呢？马德里大街上那些麻木不仁的行人将对他说些什么呢？……因此，现在里卡多对曾经迫不及待要求的调动，与其说希望早日到来，毋宁说害怕成为现实了。

每天，在他走进埃罗尔萨家时，玛尔塔都要问他：

“那个东西来了吗，里卡多？”

他多是避而不答，倘若回答，便是似笑似气地说：

“玛尔塔，莫非你愿意我走吗？”

“噢，不！……”姑娘的声调变了，宛如在朗诵诗句。

可是，里卡多并没有猜透姑娘的心。这些情场上的受难者，这些由于希望的破灭因而在感情上受到创伤的男人，只能听到自己的心声。

在玛尔塔母亲患病期间，里卡多给予了她很大的帮助和安慰，因而在母亲过世之后，玛尔塔又象以前那样真诚而热情地对待里卡多了，这种感情本来已经稍稍冷了一段时间。马利亚诺先生的小女儿经历了严重的危机，这一点家里人全都看到了。那期间，她变得有些难以接近，焦躁不安，整天板着面孔，默默无言。但是，她那坚强的性格和健康而稳重的气质最终取得了胜利。赫尔特鲁第丝夫人之死这个最大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她那烦乱的心绪平静下来。她又象以前那样安详而和蔼可亲，尽心尽力地帮助别人搬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尽管自己面前有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挡住了去路。在生活中遇到这类好心肠的人该是多么幸福呀！他们把别人的幸福当做自己的幸福，把鲜花奉献给他人，把荆棘留

给自己！

里卡多每天都要在埃罗尔萨家呆上很长时间。特别是下午，全部时间他都和马利亚诺先生及其女儿呆在一起，天气好时同他们外出散步，落雨时则留在家里。里卡多上午有时也到埃罗尔萨家里去，那时老人便常常请他共进午餐。当里卡多再三推辞，爸爸一再挽留时，玛尔塔则闭口不言。可是，她脸上流露出一不安的表情，眼睛闪烁着恳求的目光，显然强烈希望他留下来。当里卡多最后接受邀请时，姑娘是何等的高兴呀！她显得特别殷勤，在厨房出出进进，忙着给年轻的侯爵准备最喜欢吃的菜肴，支使仆人们干这干那，直到一切准备齐全。要做英国式牛排，因为里卡多在马德里已经吃惯了这种菜，不过牛排要烧得嫩些。要做冷鱼块，米饭应该松散，还要准备柠檬片（里卡多无论吃什么都要放柠檬），英国芥末，油橄榄，等等，等等。不过，玛尔塔最关心的是咖啡，因为里卡多是个娇少爷，喝咖啡很内行，最爱挑剔。玛尔塔亲自监督仆人煮咖啡，要比化学家分析某种稀有金属还细心。当玛尔塔来来去去，作着各种安排时，里卡多仍用昔日那种亲切的语调同她不停地开着玩笑；玛尔塔虽然年纪不大，但已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不算没有姿色。不过，她的个子没有长高多少。

“喂，小个子，你什么时候能长高呀？”玛尔塔从里卡多身前走过时，他拉住姑娘的辫子，让她停下来，并且这样说道。玛尔塔微笑着，耸耸肩膀，继续走自己的路。

自从里卡多生气那天以后，她再没有向他问起调动的事；但是，当里卡多每天来到埃罗尔萨家时，大家都向他投去急切的探询目光，企图从他的面孔上看出什么消息。由于里卡多表情如常，

姑娘也就放了心，又去干手中很少放下的家务活。里卡多只字不谈离开聂瓦镇的事，也许他把调动一事忘记了，也许佯装忘掉，也许有意不去谈及，也可能这三者兼而有之。佩尼亚尔塔侯爵从难过转为悲伤，又从悲伤渐渐地变得激动而甜蜜。玛尔塔做针线活的房间使他感到欢乐、安逸和幸福。

一天早晨，犹如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犹如那消息不会撕碎任何人的心，犹如那是小事一桩，无关紧要，里卡多一进埃罗尔萨家就劈头说道：

“昨天晚上调令终于来了，我要到巴伦西亚去。”

“你瞎了，你瞎了！你没有看见那姑娘的脸色都白了吗？没看见她浑身在痛苦的颤抖吗？喂，她要跌倒了！快，快扶她一下！……”

年轻的侯爵什么也没看见，他的面色也有些苍白。他报告自己调动的消息时那无所谓的腔调，纯属是在作戏，因为那天夜里他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曙光照到床头时还没有合眼。

马利亚诺先生面带愠色，感叹道：

“好了，好了，孩子！……你现在离开我们，我感到很遗憾……好吧；如果你愿意……”

里卡多神情忧郁，沉默不语。他真想高声大喊：“怎么是我愿意呢！我愿意的是彻底退役，永远留在这里，同你们安乐地生活在一起；你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但是，他太脆弱了，没有喊出来；这种脆弱性情常常使人在生活中付出昂贵的代价。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老先生问道。

“明天。我在马德里还有些事情要办，需要耽搁几天。下月十四日必须赶到巴伦西亚。”

“到哪个团去？”

“第一骑兵团。”

“啊！”

一片沉静。悲戚压在每个人的心灵，他们再也谈不下去了。过去的每次谈话，即使谈些家庭琐事，也总是非常热烈。马利亚诺先生用伤心的语调心不在焉地重复说道：

“你去过巴伦西亚吗？”

“去过，先生；几年前我在那里住过一个月。”

“那地方很美，是吧？”

“对，很美。”

“桔子很多，对吧？”

“对，多得很。”

“那是一座欢乐的城市。”

“不，这不对，我觉得它很阴郁。”

“啊，里卡多，我原以为……”

他们又沉默了，心情十分压抑。说话时那无所谓的语调难以掩饰这一点。玛尔塔一直没有开口。她坐在一张靠近阳台的矮椅子上，继续全神贯注地钩织着手里的毛线活。里卡多斜靠在沙发上，离马利亚诺先生很近。三个人思绪万千，忧心忡忡；那个昔日充满欢声笑语的房间，尽管被明媚洁净的晨光照得十分明亮，但却是死一般的沉寂，充满了愁闷和悲凉。当埃罗尔萨先生再次对里卡多讲话时，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有些嘶哑和颤抖。

“你家里的事情是怎么处理的？仆人要辞掉吗？”

“只留下花匠佩贝和看门人塞萨尔……”

“行装整理好了吗？”

“没有，今天下午和明天还有时间。”

“向朋友们辞行过了吗？”

“马利亚诺先生，在这里我唯一来往密切的也就是你们了……我已拜访了三四个朋友。其他人准备写封短信告诉一下，留个地址……我最遗憾的是没有把花园修整完，院角的两处亭子只是打了个地基……”

“你不用操心了，我来管……，我来管……，我来管……。”

马利亚诺先生激动得哽住了，再也说不下去。那亭子是订婚时玛丽娅提出修建的。提起这件事就勾起了许多其他事情，而且都是令人痛苦的，妻子，女儿，里卡多，一起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在短短的时间里遭受的那些巨大不幸又一幕幕从他眼前闪过。他霍地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

里卡多也很激动，由于愁肠百结，他垂着头不说话。玛尔塔继续干手中的活，仿佛眼前发生的事情和她没有一点关系。在马利亚诺先生同里卡多交谈中间，甚至在前者离开房间时，她连头都没有抬过一次。里卡多目不转睛地长时间凝视着她。姑娘那无动于衷的态度开始折磨他了。他本来想玛尔塔听到那个消息会大闹一通，因为她一向对他表现得十分亲热。他确信她的心是善良的，对他的感情是坚贞的；但是，看见她那么泰然自若，小巧红润的手指不停地拨弄着象牙钩针，什么也不问他，也不求他推迟几天行期，总之，她一言不发，里卡多又感到痛苦和失望了。一个个阴暗的念头很快导致了绝望和悲观的结论。“是的，先生，”他眼泪汪汪地想到，“世界和人类是什么样，一个人无力改变它，只好听天由命……这个姑娘，我原以为她感情那么丰富……！有什么办法呢？……女人的真正的爱情只能献给一个人……也许这

姑娘已有所爱了吧？”

倘若真的如此，里卡多也没有什么可气恼的。但是，实际上他却生气了，而且火气还很大。他竭力想把那一想法看做是荒谬的事，从而将它驱除出脑海；然而，他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觉得那不但不荒谬，而且是合乎情理的。他由于心灰意懒，气恼很快被悲哀代替了，那是一种深深的，令人心碎的悲哀。

“玛尔塔，我离开这里你不感到难过吗？”里卡多说道，脸上现出一丝凄迷的微笑。

“如果你愿意……！”姑娘头也不抬一下，回答说。

他才不愿意呢！里卡多已经根本不想走了。他痛恨自己，后悔不该写请调报告。他真想大发一通……可是，他心里想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表露出来。

里卡多越来越悲伤，越来越痛苦。他多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他不敢同玛尔塔讲话，因为她是不会理解他的心情的。再说，为什么一定要同她讲话呢？……一个如此无情无义的姑娘！

里卡多悲痛欲绝，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他感到痛苦，但同时又觉得快乐。此刻，他的精神正在愁海中欢乐地游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所以他竭力回忆着，思索着那些倒霉的往事以增加欢乐。这位年轻的侯爵把脑袋靠在沙发背上，沉浸在思索之中。啊，他已经沉思了很久，很久，足足有几个小时了！他一直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如今已完全倦怠下来，几乎要陷入昏迷之中了。他稍稍抬了一下头，以证明自己还能动弹，并且朝玛尔塔扫了一眼，玛尔塔仍然是原来那副姿态。但是，侯爵的头很快又倒了下去。他象是被强行绑在那儿，只能那样倒着，一个指头都动弹不得。尽管他的眼皮象铅一样重，他还是睁着眼睛呆了一会

儿。最后，他合上眼睛，睡着了。很难说他是睡着了，还是只不过似睡非睡。不过，佩尼亚尔塔合着双眼躺在那里，确实不象醒着的样子。他的面色是那样苍白，眼圈那样黑，精神是那样沮丧，以致令人感到可怜。

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梦到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事情。这种体验是大家都有过的。当里卡多置身同他平常的住所相似的房间时，尚没有完全丧失现实感。不过，这个新房间同他的住所还是不同，这儿的阳台镶着稠密的铁栏，其状如百叶窗；有一面墙也是铁栏结构，从那儿可以看到室内金煌煌的祭坛、圣像以及天花板上的吊灯；一句话，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教堂。里卡多从沙发上留心朝那边看去，发现一大群人涌进教堂，低沉的嘈杂声令人不快。教堂很快被挤满了，外边的人再也无法进去。这时，他听到风琴响了起来，奏的是苏格兰女王华尔兹舞曲，他猜测风琴手一定是教士萨图尼诺，亦即圣·费利佩教堂的教士。后来，他从密密麻麻的人头上方望过去，看见一个主教冠的金色尖顶在晃动。风琴停奏之后，一个讲道士带着很重的鼻音讲了好一阵道，可里卡多一个字也听不懂。讲道毕，立刻传来了柔和的唱赞美诗的声音。里卡多听了非常激动，因为那是玛丽娅悦耳动听的歌声，她正在异常甜蜜地演唱《茶花女》：“至高无上的耶稣哟，为何那么年轻就与世长辞！”歌声一落，教堂里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随后，人们都挤到主祭坛前，铁栏附近变得空无一人。那儿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清楚地听到有几个人说：“现在该给她祝福了……，现在……，现在……。”

就在这时，马克西莫先生出现在房门口，他对里卡多说：

“您趴在这里干什么？不知玛丽娅在举行婚礼吗？”

“和谁结婚？”

“和耶稣。走，去参加婚礼。”

里卡多想站起来，但是他没有力气。这时马克西莫医生对他说：

“好，既然您不能动，那我到教堂去，看看能不能叫人们让开一点，让您从这儿观看。”

过了一会儿，他果然看到人们在铁栏前让出一条很宽的通道。那时，他一眼望去，看见远处主祭坛台阶上站着一个娇丽的身影，那是身着新娘服装的玛丽娅。玛丽娅身旁，有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牵着她的手。主教正在给他们祝福。可是，当那男人转过身来时，他不禁大吃一惊！什么鬼耶稣呀！和玛丽娅结婚的原来是马诺利托·洛佩斯，那个不要脸的讨厌鬼！里卡多如同见到怪物一样呆若木鸡。难道一个如此美貌庄重的姑娘能与这个毛孩子结婚，而把他这个堂堂男子汉抛到绝望的境地？事情确实要认真地、乃至痛苦地考虑和思索。可是，正当他冥思苦想的时候，玛丽娅穿着圣·贝纳尔多修道院的教服走进了客厅，甜蜜地微笑着对他说道：

“你是在为我结婚而感到伤心吗？”

“我有什么好伤心的！”

“傻瓜！”姑娘又走近了些说道。“尽管我和耶稣结了婚，可我仍然象以前那样爱你。”

这时，里卡多叹了口气，呻吟起来。

“不，玛丽娅，你不爱我了。你爱的是马诺利托·洛佩斯。”

“啊，我亲爱的里卡多，你别胡说啦。我怎么能爱那个毛孩子呢？”

“你不是刚刚同他举行了婚礼吗？”

“我看你是在做梦；不要瞎扯了……醒醒，喂，醒醒吧……要不你稍稍等一会，让我叫醒你……；可是，看你睡得多么香甜呀！……”

果真，美貌的修女又走近了些，用柔嫩的双手深情地抱起里卡多的头，将自己的脸慢慢贴过去，在他的额角轻柔地接了个长吻。

噢，事情真是奇怪！里卡多惊愕地发现，正当玛丽娅对他表示爱恋时，她的脸突然变成了玛尔塔的脸。对，那是玛尔塔，乌黑的大眼睛，细嫩而红润的面颊；她那黑亮的卷发从前额上垂下来。但是，那脸上的神情是如此的悲伤和痛苦，不禁使里卡多惊叫起来：

“玛尔塔，玛尔塔，你怎么啦？”

里卡多被自己的叫声惊醒了。

玛尔塔仍然坐在阳台旁边的小椅子上，象是聚精会神地干着手里的活。里卡多虽然醒了过来，但他确信自己是喊了一声。刚才的一切原来是一场梦。可是，他认为，无论是自己的喊声还是额头感觉到的温暖和湿润的嘴唇都不是虚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得而知。

他一边吃力地把各件事情连贯起来，一边打量了一会玛尔塔。最后，他决心问问玛尔塔。

姑娘仰起脸，面颊绯红，显得有些慌乱。

“我刚才是不是喊了一声？”

玛尔塔越是慌忙，脸越是绯红，勉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说：

“没……有，我什么也没听见。”

里卡多惊诧地盯着她。这姑娘为何羞红了脸？

“我刚才是在做梦；可是，我敢发誓，我是喊了一声……我还敢发誓，这事说来很奇怪，你一定吻过我。”

听了这些话，玛尔塔脸色突然由红变黄，她惊愕不已。她的双手在颤抖着，再也拿不住毛线活，织物掉在了怀里。同时，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里卡多，那惊恐、温存、恳求、忧伤的神情使得里卡多大为震惊，犹如遭受电击一般。

正是那双眼睛！他刚刚在梦中见到的正是那双眼睛！

里卡多感觉眼前一片光明，沐浴在神奇的光芒之中。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一切都看清了，一切都明白了。他对玛丽娅的如痴如狂的爱一直象浓雾一样蒙住了他的双眼，此刻浓雾散去了，花园里的那个场面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当时玛尔塔为他吻了她的手而感到愠怒……现在他看清楚了那个场面，他明白了。后来玛尔塔奇怪地昏倒过去的情景也浮现在了他的眼前，他同样看清楚了，同样明白了。接着，他的想象插上翅膀飞到了小岛海滩；在那儿，太阳把一束束金光洒在沙滩上；蓝白色的海浪滚滚而来，包围了他们长时间坐着的岩石；在寂静的山洞里听到呜咽声；随后是姑娘落了水，一个小伙子跳进大海将她救上来。“谢谢，侯爵先生……，刚才在水里的情形并不太坏！……”这一切他也看清了，也明白了。再后，就是姑娘突然莫名其妙地远远地离开了他，那双眼睛不再看他了，那张小口不再对他讲话了，那双小手不再握他了……

啊，是的，他一切都看清了，一切都明白了！

里卡多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将脸凑到玛尔塔跟前，用亲切而温存的声音，象孩子那样无礼地说道：

“玛尔塔，不要否认了，你刚才是吻了我。”

姑娘用手捂住脸，放声悲恸地哭起来。年轻的侯爵百感交集：恐惧、悔恨、温情、疑惑、喜悦和不安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跪下去，激动地喊道：

“玛尔塔，看在上帝面上！你原谅我刚才说的傻话吗？……我是个蠢汉！……我刚才梦见了一些可悲的事情，可是转眼间一切又变得十分美好！……我不甘心让幸福就这样跑掉……一个荒诞的想法闪过我的脑际，虽说荒诞，我还是盼望它能变为现实……可是，不……，不……，我在世间已不可能享受到幸福了……我天生不幸……幸好我会很快离开人世，象我父亲那样……象我母亲那样……原谅我一时发疯，不要哭了……你想知道我梦见了什么吗？……我讲给你听听，因为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看见我了……我梦见……梦见，玛尔塔，梦见你爱我。”

姑娘将手从脸上稍稍分开些，并且开腔说话了，那声调带有嗔怪之意，但也不无疼爱之情；她只说了下边这句话，就又呜咽不止了。

“你梦见的是实情，无情无义的东西！”

佩尼亚尔塔高兴得疯了似的，心都要跳了出来。他痴情地把玛尔塔紧紧抱在怀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他的心情平静下来，用那颗美好的心灵在女友耳边低声朗诵起令人心碎的爱情赞美诗。

玛尔塔听着，全身颤抖，茫然无措地把头埋在情人的怀里，泪水象断线珠似地滚滚而落。里卡多越来越用力地拥抱着她，嘴里不住地重复那一句话，亦即上帝提示给男人们的那句最美好的话！玛尔塔只抬了一次头，为的是用低弱颤抖的声音问他：

“你不走了吧，是吗？”

此刻，里卡多哪里还想走呢？就是把人间和天堂一切最珍贵的东西给他，他也不会走的。他的思想甚至都不敢越过阳台的玻璃窗，因为唯恐失去沐浴着他的幸福。虽说如此，他仍然鼓起勇气离开了一会儿，跑到门口，放声喊道：

“马利亚诺先生！马利亚诺先生！”

马利亚诺先生突然一惊——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处在惊恐状态中——，担心又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急忙应声而至。看见里卡多那激动难抑的面孔，他不禁为之一怔。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叫他？

“马利亚诺先生。”里卡多说道，声音哽噎在咽喉里。“我荣幸地向您的女儿玛尔塔求婚。”

那真是晴天霹雳！有这等鬼事？……里卡多疯了？……上帝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来看看吧！我们来看看吧！

.....

马利亚诺先生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还没等他开口说点什么，做点什么和想点什么，女儿已经搂住了他的脖颈，泪流满面。这位高贵的先生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他也哭了。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心爱的女儿，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佩尼亚尔塔侯爵的手，抽抽噎噎地哭得象个孩子似的。

“你们不会抛弃我吧，孩子们，对吗？”老人说着，抬起了他那泪痕斑斑的威严的面孔。

里卡多更加用力地握住老人的手。玛尔塔更加用力地抱住老人的脖颈。

他们默默地度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所有的天使都来

到了沐浴着晨光的小客厅，用欢乐明亮的目光注视着这三个人。最后，玛尔塔把头从父亲身上稍稍移开来，一边抽泣着，一边脸上挂着微笑，天真地问她的情人：

“里卡多，今天你留下和我们一起吃饭吗？”

“当然，亲爱的。”年轻的侯爵回答说。他跪下去，热烈地亲吻着姑娘的手。“今天和你们一起吃饭，明天，后天……永远和你们一起吃饭。”

玛尔塔又将头埋在父亲的怀里。她心中充满着幸福！三个人默默地哭泣着。

何 塞

李 德 明 译

引 子

如果你哪一天到阿斯图利亚斯省来，请别不到罗的耶洛村看一看就走。这个小村虽然不是阿斯图利亚斯省最美丽的，但却称得上最奇特、最别致的了。它的景色，我看也可以与任何村子媲美，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大多数人在谈起罗的耶洛村时，就象讲起跛子、驼子或上帝打发到人间的其它形状可笑的人一般，脸上总是露出不屑一谈的那种笑意，这是不公道的。坦白地说，我觉得罗的耶洛村虽然并不优雅，但却十分庄严，这是很重要的。

你们可以设想自己象在西班牙其它地方一样，此刻是漫步在风景如画，奇趣无穷的海边高高的断崖上。放眼四周，半掩在树丛中的雪白房舍和果园环绕的别墅处处可见。果园里黄里透红的苹果挂满枝头，有的枝杈竟然伸到墙外大道上来。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蜿蜒流过，令人感到清新宜人。前面，是一望无际的碧蓝大海；后面，远方的山峦在平展辽阔的原野上勾画出一条起伏的黑色环带。快到海边时，顺着小溪会很快下到一道黑洞洞的阴郁峡谷。罗的耶洛村就座落在谷底。但是，这峡谷被切割成镰刀形，在伸延到大海之前，形成了不少段块和弯角，村子的茅舍都镶嵌在峡谷两侧的石壁上，因为高高的崖壁只容得那条小溪和一条紧贴溪流的狭窄街道穿过。这街道和小溪曲曲弯弯向前伸延，因而有时你会看到高山横在面前，听到山后传来大海的波涛声，而却不知道

从哪儿走过才能见到大海。不过，那条小溪会慢慢地告诉你的。你们走过那段路，穿过一片象阶梯一样层层排上去的房舍，又会重遇悬崖，挡住了去路。大海的咆哮声更清晰地传来，街道也渐渐开阔了。在这里你们将看到有小船还在修理；远一点儿，几具渔网摊放在地上；你们还将闻到臭鱼烂虾散发出的气味；小溪变得更加混浊，水流更加平静了，河面上飘着几叶小船。绕过一道石崖，终于望到大海了。海水顺着“黑峡”涌上来，使小溪变得很宽阔。海水退下时暴露出的海滩，上面没有沙子，而是鹅卵石。那里没有码头和其它任何设备供船只避风。水手们打渔回来时，只好把渔船拖上岸，以防被海水冲走。

罗的耶洛村是个渔村。房屋一般都矮小而简陋，人们只能看见屋前的景物，因为后面是倚靠在岩石上的。有几幢房子不那么破烂，那是当地屈指可数的几个显赫人的宅第。他们大都是靠做腌咸鱼生意发迹的。在这些房子后面的山坡上常常有小果园，园门和房子的二层相通。另外，还有三四幢祖居的老房子，已经没人居住，几乎要倒塌了。据说，由于那个奇特的村子生活阴郁乏味，住在那儿的绅士们很久以前就离去了。当你们参观完罗的耶洛村，就会觉得他们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住在黑洞洞的峡谷之底，大海咆哮，狂风怒吼，使人犹如置身于蜗牛之中，生活不能不说是凄凉悲惨的。

不过，在罗的耶洛村，没有人感到厌倦，他们无暇顾及这一点。这小小村庄上的居民需要同大海不停地进行艰难的搏斗方能糊口度日，因此谁也没有精力去想大城市生活的甜蜜舒适。男人们据季节的不同，早晨甚至半夜就出海，直到傍晚归来；女人们则把鱼送到附近的村镇，或者煎炸好为工厂做罐头之用；同时还要织

补鱼网、缝补船帆和照料其他家务琐事。在性格和才干上，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有极大的差异。男人们十之八九神情严肃，寡言少语，忍耐性强，头脑简单，心地善良。在学校里，可以看到孩童们都很聪颖机敏；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智慧渐渐地熄灭了，这唯一的原因只能是在他们挣钱糊口之后，整日看到的是纯物质生活。从大海到酒店，从酒店到家里，然后从家里再到大海，这样日复一日直到死去或成为残废。不过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颗永不熄灭的唯灵论的火花，这是因为宗教信仰使这颗火花常燃不灭。罗的耶洛村的居民都是虔诚的教徒。他们时刻生活在危险之中，因而总是想到上帝，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渔民们每天都要告别家人下海打鱼，大海是神秘莫测的；天天奔波于大海的万顷碧波和蔚蓝的天空之间，不知道能否归来。有时候确实不能归来，罗的耶洛村总是隔不几年就要向大海进献肉贡。有时这种献贡是可怕的。一八五二年冬天，有八十人葬身于大海，相当于罗的耶洛村劳力汉子的三分之一。这种生活逐渐锤炼着他们的精神，使他们不看重物质利益，也变得慷慨大方，沉着冷静，对家人温柔多情。在渔民们中间，象农民中间那样的吝啬鬼、阴谋家或骗子是不多的。

罗的耶洛村的女人则大不相同。她们具有自己的丈夫所缺少的美德，但也具有丈夫所没有的缺点。她们聪明、活泼，富有进取心，心灵手巧，因此几乎总是她们当了一家之长。然而，她们常常贪心十足，说话粗鲁，爱吵架。这是在精神方面。至于身体方面，在阿斯图利亚斯、也许在整个西班牙，没有谁能与她们相比，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她们个子高，身条匀称，肌肉结实，面色红润，头发乌亮而稠密，眼睛又大又黑，象希腊女神的眼睛

一般放射出严厉深沉的光芒；鼻子笔直，或者说稍呈鹰钩状，通过一道细柔的线条与额头相连；鼻孔有些宽大，鼻翼不时地翕动着，表明她们生性粗犷，好动感情；双唇细嫩，红艳艳的，同那洁白的牙齿适成对比。她们走路十分庄严，宛如罗马女人一般；说话快如流水，颇带音乐韵调。因此，不管她们走到哪儿，人们都能立刻认出她们；她们很少微笑，而笑起来则傲然无忌。在我看来，在西班牙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如此多情多姿的妇女之花。

在这个小村子里，如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也演出喜剧和悲剧，当然不似城里的那么复杂，因为这儿的风俗习惯比较简单，不过也许并不乏味。我所要讲的是关于一个贫苦渔民简单身世的故事。喜爱平凡事物的人，请你们听着吧，我是专为你们讲的。

下午两点钟，火热的太阳照在大海上，光芒闪烁。微风是那样的软弱无力，几乎连渔船的白帆都难以鼓动。海岸上突兀的山峰和陆地上的高山，远远地望去，象是裹在一层蓝色的薄纱之中。岸边的渔村仿佛海湾深处的白点似地闪闪发光。沉静的大海笼罩在无涯无际的死一般的寂静之中。大多数渔民都已睡了，或者以各种奇形怪状的姿势打着盹；他们有的趴在船边上，有的靠在船头，有的仰面朝天睡在舱板上或船底。每个人的右手都握着网绳，另一端拖在海里，在船后划出条条平行的水纹。他们已养成习惯，即使在酣梦中也不会松开那些绳索。三、四十条渔船遥遥相望，协调航行，仿佛是一只船队。它们在净洁的光闪闪的水面上如此缓慢地滑动着，有时简直象锚在那儿一动不动。帆布时而碰在桅杆上，发出深沉的声响，催人入睡。闷热使人喘不过气，浑身粘糊糊的，这样的天气是很少见的。

有条渔船的船老大一时放开手中的舵柄，掏出手巾擦去额头上的汗水，随后又握着舵柄，双目审视着水天相交处，盯住了一条驶出已相当远的渔船。接着他又显出原来那漫不经心的表情，无精打彩地望着他的正睡得香甜的伙伴们。这是个年轻人，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尽管风吹日晒，他的面容仍然显得很英俊。胡须稠密，同所有的渔民一样，他穿着蓝色的布裤布褂，头带白色贝雷帽；但他却是个注意边幅，穿戴整洁的人。

终于有一个渔民从船舷上抬起头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满脸不高兴地嘟哝道：

“这么热，真是活见鬼！今天这一天，不把我们热死才怪哩！”

“不会的，”船老大说着又察看了一下天边。“不出一个小时，西边就会吹来凉风的；那边天色在变了。托马斯已经扬帆向那里驶去啦。”

“托马斯在哪儿？”水手一边用双手打着遮阳望着大海，一边问道。

“已经看不见他了。”

“他打到点鱼吗？”

“我看没有……；但是，他会打到的……，我们大家都会打到的。今天我们是不会空着手回家的。”

“到那里再看吧，”水手嘟哝着，又趴下去睡上了。

这时，船老大又成了船上唯一醒着的人。他看天色、大海和渔船看得厌了，于是，他把目光落在一个老水手身上。这个老水手仰面睡在长凳底下，脸上露出一副凶相，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船老大非但不显得恐惧，反而开心地笑了。

“喂，贝纳多，”他推了推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个水手的肩膀说。

“你看，‘海盗’睡觉的脸多难看。”

那水手抬起头，也讥讽地笑了。

“等一等，何塞；咱们逗逗他……把那块石头给我。……”

船老大马上会意，把那块放在船尾压舱用的大石头搬起来，悄悄地递给了他的伙伴。水手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将“海盗”的渔具从水中拉出来。现出鱼钩时，他把大石头拴在上面，轻轻地放回水里，随后又赶忙躺在船边，装成睡觉的样子。

“啊哟，圣母玛丽亚！”老水手感到渔具突然一动，惊叫起来。他猛地一起，脑门撞在了板凳上。但是，他并没有叫骂。

伙伴全都醒来，一齐趴在了左边船舷上；‘海盗’正在那里得意洋洋地开始往上拉他的网绳。贝纳多也抬起了头，板着脸喊道：

“‘海盗’钓到鱼了！这个恶棍总会钓到鱼的，除非海里一条也没有！”

他一边说，一边向另一个水手挤挤眼，这个水手又用胳膊捅了捅另一个人，这样一个个地捅下去，刹时间大家几乎都知道了那是在开玩笑。

“鱼挺大吧，‘海盗’？”贝纳多故意说。

“大？……你过来拉拉，多沉呀。”

贝纳多接过“海盗”手中的网绳，对伙伴们装出十分惊奇的样子，郑重其事地说：

“如果没有三十磅重，让上帝处死我！这可能是游到海边来的最大的一条鱼。”

这时，“海盗”浑身颤抖，满面笑容，一副桀骜不驯的神气；他拼命地、但又十分小心地拉着网绳，不时地停下来，生怕上钩的鱼跑掉。渔民们都低头望着海，尽量忍住笑。

“真是，这小子身上是不是有块吸铁石，还是什么东西，睡觉还能钓到鱼！”贝纳多高声喊着，他的鬼脸越来越滑稽可笑。

“海盗”发现这条金枪鱼和往常不一样，总是往下沉；可是他并不理会，继续拉着网绳，直到透过海水一清二楚地看到了石头。

原来是特洛伊^①！渔民们再也忍不住了，同声笑了起来；他们欢快地喊叫着，互相用胳膊搂住腰，在板凳上打滚，大笑不止。

^① 此处指希腊传说“特洛伊木马”，意为骗局。

“已经离那么近了，拉上来呀，‘海盗’！”

“不是金枪鱼，不过，那么白嫩鲜美，一定是条名贵的鱼。”

“特别是油煎醋烹之后，再加点辣子，那就更好吃了。”

“你们敢打赌不象我说的那样有三十磅重！”

“海盗”一肚子气，皱着眉头，面色十分难看。他把石头拉到船上解下来，将渔具重新扔进水里，然后狠狠地瞪了伙伴们一眼，喃喃地说：

“猪猡，你们要是设身处地，绝不会有心思开玩笑的！”

他骂骂咧咧地又躺了下去。同伴们的笑声并没因此而平息。当笑声快平静下去时，不知谁对这件事俏皮地评论了一句，于是大家又纵声大笑了好一阵子。不过，笑声终于停下来，或者确切一点说，慢慢变成了愉快的交谈，最后交谈又变成了昏睡和美梦。

风开始凉爽了。随着帆布在桅杆上的鼓动声，海水撞在龙骨上发出哗哗的响声。

船老大昂首注视着条条渔船，迎着凉风惬意地呼吸着，那是鱼群到来的先兆。他看了看渔具是否绞在了一起。为了抢风航行，他把帆打开一些，尽力拉紧帆脚索，让船自由滑进。随着他的这些操作，船倾斜着吃饱了风，加快了速度。舵手的目光锐敏，他发现一只船已经抛下锚去了。

“这里有鱼，”他大声说道，可是谁也没有醒来。

过了一会，离船头最近的一个水手粗声粗气地喊起来：

“啊唷，圣母玛丽亚！”

船老大放开帆脚索，叫船停下来。

水手还没去拉网绳就住了手，因为他突然想起了刚才开的那个玩笑。他用怀疑的目光扫了同伴们一眼，问道：

“又是一块石头吗？”

“快拉，畜牲！”何塞叫起来，怕鱼跑掉。

金枪鱼几乎把整个网绳都拖住了。水手开始用力拉起来。他往船上收几下，又赶着松一松，因为鱼挣扎得很凶，拉得太紧了，绳子很容易扯断。然后又拉，又松。这样拉拉松松，很快看到了水下有个黑东西在疯狂地翻滚着，闪动着银白色的光亮。离水面越近，那银光越亮，那东西也就挣扎得越凶，拼命翻滚着想逃脱。有时，当渔夫松绳子时，它象是逃脱成功了，颇有点象逃掉的人一样，觉得自己已摆脱死亡的命运，但也有些时候，它疲惫无力了，奄奄一息，乖乖地被拖向死亡。当那东西被拖出它赖以生存的海水，放到船上时，蹦呀跳呀，弄得船上的人满身是水。后来，当把鱼钩从它嘴里摘下时，它一动不动了，好象在慢慢地死去。可是，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在船板下劈里啪拉地跳动起来，跳得那么厉害，险些又回到水里去。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睬它。又有两条鱼几乎同时上了钩，渔夫们赶忙把它们拉上来。

鱼可真不少，三、四个小时就钓上来一百零二条金枪鱼。

“多少条？”有一条渔船正从旁边驶过，船上人问。

“一百零二条。你们呢？”

“七十条。”

“我没跟你们说错吧？”贝纳多转过身去，对他的同伴们喊道。“你们看，打得最多的还不到八十条。一个男人要想结婚，豁出命来也要……”

所有的脸都微笑着转向船老大，他的嘴角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使得他的面容更加和善可亲。

“什么时候结婚，何塞？”一个船员问道。

“托马斯和马努埃尔已扬帆回岸了，”何塞大声说，回避了回答。“把那根吊索松下来，拉蒙；我们往回喽。”

吊索松下之后，贝纳多说：

“你们问何塞什么时候结婚吗？这不是很清楚吗……新渔船下水的时候。”

“新渔船什么时候披完缝隙涂好沥青？”

“很快。填塞工对我说，十五天之内定能完工，”贝纳多补充说。

“那天该请我们吃腊肠和火腿了，何塞，是吧？”

“还有上等美酒，”另一个人说。

“还有哈瓦那雪茄，”第三个人说。

“我什么都不要，”贝纳多说，“只要结婚那天何塞带我们到萨里奥去看戏就行了。”

“那可办不到。你没想到何塞那天要早早睡觉吗？”

“好吧，那就他出钱我们自己去，他留在家里好了。”

何塞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嘴上挂着会心的微笑。

“哪有比和师娘的女儿睡觉更好的戏呀？”一个人大声说。

“咳，咳！看看你说些什么呀，”何塞说，不知他是高兴还是生气。

船员们把这句傻乎乎的话看成最开心的笑料，继续开着玩笑戏弄何塞，与此同时，渐渐要停下来的风，轻轻地把他们推向岸边。

二

临近黄昏时分，渔船驶回了罗的耶洛村港湾。岸边有一群人——几乎全是妇女和儿童——等候着，喊声、笑声和争吵声混为一团。老人们离得稍远些，安静地坐在一条放在卵石上准备维修的渔船边上。村里的殷实人家或小康之家的人，站在离海滩最近的房前石台上看着渔船进港。在渔船离得还很远时，岸上的人凭着自己长年累月的经验就知道打回了金枪鱼。因为从渔夫们笑开了花的脸上就能看出来。妇女们准备鱼筐装鱼，挽起胳膊，喜笑颜开。孩子们爬上附近的岩石，想早点看到船舱里的鲜鱼。渔船缓缓地靠岸了。渔夫们神色严肃，默然不语，懒洋洋地将船桨丢在水面上。渔船一条接一条地被拖到岸边卵石上。为了不溅湿衣服，渔夫们使劲从船上跳上干岸。有些人留在船上卸鱼，他们把鱼一条条地扔到岸上。妇女们又一条条地将鱼拾起，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去掉鱼头和五脏，装到筐里，然后撩起裙子，往水里走几步，把它们洗干净。不多时，一大片水面和堤岸便都染得血红。

船老大们一跳上岸，就聚在一起订鱼价。腌鱼店老板和贩卖鲜鱼的女人们隔着船老大们一些距离，惶惶不安地等待他们商量出一个结果。

当何塞离开人堆时，一个女人向他走过去。这女人比其他女人穿戴得更整洁，已经上了年纪，面庞消瘦，尖鼻子，一双黑眼睛有些塌陷。她焦急地问：

“多少钱？”

“一个半雷阿尔。”

“一个半雷阿尔！”她气愤地喊起来。“你们什么时候才把价钱降下来？难道鱼多鱼少都是一个价吗？”

“跟我说没有用，伊莎贝尔夫人，”何塞羞涩地说。“这次我一句话也没说，是他们在哪儿商量的。”

“可是，你应该提醒他们呀，”老妇反驳说，语调仍然很气愤。“说这个价钱不公平，说我们正在破产，很可怜；一句话，我们不能这样下去……”

“好了，您别生气，太太……我尽量设法明天把价钱降下来。再说，您已经知道……”

“知道什么？”

“渔船那两份和我的那一份，您随便付多少都可以。”

“我不是为这个，”伊莎贝尔夫人一下子变得温和了。“不过，我们赔钱是清清楚楚的。那个马拉嘎特利亚人还是那样，他会把一桶桶的鱼退还给我们……你看，埃莉莎在过秤哩。到那儿去吧，你跟她讲话可比跟我讲话有兴趣。”

何塞笑了，说了声再见走开了。

“喂，何塞！”伊莎贝尔喊道，同时对他恭维地笑了笑。“那么你到底给我定多少钱？”

“您说多少就多少吧，我已经说过了。”

“不行，不行，你应该定下来。”

“一个雷阿尔十五个生太伏，高不高？”何塞不好意思地问道。

“够高的啦！”老太婆回答说，嘴上仍然挂着谄媚的笑意。

“好了，别再争了，就一个雷阿尔吧，怎么样？”

何塞耸耸肩膀表示无可奈何，然后迈步向一个腌鱼店走去。海边有好几个腌鱼店，都用的是“某某工厂”一类响亮的名称。那家店门口有个姑娘，和大多数同村女人一样，高个子，皮肤细嫩，一张红扑扑的脸，只是五官比一般人端正秀丽。衣着也和别人相仿，不过更加整洁和得体。披在背后的头巾不是布的，而是毛的。脚上的牛皮鞋精致柔软；雪白的袜子美观大方。双臂裸露着，在她同龄的姑娘中，这双胳膊确实再漂亮完美不过了。姑娘正全神贯注地看着面前的一个渔夫帮助三、四个女人在称金枪鱼。有时她也用手掐着鱼，帮助过秤。

听到何塞的脚步声，姑娘抬起了头，睁开那对黑溜溜的大眼睛，对何塞甜蜜地笑了。

“喂，何塞！全都收拾完了？”

“船还没有拖上来。鱼都抬来了吧？”

“抬来了，都在这里，”姑娘说着向何塞靠了过去。“告诉我，你们定的多少价钱？”

“一个半雷阿尔；不过，我给你妈妈定的是一个雷阿尔。”

埃莉莎的面颊顿时变得绯红。

“这是她开口要的吧？”

“不是。”

“是，是，你别骗我。我还不了解她呀……”

“哪里，你别那么认真；这个价钱是我给她定的，我知道，她没有别的进钱的路子……”

“她能赚钱，何塞；她能赚钱，”姑娘难以启齿地补充说。

“只是她想多赚钱……她就是认得钱。”

“咳！我不会为这个变穷的。”

“可怜的何塞！”她停了一下大声说，同时把一只手多情地放在何塞的肩上。“你真好！……但愿这种使我羞愧的穷日子很快过去。新渔船什么时候下水？”

“看看圣胡安节可不可以吧。”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跟我母亲讲呀？她限定的日期就是那天，最好提醒她一下。”

“你看我该提醒她吗？”

“当然罗。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她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么我马上跟她说说；把船拖上来就……如果我有勇气的话，”何塞有些惶惑地补充说。

“何塞，谁没有胆量，谁就过不去大海，”姑娘笑着说。

“我也要和你继父说说吗？”

“随你便，反正什么都是妈妈说了算。”

“那么，回头见。”

“回头见。你尽量快点，别等我们吃晚饭时才来。”

何塞又向海边走去了。在那儿，渔夫们正在吃力地把船拖上岸。黄昏将尽，夜幕开始降临。女人和孩子们帮助丈夫和父亲干那件天天如是的累人活儿。推船的人为了把劲儿使在一起，不时地吆喝着号子。人影越来越密集了，看得清渔船四周的身影紧紧地围成了一团，渔船断断续续地往海滩上滑动着，下边的卵石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渔船拉上岸已相当远，不会被冲走了；这时渔夫们才一件件地收拾起了扔在海边的渔具，最后望了望黑漆漆的宁静的大海，离开了那里，慢慢地向村里走去。

何塞吩咐完第二天的活计，也向村里走去。村里只有一条街，这时被照耀得相当明亮，因为许多家酒店都在营业。每个酒店里

都传出大声的喧哗和叫骂声。

朋友们高声招呼何塞，请他去喝酒，但是他并不理睬，而是走到离村口很近的地方，进了一家小店。店里射出的灯光划破了街道的黑暗，使它呈现出了生气。这个店象船舱那样又窄又矮，可是商品齐全：鳕鱼，草帽，火柴，腊肉，《教义要理》和民歌集，样样俱全。不过，渔具和其他海上用品摆在显眼的地方。三、四大捆绳索堆在地上充做凳子；一串串的鱼钩挂在一根横搭在两壁之间的船桨上。几罐没用完的沥青在屋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使得闻不惯的人头晕目眩。但是，这店里的常客们并不觉得难闻，也许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些“香炉”摆在那儿。

伊莎贝尔夫人坐在一块当做柜台的松木板后面。她的丈夫克劳迪欧先生—— 罗的耶洛村初级小学（同时也是高等学校，因为村里没有再高的学校了）的老师—— 立在一旁，一本正经地切着一块火腿。此时他长长的燕尾服袖筒上用带子系着洋布套袖。尽管他经常夸耀自己知识格外渊博，谈吐不凡，但并不因此而放弃现在手里干的粗活。十年前，他和腌鱼店老板兼店员的维加的遗孀结了婚；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学校的崇高任务和不甚光荣的买卖行业处理得一直很好，二者兼顾，毫无偏废；正如他自己常说的，对“智慧”和“金钱”同等对待。他五十岁光景，脸色微黄，扁鼻子，头发稀疏，一双凸眼睛总是闪烁着恐惧或惊讶的光芒，仿佛他面前时刻都在演着一场只有他看得见的悲剧。他性情平和，心地善良，但在学校里却不然，惩罚学生毫不留情，这并不是由于秉性所致，而是出于深深扎根于脑子里的学说的缘故。笞刑，打手板，揪耳朵和撞头，对克劳迪欧先生来说，同语文和数学一样，是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一切统称为“惩罚”。提起“惩

罚”这个词儿时，克劳迪欧先生的语调中总是充满尊敬。他把“惩罚”说得玄而又玄，认为惩罚不是一种坏东西，而是人类应该向上帝交纳的使他高兴的美味贡品之一。这样一来，惩罚人的人应该被看成保护神，正如为伤者止血的人一样。他有一套惩罚手段，以求作到杀一警百、把孩子们教养好的效果；他从不凭一时冲动急急忙忙地处罚人。首先他了解清楚错误事实，放在法律的天平上称一称，然后对犯者进行宣判，并把判决结果写在纸上。于是犯者走到学校的一个角落里，同其他犯者呆在一起，胆战心惊、毕恭毕敬地等待那不幸时刻的到来。克劳迪欧先生上完课，便浏览一遍惩处表。以这张表为依据，按照“罪史”长短的顺序，当着全校人的面开始进行处罚。处罚完毕，他又常常慈父般地在挨打的孩子们挂满眼泪的脸上抚摸几下，亲切地说：

“喂，我的孩子们，现在回家吧，回家吧。你们终有一天会感激我打你们的。”

在村子里，他受人尊敬，家家对他仁慈——当然也有些鄙视——相待，因为这地方对不欺侮人的人都是以礼相待的。左邻右舍都知道克劳迪欧先生在家里是个受气包，妻子把他捏在手心里，这不仅由于他身世低微，生性怯懦，也还由于夫妻之间他是贫者，妻子是富者。不过，伊莎贝尔夫人的财产只是暂时的，因为那是亡夫维加留下来的，到时全部都要落到埃莉莎手里。但是，伊莎贝尔夫人掌握着女儿，并且还要掌握多年，因为父亲死时埃莉莎才十二岁，所以克劳迪欧先生决定了隆隆重重地和寡妇结婚，至少村里人都是这样看的。就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并不同情——虽说应该这样——他在家里的不幸处境；从前，村里的一些女人常常讥讽地说：

“他不是想娶个有钱的女人吗？……现在找到了。”

三

“今天海风很大，对吗，何塞？”

“来得晚了些，我还以为打不到二十磅鱼哩。”

“那些鱼过磅了多少？”

“不知道……伊莎贝尔夫人，在那儿。”

伊莎贝尔夫人可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是她还是抬起眼睛看看埃莉莎，问道：

“多少磅，埃莉莎？”

“一千一百四十。”

“这样，一个半雷阿尔一磅，今天你可以得到差不多二十个杜罗了。”第一个搭话的人说道。他是罗的耶洛村的调解法官。

听见这几句话，埃莉莎又羞红了脸，何塞不知所措地低下头，喃喃地说：

“没那么多，没那么多。”

伊莎贝尔夫人仍然无动于衷地做着针线活。

“什么没那么多？”克劳迪欧先生突然说，每个音节都说得很重，这已成了他的习惯。“我觉得法官先生计算得不准确。你该得多少钱不是很容易算出来吗。这是一道十分简单的初级算术

题。请稍等一会。”克劳迪欧先生接着走到一个架子前，拿起纸和羽毛笔。

伊莎贝尔夫人冷冷地瞪了一眼，如果那时不是他背过身去，那锋利的目光一定会吓得他魂不附体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牛角墨盒，费了好大劲儿才拧开。

“我们算算这道题。一千一百四十磅金枪鱼，每磅一个半雷阿尔，共多少个雷阿尔呢？一千一百四十乘上一点五。这道乘法是一个整数乘以一个混合数。我们应该把混合数化成分数……；一乘二得二。两个二分之一加上一个二分之一。分母相同；把分子加起来。二加一，等于三。三又二分之一。现在我们用这个分数去乘整数，二零得零；三四一十二，进一……”

“亲爱的，让我们安静一会好吧？”伊莎贝尔夫人竭力抑制住怒火，打断丈夫说。“真讨厌，弄那么多分数，混合数算来算去，有什么用。”

“老婆子……难道你叫我掐着指头算吗？……科学……”

“咳，算啦！算啦……这里不是学校。请你给我住嘴吧。”

克劳迪欧先生终于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脸相，把墨盒拧好，塞进了燕尾服口袋里，然后又去切火腿。

过了一会，法官为算术做了尽善尽美的辩护，为克劳迪欧先生打了个圆场。对他来说，只有计算学才是科学。可是，克劳迪欧先生虽然感激法官的解围，但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为到底哪门科学最重要，最受人尊重，两个人争论起来了。

罗的耶洛村的法官原来是个陆军上尉，退伍已经多年。政府付给他微薄的养老金，常常拖延和克扣，他依靠这唯一的收入在故乡生活，或者说，打发日子。他有个姐姐为他料理家务和照管财

产。他沉默寡言，疑虑重重，特别敏感。他非常自尊，说话有理有据，这是出了名的。人们认为，他的缺点是性格过分死板和固执己见。

法官身边有个五官端正、风度庄重的老绅士，留着雪白的大胡子，下巴的胡须垂到胸前。头发也很长，乱蓬蓬的；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目光高傲，微笑里透出轻蔑。他的瘦小、弓弯的身躯实在配不上那个漂亮的脑袋。另外，燕尾服又脏又破，裤子是粗呢子的，一双农夫便鞋满是钉子，这一切大大损害了他的威望。这位老先生叫费尔南多·德·梅依拉，出身于罗的耶洛村一家古老的望族，许多年前已完全破落了，家族的子孙流落各地谋生。只有费尔南多先生象个牡蛎似地住在那个祖居的深宅大院里。费尔南多先生的律师职业从来没有使他得到过温饱，这或者因为他缺乏这方面的才华，或者由于狩猎和打渔之外，梅依拉家族的这个高贵的后代对其它所有职业都深恶痛绝。他住在宅第里一间破损得不太厉害的风子里。这座宅第早就在四处塌陷。在房间里，陪伴他的老鼠到处乱窜，自由地追逐，胆怯的壁虎躲在墙洞里，而成群的蝙蝠则在夜里飞来飞去，吓人地丝丝叫着。谁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赖以生存的租金和财产，村里人坚信饥饿常常光顾这位老绅士哩。

还没上年纪的时候，他外出打猎，时常可以获得丰盛的食物，因为他是当地最有名的猎手。后来体力不济，便完全致力于下海打渔。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费尔南多先生有时驾着他的小船去打墨鱼，有时打鳕鱼、鲈鱼或鲑鱼，这要根据季节和水情而定。同打猎一样，捕鱼这一行他也很老练。他把多余的鱼常常送给罗的耶洛村的平民百姓，因为费尔南多先生宁愿饿死也不拿自己亲

手打来的鱼去卖给别人。但是，作为礼尚往来，别人也常常送给他一 斤 西，因此这位老先生不必发愁炊事急需之物：木柴、食油、鸡蛋，等等，并且有时还有些存余。他自己动手做饭炒菜，人们说他还颇有些烹调手艺。费尔南多先生炖得一手好鱼，大家赞不绝口，说没有一个厨师比得上他。但是，一天，村里人吃惊地听说老先生把小船卖给了萨里奥的一个商人。尽管他一再掩盖，说把船转让给别人是为了买条新的，但大家全都知道其中的奥妙。从那以后，他不再出海打渔，而是拿渔竿在岸上垂钓；或者说，不是迎出去找鱼打，而是坐在一块大岩石上耐心地坐等鱼来上钩。当没有鱼游来的时候，邻舍们就发现费尔南多先生家的烟囱不再冒烟。

“妈妈，怎么还不给何塞算账？……都该吃晚饭啦，”埃莉莎对伊莎贝尔夫人说。

“你想吃饭啦？”伊莎贝尔回答说，嘴角上露出一丝假笑。

“等一等吧，我的女儿，我得把手里的活干完。”

从何塞走进店里，埃莉莎就一直偷偷地对他打手势，催他把妈妈叫到一旁。把他们商量好的事告诉她。何塞显得胆怯，犹豫不决，他也通过手势告诉未婚妻等酒客走了以后再说。埃莉莎回答说，不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些人是不会走的。何塞一直下不了决心。最后，姑娘对未婚夫的踌躇不定不耐烦了，便毅然对妈妈说了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话，打算叫妈妈到店后的房里去，谈谈她渴望谈的事情。伊莎贝尔夫人的回答使何塞和埃莉莎十分丧气，他们默然不语，琢磨不透她的意思。

在我们的何塞之后，又有三、四个渔夫来到店里，其中有贝纳多。象惯常那样，谈话几乎总是围绕着钱：谁的钱多些，谁的

钱少些。还说到省里有个富翁刚刚在那个地区买了一些土地。

“那位伯爵先生很富有吧？”一个渔夫问道。

费尔南多先生郑重其事地伸出一只手，说：

“我的表弟是玛达的伯爵，他在皮洛尼亚他母亲那里得到四千法内格^①的租子。他父亲大概给他留下的租子很少。贝拉斯科家族的长子继承的家产不很多，我舅舅挥霍得很厉害。”

“他在里奥丰坦买的二百法内格租子的地，”法官说，“是最好的。但价钱很便宜，才花二万二千杜罗。”

“阿纳格列托先生急需用钱。据说他儿子在马德里花掉他一笔钱，”克劳迪欧先生补充说。

“他几年前买下这地时还是很便宜的，”一个渔夫说。

“他向谁买的？”另一个渔夫问。

费尔南多先生又一次那么庄严地伸出手说：

“向我表弟，金塔纳斯侯爵……但是，我这个表弟不是急需钱用；他卖掉地是为了将钱转移到安达卢西亚去。”

“那位先生也是你的表弟？”贝纳多说着抬起头，并且做了个滑稽的鬼脸，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费尔南多先生向他愤怒地一瞥，说：

“对，先生，是我的表弟……这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贝纳多用讥讽的语调说。“我觉得你这门亲戚攀的太高了。”

“可是，你应该知道，”费尔南多先生激动地喊道，“我们的历史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哩。在金塔纳斯一家还是安达卢西亚的无名之辈、是命运不济的寒酸绅士的时候，我们梅依拉一家已

① 容量单位，约为55.5公升。地区不同，其容量各有少许差异。

是阿斯图利亚斯赫赫有名的望族了，并且修了教堂，在今天属于佩贝·亚诺斯的地段竖起了绞刑架。一位金塔纳斯家的人从安达卢西亚赶来向梅依拉家的一个姑娘求婚，把这事看做是极大的荣誉……当时我们家为每个结婚的女孩子都准备大量豪华的嫁妆……米兰达、佩尼亚塔、圣克鲁斯、库斯曼……都是从我家得到的嫁妆……”

“啊！”贝纳多笑着说，“所以您落得这么穷。”

听到这句恶毒的话，费尔南多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芒。

“喂，你这个猪猡，粗野的家伙！我向你要过什么东西啦？我穷我管你什么事？你要知道，你和我不是吃一样的奶长大的，不要脸的东西……”

“费尔南多先生，您消消火，”克劳迪欧先生说。“气恼生是非呀。”

“别听他那一套，费尔南多先生。”伊莎贝尔夫人说。

“安静，安静，安静，先生们。”法官威严地举起双手喊道。

贝纳多暗笑着，看来他根本不把费尔南多先生的谩骂放在心上。这样的场面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是家常便饭。诙谐的渔夫喜欢挑逗他，看他发火；过后又后悔不该那么说，于是两人讲和了，直到下次再闹起来。那位老绅士从来不怀恨任何人，他的狂怒象酒的泡沫一样瞬息即逝。

“妈妈，该吃晚饭啦，”埃莉莎趁争吵静下来时说。“何塞想走。”

伊莎贝尔夫人没有回答，她那敏锐的眼睛早就发现费尔南多先生想同她丈夫单独谈谈。在埃莉莎又谈起她的事时，伊莎贝尔看见费尔南多先生偷偷地拉克劳迪欧的燕尾服，随后便向门口走

去，装作要看天气的样子。老师跟了过去。

“克劳迪欧！”不等他们开始交谈，伊莎贝尔夫人就喊了起来。“把那包打开了的珠子纽扣递给我。”

克劳迪欧先生转过身来，走到架子前，尽量踮起脚尖，从最高一个格子上把纽扣取下来。在他将纽扣递给妻子时，妻子以命令的语气低声对他说：

“上去。”

老师那双大金鱼眼睛睁得更大了，对妻子的话迷惑不解。

“你离开这儿，”妻子说着，使劲拉了一下他的一只袖子。

克劳迪欧先生没问为什么，乖乖地服从了。他从对着大门口的房门走出去，上了楼梯。

“费尔南多先生要借钱，”贝纳多贴在身边渔夫的耳朵上说。“你没看见伊莎贝尔夫人立刻就嗅出来了吗？她当机立断把老师打发走了。”

渔夫微笑着，看着费尔南多老绅士。他仍然站在门口，等克劳迪欧先生下来。

“先生们，你们吃不吃点什么呢？”伊莎贝尔站起来说。

酒客们只好都站起身来准备走。

“何塞，和我们一块上去，好吧？”伊莎贝尔说。

“随您的便吧。如果您觉得明天算账更好的话……”

“好吧；如果你……”

埃莉莎老大的不高兴，忙说：

“妈妈，明天天气不好；您知道……我们得把一部分桶盖上，还要去听弥撒……”

“你不要那么性急，孩子……不要性急……；我们今天一定

算清。”伊莎贝尔回答说，用询问的目光冷冷地瞪了女儿一眼，女儿茫然不知所措了。

酒客们道过晚安离去。伊莎贝尔夫人闪上门，端起油灯上楼去，埃莉莎和何塞跟在后面。

他们走进一间不大的客厅，看上去象店铺一般。由于埃莉莎精心收拾，厅内显得十分整洁漂亮。家具虽已陈旧，但都擦得锃亮。一面金框小镜子罩着白纱，以免苍蝇落上；桌子上摆着两只大海螺，海螺中间是一条作工粗糙的玻璃小船。这些象征大海的摆设，在罗的耶洛村常常用来装饰大户人家的客厅。墙上挂着几幅镶在黑框里的蹩脚图画，主题是对墨西哥的征服，把科尔特斯和玛利娜夫人^①放在突出地位。镜子下方，挂着几张照片，也是镶在镜框里，其中有伊莎贝尔夫人和她的亡夫维加新婚后不久的合影。客厅里还有五六张椅子和一张罩着布套的沙发，家具配备十分齐全。

他们走进客厅时，克劳迪欧先生正把头探到过道里；这时他便走出来，给他们让开地方。伊莎贝尔夫人钻到卧室里去寻找满是污垢开了线的账簿，那上边记载着她做生意的全部账目。埃莉莎趁这功夫急忙提醒她的未婚夫说：

“你别不跟她说呀！”

何塞点头称是，他显得胆怯，这件事委实使他难以启齿。当妈妈回到客厅时，埃莉莎便有意走了出去。

“星期天，三百零七磅，”伊莎贝尔夫人把油灯放在桌子上，打开账本说。“每磅一个雷阿尔一个夸尔托。星期一，一千零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玛利娜墨西哥的印第安女人，科尔特斯的情妇。

四十磅，每磅一个雷阿尔；星期二，两千二百磅，每磅半个雷阿尔；星期三，你们没有出海。星期四，二百三十五磅，每磅两个雷阿尔；星期五，没有；今天，一千一百四十磅，每磅一个半雷阿尔……，对不对，何塞？”

“按您那上面记的好了，太太。我没有记账。”

老太婆开始算起来。客厅里只听见羽毛管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何塞一边等着结果，一边转动手中的贝雷帽。那时，他的心思不在得多少钱上面，而是一心想着自己的婚姻大事，惶惶然不知如何开口为好。他苦心思索着，想找个巧妙的由头谈到这件事上去，不管如何，话总是要说的。

“总共四千七百零三雷阿尔三个夸尔托，”伊莎贝尔夫人头一扬，说。

何塞没有作声，表示同意。沉静了一会。

“这里面还要去掉，”老太婆放低声音，有点甜甜地说道，“你的那份和渔船的两份，是要按低价算的……星期天你给我定的是一个雷阿尔；星期一，三个夸尔托；星期二，因为价格便宜，没有再减价；星期四，一个半雷阿尔；今天，是一个雷阿尔。是这样吧？”

“是，太太。”

“账很不好算……为了不出错，咱们就定七个夸尔托一磅，好吗？……我看我准得赔不少钱……”

何塞同意了，他没有理会是赚还是赔。老太婆又在纸上写起数目字来，而何塞却在绞尽脑汁设法闯过那道难关。

伊莎贝尔终于算完了。何塞同意她算出的结果，从她手里接过一把金币准备第二天给他的伙伴们。他把钱装进一个皮口袋里。

将皮口袋裹在腰带里，然后又用颤抖的双手转动起贝雷帽来。到了张口说话的关键时刻了。何塞本来不是个有口才的演说家，这时刻他尤其感到自己没有那份才能了。一股热血涌到了喉头，使他说不出话来。他几乎只能用一个个的单音字母来回答伊莎贝尔夫人向他提出的有关打鱼的情况，和对未来所抱的希望等问题。老太婆吸完了他的血之后，竭力对他装出亲热的样子。但是，尽管如此，当渔夫还没有想好如何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时，谈话就象要结束了似的。伊莎贝尔夫人正想从椅子上站起来准备收场，这时埃莉莎突然推开门走进来，说是要拿剪子用。出去时，她背着母亲不住地给何塞打手势，使眼色，一定叫他把商量好的事说出来。埃莉莎的暗示是那么严厉和坚决，可怜的渔夫终于壮起胆子，作了最大的努力，说道：

“伊莎贝尔太太……”

何塞说话的声音把他自己吓了一跳，同时，那奇怪的声音也使老太婆感到吃惊。

“你想说什么，亲爱的？”

伊莎贝尔一边问一边盯住何塞，那目光使他垂下了头。他犹豫了一会儿，神情忧伤。最后，低着头用沙哑的声音说：

“伊莎贝尔太太，圣胡安节时我想让新船下水……”

出乎他的预料，老太婆什么也没有说，没有打断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冬天时对我说的话……”

伊莎贝尔夫人默然不语。

“我不想让您不高兴……；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从大的方面讲已没有任何障碍了……再说人们总问定在什么时候……”

我的房子已租好了……最好入冬之前把事情办了……”

师娘仍然没有吭声。何塞越来越窘，一个劲地看着地板，大概想找条缝钻进去。

老太婆终于欢快地叫起来：

“你真是吓了我一跳，亲爱的！看见你那惊慌失措的样子，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哩，没想到，你说的事情使我再高兴不过了。”

渔夫的脸豁然开朗了。

“太好了，太太！我本来怕……”

“怕什么？你不知道我和你一样一百个愿意吗？……何塞，你是个好小伙子，能干，聪明，没染上任何坏习惯。我还能为你找到更好的丈夫吗？自从你向她求婚以来，我一直另眼看待你，因为我肯定你会使她幸福。直到如今，我一直为你们尽力而为，而且上帝知道，我还想继续这样做。我整天都在想着你们，反复考虑怎样尽早为你们举办幸福的婚礼……可是，你们年轻人性子太急，心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干吗那么着急呀？你和埃莉莎都还很年轻，上帝会让你们活许多年的，明天或者哪一天，如果你们生了好多孩子，难道你们不会同样这么说……你们再耐心点：你尽量多干些活，永远别挨饿，别的事情会水到渠成的。”

何塞的脸又重新蒙上了一层阴影。

“另外，”老太婆继续说，“埃莉莎方面你别担心。我保证她对你的爱有增无减，永远象现在一样那么贤惠，那么勤俭持家……好了，别不高兴，没有比恋爱期间更快活的时光了。赶快让船下水，赶上金枪鱼汛。如果丰收，鱼汛一过我们就谈结婚的事。”

说完她站起身来。何塞也站起来，眼睛仍然盯着地板；他是

那样伤心和垂头丧气，着实令人怜悯。伊莎贝尔夫人亲切地在他身上拍了几下，同时把他推向门口。

“哎，亲爱的，我们吃晚饭吧，你可能已经饿了，我们也饿了！埃莉莎，”她高着嗓门说，“给何塞照照亮，他要走了。好，晚安，明天见……”

“您休息吧，太太，”何塞用微弱的声音回答。

埃莉莎同何塞一起下楼，为他开了门。两个人悲哀地互相望了望。

“你妈妈不愿意，”他说。

“我都听见了。”

沉默了一会；他，在门外；她，在门里，一只手端着油灯，另一只手扶在门框上。

“昨天，”姑娘说，“我梦见鞋了……这是好兆头，所以我那么坚持让你跟她说。”

“你看，不该相信梦呀，”他回答说，惨然一笑。

又沉默了一会，两个人伸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几乎同时说：

“再见，埃莉莎。”

“再见，何塞。”

四

当比斯开沿岸鱼汛不佳的时候，那里有些渔船常常到桑坦德和阿斯图利亚斯水域来。渔民们选择他们最满意的港湾，在那儿度过差不多从六月到九月的金枪鱼汛季节。待在避风港里时，他们和当地渔民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也和当地渔民同时出海打渔，同时结队而归。唯一不同的是，比斯开渔民吃睡都在自己的船上，夜间搭起简陋的窝棚，即油布当篷，破帆当墙，掩身过夜，而当地渔民则无忧无虑地返回家中休息。他们之间既没有你争我夺，也不会有其他不快的事情。比斯开人生来平和忠厚；阿斯图利亚斯人则性格活泼，头脑灵敏，但慷慨大方，热情好客。在海上作业时，他们互相帮助，亲切地通报自己打捞的结果。收帆回岸之后，一起去酒馆友好交谈，同饮几杯美酒。比斯开人比阿斯图利亚斯人生活节俭，很少喝得酩酊大醉。阿斯图利亚斯人象南方人那样，喜欢逗笑取乐，常常拿比斯开人的美德开玩笑。

在这些比斯开人中间，有一个就是何塞的父亲。一年夏天他同其他人来这里打渔时，何塞的母亲正是个年轻俊俏的寡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一个腌咸鱼店当烤鱼工糊口度日。何塞的父亲与她拉上了关系，并以结婚为许诺诱奸了她。美丽的特雷莎恪守信约，但白白地等了他许久。几个月之后，她得知他已与一位同乡姑娘结了婚，那时何塞已在她腹中蠕动了。

特雷莎脾气暴躁，爱发火；爱人死心塌地，恨人咬牙切齿；

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她能马上变脸，勃然大怒，满嘴脏话。她具有愚昧无知者的强烈的自尊心，但是却缺乏这种人惯有的优点。她同邻里们三天两头吵架，远近闻名，她的嘴和手都从不饶人。她火一来，立刻变得怒不可遏，那双又黑又大的漂亮眼睛闪着凶狠的光芒，整个面孔狰狞可怕。罗的耶洛村的居民一听到她在大街上狂呼乱叫，便都厌恶地摇着头，说：“拉蒙·德·拉普恩特（她已故丈夫的名字）的疯婆子又在出丑了。”

情人的背叛使她怒火满腔，恨不得把他打得血肉模糊。咬他几口方解心头之恨。有一段时间，两个可怜的女儿成了那个诱奸者的替罪羊：她对她们说话总是大叫大嚷，吓得两个孩子心惊肉跳。哪怕是最小的过错，也要遭一顿毒打。在这个寡妇住的黑洞洞的店房里，整天听到的是打骂声和哭啼声。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何塞出世了。特雷莎不能、也不想养活他。她将何塞交给一个村妇，村妇同意收几个雷阿尔，养他；特雷莎继续艰难地经营她的店子。两年之后，养母将何塞送来时，特雷莎不知怎么办，于是把他放在他的小姐姐们中间。两个小姐姐常常将他丢在一旁，自己跑去玩了。可怜的何塞躺在店子里夯实的地面上一哭就是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人安慰，得不到任何爱抚。当姐姐们拖着他上街时，那是为了将他半光着身子丢在街中央，说不定那会儿会被牲口踩死或被大车轧死。如果那个邻居女人出于善心将他送回家来，特雷莎见了非但不感谢，反而破口大骂，说人家操空心。

当何塞稍稍长大了些时，这种厌恶便明显地在母亲对他的虐待上表现出来。既然她对自己同合法丈夫生的女儿一向那么凶狠，对何塞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这孩子是她所憎恨的男人的儿子，

是她守节的意志不坚的活证明。何塞的童年充满了苦难，没有一天不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由而不遭妈妈的毒打。当可怜的孩子不慎犯下最微小的过错时，便吓得浑身颤抖，跑到村里的某个角落躲藏起来。但是那没有用，特雷莎怒气冲冲地操着笤帚把沿街都找到，扯着嗓门叫骂着，披头散发活象凶神一样。成群的孩子尾随着她——孩子们一向爱看那些悲剧场面，一直到她找到何塞，把他拖回家去。如果某个好心肠的邻居在门口责怪她太狠心、太毒辣，那你就听着吧，这寡妇当即会气汹汹地用那张刀子般的嘴把他骂个狗血淋头。这个冒失的责难者有口难分，十有八九只好回到家里去。

何塞只念过几天书，在学校里他显得聪明伶俐，但是他的智慧的光芒很快被打渔这种粗活儿熄灭了。十二岁时，凶残的妈妈将他送到一条渔船上当小工，为的是可以分到半份鱼，贴补家用。何塞觉得这一变化对他很有利。他宁愿出海打渔而不去上学、挨老师的手板。船老大很少打他；渔夫们也待他几乎亲如伙伴。大多数日子里，在海上一整天都不挨打；只是在早晨起床出海时，妈妈常常要在脸上打他几巴掌把他唤醒。另外，他也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感到骄傲。

到了十六岁上，何塞已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了。他五官端正，尽管风吹日晒，使他的容貌有点难看；同所有渔夫一样，他手脚显得迟钝，说话不多，嘴上总挂着苦笑。还是同他七岁时那样，一切任凭母亲摆布。在海上，他表现得勤劳勇敢，因而第一个挣上了满工钱。十九岁时，在一个船长的勾引下，他放弃了打渔，开始在一只跑美洲的三桅帆船上干活。这时他完全独立了，尽管主动给母亲寄回一部分薪水。但是，对乡土的感情、对童年伙伴

的怀念、对家人的眷恋——这看起来再奇怪不过了——是如此的强烈，几年之后，他终于停止了随船远航，重新开始了渔民生涯。不过，装备和渔具都比以前好了。在远航美洲期间，他随身携带些免收运费的货品变卖，积攒了些钱，用它购置了一条船。从此，他的命运大有好转。在罗的耶洛这种穷乡僻壤，一个有船的人是很了不起的。在渔民中间，大家都很看重他的胆量和手艺，尊重他的地位，他几乎称得上是头面人物了。他开始时来运转了，由于开销不大，两年功夫手头积下的钱就足够造一条新船了。

这期间，他看上了埃莉莎。埃莉莎是罗的耶洛村的花中之王，心地善良，平易近人，能干，并且以富有著称。即使不是他自己看上她，村里的朋友和大婶大娘们也会逼着他或者劝告他同埃莉莎相爱的。

“何塞，你为什么不为师娘的女儿求爱？在罗的耶洛没有比这个姑娘对你更合适的了。”

“何塞，你应该同师娘的女儿结婚；她长得象朵花，性情温柔，不多言多语；你别再傻了，跟她谈谈。”

“最能配得上你的，何塞，是师娘的女儿……”

这样的话不知听了多少遍，何塞终于开始用亲切的目光偷看埃莉莎了；而埃莉莎呢，她所到之处，人家也都同样劝她与何塞要好，一再地在她面前夸奖何塞的人品出众，勤劳和正直。

可是，何塞太胆怯了。当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埃莉莎时，就更是如此。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对埃莉莎的爱慕之情仅仅表现在不管在那儿看到她，都拿眼睛盯着她，但是，避免同她正面相视。这一点并没有妨碍姑娘很快就知道了渔夫心灵深处的秘密。她礼尚往来，也开始偷偷地扫他几眼；少女们都是善用这种闪电般的

目光打开恋者的心灵之窗的。何塞对埃莉莎送来的秋波心领神会，心里甜滋滋的；但是，他不敢走近她一步。一天，何塞对他的朋友贝纳多倾吐了自己的心曲和一定要同师娘的女儿谈谈的强烈愿望。贝纳多笑他太胆小，一再要他克服这种心理；但是，嘴都说破了，仍是毫不见效。

时光在流逝，事情却没有进展，看得出姑娘的心情不佳，她失去了信心，觉得事情永远不会解决。贝纳多注意到他的朋友也一天天更加消沉和难为情，决心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一天下午，去朝圣的时候，他们两个稍稍离开人群在草地上漫步，这时看见有几个同样在散步的姑娘迎面向他们走来，埃莉莎也在里面。诙谐的贝纳多当时突然想出个点子，便不怀好意地笑了笑。他耍了几个花招，以便走到姑娘们身边，当他看到机会到了的时候，猛地一下把他的朋友推到了埃莉莎身上，同时说道：

“埃莉莎，何塞在这儿。”

说完，飞快地离开了。

何塞面对面站在埃莉莎前边，心怦怦地直跳，脸羞得红到耳根；而那个秀丽的姑娘也是面色绯红，不知所措。

“下午好，”何塞终于说道。

“下午好，”埃莉莎回答。

于是事情成功了。

爱情之根在多思、寡言、善良的男人身上几乎总是扎得牢牢的。何塞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产生的爱情很快深深地扎了根。埃莉莎也对他回眸一笑情意定。狡猾的师娘当然认为这门亲事很合适，左邻右舍看到他们相爱也都很高兴。开始时对这对情侣一切似乎都是好兆头。

可是，有一次，正当船驶进港湾，渔夫的约会时间已是伸手可及了，船却开始在漏水。他吓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他心里明白，这个故障太不是时候，而且不是短时间可以排除的。当远远听埃莉莎家的房门“呼”一声关上了时，他已上岸来在黑沉沉的大街上，一种极大的悲痛，或者说是忧伤，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他脑海里闪过了许多预感，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还没跑上几步，就呼呼喘着气了。后来，他一边走一边徒劳地竭力通过理智的思索来驱走这莫名的悲哀：事情并没有什么要紧，伊莎贝尔夫人只不过想推迟婚期，并不反对他们成婚。再说，退一万步讲，没有她的同意，事情照样可以办成。

何塞陷入沉思之中，没有看见街上有人影走过来，最后他与那个人撞了个满怀。

“晚上好，费尔南多先生，”何塞认出那个人时说。

“噢，何塞！碰到你真高兴。你可以告诉我到罗布列达尔哪条路最好走吗？……直说了吧，就是到埃乌赫尼奥·索利瓦先生家里去。”

“最好走的一条路是从萨里奥到安特罗麦洛，从那里再朝努埃瓦方向走，经过教堂前面。这条路比较远，但是，现在是夜里，从海边走有危险……可是，您为什么这个时候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差不多有两莱瓜^①远哩……”

“我有事情要同埃乌赫尼奥先生商量，”费尔南多先生说着露出一副神秘的表情。

渔夫的双唇抽动了一下，淡淡一笑。

“我要到酒店去吃点东西。费尔南多先生，同我一道去，然

^① 里 程 单 位，每莱瓜合五公里半。

后再去赶路好吗？”

“谢谢，何塞；为了再次证明我敬重你，我接受你的邀请。”
费尔南多先生回答说，一边把手亲切地搭到渔夫的肩膀上。

两人走进旁边一家酒店，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何塞要了面包，奶酪和酒。费尔南多先生又吃又喝，胃口惊人。年轻人用眼角偷偷地瞅着他，不住地微笑着。吃完之后，两个人走到街上，象好朋友似地道了别。渔夫用目光送了老先生一程，喃喃说道：

“可怜的费尔南多先生，他饿了。”

费尔南多先生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他象以前许多次那样，是去伸手借钱的。在罗的耶洛，人人都知道他偷偷到邻村去的事情。有时，他甚至经过长途跋涉跑到省内最偏远的地方去，而且总是在夜里，悄悄蹑出村子。不幸的是，费尔南多先生几乎每次都是怎么去怎么回来，两手空空，但仍是昂首挺胸，大有再次出征的气概。

何塞继续往家里走去，不一会就到了。他看到妈妈在厨房里，两个姐姐在她身边。一看到姐姐，他的脸色更加阴沉了。这两个姐姐很早以前就出嫁了，其中一个已经有了六个孩子。她们都住在各自的家里。渔夫从经验中知道，只要她们——她们继承了母亲的性格和那张嘴——和妈妈凑在一起，总是有什么倒霉的事落到他身上。这次不寻常的秘密集合，何塞觉得不是好兆头。他，天天和大海的怒涛搏斗，然而面对这三个女人组成的“法庭”却颤抖了。他预感到暴风雨要来了，他想抢在这场暴风雨来临之前，借口累了上床睡觉。

“你不吃晚饭啦，何塞？”妈妈问他。

“不想吃，我在酒店里吃了点东西。”

“你和伊莎贝尔夫人算了账没有？”

这是第一声惊雷。何塞听了很恐惧，但还是没事似地回答说：“已经算了。”

“这次打渔你分多少钱？”妈妈又提了个问题，同时拨弄着火，装出并非查问的样子。

第二声惊雷在离他更近的地方炸开了。

“我不知道，”何塞回答说，仍然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

“钱没带回来？”

“带来了，但是得等明天和伙计们算完账，我才知道我到底分多少钱。”

沉静了好长时间。渔夫尽管眼睛瞧着地，但是他感到姐姐在向他脸上投来询问的目光。两个姐姐一直没有开腔。妈妈依然拨弄着火。

“今天金枪鱼你定的价钱是多少？”妈妈终于摊开了牌说。

“妈妈，还能定多少钱呢？……这您还不知道吗？”何塞吞吞吐吐地回答。

“我不知道，不知道，”特雷莎把铁通条放在炉灶上，猛然抬起头狠狠地说。

渔夫低下头，结结巴巴地说：

“定的是一般价钱：一个半雷阿尔。”

“你撒谎！你撒谎！”妈妈忿怒地喊起来，往前走了一步，用燃烧着的眼睛盯着他。

“你撒谎！你撒谎！”姐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何塞沉默了，不敢争辩。

“我们全知道了……全知道了！”特雷莎仍然以同样的声调

说。“我们知道，不要脸的东西，从这次渔汛开始你就一直不知羞耻地欺骗着我；你把金枪鱼拱手送给那个不干好事的娘儿们，而你老娘为了养活你流了一辈子臭汗之后，还要象牛马一样地干活……”

“你干活，那是您自己愿意；这您知道得一清二楚，”渔夫谦和地说。

“我什么都知道，可我在为谁干呢？”特雷莎听不进儿子的话，继续说，“为那个不要脸的娘儿们，她要弄你，用她女儿做钓饵来吸你的血，最后让你碰一鼻子灰……”

这几句话刺痛了何塞的心。

“妈妈，”他激动地喊了起来，“我不知您为什么那么恨埃莉莎和她的妈妈。即使我同她结婚，那也不会丢下您不管。我现在的这条船留给您……如果您还要什么，我都给……”

“可是，你认为你会同她结婚吗，傻子？”一个姐姐讥笑他说。

“你们别管我的事，”渔夫转过身去，怒冲冲地对她说。

“你姐姐说得对，没心眼的！傻瓜！”妈妈又喊叫起来。“你没看见你成了全村人的笑料吗？你没看见那个巫婆子就是欺负你年轻，吸你的血吗？”

可怜的何塞被如此残酷地折磨着，他无法再在妈妈面前保持卑躬的态度了，扬起头庄严地说：

“我的东西我爱给谁就给谁。妈妈，您没有任何理由说三道四……直到现在为止，我挣的钱都是您……”

“你敢当面教训我，不要脸的东西！”妈妈喊道，她的气越来越大。“你就差这事没干了！……为抚养你我操劳了一辈子，在炉灶旁烟熏火燎，为了你和你姐姐们能吃上一口饭不分白天黑

夜东奔西走，到头来你还这么辱骂我！……”

这时，特雷莎倒在一张椅子上，放声大哭起来。

“我宁可死也不愿挨自己儿子的骂！”她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继续说着。“你们让我死了吧！连我唯一的亲生儿子都嫌我吃他的饭，来教训我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呀？……”

她继续呜呜咽咽地哭着，绝望地摇着脑袋，高高地举着双手。

女儿们关心地走过去安慰妈妈。何塞为自己的话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吓坏了，不知如何办好。他甚至没有勇气反驳姐姐们的话。姐姐们一边照料妈妈，一边回过身来骂他：

“滚开！你这个混账儿子！怎么一点脸也不要！你想把你妈妈杀了，是吗？终有一天上帝会惩罚你的……”

何塞一声不吭，任她们随便发泄。当他看到妈妈稍微平静了些时，便悄悄地回自己房间去了。他感到心里是那样憋闷，好长时间没有入眠。

五

新的一天到来时，何塞的心情不那么沉重了。他清楚地意识到没有理由那么伤感。夜里他曾觉得面前的障碍无法超越，但在明媚的阳光下，他觉得事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提高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希望之火又重新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起来。

果然，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何塞突然转悲为喜是有道理的。一连几天，他发现伊莎贝尔夫人比任何时候都和蔼可亲，全力支持他们的爱情，用行动而不是空话向他表明，迟早他会成为埃莉莎的丈夫。埃莉莎也有了信心，并且着手为未来做着美好的打算，盼望能说服妈妈，早订婚期。

另一方面，命运之神仍然向何塞微笑着。圣胡安节那天，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新渔船下水了，开始在波涛中自由轻捷地航行，在以后的许许多多的日子里将为他运回满舱满舱的鱼虾。神父为渔船下水作了祝福，请来做船员的人们免不了要在酒店里欢聚痛饮。何塞自己为这条新船掌舵，把旧船让给了另一个船老大。

第二天，何塞就驾着这条船扬帆出海去打金枪鱼了。金枪鱼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多过。因此，尽管每次算账我们这位渔夫都被伊莎贝尔夫人大肆揩油，他还是走上了聚敛家财的道路。

那是个多么幸福的夏天呀！在埃莉莎再三央求下，母亲同意鱼汛过了之后，也就是十月让他们结婚。两个情人陶醉了，对母亲的诺言天真地做着美梦，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结合感到甜蜜和幸福。在他们的生命进程中，那简直是最快乐的日子。苍天对情人微笑，大地为情人开满鲜花。劳动中有着何塞和埃莉莎的无限幸福和愉快。何塞打上的每条鱼都在船舱里活蹦乱跳，好象个传令官，向他报告婚期已到。当渔船载着二百条金枪鱼返航的时候，他便觉得那一天又向埃莉莎靠近了一大步。埃莉莎在厂子里也是没有闲着的时候：整天监督过秤、切鱼、腌制、煎烤和包装。到了晚上，简直累得不能站立了，但是倒在床上时嘴上却露出微笑，自言自语地说：“应该吃苦耐劳，以后我们要有孩子的……”对埃莉莎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是晚饭前那段时间。那时何塞来到店

里，店子里热闹非常，他们可以互相接近，不断地交谈和交换着目光。他们很少谈到爱情：没有这个必要。对于处在热恋中的男女来说，随便什么交谈都充溢着爱情。聚会之后分别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刻：她，正象我们认识她的那个晚上一样，手里端着油灯；他，站在门外，靠在门框上。这时，他们常常用颤抖的嘴唇互相倾诉一点满腹的心曲，直到伊莎贝尔夫人叫女儿的声音传来，他们才依依不舍地中断那迷人的时刻。

即使白天，漂亮的姑娘也享有幸福的时刻，那就是午睡的时候。母亲吃完中饭之后，总是在床上躺一会儿，这时埃莉莎常常离开家门，登上村外的一个山头，纵览大海秀美的景色和呼吸海上清新的空气。在七、八月的日子里，罗的耶洛村中午的天气热得闷人。海上的微风只能穿过头几道山谷，因而群山环绕的村庄有大半个还是热得透不过气来。姑娘顺着一条松林间的开阔山路缓慢向上攀登，一直到达山顶上的圣埃斯特万小教堂，然后坐在树荫下，从那里俯视着辽阔的海域，火一样的阳光照在海面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地面上的天空呈深蓝色，海面上的天空有些蔚蓝，临近海平线时则逐渐变成了灰色。几朵雪白松软的白云堆积在莱万特那边的佩尼亚斯山峰上空，那是坎塔布连海岸最突出的地方。莱万特和其他远方的海角，在海平线的灰色长带上几乎模糊难辨，而离得最近的圣安东尼奥海角——萨里奥海湾在它背后——却完全沐浴在阳光中，呈现出悦目的桔红色。埃莉莎急切地用眼睛觅寻着大海深处的渔船。这些渔船常常在罗的耶洛海湾口外作业，不过离得很远，几乎消失在挂在天边的淡淡的灰色幕帐里。她仔细地数着那些白色斑点，努力幻想着哪条船是她未婚夫的。“那条靠左边一点航行的，可能是；没错，那条船的帆最白。

那是条新船呀！另外，他老是喜欢离开船队远一点，以便大显身手……没有谁比他更能嗅到鱼味了。”在这种幻想的推动下，埃莉莎焦急地注视着那条船的航行和作业情况。它忽而远去，以致消失不见，忽而又靠近来。有时发现所有的渔船都向渔港驶来，那时，她的脸色马上变了，大叫起来：“糟糕！今天鱼不多。”但是，在她心灵深处，快乐同悲伤在斗争着，因为这样她可以早一会儿见到情人。

还要等上一阵子才能看到渔船慢慢地驶出灰蒙蒙的蒸气团，进入明亮的水域。这些渔船挂着尖帆宛如白色的幽灵在水上轻轻地漂动，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手指挥着，所有渔船都向一处靠拢，瞬息之间组成了一支小船队。看到渔船驶近时，埃莉莎便急忙下山向村里奔去。她没有向任何人、甚至跟何塞都没有谈起过她在寂静的圣埃斯特万山上所享受的幸福时光。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不象我们那对情人所希望的那么快，但是，却比伊莎贝尔夫人所希望的要快得多。她一想起埃莉莎的婚事就又气又怕，因为埃莉莎一结婚，她就不得不把手中已故丈夫留下的厂子和其他财产交给女儿。尽管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竭力反对这门亲事，但她还是很不愿意公开表露自己的反对意见，害怕爱情的魔力会使埃莉莎采取叛逆行动。所以，她那装满坏主意的脑袋一直处心积虑地在想办法拆散那个姻缘，背弃自己迫不得已许下的诺言。她终于想出了个可靠的办法；无疑，这是她躺在床上夜不成眠时魔鬼给她提供的卑鄙的阴谋。

村子里有个小伙子，是个有名的傻瓜，或者说缺心少肺的人。他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已经二十岁出头了，不识字，只在教堂里担任个敲钟的差事（委实敲得很好），有时单身一人沿海边逛来

逛去，在岩石洞里掏帽贝、螃蟹、滨螺和章鱼，就是干这种事他也不是很熟悉的。孩子们常常取笑他，拖着他在大街上跑，弄得他不住地喊叫。可怜的鲁福（这是他的名字）感到最受凌辱的事是听到家里的房子正在倒塌。只要孩子们这样一喊，就刺到了他的痛处，好多日子神不守舍。不管他到什么地方，总是听到有孩子的声音从远处或近处——一般从远处——对他喊：“塌了，鲁福，塌了。”倒霉的鲁福一听到这话就火冒三丈，仿佛那是对他的最无情的辱骂，两眼闪着怒火，口吐白沫，同时象只野兽似地追赶逗弄他的那个小孩子。这孩子早已有了防备，马上逃跑起来，而且要逃得越快越好。有时，由于过分忿怒，鲁福昏倒在地。村民们看到这情景，都同情鲁福，免不了要严厉斥责孩子们太恶作剧了。

村里，大家都知道，鲁福胸中对师娘的女儿燃烧着一团炽热的情火，人们拿这事开他的玩笑，当然是为了开心。每当他从一伙渔夫面前走过时，他们几乎总是叫住他，告诉他一点有关埃莉莎的消息。有一次，人们告诉他埃莉莎那天上午已经结了婚，这个可怜的傻瓜顿时愣住了，万分痛苦；又一天，大家劝他去向伊莎贝尔夫人求婚，他们说有可靠消息证明埃莉莎偷偷爱上了他；如果师娘不同意成全他们，那就把埃莉莎抢出来。有时也把何塞的名字掺杂到这些玩笑里去，用恶言秽语骂何塞，说他是丑八怪，耍阴谋，笨蛋渔夫。傻子听了哈哈大笑，甚至高兴得跳起来；这些人还拿何塞同他比，一本正经地说鲁福不知比何塞要英俊多少倍。他虽然打鱼不多，但钟敲得好极了。这样，傻子心中一方面对埃莉莎的爱与日俱增，一方面对何塞的恨也日益加码，把他看做是不共戴天的情敌；甚至每当遇见何塞的时候，总是射出愤怒的目光，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当然，走运的渔夫总是一笑了之。

埃莉莎也同样耻笑鲁福的爱情，不过，这对她那女性的虚荣心是个满足。尽管那爱慕是来自傻子，她还是欣然领受了。当她在街上看见鲁福时，总是对他笑脸相迎，象对孩子那样亲切而关怀地同他说话。傻子看见她，象狗见到主人似地摇头摆尾，埃莉莎很是开心。她郑重其事地答应说，只要他听爸爸的话，不打小孩子，就同他结婚。鲁福常常急切难忍地问：“什么时候？”“朋友，我不知道，”她回答说，“你去问问耶稣，看他怎么对你说。”于是，这个可怜的人在教堂里一跪就是几个钟头，问著名的罗的耶洛村的耶稣他什么时候同埃莉莎成婚，可是耶稣不回答。“那是因为他还不同意我们结婚，”埃莉莎对他说，“你耐心些，表现得好些，耶稣会心软的”

伊莎贝尔夫人打算利用这个傻子的痴情，拆散、至少推迟女儿同何塞的结合。一天，她到海边走走，她知道鲁福在那儿捉螃蟹，但是装作与他邂逅相遇。

“你好，鲁福，螃蟹多吗？”

傻子抬起头，一见是埃莉莎的妈妈，笑了。

“落潮，人家捉的不多，”他用自己特有的半吊子话回答说。

“那里，那里，不会少的！”伊莎贝尔夫人说着凑上前去，看了一眼装螃蟹的篓子。“你爸爸有你这儿子真是走运呀；天天都给他捉回去一篓子螃蟹。”

“爸爸螃蟹不喜欢……；把螃蟹街上扔……还用棍子打鲁福……”

“是因为你捉螃蟹打你吗？”

“是，伊莎贝尔夫人。”

“那是你爸爸不识货；螃蟹很好吃，营养丰富。喂，你爸爸

不要的时候，给我送去。埃莉莎可喜欢吃螃蟹啦。”

傻子一听到埃莉莎的名字，那张消瘦阴郁的脸顿时放出光彩。

“埃莉莎螃蟹喜欢？”

“很喜欢。”

“都给埃莉莎，都给埃莉莎，”他一字一板地说，伸出双手，指着海岸。

“谢谢，鲁福，谢谢。你很喜欢埃莉莎，是吧？”

“是，伊莎贝尔夫人，人家很喜欢埃莉莎。”

“你愿意和她结婚？”

傻子的脸由于微笑抽动得很厉害。他看着伊莎贝尔夫人，感到惶惑和羞涩，不敢回答。

“喂，说呀，你不想结婚？”

“怕你不同意，”他终于羞怯地说。

“我不同意？谁跟你说的？”

“您喜欢何塞。”

“呸！假如何塞是穷光蛋，我就不会喜欢他。我更喜欢你，你比他英俊，在罗的耶洛没有谁钟敲得象你那么好。”

“何塞不会，”傻子用胜利者的语调说，他高兴得飘飘然了。

“何塞能会什么！他只会打金枪鱼和鳕鱼……”

“还有海鲷。”鲁福一想到这里，马上又喜去悲来了。

“对，还有海鲷；还有什么？而你，会捉螃蟹……章鱼……帽贝……和滨螺……还有刺海胆……还有牡蛎……另外，你是一个人，没有别人帮助，而何塞得有朋友帮助才行。何塞如果没有渔船，你说他能打到什么？”

“他有两艘船，”鲁福更加泄了气，神情沮丧。

“那好：可是那条旧鱼船没多大用处了……哼！如果不是他有那条新船，我才不把埃莉莎嫁给他呢！你知道吗？……”

傻子那双浅蓝色的暗淡的眼睛，一时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我把他的新船毁掉，”他喊道，把手中的钳子摔到岩石上。

“何塞还有家庭负担，”老太婆继续说道，仿佛没有听到鲁福的话。“他要养活妈妈，她很快就不能干活了；而你却自由自在，你爸爸挣的钱足够养活他自己。另外，你在哈瓦那还有个有钱的哥哥。”

“他有手表，”鲁福打断她的话说。

“对，这我知道。”

“表链是金的，伊莎贝尔夫人。”

“我知道，我知道；如果你和我女儿结婚，你也会有的。你会当上厂主，挣很多钱……你再买匹马，和埃莉莎一块去朝拜；她在前边，你在后边，就象阿尔内多的牧师先生和他的女人……你还会有马靴，象卡希米罗先生的儿子那样。”

老太婆描绘着一幅纯洁幸福的图画，尽管完全是骗人的，但对能使傻子心花怒放的细节却是挖空心思。傻子听着听着便陶醉了，昏昏然了，美滋滋地微笑着，仿佛面前是一片天国景色。当伊莎贝尔夫人描述完时，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鲁福伤心地摇着脑袋。

“如果不是因为何塞……”伊莎贝尔若有所思地看着大海。

鲁福颤抖了一下，仿佛被刺痛了一般。他脸色阴沉下来，而后再也向天边扫了一眼。

“好吧，鲁福，我回家啦，埃莉莎可能已经在等我啦；再见吧。”

“再见，”傻子说，连头也没回。

伊莎贝尔慢慢地离去了。当她走远了时，又回过头来看了看鲁福。他仍然一动不动，象刚才一样，眼睛注视着大海。

六

事情同每年一样，金枪鱼鱼汛快结束时，比斯开的鱼船多得要命，这在罗的耶洛村引起了一些不快。到了傍晚，靠岸的船只那么拥挤，以致渔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船都拖上岸。无论首先返航的船如何往岸上拖，后来的船还是没有空挡停放，船主只好将它们停在海潮能到达的地方，拴在别的船上。这事引起了不悦和担心。人们议论纷纷，不断向渔事官员提出强烈要求；可是，只要萨里奥海区政府不下令让比斯开渔民撤走，渔事官员也无法阻止他们呆在渔港内。不过，争吵并不象想象的那么频繁，那么严重，因为当地人和外来人的性情都很平和。

当渔情好的时候（在罗的耶洛几乎总是六、七、八月），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但是，九月一到，闹不和和说闲话的情况便多了起来，这是因为停在水上的渔船已经有被冲走的危险了。尽管这个月里天气晴朗，海风不大，但是也常常掀起巨波狂澜，这是因为远处有暴雨的缘故。这种海浪翻滚的情况在罗的耶洛要持续大半个秋天，船主们很担心，害怕船索会断裂，船被撞坏。他

们只要夜里到海岸去看看，就可以证实那些担心是有道理的。水上的渔船不停地摇来摆去，互相猛烈地撞击，发出“呼呼”的响声，仿佛对碰撞发出抱怨，仿佛在漆黑宁静的夜里骚乱的人群发出的那种喧闹声。有时象渔船在对话，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它们多灾多难的生活中的插曲；有时又象争论得面红耳赤，个个都想插嘴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有时又象展开了一场剧烈残酷的搏斗，有的船要撞得粉身碎骨了。

后来终于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事件，使那些持强硬态度的人抓到了理由，坚决要求比斯开人离开。九月的一个黑漆漆的夜里，虽然十分宁静，但天刚黑下来渔船就很热烈地对起话来。这对话很快就变成了争吵，而且争吵越演越烈。凌晨一点钟，渔船间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非同一般的战斗，其激烈程度是闻所未闻的。在船上过夜的比斯开人急急忙忙地起来，及时地采取措施以免发生撞船事故。他们紧张地忙了一个多小时，使许多渔船——有他们的，也有罗的耶洛村渔民的——得以不被撞毁和漂走，因为船摇动得很厉害，绳索有扯断的危险。最后，波涛以双倍的疯狂怒吼扑来，他们看到自己无法战胜这场大灾难，便绕着村子跑着高喊报警。顷刻间，村里的大部分男人和不少女人都赶来了。他们赶到海边时，有几条船由于猛烈相撞已经破裂了。一个比斯开人用力敲何塞家的门：

“何塞，快起来；你的船坏了。”

何塞惊恐万状地从床上爬起来，急急忙忙穿上裤子和衣服，赤着脚光着头向海边跑去。还没到海边，离得老远他那灵敏的耳朵就在怒吼的波涛声中听到“咔嚓”响了一声，那是个不祥的兆头。面对乱哄哄的场面，他怔住了。

大海波涛汹涌。漂浮在水面上的渔船剧烈地摇摆着，简直令人目眩。渔船相互碰撞得越来越频繁。在雷鸣般的隆隆海涛声中，那种犹如骨头断裂时咯咯作响的“咔嚓咔嚓”声听得更加清晰了。这种可怕的“咔嚓”声和人们的喊叫声混杂在一起。男人们的身影在夜幕里紧张而敏捷地跑动着，设法抢救自己的渔船。由于无法避免渔船互撞，他们互相训斥；他们寻找着绳索拴船，不惜一切地把船都拖上来，一只只分开。女人们不停地高喊着，她们更担心的是亲人的生命而不是渔船毁掉；男人们用粗野的谩骂回答女人对他们的呼叫。这一切汇成一种地狱般的嘈杂声，使人悲伤和心惊胆寒。夜并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许多人都带来了灯笼，灯笼犹如流星一般从一处飞到另一处。

何塞从惊恐中恢复过来，跑向他停靠新船的地面。新船是有危险的，因为旧船在岸上，没有问题。不过，他并不太担心，因为他幸好把渔船停泊在一块大岩石后边了，这岩石伸进海水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码头”。他跳上一条离岸最近的渔船，然后一条一条地跳过去，直到他停放新船的地方。但是，到那儿一看，船不在了。他用眼睛向四周寻觅，仍然不见踪迹。问他的伙伴们，也都说没看见。谁也不知道船哪里去了。临了，一个提灯笼的人从岸上对他喊道：

“何塞，我刚才看见有条船漂走了；不知是不是你的。”

可怜何塞当头挨了一棒。不可能是别的船，因为别人的船都在那里。

“如果那船是你的，不可能漂得很远，”他身旁的渔夫对他说。
“今天的风不大，是向岸上刮的；海水可能很快把船冲回来。”

说这话的人只是想安慰一下何塞，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天

夜里的回头浪很厉害，渔船被海水冲走，或被冲到岸边，都是有可能的。

不过，何塞还是满怀希望。

“嘎斯帕尔，把灯笼给我！”何塞对岸上的那个渔夫喊道。

“你到哪里去？”

“顺着岸边往前走，看看能不能找到。”

那个安慰何塞的渔夫，很同情地说道：

“我陪你去，何塞。”

拿灯笼的人也这样说。三个人急急忙忙离开罗的耶洛村的海岸。沿着海边往前走，仔细察看着所有他们认为可能搁浅的地方。他们在岩石中间行走了近一海涅之后，到了一大片沙滩，那是何塞抱有最大希望的地方。如果渔船在那里搁浅，那就得救了。可是，他们慢慢地走遍整个沙滩，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看再往前走没有用啦，”嘎斯帕尔说。“这条岩石路可能在前面被海水淹没了，潮水还在上涨……”

何塞坚持往前走。他希望在安赫莱斯小海湾那里找到他的船，但是，海水果然漫上了岩沿，虽然他们尽力靠着山边行走，海浪还是打过来，溅湿了他们的衣服。一个海浪扑过来，把何塞完全淹没了，灯笼被打灭了。于是，那两个渔夫坚决不肯再往前走一步了。他们谁也没有带火柴，无法重新把灯点着。没有灯摸黑在山岩中间走路，脑袋会碰破的，至少会摔伤腿的。何塞请他们回去，但是他一个人却继续朝前走，

何塞只身一人，摸黑前进，一边是直上直下的大山压在头顶，一边是沸腾咆哮的大海，巨浪拍岸，犹如黑洞洞的虎口，要把他吞下去。但是，我们的渔夫没有被海浪和黑夜吓倒，他从一块岩

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趁每次平息的一刹那，闯过道道难关。已经相当晚了，他才到达了安赫莱斯海湾。尽管他把海湾周围的每一块岩石都看了再看，但仍不见船的影子。最后，他筋疲力竭，狼狈不堪，心如刀绞，浑身都湿透了，无奈只好转身往家里走。

当他走到罗的耶洛附近的大海滩时，天已大亮了。太阳跳出了地平线，光芒四射，在蔚蓝的晴朗的天空威严地慢慢升起。大海仍然咆哮不止。海水冲击着海岸，变得浑浊不清了。象每次一样，它涌到海滩的尽头，猛烈地拍打着岩石，发出隆隆的响声。有时，岩石完全被淹没在白色的浪花之中。有时，怒涛顺着岩石往上爬去，在没有到达顶端之前，就气喘吁吁地跌落下来。还有的时候，海涛竭尽全力强行钻进每个洞穴和凹处，好象为的是探知是否有敌人藏在那儿，它要把它消灭。如果找不到人来发泄它的狂怒，就嘟哝着，满脸凶相地撤下来，然后倍加凶狠地再次进行冲击。在那广阔的沙滩上，波涛铺天盖地地涌来，层层推进。高大惊人的波浪拉开战线，吐着阵阵白沫滚滚而来，在金黄色的地毯上威严地前进，准备对付迎面碰到的抵抗。但是，当看到海滩畅通无阻时，便懒洋洋地倒下去，那并不是向对手投降，而是因为不能再继续承受自己的巨大力量。继这层海浪之后，立刻又涌来另一层，层层不尽，无止无休。而且，在远处，团团海浪依稀可见，滔滔不绝，汹涌澎湃，从四面八方赶来支援它的伙伴们。

一只无形的巨手搅动了大海，滚滚的波浪一直延伸到模糊不清的海平线上，这与宁静、微笑的苍天形成奇特的对比。何塞在海浪前停了一会脚步，以水手的好奇心观看了这个场面。水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奇的。他的眼睛里没有仇恨，也没有绝望。渔夫们已经习惯了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交给大海，习惯了在同大海的

搏斗中被打败，他们顺从地忍受着大海的残酷无情，对待发怒的大海就象对待一个盛怒的万能天神那样俯首听命。在那一时刻，何塞看到天边有一条船正在同波涛搏斗着，他担心这条船的命运胜过了关心自己的船。何塞机敏地全神贯注地看了好一阵子那条船如何在水中挣扎，随后便继续向村里走去。当他望见村里的头几幢房子时，一阵伤感涌上了心头。他想，船丢了，这给他已经临近的婚期又平添了障碍。仿佛到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半裸着身子，并且全身都湿透了；他开始剧烈地哆嗦起来。

七

那次“大海浪”（渔民们这样称呼海水涨潮）给罗的耶洛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有四五条船被毁掉了，其他渔船也多弄得焦头烂额。比斯开人被认为是这次灾难的肇事者，事实也确实如此，尽管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感到不安和羞愧。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大海平静了下来，比斯开人扬帆返回家乡去了。于是渔港空闲了，村子安宁了。

只有何塞的船被海水冲走了，这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因为陆地上的锚链并没有扯断，而是被船整个拖走了。这有点不好理解，因为锚链系得好好的。海潮退后，何塞从水里捞出渔船常用的四爪锚。他很惊奇，因为他发现绳索不是被拉断的，而是用砍刀或折

刀割断的。何塞说什么也弄不懂怎样发生了这种怪事：面对眼前的事实，绞尽脑汁也找不到答案。最后，尽管他不愿意，可是心里还是生了疑，想到也许是坏人捣乱。但是，这一点更使他惊奇。这个人是谁呢？那只能是仇人，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仇人也没有哇。他认为，村里没有一个人会干出这种缺德事。为了不在脑子里诽谤任何人，这位一向以忠厚老实著称的渔夫决定不再去想这件事，也不将这个可怕的发现告诉任何人。何塞把事情藏进自己内心深处，尽可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船丢了，根本没有使他萎靡不振。但是，丢船的后果倒使他极为痛苦。

伊莎贝尔夫人对他的不幸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她不住地抱怨和叹息，破口大骂比斯开人。但是，她每次讲话都流露出，她认为那是很大的不幸。

“那些外乡的懒蛋们给我们罗的耶洛村带来这么大的破坏，他们不感到羞愧？”

又对何塞说：

“不要难过，亲爱的；丢了船，不要伤心……上帝会帮助你的，正如他至今一直在帮你一样……鼓起勇气再干，只要一个人年轻，总是有希望改变命运的。”

这些安慰的话使我们的这个渔夫十分伤感，因为这清楚地表明他暂时不能再谈结婚的事了。果然，一连许多天，无论在师娘面前，还是单独与未婚妻在一起时，他都只字不提结婚的事。不过，他脸上的愁容充分表明了他内心是何等的痛苦。在老师的店铺里，他竭力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气，想在脸上挂上一点微笑，强颜欢笑着与别人交谈；但是，他怎么也强颜不出来，而总是显得十分严肃，神情沮丧地用手抚摸自己的前额。埃莉莎的情况和

何塞差不多。她也明白，这时对母亲谈结婚的事毫无意义了。虽然她企图掩饰心中的烦恼，但还是流露了出来。在和何塞的每次短促交谈中，两个人谁也不敢提起那件事；他们说话吞吞吐吐，长时间悲伤地相对而视，分别时两个人的手都下意识地有些微微颤抖。无需多加解释，这一切表明他们在被同一个想法所折磨着。最糟糕的是他们无法预料这样的熬煎何时有个尽头。要何塞再积攒钱买一条新船，就等于将他们的婚期推迟到遥遥无期的将来。

正当这对情人悲伤和痛苦的时候，村子里不知从谁那里传出话来，何塞的渔船不是偶然被海水冲走的，而是有人故意干的。锚链全被冲走，更加说明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另外，还得知锚链并不是被船拉断、而是被人砍断的。特雷莎是最先听说这件事的人之一。她有女人特有的智慧和点火就着的性格，立刻把事情说到了点子上：

“这里边有师娘插手！”

不管村里的女人们怎么跟她说有人嫉妒何塞的钱财，特雷莎根本不听。

“没有人指望我儿子倒霉。就说有人嫉妒他，也不会坑害他的。”

在这件事上，谁也拿她没办法。想到她的仇敌，特雷莎气得脸色都变了，暴跳如雷，令人毛骨悚然。开始有那么几天，几乎谁也不敢同她讲话。她消瘦了，面色蜡黄；象头饥饿的野兽，整天在家里吼叫着。

最后，她有一次双手叉腰站在何塞面前说：

“你说，我敢不敢掐住你未婚妻的妈妈的脖子把她的脑袋给拧下来？”

何塞吓愣了。

“这是为什么，妈妈？”他用颤抖的声音问。

“为什么？因为我想这么干……你对这个有什么说的？”她补充说，傲慢地瞪了何塞一眼。

渔夫低下头没有回答。他了解妈妈的脾气，等着她尽量发泄。

看到何塞不反驳她，特雷莎从表面的相对安静一下子变得暴躁起来，继续说道：

“对，有一天我要揪着她头上那几根毛，把她拖到海边去……把那个母狐狸拖去！……这个老母猪！……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

她气鼓鼓的，满嘴脏话骂个不停。在特雷莎发疯般骂着的时候，何塞一直默默地站在那儿。等她渐渐平静下来，何塞又问道：

“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是那个臭娘儿们使你丢了船……”

“您怎么知道呢？”渔夫心平气和地问道。

特雷莎不知道这件事，她根本不知道；但是，她是那么气愤，当时便一口咬定说她知道，而且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是由于拿不出证据，讲不出道理，便只是不停地喊叫、谩骂和威胁。

何塞尽力说服她，说没有确凿的证据就认定人家干了这样的坏事是一种罪孽；但是，他的寡母不听他的，火气越来越大，以至大骂不止。何塞十分痛苦，他想，如果妈妈真的象刚才说的那样去做，他和埃莉莎的关系也就彻底破裂了。于是焦急地喊道：

“妈妈，看在上帝的面，我求求您不要毁掉我！”

何塞说这些话时声调是那么痛苦，特雷莎的心被打动了。特雷莎只是在火冒三丈的时候才变得心狠。她愣了一会，又嘟哝了

几句难听的话。最后气消了些，逐渐平静下来。可是，过了三四天，她又突然发了脾气，再次一跳三尺高地骂起她的仇敌来。这使何塞又悲伤和担心起来，他想，说不定哪会儿会闹出一场风波，他和埃莉莎那已经朝不保夕的关系也就最后完结了。

特雷莎并没有平静下来，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心中的疑团得到证实。她走遍了村子的家家户户，向她的妇道朋友们打听情况。她做这件事时是那样的巧妙和机敏，简直胜过了一个老练的警察。她终于打听到，事情发生的头几天，伊莎贝尔夫人曾和傻子鲁福在海边长谈过。这个线索把迷雾拨开了。毫无疑问，主意是师娘出的，坏事是鲁福干的。于是，为了拿到证据，特雷莎想出了个好办法，这办法既合乎她的性情，又可以马上奏效。她当即去找鲁福，在海边找到了他，几个渔夫正围着他，拿他取笑开心。特雷莎冷不防地走上去，眼睛里喷着怒火，说道：

“原来是你这个大混蛋把我儿子的船索砍断、让船冲走的，是不是？现在我马上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傻子一下子惊呆了，果然落进圈套。他后退了几步，面色煞白，弯抠着手指，战战兢兢地说：

“饶了我吧，特雷莎夫人！……饶了我吧，特雷莎夫人！……”

她马上变得和气了，不再用气愤的、威胁的语调说话，而是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哈 那真的是你啦？……但是，那个坏主意不会是你出的……你那么笨……肯定有人指使你……是师娘让你干的，对不对？”

傻子已经从惊恐中醒悟过来，看到特雷莎又在笑着，这时却想出了个鬼点子不把师娘牵连进去，那是他心上人的妈妈呀！

“不是，夫人；不是，夫人。是我自己……”

特雷莎千方百计想把秘密从他口里套出来；但是却一无所获。鲁福居然守口如瓶。渔夫们对他们的争论不耐烦了，便异口同声地说：

“好了，特雷莎夫人，放了他吧，什么也不会弄清楚的。”

寡妇看出来了，显然伊莎贝尔夫人是造成他家不幸的罪魁祸首；但是，她没有从傻子身上把事情弄清楚，这使她又气又恼，于是，径直往伊莎贝尔夫人家里跑去。

那女人正在店子门口做针线活。特雷莎远远地就看见了她，冷嘲热讽地高喊着：

“喂，师娘夫人！您在做针线活哪？我来给您帮点忙吧。”

我们不知道伊莎贝尔夫人是否从那声音中听出了什么非同寻常的味道，也不知道她抬起头来时是否从寡妇的眼睛里看出了什么特殊的東西，但是，我们看到了伊莎贝尔夫人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拿起椅子跑进屋里，把门闩上了。这一切是做得那么迅速利落，无论特雷莎怎么跑也抓不住她。看到没有希望了，特雷莎拼命推着房门，喊道：

“狐狸精，你要藏起来？你要藏起来？……”

但是，伊莎贝尔夫人接着又在窗口出现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我藏干吗，你瞧，我在这儿。”

“您下来一会，夫人，”特雷莎说，用微笑掩饰着她那威胁的语调。

“你要我下去干什么？去看看你那张母狐狸的老脸吗？”

伊莎贝尔夫人这句恶毒的骂人话，是用平静的、几乎是友好的声音说出来的。特雷莎象是被刺了一下，暴跳起来冲着窗户高

举着拳头喊道：

“要把你那毒蛇的舌头扯下来喂狗，混账娘们。”

几个看热闹的人围在寡妇的四周；附近房子里的人从窗子里探出头来，掩饰不住幸灾乐祸的表情，盼着看看这出已开了场的闹剧。在罗的耶洛村，女人们吵架是司空见惯的事。当然，这是因为大多数女人都性情急躁，容易冲动。由于缺乏教育和一般人应有的礼貌，这些女人不仅把吵架看作是家常便饭，而且平时的面孔也是粗野可憎的时候居多。此外，在罗的耶洛村，吵架是颇有传统的，可以说是很有些特点的。很久以来，这个村子里女人们就以吵架在阿斯图利亚斯出了名，只要一吵起来，一个比一个厉害，一个比一个不要脸。这样，她们从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耳濡目染吵架的场面，并且也三天两头地没头没脑地参加进去。所以，长大了，几乎所有的女人都很会吵架，有的甚至成了名牌利嘴，那吵架的才能尽人皆知。比方说：“某某吵得最好；某某点火就着；某某叫得很凶，但骂不到点子上。”这颇象在马德里评论和鉴定大演说家的口才一样。不久以前，罗的耶洛村有个吵架大王，他使所有爱吵架的女人黯然失色。只要他一登场，女人个个甘拜下风。这个人是个男人，虽然他的爱好和习惯很象女人。他本来叫彼得罗·雷加拉多，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个名字，而都管他叫“假女人甘地多”。尽管特雷莎吵过无数次的架，但是由于她性格暴躁，在村妇们的眼里，她的技术还没有到达炉火纯青的程度；比如，骂人要能伤了对手又不那么露骨；提高和降低嗓门要掌握时机，手势要具有刺激性，微笑要含有讥讽味，昂首挺胸地离去，然后又突然骂着走回来，这一切她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而伊莎贝尔夫人由于地位稍高一些，很少跑到大街上去撒泼，

但是，由于她老奸巨猾，心肠狠毒，人人倒是有些怕她。

“可怜的娘儿们，你早就该喂狗了，”伊莎贝尔夫人回答说，对特雷莎的可怕威胁丝毫不放在眼里。

“把我喂狗，你想得倒美！为了这个，你先夺我的饭碗，叫我去讨饭。”

“我夺了你什么啦？”

“我儿子的新船，不要脸的东西！”

“是我把你儿子的船吃了吗？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嘴巴！”

看热闹的人都笑了。特雷莎怒火满腔，喊道：

“你笑吧，下流的女人，你笑吧，全村人都已经知道是你唆使教堂司事的傻小子把我儿子的船索砍断的。”

师娘脸色变得煞白，一时不知所措；但是，她立刻镇定下来，说：

“全村人都知道的是你疯疯癫癫，早该关起来啦。”

“关起来的是你，你马上就要进监狱了……我一定把你送进监狱去，你看我能不能！”

“住嘴，疯子，住嘴。”师娘说着，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

“你没看见人家都在笑话你吗？”

“送进监狱里去！送进监狱里去！”寡妇使劲地喊着，转身对着周围的人一字一板地问：“你们见过比这更坏的女人吗？……你们都知道，这个狠毒的女人用铁锅把她妈妈一下子砸死了。把她哥哥撵出家门，逼他去当兵……对她那个老实厚道的丈夫，不给请医生，不给吃药，让他象条狗似地死去了，一分钱也不花……可是那钱又不是她挣的。她没有把现在这个丈夫弄死，那是因为这个丈夫是个脓包，什么也管不了她。”

这时，一直站在妻子身后没敢介入吵架的克劳迪欧先生探出那张沮丧的、由于愤怒变得更为难看的脸，说：

“住嘴，疯婆子！您给我滚开这里，不然我马上去报告村长先生。”

正在竭力抑制自己愤怒的师娘，这时却找到了痛快的出气机会。她伸出胳膊，反手在丈夫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可怜的老师那样出其不意地挨了打，只是用手去摸了摸被打痛的地方，喊道：

“老婆子！你，你怎么打我？”

特雷莎正起劲地列数着她的仇人的罪状，没有注意到那个戏剧性的场面，她继续对围观的人群说：

“现在，她又在抢夺她女儿的钱了，这钱是她亡夫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她不让女儿结婚，她一毛不拔……她要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伊莎贝尔夫人刺耳地纵声大笑起来。

“好，那是你的看法！我不让我女儿和你儿子结婚，你急红了眼，是不是？你想伸出爪子拿我的钱，坐享其成，对不对？你想得倒好，可怜的女人，做你的美梦去吧，撒泡尿照照你的脸。”

寡妇的脸刹时红得象火炭一般。

“我儿子和我，谁也不需要你的钱。我们要的是你别抢我们的。强盗！……强盗！……强盗！……强盗！……”

她怒不可遏，冒着受审的危险，一遍又一遍用“强盗”这个词骂伊莎贝尔夫人；而师娘在骂他时却尽量不招来麻烦。

“你有什么值得我抢的，穷光蛋？你从前的东西谁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被人家抢走的……”

“强盗！……强盗！……强盗！……”寡妇大声叫着，气得喘

不过气来。

“住嘴，不害臊的，住嘴，”伊莎贝尔夫人说着，嘴角上依然挂着微笑。“好了，看样子，你是想让我叫你那个……”

“你这该绞死的，骚货！”

“你可别非让我叫你那个呀，我可不愿意。”说着向周围看热闹的人转过身去，戏谑地喊道：“这个女人真顽固，非得让我叫她那个！……我不愿意叫！……我不愿意叫！……”

她一边说着一边张开双臂，那副坚定的神气如此滑稽，引得在场的人哄然大笑起来。特雷莎愤怒到了极点，她骂的话越来越粗鲁，越不堪入耳了。

尽管我们非常喜欢讲实话，很想把那个如此精彩的场面如实地描绘出来，但是为了尊重读者，我们不得不就此止笔了。读者很容易想象出那个场面会如何继续下去。吵骂又唇枪舌剑地持续了好一阵子，并且一直是那样，就是说，伊莎贝尔夫人冷嘲热讽；特雷莎把所有想得出来的骂人话全都搬了出来。她一边叫骂一边捶胸顿足，疾步地走来走去，象陀螺似地转着圈子，胡乱地挥动着胳膊；为了说话痛快，把脖子上的围巾也扯了下来；浑身象通了电似的不住地颤抖着。不知有多少次她象要离去了，却又都马上转了回来，重新用嘶哑的声音冲着仇人的脸骂个不停。最后，她劲使完了，嗓子说不出话来了，这才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热闹的人目送着她，直到她的身影在大街的拐弯处消失了。伊莎贝尔夫人胜利了，仍然从窗户那里高喊着：

“滚吧，滚吧，滚回家去喝点果酒；可不要喝别的成了瘫子，肚皮爆炸！”

特雷莎确实心脏不好，每次生点气就感到不舒服。一回家就

犯了病，而且很严重，只好急忙去请村里的外科医生。

八

何塞傍晚从海上一回来就得知了发生的事情，他有生以来从没有那么痛苦过。可是，到底有多么痛苦，一直到他母亲脱离了危险时也都还没有衡量清楚。忙着照顾妈妈，心情忧虑不安，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忘掉了自己的不幸。但是，过了两三天，妈妈康复之后，他感到心灵上的创伤是那么残重灼痛，差一点没有大病一场。不过，他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说，而是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每天仍然平静地去干活。但是，傍晚打渔归来后，他不象以前那样先去师娘的小店，或者去酒店和朋友们小坐片刻了，而是一卖完鱼就钻到屋子里，直到第二天出海时才露面。

何塞这种情绪上的消沉，比一天吵二十四回架还使特雷莎难过。她坐卧不宁，感到羞愧，看到儿子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她那母亲的心都碎了。尽管她心中的怒火远远没有熄灭，而是发疯般地要向伊莎贝尔夫人报仇，但心中还是开始内疚了。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她上告，要求教堂司事赔偿他儿子鲁福造成的损失；由于鲁福呆傻，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不过，因为铁证如山，萨里奥的法官最后判决教堂司事把傻子关在家里，照价赔偿何塞渔船的损失。第一点立刻执行了，但第二点并不容易兑现。教堂司事

依靠牧师付给的微薄的报酬生活，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收入。当法院书记员去查封他的财产时，不得不搬走家具、锅碗瓢盆和被褥，全是又破又旧的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但是，从教堂司事的老婆为失去这些东西泪水满面、哀声叹气来看，她大概觉得那是黄金和象牙哩。村里人都认为这女人是巫婆。母亲们用恐惧的目光看她，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她亲吻自己的孩子；男人们为了知道出远门的吉凶祸福，有时去请教她。司事的老婆非但不设法根除别人对她的这种看法，反而用行动加深人们的这种印象，就象以前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的不幸的女人所做的那样。女性的虚荣心竟至使她这般迷入歧途。她用纸牌或看手相给人家算命；为婚后不孕的人驱邪除妖；为她想骗到手的人的意中人赠送药膏药粉；她一副洋洋自得和极为神秘的神情，使贫穷的渔民们觉得她是通神的仙姑。

一看到家里的家具被抄走，这女人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起特雷莎和她的儿子来，这可把那些象往常一样跟在书记员和法警后边看热闹的人吓坏了。

“上帝保佑，叫那个坏女人沿街讨饭，再把她当作盗贼绞死！上帝保佑，叫她吃的东西都是毒药！上帝保佑，叫她儿子哪一天下海去就再不回来！”

在司法人员执行任务时，她一直不停地祈求上帝和地狱严惩她的仇人。在场的村民都吓得走开了。

“我敢赌上阿纳格列托先生的所有家财，”一个上了年纪的渔夫对跟他一起走路的人说。“现在寡妇再也不愿为何塞承担风险了，那个女人的诅咒实在可怕。”

“没那么严重，”一个年纪较轻的渔夫说，他不象第一个渔

夫那样担心。

“我说是很严重的。你年纪轻，有些事情不知道；但是，卡西米罗和胡安在这里，他们还记得一清二楚，几年前那女人使我受到的惩罚……一天黄昏我去打鳕鱼，她叫住我，要我带上她儿子鲁福，让他在船上做帮手，我当然不同意；那个傻子一点用处也没有。于是，她象条疯狗似地冲着我来了，骂我，诅咒我。我没有理她，继续赶路，上船出海了。大约九点钟，我们到了浅滩，一直忙到天明，我只钓到三条鳕鱼，你信不信？别的船，有的钓到八十条，有的钓到一百条，还有的钓一百三十条。第二天，情况还是这样。第三天，第四天，也是如此……最后，孩子，我没有办法，只好到她家里去，求她看在上帝的面上别再诅咒我……”

年纪大的渔夫都同意这个渔夫的话。当村里人得知教堂司事的老婆的恶毒诅咒时，都由衷地同情何塞。特雷莎知道了以后，尽管傲慢的性格使她不愿让人看出她的恐惧，但她心里还是感到十分害怕。

吃饭时，伊莎贝尔夫人把街上听来的消息，欣喜若狂地告诉了女儿：

“有个事，你知道吗，埃莉莎？”

“什么事？”

“今天，教堂司事的老婆埃乌赫尼娅的家被查封了，因为她儿子鲁福把何塞的船……但是，我告诉你，我保证何塞和他母亲一定吃亏！……那个女人对他们的诅咒可不是随便说说了事的…，我看值得担心。”

埃莉莎既重感情而又迷信，她知道妈妈的脾气，不由得脸变得煞白。

“听说，她那些诅咒的话十分可怕！”老太婆继续说道，心里乐滋滋的。“诅咒他们上街讨饭……；为了糊口，何塞不得不偷东西，然后在绞架上处死；或者，某一天下海时有去无回……”

上午教堂司事老婆的恶毒诅咒，伊莎贝尔夫人又咬牙切齿地学着说了一遍，埃莉莎把匙勺送到嘴边时，双手颤抖着。最后，几颗泪珠从她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滚了下来。师娘看到这情景，勃然大怒。

“你哭什么，傻丫头？天底下还有比你更傻的姑娘吗？……你等着，我让你好好哭哭！”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狠狠地打了姑娘两耳光，纯洁的埃莉莎双颊顿时给打红了。

在这些事情发生期间，罗的耶洛村的金枪鱼汛接近尾声了，说得确切些，已经完全过去了。那时正值十月的最后几天，天气晴朗。秋日的凉风吹过，整个海面泛起阵阵波纹。傍晚时分，天空显得清澈灰白；几朵紫色的云彩挂在天边。由于大气清晰透明，岸边的缆索看起来象离得更近了。当阵阵微风吹得越来越紧时，万顷海水打起了冷战，仿佛这个怪物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一般。

捕捞沙丁鱼的季节已经到了，这个季节比金枪鱼汛要轻松些，危险也少。可惜，那一年游到海岸附近来的沙丁鱼不多。渔船上午和下午都出海，大多数情况下，返航时打回的鱼还不够鱼饵钱。这和前一年真是天上地下呀！前一年出海一个钟头就可以高高兴兴地收帆回家了；海鸥成群地飞到船上来，猎取一点捕获物；孩子们站到岩石上，老远就可以看到船舱的沙丁鱼象大堆大堆的银锭似地闪闪发光。

没有沙丁鱼，也就没有鱼饵去打康吉鳗和鳕鱼。在近海也打不

了狼鲈、鲟鱼、羊鱼和其他味美肉嫩的鱼。饥饿很快就要威胁罗的耶洛村了，因为渔民一般都过着“等米下锅”的日子。但是，有几个渔民为了不挨饿，坚持出海打金枪鱼，尽管这种鱼已经很难碰到，并且由于季节已晚，危险性很大。到了这时，大海随时都会风浪大作，狂风常常骤然而起，为了打到金枪鱼，渔船又要驶出很远。何塞就是这些不怕死的渔民之一。但是，最后在老渔夫的劝助下，并且慑于自己的亲身遭遇，决定再不出海打金枪鱼，而是去打沙丁鱼，尽管丰收的希望微乎其微。

何塞在下海打沙丁鱼之前，一天早晨，去莎里奥买鱼饵。天刚刚大亮，到处一片宁静。大海呈乳白色，太阳好一阵子裹在一层白色的薄纱之中；海岬被清澈透明蔚蓝色的蒸汽包围着。在浩瀚的大海上方，一道道紫色、玫瑰色的彩云挂在天空。上午十点钟，太阳钻出薄纱，彩云散去，开始刮起了凉飕飕的北风。下午一点钟，微风渐渐停息，陆地方向出现了几朵有如羊毛团的白云。这是变天的预兆。过了半个小时，事情得到了证实。西风压过了东风，开始猛烈地吹起来，不过没有引起人们的担心。可是，风势不断加大，三点钟时，刮得有如飓风一般了。

留在村里的渔夫都跑到海岸上来。这时，风力一阵紧似一阵。村里人开始紧张起来。人们惶恐地来来往往，悄声地议论着，互相打听情况。女人们放下手里的家务，跑出门口或探身窗外，失魂落魄地你看看我，我望望你，用目光和言语互相询问着：

“渔船回来了吗？”

“渔船还在海上吗？”

家里有亲人下海的女人接连不断地向海边走去，她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讲述着自己的担心。可是，还没等她们走到海岸，

风就凶猛地狂吼起来，以前很少见过这样的大风。不一会，就变成了可怕的飓风。飓风刮过罗的耶洛狭窄的沟谷，阴森可怖地怒吼着，疯狂地吹打着每家的房门，把挂在窗户上的鱼网席卷而去，漫天尘埃迷住了人们的眼睛。女人们吓得魂不附体，中断了一切谈话，焦虑万分地向海滩奔去。其余的村民——男人、妇女和儿童——虽然没有亲人在海上，但也都跑出家门，跟在那些女人后面跑着。街上只听到这样的喊声：“渔船！渔船！”

人群涌到岸边一看，与其说大海令人可畏，到不如说它的景色是美丽的。骤然而起的狂风并没有刮得海水翻滚，而只在表面上掀起片片波涛，广阔无垠的水面上泛起道道深深的波纹。无数的白点到处闪烁，时隐时现，好象神奇的火花。可是，数百双眼睛焦躁地盯住天边，没有看到一只船影。这时一个声音喊道：

“到圣埃斯特万去！到圣埃斯特万去！”

大家离开海岸向圣埃斯特万山奔去。站在山上，偌大的海面尽收眼底。大部分人去找村后那条路；但是，小孩子和有丈夫或兄弟在海上的可怜的女人们却径直往山上爬去。焦急、恐惧和不安给了他们力量，他们不停地攀登着，顾不上锋利的岩石和丛生的荆棘挡路。

登上山顶，极目瞭望广阔的大海，他们看见天水相连处有三、四个白点。那是渔船。后来又陆续出现了好几个白点，而且看的越来越清楚了。

“都在向岸边驶来了，只升着船首的前桅帆，”刚刚回来的一个渔夫说。

“都在向岸边驶来，对；但是，得快点找岸边避风港。船头是指向佩尼亚斯科沙的，”另一个渔夫说。

又有不少人飞快地爬上了山头，山上的人群不断扩大着。大风吹得女人们的头巾扑啦扑啦直响，男人们不得不用手使劲捂着草帽。人们忧心如焚，默默不语。飓风在耳边呼呼叫着，致使他们精神恍惚，双耳欲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天边那些象是一动也不动的白点。渔夫们不时地迅速交换着看法：

“情况可能对他们不利。”

“呸！……没有什么了不起。暂时他们不会有多大危险。如果能够避避风，就更不必担心了。”

“他们应该赶快抢风航行。”

“当然罗！应该尽量利用风向……不过，即使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躲到海角后边去。”

渔船终于一个跟着一个躲到了渔夫说的那个地方。

人们松了一口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得到慰藉的心情又渐渐变成了焦虑不安，因为渔船并没有在离罗的耶洛最近的库埃尔诺海岬那里出现。

半个小时过去了。人们的眼睛一直瞪瞪地盯着这个海岬。风越刮越猛，怒吼不止。

“这么长时间还没过来，”一个渔夫贴着另一个渔夫的耳朵说。

“可能躲到佩尼亚斯科沙避风去了，”这个渔夫回答说。

“也许在紧贴着海岸往回走。”

第一个渔夫说得对。过了好一阵子，一条渔船从库埃尔诺那边出现了，只把船首的前桅帆升起一半。

“是尼古拉斯·德·拉特赫腊的船！”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托上帝的福！”

“感谢圣母！”

“至圣耶稣救了他们！”

那条船上渔夫们的妻子和母亲几乎同声说道。

她们跑下山去，奔向海岸等候渔船。

不一会，又回来一条渔船。

“是马努埃尔·德·多罗特阿的船！”人群中立刻喊叫起来。

又听到同样的祝福声和欢乐的叫声，另一伙女人和儿童离开人群向岸边跑去。

而后，渔船一条接一条地出现，一批接一批地返来了。随着渔船驶进罗的耶洛港湾，圣埃斯特万山顶上的人群越来越少了；不一会便只剩下了几个人。只有一条船没有回来。岸上的人已经知道那条船回不来了，因为它沉没了；但是谁也不敢上圣埃斯特万山上去告诉还在那里守望的人这件事。在那里，可怜的女人们拉着孩子木然地等候着，她们一句话也不说，已经预感到自己的不幸，竭力把这一可怕的念头从脑海中驱走。

太阳已经蒙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光辉。大风仍然怒吼着。海水已不是微波荡漾，而是开始波浪翻滚了。山上的妻子和母亲们依旧用眼睛注视着大海，一直盼望看到她们的亲人。她们不说一句害怕的话，也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但是，眼泪却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风马上把泪水吹干。

罗的耶洛村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何塞正匆匆忙忙地顺着萨里奥公路往回转。作为经验丰富的水手，一看这反常的征候他就知道将有一场危险的大风。风阵阵吹来，异常猛烈。于是，他忧心忡忡地自言自语道：“今天这种情况，罗的耶洛村肯定要遭难。”他尽量加快脚步，不时地停下一会儿，登上路旁的高处，仔细地观察海平线，寻找渔船。当飓风风力达到极点时，何塞再也沉不

住气了。他把买来的一桶鱼饵交给一个偶然相遇的同路人，然后象鹿一样飞跑起来，跑得连气都透不过来。

他跑到村边头几幢房子时，天已经快黑了。一群孩子在村外嬉戏。何塞从他们面前跑过时，有个孩子对他说：

“何塞，托马斯的船沉了。”

渔夫停下脚步，万分震惊地问：

“我姐夫尼卡西奥在哪儿？”

孩子低下头，没有问答，吓得什么似的，后悔把事情告诉了何塞。

何塞的脸“唰”地一下子白得可怕。他摘下贝雷帽，抓挠起头发来，嘴里不禁呻吟着，喃喃地道出了几句痛苦的话语。他继续向村里走去，进村时，后边跟着那孩子和其他许多不断加入进来的孩子。

“何塞来啦；寡妇的儿子何塞来啦，”人们互相转告着，跑到门口或窗口看着何塞走过。他面无血色，手里拿着贝雷帽。当何塞从一家酒店前边走过时，里面传出了三、四个声音喊他；有几个渔夫跑出来拦住他，把他拉了进去。那几个渔夫中有贝纳多，还有“海盗”。

“我刚听说托马斯的船沉了……一个人也没有脱险？”何塞脚踏进酒店时，声音颤抖着问道。

散散落落坐在酒店里的渔夫们谁也没有问答。沉默一阵子之后，一个人说：

“算了，何塞，喝杯酒，冷静冷静；我们都有这样的危险。”

何塞倒在靠柜台的一条凳子上，双手抱着脑袋，看也不看伙伴放在他面前的酒杯。过了一会，他还是伸过手去拿起酒杯，贪婪

地一饮而尽。

“有什么办法！一切都听天由命吧！”何塞把酒杯放回柜台时说。他用贝雷帽把脸上流淌的几滴泪珠擦掉，用镇定的声音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没什么，何塞，都沉下去了，因为他们愿意，”一个人回答说。“我们返航时，半升着前桅帆，并且加了帆边绳，大家格外小心，当时我们吓得失了魂似的；可是，我们看见托马斯却在中间的桅杆上升船头帆……好象他还没有来得及加帆边绳，就咔嚓一声，船翻了……”

“没有一个人浮上来吗？”何塞问。

“有。我们看见有三、四个人。”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把他们救上来？”

“因为我们离得很远……在我们后边，霍阿金·德·拉莫塔正向风而来……我们以为他会救他们的。”

“你们以为！你们以为！”贝纳多气冲冲地喊道，“我看你们一上岸就应该让宪兵押送到监狱去！”

“为什么，鬼东西，为什么？”那个渔夫满腔怒火地问。“我们离他们的距离比子弹的射程还要远，我们有什么办法？你想要我们为抢救他们而自己全淹死吗？”

“淹死你们！……淹死你们！……遗憾的是没把你们淹死！……你们为什么不马上降下船帆，划船向他们靠近呢？”

“住嘴，畜牲，住嘴！你以为大海那么轻易地让我们摆布吗？”

“大海很美丽……；只不过有点波浪罢了！”

“你在岸上挠肚皮，能知道海上发生的事吗？”

“大海很平静，我说……再说，即使实在没办法，你们也可

以抛锚，等他们向你们靠拢呀！”

贝纳多和另一个渔夫不停地争论着，何塞双手抱着头，一言不发，神情极为痛苦。他在想，姐姐带着六个孩子，最大的才十一岁，无依无靠。尽管两个姐姐一向对他不好，做了许多使他伤心的事，但他在心里仍然对她们怀有骨肉之情。体态肥胖、满脸堆肉的酒店老板娘怜悯地看着何塞，竭力安慰他，不时地将斟得满满的酒杯递到他手里。何塞心不在焉地伸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喝酒，还是在喝白开水。

当贝纳多和那个渔夫争得更加激烈的时候，大街上传来叫喊声。几乎就在同时，我们水手的姐姐忽地闯进了酒店。何塞的这个姐姐刚刚失去了丈夫，披头散发，脸色很难看，孩子们围在她的身边。她向何塞扑过去，趴到他的怀里，大声哭嚎起来。见此情景，在场的所有渔夫都沉默了，神色阴沉。何塞也哭了。何塞和姐姐分开时，姐姐拉过孩子，推给何塞，对他们说：

“孩子们，没有人养活你们了；跪下求求你们的舅舅做你们的爸爸吧，你舅舅是好人，他会抚养你们的。”

她那带戏剧性的表情，使在场的人很反感，他们非常清楚何塞因为她曾经遭受了多少不幸。

品德高尚的何塞，不象别人那样注意到姐姐的虚伪。他拥抱孩子们，一一亲吻着说：

“不要担心，孩子们；只要我有饭吃，就不会饿着你们和你们的妈妈的。”

之后，他擦着眼泪对姐姐说：

“姐姐，把他们带回家去，天已经黑了。”

那女人和孩子们刚一离开酒店，为下午的遇难事故又争论起

来。渐渐地，所有的渔夫都参加了进来，你一言我一语，以致谁也听不清谁说的什么。

何塞在柜台旁沉默着，一杯接一杯地喝着老板娘递过来的酒。他不知不觉地喝了很多，最后终于神志不清、酩酊大醉了，人们只好把他抬回家去。

九

何塞果然把孤儿和寡妇接到了自己家里，并且靠他那微薄的收入尽量使他们日子过得好些。可是，他的收入不是在增加，而是一天天在减少。沙丁鱼鱼情一直不佳，鳗鱼和鳕鱼几乎没有。当十二月和一月间的海鲷鱼汛到来的时候，何塞还欠一千多雷阿尔的债；另处，四桶鱼饵的钱还没有付，这笔钱的数目也是可观的。由于债主不断催逼，他走投无路，只好将船卖掉。船破旧，加上卖得急，没有得到几个钱。没有了渔船，只好到别的船上做一名普通的渔工，象其他人一样挣点工钱，而那一年工钱又特别低。

除了这些苦楚之外，何塞在家里又得不到安宁。对生计上遭受的挫折，他母亲怎能心甘情愿地忍受下去。她反抗命运之神的不公，随便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吵大闹，吵得全村都听得见。在家里，她常常对女儿、外孙和下海回来的何塞大发雷霆，好象暴怒的血顺着血管流遍了她的全身，使她感到窒息。此外，另一个已经出

嫁的姐姐看到孤儿寡母坐吃她妈妈家的这一点家业，弄得妈妈也几乎无法度日，心里很不高兴，因为她从娘家连块破布（这是她的话）也没拿走过。她一遇有机会，就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这样，令人厌烦的争吵便不时地发生，把个家闹得象个地狱。

为了暂时摆脱那座地狱，不致伤心而死，我们不幸的水手三天两头去酒店呆上几个钟头，和伙伴们聊聊天、喝喝酒。他渐渐地染上了酒瘾。过去他是那么讨厌酒，而现在却被酒征服了。如果说没有完全被征服，象别人那样忘记了身上的担子的话，也足以让村里人说他已经变成半个酒鬼了。伊莎贝尔夫人迫不及待地在大娘大婶中间大肆传播这个新闻。

贫困、劳累、家庭的不和并不能使这个渔夫心灰意懒，假如他在感情上不感到孤独的话。寂寞倒是使他绝望了。他从生下来就遭受着命运的种种折磨，不幸总是跟随着他，他同残酷无情的大海、同妈妈姐姐那残酷无情的性格进行搏斗；因此，如果不是在他生命的历程上曾有一刻被幸福的阳光照耀过的话，那么他也不会把这再一次遭受命运之神的鞭笞，过分地放在心上。他在孤寂的生活中也曾遇到过爱情，同时也得到过物质的幸福。突然，那幸福的日子和甜蜜的爱情逃走了，希望之光熄灭了。他陷入了贫困和孤寂的迷雾之中。如果确实象诗人讲的那样，没有比在患难之际回想起幸福时光更为痛苦的话，那么可怜的何塞借酒浇愁、暂且忘却悲伤，以求一时的欢乐，也就无须大惊小怪了。

自从他母亲同伊莎贝尔夫人吵架以来，他没有再和埃莉莎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在近处看见过她。每当远远地望见埃莉莎的身影时（这样的情况很少，因为他整天都在海上），总是跑开，或者钻到人群中去，以避免和她见面；或者躲进邻近的酒店里。起初，

他这样做是出于羞愧和胆怯。他怕埃莉莎当面不和他打招呼。后来，在这种情况下，总少不了有流言蜚语的，有的还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了，说姑娘已对他表示唾弃，因为她妈妈说服了她；还说她很快要同莎里奥的一个大副结婚。于是，由于自尊，何塞更留心不同埃莉莎见面。后来遭受的不幸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躲开埃莉莎。他想，一个破了产的穷小子，家庭负担又那么重，随便哪个姑娘也不会看上的，更不用说象师娘的女儿这样许多人都为之倾心的姑娘了。他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的嘛。

这期间，有一天因为没风而没有出海。妈妈对何塞说要他一起到佩尼亚斯科沙去，这地方离罗的耶洛有半莱瓜远。特雷莎的一个姐姐住在那里，那位姐姐要把自己园子里产的土豆和一些蔬菜送给她。对在苦日子中挣扎的人来讲，这可真是雪里送炭呀！他们决定下午去，天黑时回，免得何塞大白天扛着要来的东西在村子里走。本来去佩尼亚斯科沙有大路，但无论是佩尼亚斯科沙村的人，还是罗的耶洛村的人，如果不拉车赶牲口的话，常常走海边的一条小路。太阳偏西的时候，何塞和妈妈顺着这条小路向佩尼亚斯科沙村走去。

那是二月的一天，大气清澈透明，散发着寒意。大海一片深蓝。路窄容不下两人并肩行走，于是妈妈在前，何塞在后。他们默默地走着，心情忧闷。好久以前欢乐就逃离了他们的心窝。大概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小路离开了岸边的岩石，伸到一片开阔、快活的田野。这时，他们看见远处有两个人向他们走来。特雷莎没有注意；何塞有远眺的习惯，一眼就看出那两个人是伊莎贝尔夫人和她女儿。他的心猛地一跳，心想这回一定要碰在一起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何塞不敢告诉妈妈，让她放心地低着头走吧。

但是，她终于抬起了头，看了一阵远远而来的两个身影，回过身去问何塞：

“喂，何塞，那两个女人，你看象不象伊莎贝尔夫人和埃莉莎？”

“我看是，”渔夫小声回答说。

“啊！”特雷莎狂喜地叫起来。她没有说话，只是步子加快了些；无疑，她怕儿子打乱突然在她脑海里产生的一个计划。

何塞忧心忡忡地跟在母亲后面，不敢对她说什么。但是，走了几步以后，他怕再次大吵大闹惹出一场风波，于是便不顾儿子必须遵从母亲的道德规范，壮起胆子，绷着脸对妈妈说：

“妈妈，看在上帝面上，您可不要再惹事了，也不要把我牵连进去。”

但是，特雷莎继续走着，没有回答他，仿佛不愿同他多费口舌。又往前走了几步，何塞神情更为严肃地对妈妈说：

“您可要三思而后行呀，妈妈！”

特雷莎依然默不作声。这时，往佩尼亚斯科沙村走去的人和从那村子走来的人已经离得相当近了。当他们相距只有投石器的射程那么远时，伊莎贝尔夫人停住脚步，犹豫了，是往前走还是退回去，拿不定主意，因为她发现向她走来的特雷莎气势汹汹，大有较量一番的架势。最后，她决定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停在那里不动。特雷莎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前走；但是，当距伊莎贝尔夫人有二、三十步远的时候，也停了下来，把手叉在腰间，用讥讽的语调——她一发怒语调就是这样——问她的仇人：

“喂，太太！……您好啊，太太？……身体不错吧，太太？……丈夫呢，好吧？……好久难得见到您啦……”

“何塞，你妈妈疯了，你注意着她点！”伊莎贝尔夫人喊道，

脸色都变了。

“啊，太太！您诅咒他上街讨饭，取笑他，现在倒求他帮您的忙？”

说到这里，她讥讽的表情立刻变成愤怒，一副凶相，象一头猛虎似地跳到仇人面前，扑上去，喊着说：

“你把我气疯了，狗女人！……现在，我要跟你旧账新账一齐算！”

两个女人打得不可开交，令人作呕。寡妇体壮有力，满肚子怒火。一下子就把伊莎贝尔夫人摔倒在地上；但是，伊莎贝尔夫人动用了一切自卫手段，把对手的耳环硬扯了下来，特雷莎的耳朵裂开了大口子，流血不止。

何塞在一边，埃莉莎在另一边，两个人连忙去拉开他们各自的妈妈，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拉不开。埃莉莎泪流满面；何塞脸色煞白，浑身颤抖。在拉架时，他们的手偶然碰在了一起。那时两个人同时抬起头，深情地相互看了看，并且轻轻地握了握手。

最后，何塞拦腰把妈妈抱起来，将她放在几步远的地方。埃莉莎把妈妈从地上扶起来。他们分开了，又各走各的路。两个母亲都走在前面，嘴里嘟嘟哝哝不住地骂着。他们的孩子不时地回过头来互相望着，一直到完全看不见为止。

十

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件事发生之后两个月的一个夜里，梅依拉大家庭的费尔南多先生，在祖传宅第的封地时代的宽敞大厅里踱来踱去。那时如果是别人，一定会感到这威严宽敞的大厅里缺少一盏漂亮的铜灯，或新近开始采用的精巧的银制烛台，这是因为地板不平整、不光滑，走起路来不舒展，而前几个世纪却不这样。现在地板上到处是孔洞。虽说这是梅依拉家族先祖后嗣的高贵脚掌的功绩，因而当然很值得敬重，但无论贵族绅士还是平民百姓，如今腿脚踩下去都会感到坎坷不平、十分不便；不过，费尔南多先生对这些孔洞了如指掌，闭着眼睛都不会踩上，可以摸黑在大厅里快速地来回走动。

他的脚步在这座古老的大房子里发出嗵嗵的深沉的声音。然而，这儿的老鼠很久以来就听惯了这种音响，一点也不感到害怕，若无其事地继续干它们的破坏勾当，用那连续不断的轻轻的咯咯吱吱的啃咬声打破夜的寂静。蝙蝠更是有恃无恐，在这位老人的头上狂飞乱舞，不时发出低沉的令人生畏的叫声。

那时，费尔南多先生多么想变成老鼠，或者蝙蝠呀。尽管老鼠和蝙蝠的命运很可悲：躲在阴凄凄的土洞里啃木头，或者白天藏在门檐上昏昏沉沉地大睡一场，只在夜深人静时才飞出来，难道得到过太阳的温暖和呼吸过室外的新鲜空气的人，白天不能出去见见太阳，到外边走一走？这比老鼠和蝙蝠的命运又好多少呢？

然而，这种境况恰恰降临到梅依拉家族这个高贵的后代头上，而且，已快一个月了。这一切是因为什么呢？原因再简单不过了：没有衬衣穿。

好久以来，费尔南多先生就只有一件衬衣，可是还凑凑合合能过得去。脏了，自己洗一洗，晾在房后的院子里；干了以后，用手弄平，再穿上。但是，一天早晨发生了一件事。衬衣放在太阳底下晾着，费尔南多先生在屋子里盼着衣服快些干。这时，一家邻居的毛驴从满是豁口的院墙钻到院子里。费尔南多先生看见毛驴走近了衬衣，但没有想到会出事。他看到毛驴把长嘴伸向衬衣，但不知道这牲口要干什么。只是在发现驴嘴里叼着衬衣时，才觉得自己太疏忽大意了。他感到自己的心象衬衣一样也被撕碎了。从那以后，费尔南多先生白天就再也没有出门上街。不穿一件必不可少的衬衣就出现在从前那些庸人农夫的子孙们面前，对满脑于封建感情的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他们的祖先对那些下等人有“踏脚权”^①和其他一些比较轻缓的专制特权。

在那些臣民的子孙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费尔南多先生正在忍饥挨饿。虽然饥饿象只老鹰似地几乎威胁着罗的耶洛村的每个居民，但还是有慈悲心肠的人设法救济这位贵族先生，但又不触痛他那罕见、微妙的敏感心理。慷慨解囊最多的要算我们的何塞啦，他想出各种计谋和方法，迫使费尔南多先生接受他的资助。有时说他妈妈原来欠梅依拉家族的债；更多的情况是送鱼给他；还有时挎着一篮食物，和他聚集一起共享晚餐。费尔南多先生知

^①在西班牙封建社会时期，某些封地内经常举行的一种仪式。在臣民结婚那天，封建主或封建主代表将一只脚踏在新婚夫妇的床上。

道何塞的生活没有保障，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何塞的好意，只是在推来推去一阵子之后，他才接受；这时何塞便回过头去，不忍心去看这位老先生无法控制地流出感激的泪水。但是，邻居们和何塞的帮助有时并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在没有人进那座深宅大院的日子里，那便如村里人说的那样，费尔南多先生要倍受煎熬了。

此刻，他的肚子比任何时候都饿得难受。这位贵族先生已一天一夜粒米未沾了。而且，看来再过几个钟头也很难吃上东西，因为现在是深夜十二点钟，村里人都在休息。他饿得越来越难以支持，有气无力地走着，不时用手摸摸额头，因为饿出了几滴冷汗；他叹息了几声，那叹息是如此凄惨、低弱，还没有传到黑暗的大厅尽头便消失了。有权有势受人尊敬的梅依拉家族的最后一个后代几乎就要瘫软昏厥了。突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肯定是设法生存下去的本能驱使着他，他飞快离开大厅，几步就跑下了吱吱呀呀的楼梯，冲到大街上。到了大街，他便木桩子似地立在那里，不知往哪里去了。

那是春天的一个温和的黑夜，乌云把满天的星斗遮盖得严严实实。费尔南多先生痛苦而焦虑地环顾四周，犹豫了一会儿，便顺着大街慢慢地向村口走去。经过几家门前的时候，他又踟躇起来，考虑着是否扣门求援；但是，当他向门口走去的时候，一种强烈的羞愧感占据了他，于是他又继续往前走去。他一直往前走，但是，他心里清清楚楚，自己很快就要饿得倒下去的。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眼前发黑。伊莎贝尔夫人的家座落在村子尽头，当他走到那里时，停了下来……他到那里去？难道象丧家狗一般死在荒凉的大路上吗？这时他又向四周看了看，发现左边是老师家莱

园的白围墙。这个菜园很大，土地肥美，硕果累累，蔬菜遍地，是村里最好的菜园，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村里唯一的好菜园。到菜园里去拔几棵蔬菜的罪恶想法闪过了善良绅士的脑海，他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这念头又向他袭来，他再次把它打消。最后，经过一番激烈曲折的斗争，罪恶胜利了。费尔南多先生为了粉饰他那偷窃的企图，自言自语地说：“那么，难道我要等着饿死吗？几个土豆对师娘来说算不了什么。她钱财够多了……，都是从贫苦渔夫那里算计来的。”

这里我们看到梅依拉豪门望族的最后一个后代怎样被饥饿顷刻改造成了“公天下者”。

他顺着围墙走，向左拐，在房后寻找容易爬进去的地方。那里的围墙不太高，有的地方墙皮脱落，墙体破损。费尔南多脚蹬着墙窟窿爬了上去。在墙头上，他抓住一根苹果树枝，慢慢地十分小心地滑到菜园地上。他停了一会，看看确实没有人觉察，才一步一步地向菜地里走去。一到菜畦那里，他先拔了一棵洋葱放到嘴里。吃完，又拔了三四棵装到衣袋里。然后便蹑手蹑脚地向围墙走去。但是，他还没到墙边，就觉得刚才他拉着下来的那棵苹果树的枝条在晃动，不禁心里一怔；借着夜间微弱的光线，他看见一个人影在树枝中间摆动，接着也象他那样滑到了地上。费尔南多先生呆住了。等那个人在菜园里走了几步之后又向他走来时，他更觉得恐惧和羞愧。他首先想到的是趴在地上。那个人擦着他的身子走了过去，原来是何塞。

“他也是来偷东西的吗？”费尔南多先生心里想。但是，何塞打了个长长的口哨，费尔南多先生立刻明白了，原来是来和情人约会的，这使他十分惊讶，因为他和全村人一样，都以为埃莉

莎和这位渔夫的关系早已断绝了。不一会，在房子那边另一个人影出现了，一对情人走到一起开始交谈起来。他们声音很低，费尔南多先生只听得窃窃私语。这位老先生呆在那里有些不保险了。如果那两个青年人在菜园里边走动，或者在菜园里一直呆到天明，看见他，那该多么丢人呀！为了不被发现，他慢慢地、轻轻地爬到苹果树下，藏在树旁的草丛中，等何塞走后，再爬上树，回家去。但是，他刚藏好一会，就下起雨点来。两个情人也到这棵苹果树下躲雨来了，因为这是园子里少有的一棵树冠宽大、枝叶茂密、离房子最远的果树。费尔南多觉得这下子完了，吓得冒出汗来。他一动也不敢动。埃莉莎和何塞并排坐在地上，背向着费尔南多先生，没有想到他在那里。

“你怎么想到你妈妈起了疑心？”何塞低声说。

“我说不清楚。但是，这几天，她总是盯着我，一会儿也不让我一人独处。那一天，我打扫大厅时，唱了起来。她马上爬上来，对我说：‘看来你挺高兴呀，埃莉莎！你有好久连句话都没说过了’。她假惺惺地对我说，嘴上露出微笑。我脸红了，没有说什么。”

“咳，都是你多心，”渔夫反驳说。

他停住了。但是，在说过这句话之后又过了一会，他打破沉默，说：

“是应该提防点。你得多小心，不要让她抓住。”

“那时我心里真难过！我恨自己为什么生到这个世界上，”姑娘用恐怖的声音说。

两个人又沉默了。埃莉莎低着头，心不在焉，玩弄着地上的杂草。何塞怯生生地伸过手去，也装作玩草的样子，轻轻地碰了

碰未婚妻的手指。雨下大了，雨滴凄切而单调地打在苹果树叶上。菜园散发着浓郁的湿土气味。

“你们明天出海吗？”过了一会，埃莉莎抬起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望着渔夫问。

“我看出不了海，”渔夫说。“出海干什么去？”他痛苦地补充说。“已经八天了，打的鱼卖不了五个杜罗。”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年海里没有鳕鱼。”

“今年海里什么也没有！”何塞气鼓鼓地喊道。

他们又不说话了。埃莉莎继续玩着地上的小草。渔夫用手捏住埃莉莎的一个手指，轻轻地拉着，但不敢去握她的手指。过了一会，埃莉莎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用颤抖的声音低声说：

“何塞，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一切不幸都是因为教堂司事的老婆对你的诅咒。你怎么不去求她为你撤回咒诅呢？……自从那个女人对你诅咒以来，你什么都不如意。”

“从前也是这样，”何塞苦笑着说。

“有好多人都像你以前这样做了，向那个女人求过情，”姑娘没理会情人的话，继续说道，“你看，玛蒂埃丽娅的儿子彼得罗，你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子的；又瘦又黄，叫人见了心里难受……人人都以为他活不长了。可是他向教堂司事的老婆道了歉之后，身体就好了起来，你看他今天是什么样子。”

“你别信那套巫术，埃莉莎，”渔夫说。他声音有些变了，可以看得出他几乎也要相信那些巫术了。

埃莉莎没有回答，她惊恐地动了一下，使劲地抓住了何塞的胳膊。

“你听见没有？”

“什么？”

“那边草丛里！”

“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好象听到有人在呼吸。”

两个人一动不动，仔细地听了一会。

“你真是胆小，埃莉莎！”渔夫笑着说。“那是雨点打在树叶上，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

“我觉得……！”姑娘说，眼睛依然盯着费尔南多先生藏身的草丛，不过慢慢地松开了未婚夫的胳膊。

这时，费尔南多先生浑身冒着大汗，生怕何塞过来察看草丛。还算幸运，他没有过来。埃莉莎很快安静下来，看到情人垂着头，满面愁容，她想让他高兴高兴，便改变了话题：

“你们什么时候出海打金枪鱼？……我真想现在就开始……我的心告诉我，这次鱼汛会很好的。”

“到时候看吧，”他摇着头表示怀疑。“我看，我们得过十五天到二十天才能出海……如果渔情不佳，我们怎么办呀？……”

“好时光开始了……很快要朝圣啦……多叫人高兴呀！……从明天起就朝拜路丝神，要持续一个月哩。”埃莉莎说道，尽量装出高兴的样子。

“我又不能陪你去，朝圣不朝圣有什么关系？”渔夫用痛苦的声音喊道。

“何塞，你不要灰心，一切都会解决的……应该相信上帝……我每天都为你向耶稣乞求，让他保佑你时来运转，让我妈妈改变主意。”

“很难，埃莉莎……；非常难……我有钱的时候她都不愿意

今天我又穷，还要供养那么一大家子人，她怎么会愿意呢？”

埃莉莎明白这话是有道理的；但是，爱情使女人变得异常固执，她说：

“没关系……我看她会心软下来的。我们要相信罗的耶洛村的耶稣，他显了好几次灵啦……”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苹果树已经不能为这对情人遮雨了。树叶托不住雨水的压力，耷拉了下来，雨滴哗哗地落在何塞和埃莉莎的头上。可是，他们呆在一起是那么快活，全然没有注意到雨水浇到身上。他们手拉在一起，眼睛痴情地对望着。

埃莉莎终于把未婚夫的忧伤心情驱赶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谈话欢快而平静了。他们谈到了前几次朝圣发生的事情。回忆起那些往事，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记得朝拜圣彼得神时，尼科拉斯邀请我们的事吗？……你偷偷地对我说：‘要把他拿来的酒全部喝光’……”

“因为我立刻发现那个大吝啬鬼想花一两个铜板就办一桌丰盛的酒席。”

“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喝了一杯酒呀！而你一下子就喝光了……拉蒙娜一点不含糊。”

“但是，当她看到贝纳多也要把她的酒喝光时，她赶紧伸手阻止了，是吗？”

“那个可怜的家伙可是吃不住劲了！”埃莉莎说着笑起来。

“最有意思的是，他请求别人原谅他的无礼而说的那些话……

‘这是开玩笑！……我不想开玩笑！……’那个倒霉鬼看到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个没完，他的脸可真够难看的，就连我一个人时，想到当时的情形都象疯了似的发笑。”

两个人果然笑了起来，不过尽量不笑出声来。

“后来，”埃莉莎继续说，装出严肃的样子。“你真的有些高兴了，你亲了我表妹拉蒙娜。”

“我不记得了。”

“对，你不愿意的事你就不记得了。”

“总的来说，一个人喝醉了，干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不过，你绝不会跳河的。”

“那是当然。”

“可是，你可想得出亲吻女孩子。”

“在没有喝醉的时候，绝不会有这样的事，”何塞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妈呀，如果在我死的时候，你亲了我多少次就有多少个天使飞到我的床头来，那可真是不得了！”

“那你就只身一人上天堂去啦，”渔夫笑着说。

两个人的情谈变成了愉快的争辩。他们完全陶醉在那纯朴的交谈中了，对对方说的话都感到好玩，不时地放声大笑着；但是又忙用手捂住嘴巴，不让声音太响。夜，漆黑一片，又落着雨，这对他们是多么难得的甜蜜惬意的时刻呀。

但是，埃莉莎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刚才把她吓了一跳的呼吸声。有一会儿她好象在想别的事情。她不愿意对何塞说什么，怕他又叫自己胆小鬼。她想分手了。

“时间可能不早了，何塞，”她说，说着站起身来。“明天我还得起早哩。再说，我已经淋得象落汤鸡了。”

水手尽管不高兴，但还是站了起来。

“埃莉莎，在你身边过得真愉快！”他羞怯地说。

在那以前，何塞一直不敢说这样的话。这次姑娘听到他这样说，甜蜜地笑了，面颊泛起红晕，把手伸给了何塞。

“明天见，何塞。”

何塞拉起那只手，温柔地握了好长时间，而后忧郁地说：“明天见。”

可是，他并不放开埃莉莎的手。埃莉莎不得不又说了一遍：

“明天见，何塞。”

她用力抽出手来，快步向家里走去。渔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估计埃莉莎已经进了屋里。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爬上围墙，跳下去消失在墙外了。

过了一会，费尔南多先生从隐身处走了出来，他浑身上下全湿透了。

“一对可怜的青年人！”他叹息道，已经忘记了自己本身的饥寒，吃力地爬上了苹果树。一到大街上，他就向古老宅第走去，脑子里思索着一个崇高的、非凡的计划。

十 一

几天之后，费尔南多·德·梅依拉先生一大早就来到何塞家里，何塞还没有出海打鱼。

“何塞，我要和你单独谈谈，跟我到外边转一”

渔夫以为他是来求助的，尽管直到那时他从没有直接张过口要求帮忙，但当饿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也常常来找他，说：“何塞，辛弗罗莎的面包卖完了，我不想要别人烤的面包……如果你能借给我一个大面包……”

不过，老先生那是迫不得已时才这样做的。否则，不管直接还是间接，他绝不低三下四地张口要东西。尽管如此，何塞还是这样想，因为很难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于是，他把手头的钱全部拿出来揣在口袋里，跟着老人走了出去。

费尔南多先生把何塞带到村外。当离开村子一段距离，已经到了大沙滩附近的时候，费尔南多先生打破沉默，说：

“喂，何塞，你一定等钱用，是吧？”

何塞本以为他要说的是自己刚才想的那种话，可是这位绅士却用关怀的语调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禁有些惊奇。

“咳！……马马虎虎过吧，费尔南多先生。我不太富裕……；可是，一个人只要年纪轻，能干活，总是可以混块面包吃的。”

“一块面包那太少了……人活着不能只吃面包。”费尔南多先生教诲似地说，接着又默默地走了一会，突然停下脚步，面对着渔夫，问道：“你很想和埃莉莎结婚，是不是？”

何塞很诧异，被问得一时摸不着头脑。

“我？……我和埃莉莎已经没有什么……这是人人皆知的……”

“但是，人们知道你撒了个弥天大谎，你还在和埃莉莎相爱，这我清楚，”绅士满有把握地说。

何塞吃惊地看了他一眼，正要吞吞吐吐地再次否认，这时费尔南多先生打断了他，说：

“你不要否认了，还是直说了吧，是不是很想结婚？”

“当然想啦！”渔夫低声说，垂下了头。

“那你就结婚吧。”费尔南多先生说，他尽量使自己的声调傲然不逊，双手向前伸出去。

何塞猛然抬起头，望了望他，心想他是发疯了。然后又低下头，说：

“这是不可能的事，费尔南多先生……我们不去想它吧。”

“对梅依拉大家族来说，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绅士以异常庄严的语气说。

何塞摇了摇头，他贸然地怀疑那个著名的家族如今能有多大势力。

“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费尔南多先生又说道，高傲地向何塞看了一眼，颇象西班牙光复战争^①时的一员战将。

何塞偷偷地笑了笑。

“你听我说说，”绅士继续说道，“上个世纪，我的爷爷阿尔瓦洛·德·梅依拉先生，是奥维多的地方长官。那里有一幢教士的房子，非常妨碍公共交通。长官打算拆掉它，但是立刻遭到主教和大教堂教士会的反对，他们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干，不然要革除教籍。但是，长官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威胁，一天他派去一队泥瓦匠，拆起房子来。有人把事情报告了主教，主教勃然大怒，召集教士会，决定穿上教服赶到现场，把那些胆敢触动房子的人一律革除教籍。我爷爷得知之后，怎么办？他去看了看，派了一名行刑官，让他宣读了命令，从屋顶上下来的泥瓦匠一律抽一百鞭子……。没有一个敢下来，小伙子！……房子拆掉了。”

^①是西班牙的一个历史时期，起自公元718年，止于1492年。

费尔南多先生用力挥了挥手，表示把教士会的房子一下子推倒了。但是，何塞好象对梅依拉家族的英雄业绩全然无动于衷。他仍然垂着头，神情沮丧，心中可能在想，可惜并不是梅依拉家的所有老爷们都有那种抽鞭子的权力。在他这件事上，费尔南多先生就不可能要求打伊莎贝尔夫人几鞭子吧。

“梅依拉家的人想坚持干什么事时，”绅士继续说，“那别人可要倍加小心！……拿去！”他从依袋里掏出一个小包，递给何塞，又补充说，“这里有一万个雷阿尔，拿去买条船，别的事由我负责。”

渔夫惊愕不已，不敢伸手去接，心想费尔南多先生一定发疯了，很多人也都认为他神经不正常。

“拿去，我不是说过了吗。买条船……好好干一场。”

何塞接过小包，打开一看，里边是些金币，他更加困惑不解了。费尔南多先生不可一世地微笑着，继续说：

“现在我们谈谈另一件事。告诉我，埃莉莎多大岁数啦？”

“二十岁。”

“满二十吗？”

“没满，先生；她大概下个月满二十周岁。”

“好极了，下个月我将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在这之前，你要设法不让任何人知道你的恋爱关系……要小心，要谨慎。”

费尔南多先生说话时神气是如此威严，使劲地皱着眉头，因此尽管他个子矮小，脊柱弓曲，还是引起了渔夫的无限尊敬。他对梅依拉家族的神秘而不可战胜的权势几乎坚信不移了。

“谈另一件事吧……今天晚上你能弄到船吗？”

“什么船？我的船主的船吗？”

“对，是的。”

“到什么地方去？”

“逛一圈。”

“如果单单是为了这个的话……”

“那么说定了，夜里十二点你做好出海的准备，到我家里来。有件事情我需要你帮助我，到时候你会知道的……现在你回家去，去张罗买船的事。你到萨里奥去买，或者在这里造一条：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

我们的渔夫十分吃惊地、迷惑不解地离开了费尔南多先生。他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左思右想：这个破落的绅士怎么突然弄到了那么多钱？在弄清楚之前，他不想用这些钱。

但是，这个谜，特别是关于钱的谜，在村里很快就被解开了。没过两个小时就真相大白了。费尔南多先生前一天把他的房产卖给了阿纳格列托先生。阿纳格列托先生买下这所房子为的是要开个鲜鱼加工厂，而不是派别的用场，因为实际上这房子已不宜住人了。费尔南多先生早已以九千雷阿尔将房子典给了佩尼亚斯科沙的一个商人。阿纳格列托先生除付了这九千雷阿尔外，又给了他一万四千雷阿尔。获悉了这种情况以后，何塞决定一见到慷慨的费尔南多先生就把钱还给他。尽管是借的钱，但接受下来也不合适，因为这钱的主人十分需要它。

不过，何塞仍然挂念着夜里的那个神秘的约会，焦急地等待着，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教堂的钟快敲十二点的时候，何塞出门向梅依拉的府第走去。他敲了一下朽烂的大门，费尔南多先生马上亲自给他开了门。

“何塞，你真准时。船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先生。”

“那好。你过来，帮我把这个东西搬到船上去。”

费尔南多先生借助油灯的光亮把放在前厅里的一件东西指给何塞看。那东西用帆布裹着，并且用绳子捆了几道。

“很重，要注意。”

那东西确实很重，搬动时，几乎无法起肩。何塞想那一定是个铁箱子。

“扛不动，费尔南多先生。我们慢慢地将它拖到海边去，好不好？”

“你看着办吧。”

他们于是把那东西拖到屋外。费尔南多先把油灯吹灭，关上房门，然后两人用力一挪一挪地移动那东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慢慢挪到船边。费尔南多先生心境压抑，神情阴郁，紧闭双唇，一语不说。何塞学着他的样子，也不吭声，可是他却很想知道那个沉重的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他们将两根桅杆架在渔船和地面之间，顺着桅杆将那箱子拖上船去。然后，他们也上了船，悄悄地从一大帮船中间驶离开去。

那天夜里，月亮皎洁而美丽，大海象湖水一样平静，安睡着。天气如同夏日一样温暖。绅士想操一片船桨，可何塞不让，他一个人操起两片船桨，轻轻地划着，离开了岸边。

费尔南多先生坐在船尾，象从家里出来时一样哭丧着脸，沉闷不语。何塞有节奏地划着双桨，饶有兴趣地注视着他。当他们绕过库埃尔诺角，距离罗的耶洛村差不多两海哩时，费尔南多先生站了起来。

“行了，何塞。”

水手停桨不摇了，过去帮助他；他多么想快一点知道那个奇怪的秘密，于是鼓起勇气，笑着问道：

“费尔南多先生，我看你准备扔到水里去的不是钱吧？”

费尔南多先生正蹲着身子，准备抬起那个帆布包，这时突然停下来，直起身子说：

“不是，不是钱……是比钱还值钱的东西……我忘记了，你是有权利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因为你好心陪我到这里来了。”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费尔南多先生，那里边装的是什麼和我毫无关系。”

“把它打开。”

“说什么也不能打开，费尔南多先生。您不要以为……”

“打开吧，我叫你打开，你就打开！”费尔南多先生的语调是那么坚定，不容反驳。

何塞只好照他的话做了。他打开一层层的帆布，最后露出了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块打磨得很粗糙的石头。

“这是什么？”何塞惊讶地问。

费尔南多先生用低沉的声音慢吞吞地回答说：

“梅依拉家族的徽记。”

接着是令人发窘的沉默。何塞脸上依然带着惊奇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看着绅士，等待他有所解释；可是，费尔南多先生并不急着那样做。他双臂交叉在胸前，脑袋往前耷拉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水手刚刚打开的石头包。最后，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我把房子卖给了阿纳格列托先生……因为我说不定哪一天要死的，房子早一天晚一天落到别人手里又有什么关系？……我把房子卖掉了，但有个条件，就是要把我家的徽记从房子上取下

来……这几天我一直在夜里干，设法把这块石头从墙上取下来……瞧，我终于取下来啦……”

费尔南多先生说完这几句话就住了嘴，何塞觉得应该再问一个水落石出：

“您为什么要把它扔到水里去；”

老先生用愤怒的目光看了看何塞。

“笨蛋！你想让梅依拉大家族的徽记流在鲜鱼加工厂上边吗？”

他消了消气，又补充说：

“你看看这家徽……好好看看……从十五世纪开始它就在梅依拉家的大门上……不总是这一块石头，因为和别的家族不断地结缘攀亲，需要更换，补上新的部分；但是要同以前的相似。在上个世纪，梅依拉家族和米兰达家族联姻的时候，这个徽记就最后确定下来了……共有五个部分。中间的是梅依拉家族的：在纹章学上叫荣誉之位……上面有金龙、银边和八个黑色的斑迹……”

费尔南多先生笑眯眯地补充说：“你一定会说颜色在哪里呢？这样发问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你不知道纹章学……在石头上，各种颜色都用一定的图象来表示。金色，你看看这里，是用镂刀刻的小点点来表示的；银色，用平滑的连成一片的底纹来表示；蓝色，用水平的线条表示；红色，用垂直的线条表示，等等，等等。说起来可就长啦……梅依拉家族首先是和维特玛斯家族联姻的。它的家徽在这里，这红颜色的部分，有一座银色的三孔桥，桥下有滔滔的流水，桥中央立着一座金塔；有银色的边纹和八个蓝色的扁平十字……后来梅依拉家族又和卡拉恩科斯家族联姻。这左边是它的家徽，一分两半；第一半是银色的，有一头张牙舞爪的黑

狮子；第二半是金色的，有棵平顶大树，树梢上有只小鸟，树底下有条狂吠着的狗……小鸟和吠犬都看不清了，因为风吹雨打，模糊了……；但是，你看这里……后来梅依拉家族又和安古罗斯家族通婚。它那一部分是银色的，有五只黑色的乌鸦，‘镶在十字上……；乌鸦也看不清楚了……最后，梅依拉家族和米兰达家族联姻，它那部分是金色的，中央有个红色的城堡，一个武士拿着战戟，从城堞上探出身来，城堡上有六个绿色和银色的圆环，每边各两个，顶端有一个……你看到了，整个家徽冠以带有五道箍的闪亮亮的钢盔。”

对费尔南多先生的长篇演说，水手什么也没有听懂。何塞惊异地看着他，渔船被海水轻轻地摇动着，一晃一晃地。

“梅依拉家族，”费尔南多用强调的口气说，“每个时代都出现过杰出的子孙，有名的人物……你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十五世纪时，彼得罗·德·梅依拉在圣地亚哥教团里，任维亚普拉纳修道院院长；弗朗西斯科在塞维利亚当陪审员，在托罗法院当审判官；你可能也知道，这个家族的另一个后代是意大利议院的议长，他叫罗特里戈；另一个叫迪耶戈，‘是墨西哥城皇家法院的审判官，后来做了瓜达拉哈拉法院院长；‘上个世纪，阿尔瓦洛·德·梅依拉是奥维多的地方长官，‘他在萨里奥建造了一个教堂和一个初级语文及拉丁语学校，你一定知道这些吧。”

何塞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是，为了使那个不幸的绅士高兴，他不住地点着头。费尔南多先生突然沉默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压低声音，忧伤地说：

“我大哥佩贝是个浪荡公子……这你也知道得很清楚……”

确实，何塞对梅依拉一家仅仅知道这一点。

“一个舞女把他葬送了……我分到的一点点家产也被他拿去了，他威胁我说，如果不给他，他就同那个舞女结婚……我为了拯救我家的荣誉，给了他……你看我做得对吗？”

何塞又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何塞，我受了多少苦呀！……受了多少苦呀！”
绅士灰心丧气地用手抚摸着前额。

“梅依拉大家族和我同归于尽了……但是，它的声誉并没有败坏。何塞，我敢向你发誓！”

他发过誓后，又沉默了下来，表情沮丧。海水继续摇动着小船。明月把它苍白的光芒撒在水面上。

过了好长时间费尔南多先生才从沉思中苏醒过来，他用泪汪汪的眼睛看了看何塞——何塞正悲伤地看着他——叹了口气说：

“我们过去……你抬着石头的那一头，我抬这一头……”

两个人一起将石头靠在船帮上。然后，费尔南多先生用力一推，梅依拉家族的家徽哗啦一声落进了黑洞洞的大海里。那块石头溅起的苦涩的海水打湿了老人的脸，和他那会儿流出的同样苦涩的泪水汇融在一起了。

费尔南多先生将身子探出船外，看着石头消失的地方，愣愣地呆了一会，然后直起身子，低沉地说：

“往岸边划，何塞。”

老人又坐到了船尾上。水手一句话也没有说，开始划起双桨来。尽管他不知道绅士是多么痛苦，并且象其他村民一样，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但是当他看到绅士痛苦的时候，还是不由地产生了深切的怜悯之情，不忍打扰老人伤心的沉思。他一直在考虑把钱还给他。费尔南多先生自己处在那样的景况，还用钱资助他，

这实在是发疯。何塞的脑子里在翻腾，他多么想处理好那件事呀；可是，他不知道如何开口。有三、四次话到了嘴边觉得不合适又咽了下去。最后，已经快到岸边了，他没想出别的好办法摆脱窘境，只好把一万雷阿尔从衣袋里掏出来，递到绅士面前，有些难为情地说：

“费尔南多先生……您，我看您的钱也不宽裕……您想帮助我，我感激不尽；但是，我不能拿这些钱，因为您很需要……”

费尔南多先生脸色变得很难看，眼睛里射出愤怒的火花，打断何塞的话，喊道：

“混蛋！傻瓜！我把你当个人，把我破产的事一五一十都给你讲了，而你却来侮辱我！马上把钱收好，不然我扔到水里去……”

何塞知道，除了把钱收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为所谓的侮辱向老人道了歉，然后把钱装了起来。但是，他已想好了，把钱保存好，分文不用，一遇到适当时机就还给费尔南多先生。

他们跳上岸，象好朋友似地分手了。

十二

何塞对那件事守口如瓶，因为费尔南多先生一再这样要求。这位先生再次对何塞许诺说，如果不折不扣地按他的吩咐去做，何塞才能和埃莉莎成婚。他还使何塞相信，婚事的成败，完全决

定于是否进行得秘密。

好心的费尔南多先生每天花六个雷阿尔寄宿在客店里，这虽然和他古老望族的身世不尽相当，但总算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饥饿而死。我们已经知道，前些日子他曾险些被饿死。说也奇怪！自从他衣袋里有了钱之后，他那贵族的不可一世的神气又明显起来了。在村里走动时，昂首挺胸，迈着方步，用中世纪人的而不是用现代人的目光扫视村民。他用殷勤关切的微笑向姑娘们打招呼，仿佛对她们仍然拥有可恶的“踏脚权”。

只要有会，费尔南多·德·梅依拉先生就和他的男臣民喝上一杯，送些甜食给女臣民。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事实上，罗的耶洛村的男女臣民并不象过去遵从自己长辈似地接受梅依拉封建大家族的残羹剩饭那样领受费尔南多先生的盛情。应该说，他们喝酒和吃甜食完全是为了给这位绅士个面子，不愿伤害他强烈的自尊心。这些人的脸上现出一种怜悯的微笑。如果这个望族之家的子孙们——维亚普拉纳修道院院长，托罗法院的审判官，意大利议院议长，等等——看到这种微笑的话，他们在坟墓里也会发抖的。退一步讲，如果说这种怜悯的微笑尚不足以使这位绅士声誉扫地的话，那么人们在背后对他的种种议论实在是他的奇耻大辱了。

“这位可怜的费尔南多先生以为一万四千雷阿尔永远用不完哩。”

“用这些钱开个店铺，赚些钱该多好呀！”

“他才不会这么干哩。他几天就会把钱花光，而后又不得不让我们养活他。”

埃莉莎是费尔南多先生在罗的耶洛村最美丽、同时也是最不

听话的臣民之一。高贵的先生在路上遇到她，无论怎么对她表示关照，埃莉莎也无动于衷；他多次将从萨里奥特意带回来的甜杏送给埃莉莎，姑娘都拒绝接受；尽管他对埃莉莎用各种方式表示殷勤，以致使人们想到哈布斯堡王朝鼎盛时期，但姑娘却不理睬。美丽的姑娘埃莉莎对这些尊敬的举动只是报以甜蜜的、善良的一笑。这微笑没有一丝敬慕或恐惧。有时，当费尔南多先生的彬彬有礼和甜言蜜语实在过分时，可以隐约地看到姑娘那痛苦而温柔的目光里含有某种讥讽的表情。这是因为，上帝对费尔南多先生的封建家族身份根本没有帮一点忙。看到费尔南多先生矮小弓曲的身躯立在埃莉莎高大优雅的身段前面，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的人也不会相信站在一个怯生生的村姑面前的竟是封建大家族的高贵绅士。

有两三次，他突然一反故作小心翼翼的常态，问埃莉莎：

“你多大岁数啦？”

“二十。”

最近一次他又问：

“你有洗礼证明吗？”

“好象有，先生。”

“那么，明天给我送来。不过，千万留心，不要叫任何人知道！我决定叫你和何塞尽早结婚。”

听了这几句话，埃莉莎的嘴角又浮现出我们说过的那种善良怜悯的微笑。谈了一会和绅士分手时，她不禁喃喃自语道：

“可怜的费尔南多先生，真拿他没有办法！”

但是，埃莉莎依照何塞的劝告，尽管不是百分之百，但多少还是相信梅依拉家族的权势，于是第二天真的把洗礼证明送去了。

这样做毫无损失，而只会使那位菩萨心肠的先生高兴。姑娘不象她未婚夫那样有什么理由一定相信梅依拉家族的权势，她只是把这件事看成一曲笑话而已。

埃莉莎看得很认真的是教堂司事妻子的诅咒，她越来越担心了。迷信已在她那纯洁的心灵里深深扎了根。如今看到命运之神一直无情地破坏她的幸福，她自然想到这是一种隐蔽的神秘力量在作祟。她想了又想，这种力量只能是出自那个巫婆的歹心。为了驱走或抵制她的魔力，埃莉莎三番五次去教堂，向罗的耶洛村的耶稣祈祷，这个远近闻名的圣像是几个世纪以前渔民在大海里捞上来的。

但是，尽管几天之内她就送了十几只蜡烛，千遍万遍地祈祷“我的主”，但毫无见效；同样，她许诺在教堂里祷告一整天，而且滴水不进，并且真的这样做了，也徒劳无益。耶稣也许没有听见她的祷告，也许还想考验考验她的诚心。她和何塞的婚事越来越不妙。如果冷静地想一想，可以说已无法挽回了。何塞的不幸接踵而来；她被母亲束缚得越来越紧；没有母亲的允许她不敢挪动一步，更不敢顶撞她。

在如此悲惨的情况下，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向教堂司事的老婆赔礼道歉，以此来克服她生活中可能进一步遭到的厄运。开始她想要何塞去求情。她一次又一次地苦苦相劝，但是何塞断然拒绝。她对何塞的倔强性格和宁折不弯的脾气是了解的，所以决定自己去忍辱赔礼。

一天下午睡午觉的时候，家里静悄悄的。看看没有人看见，她便溜出家门，顺着崎岖不平的小路向教堂司事家里走去。教堂司事的家和教堂毗邻，都离村子很远，座落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

上。由于她忧心忡忡，慌慌张张，没有看见何塞的母亲正在路旁不远的地方打柴。何塞的母亲抬起头，诧异地自语道：

“啊！埃莉莎这个时候到哪里去？”

她先是用眼睛盯住埃莉莎，后来便好奇地紧紧跟在她后边。她看见埃莉莎停在教堂司事的门前，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啊，混账东西！”她用愤怒的声音说：“原来你和教堂司事老婆穿一条裤子呀！我早看出来，你当面是人，背地是鬼，绝不是好东西！……看我来收拾你吧，鬼东西；非收拾收拾你不可！”

只是因为埃莉莎去教堂司事老婆的家，就认为她们亲密无间，这未免太不合乎逻辑了，而特雷莎却一向是这样。本来上帝给她的理智就不多，一生气就更完全昏头昏脑了。表面上看她对教堂司事老婆的诅咒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一提起她，特雷莎就恶狠狠地大骂。可是实际上，在罗的耶洛村没有人比她更对那些巫术笃信无疑了。

埃乌赫尼亚出来迎接姑娘。她对姑娘的来访惊诧不已；但是，一知道她的来意时，便喜形于色，摆出一副胜者的面孔。埃莉莎绯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明了来意。教堂司事的妻子傲气十足，她说特雷莎和何塞不亲自登门道歉，她绝不宽容。埃莉莎眼睛里含着泪水央求她，没有用；跪在她的脚下合着手求她发发慈悲，也没有用。埃莉莎一无所获。教堂司事的妻子对埃莉莎的屈从心喜若狂，几乎相信自己真的有渔夫们说的那种神力了，于是盛气凌人地一遍又一遍地说：

“特雷莎如果不亲自来象你现在这样跪着向我求情……我绝不宽恕。”

埃莉莎怀着忧伤的心情离去了。她知道，她根本无法说服未

婚夫的母亲这样做。看到教堂司事老婆拒绝撤回诅咒，她越发坚信这诅咒的魔力。

埃莉莎摇摇晃晃地走着，眼睛盯着地，心里思索着为什么不幸总是伴随着她的爱情。那一定是上帝作梗，不然为什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障碍一个接一个横到她面前呢？她往山下走；道路陡峭而弯曲，但是每隔一段就有几块平地宛如楼梯平台。

她走到一块平地的时候，特雷莎突然迎面走来。尽管两家不和，可埃莉莎对何塞的母亲从来没有表示过反感。所以，埃莉莎笑着向她打了个招呼。可是，特雷莎走上去，作为对她问候的回答，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

可怜的埃莉莎出乎意料地挨了打，感到十分惊愕。但是她没有自卫，只是用手捂住眼睛，悲切地痛哭起来。

特雷莎在自己的这种野蛮举动之后也愣住了，并且感到很不是滋味。埃莉莎那卑微屈从的态度是她没有想到的。为了掩饰她那不光彩的行动，或者也许为了精神恍惚从而摆脱内心的惭愧和不安，她又象以往那样吼叫起来，大骂她的受害者：

“好呀，不要脸的东西，你又去找教堂司事的老婆！你也想学当巫婆？我会送给你一把笤帚的^①。好哇，好哇，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丫头！看你那副样子，也逞起能来了！我看你不出家门就能学会巫术！”

挨了一记耳光，又被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毒骂了一顿，不幸的姑娘再也受不住了，一下子昏倒在地上。这时，寡妇特雷莎终于慌了手脚。她的心一动——这对她那暴躁的性格来说是很自然的，猛然从盛怒转到怜悯，跑过去抱起埃莉莎，贴着她的耳朵低

① 迷信的说法，巫婆骑着笤帚可以飞。

声说：

“可怜的姑娘！可怜的姑娘！你不要同我一般见识，好姑娘！……我冤枉了你了，是不是？……我是个疯子！……我可怜的姑娘！你那么善良，那么漂亮，我干么要打你呢！我儿子何塞知道了，他会说什么呀！……”

看着埃莉莎仍然昏迷不醒，她开始绝望地揪起自己的头发来。

“畜牲，畜牲！没有比我更畜牲的女人了！至圣的耶稣，帮助我救救这个姑娘吧！……埃莉莎，小埃莉莎，我的心肝，看在上帝面上，你醒过来吧！”

但是，姑娘还是没有从昏厥中苏醒过来。特雷莎往周围看看，想找来水浇浇她的脸。最后，看看哪儿也没有水，又不敢把埃莉莎一个人丢下来，于是她用粗壮的胳膊将她搬起来，背着她到了下边一个有泉眼的地方。她在埃莉莎的太阳穴上洒了些水，埃莉莎醒了过来。寡妇急忙吻了她，并且求她原谅；可是，那种过分亲热的表示非但没有使埃莉莎平静，反而差一点使她重新失去知觉。埃莉莎十分惊恐。后来，一边哭泣一边流着眼泪说：

“非常感谢……您很好……”

“我有什么好呀！”特雷莎异常冲动地打断了她。“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疯子……我的小鸽子，你才是个好姑娘哪……你好了吗？……我伤得你太重了吗？……要是我的何塞知道了，他会说些什么呀！”

“我去教堂司事女人那里，为的是求她撤回对何塞的诅咒……”

一听到这一点，特雷莎又揪起头发来。

“我是畜牲！我是疯子！人们说要把我捆起来，这话有道理

……这个孩子为我去做好事，可我却打了她！”

现在轮到埃莉莎安慰特雷莎了。只是在埃莉莎再三说明对她并没有任何伤害，不再感到害怕，并且原谅了她、爱她之后，特雷莎才平静下来。

这时，姑娘已经从地上站起来。特雷莎替她轻轻掸了掸衣服，用围裙为她擦干了眼泪，并且多情地一再拥抱她，吻她，陪着她走上教堂的小路，搂着她的腰，一直进了村子。在路上，她们谈了何塞（除了何塞之外，两个人还有什么更高兴的事要谈呢？）埃莉莎对特雷莎说，除了她儿子之外，她宁死不嫁。特雷莎听了这情深意重的话，心里比蜜还甜，高兴得眉飞色舞。她们倾心交谈，互相说些心里话，共同保证设法使那门亲事成功。最后，到了村子里，两个人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埃莉莎对自己的举动仍然深感羞愧；分手前，她问姑娘：

“小埃莉莎，你真心实意原谅了我，对吗？”

“咳！”姑娘甜蜜而妩媚地一笑说道，“您打了我，那是因为您可以这样做……我不已经是您的女儿了吗？”

特雷莎拥抱着埃莉莎，哭了起来。

十 三

前面那件事本来会打乱梅依拉家族关于埃莉莎和何塞的命运的神秘计划的，可是它却意外地促成了这个计划的实现。因为，从

那一天起，埃莉莎和她未婚夫的母亲之间建立了坚实的友情；这友情，出于需要，她们设法不让外人知道。她们偷偷地见面，匆匆地说上几句话，把何塞的口信带给埃莉莎，又把埃莉莎的口信带给何塞。何塞仍然在夜深人静时同埃莉莎会面。这三个人的脑海里已经想好了办法，准备在师娘不同意的情况下，使那对情人完婚，满足他们长久的愿望。他们看透了，师娘那里是完全没有指望了。埃莉莎已经十分清楚，母亲之所以粗暴地反对他们结婚，完全是出于贪财，不愿意将她已故爸爸的财产交出来。但是，埃莉莎不但不对任何人讲这件事，而且竭力不相信事情真的是这样，想把那种想法从脑海里去掉。她甚至多次许诺，为了不使母亲伤心，只要能结婚，她可以放弃财产。

不过，尽管埃莉莎和何塞都有这种想法，但都未能采取任何步骤付诸实行。可怜的水手的粗笨和女人的缺少见识使他们在那件事情上看不到一丝希望之光。这样，就与中世纪的许多情况一样，需要贵族之家对平民百姓伸出援助之手了。埃莉莎和何塞根本不知道，罗的耶洛村更无人知晓，梅依拉家族已在悄悄地、神秘地为他们操劳了，象阿特里达斯、美第奇、哈布斯堡这些大家族，都有这种悄悄的神秘行事的外交特点。费尔南多先生到萨里奥去了六、七次，他在那里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没有一个人知道。有时他说去买渔具，有时说去做鞋，有时又说去看望生病的亲戚，等等。每一次都用异常巧妙的谎言骗过众人。特雷莎和埃莉莎都不断地注意到这位贵族后代在暗地里帮助他们；有种种可靠迹象使得她们这样想。费尔南多先生从她们身边走过时，意味深长地打量她们，有时挤眉弄眼，使人迷惑不解；有时说上几句深奥莫测的话，如“希望”，“遇难知朋友”，“不要声张，严守

秘密”，和其他一些内容相似的话。他的话使特雷莎和埃莉莎既感动又诧异。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并不明白他的意思，也许是因为确实难以理解，也许是因为对绅士的外交词令没有给以充分的重视。只有何塞对事情略知一二，尽管他并不十分相信费尔南多先生能把事情办成。

一天，费尔南多先生把何塞叫到他住宿的小客店，拿出一张纸对他说：

“这个文件需要埃莉莎签字。”

“这，怎么……”

“你放到衣袋里带回去。找瓶墨水和一根羽毛笔……越快越好……懂吗？”

“懂了，先生。”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几天之后，何塞把埃莉莎签了字的证明还给绅士时，绅士对他说：

“你还得问问埃莉莎，她是否有对付一切的胆量。为了同你结婚，敢不敢违抗她妈妈的意愿，敢不敢搬出家来住几个月。”

对何塞来说，这项任务极为棘手，难办。埃莉莎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量。这并不是由于她怕犯下罪恶，也不是怕对母亲不孝，因为她已从忏悔牧师那里了解到，只要父母的反对毫无道理或者只是基于财产的考虑，她就有权不遵从父母之命。但是，她对母亲一向百依百顺惯了，十分惧怕母亲那张冷冰冰的脸和凶狠暴怒的性格，所以，一想到完全同母亲闹翻，就心惊肉跳。何塞不知央求了她多少次，有时甚至眼睛里噙着泪水。这样过了好多天才说服埃莉莎，使她明白了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和手段能摆脱那种

困境，实现他们日日夜夜思盼的事情，最后她总算同意那么办了。

当得知埃莉莎作出这一让步之后，费尔南多先生以他贵族身份所特有的语调吩咐何塞说：

“今天下午你来找我，我们必须一块办。”

何塞点点头，表示遵从。

“你敢面对一切不测风云吗？”

何塞再次点了点头。

“好极了。你真不负我对你的期望。遇到困难的事情，要把外交手段和果敢精神结合起来……你应该好好记住这一点。我们家办事一向如此：谨慎而果断。总督阿隆索·德·雷沃亚尔先生是我母亲家系的一位先辈，他在当时和美洲战争期间曾是第一流的外交家，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勇敢精神；有时，他显得胆大妄为……”

“您说我什么时候去找您呀？”何塞问道，他怕绅士离题太远。何塞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费尔南多先生常常这样。

“吃完饭……一点钟。”

“好吧，我先走一步，费尔南多先生……；我还要去补渔网……”

“好，好；再见。”

何塞按照约定的时间，一点钟到了费尔南多先生住在那里的这个小店。过了一会，两个人一同出来，顺着大街往海滩方向走去。还没到海滩，费尔南多先生就在一幢比邻近的房屋较为考究的房子前面停下来。

“站住，我们进去。”

“到希普利亚诺先生的家里去干吗呀？”

“对，到希普利亚诺先生家去。”

费尔南多先生叫了门，问是否可以见见治安法官先生。出来开门的老太婆——法官的妹妹——说他正在睡午觉。费尔南多先生一再坚持要见，说是有急事。老太婆满脸不高兴地嘟哝着，她哪里认得出费尔南多先生的高贵身份。最后，她进去叫醒了她的哥哥。

我们已经有幸在师娘的店子里认识了这位希普利亚诺先生了。尽管他显得惊奇，但还是亲切地接待了他们。

“有什么事吗，费尔南多先生？”

费尔南多先生从破旧不堪的燕尾服兜里掏出一张纸，象个学者似地慢慢将它打开，然后严肃地递给法官。

“这是什么？”法官问。

“是埃莉莎·维加小姐的呈文，她要求摆脱母亲的管束，并按照法律得到保护，准许她结婚。”

希普利亚诺先生向后退了几步。

“什么？……小埃莉莎……师娘的女儿？”

费尔南多先生点点头作为回答。

治安法官急忙从桌子上拿起银丝眼镜戴上阅读呈文。希普利亚诺先生看了好长时间，因为他识字不多，一辈子都只能慢条斯理地。在希普利亚诺读呈文时，何塞一直焦虑地盯着他。费尔南多先生则漫不经心地用手抚摸着那长长的银白色的唇下胡。

“没想到是这样的事情！”法官最后抬起头，感叹地说。“说实话，我不得不坦率地说，我感到遗憾……因为不管怎么说，师娘和她的丈夫是我的朋友……他们将会大为不满……这呈子是您写的吗，费尔南多先生？”

“合乎要求吧，法官先生？”费尔南多先生庄重地说。

“合乎，先生。”

“那就行了；没有别的可说了。”

希普利亚诺先生脸色变得煞白；过了一会又满面通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这么敏感的人。人家看他一眼也会伤他的感情；说句话，也会使他发神经。他认为费尔南多先生是在委婉地教训他，于是马上变了脸。

“费尔南多先生……我不想……这些话……我觉得……”

“我本来不想惹您生气，法官先生。我只想在官员面前表明我缄默不语的权利……另外，您又是我的老朋友，我一向高兴向您伸出援助之手。您在陛下的军队里效过劳，这一点足以使您得到所有出身高贵的人的崇高敬仰。”

费尔南多先生说这些话时的声调和神态同古代贵族对平民百姓讲话时的声调和姿态可能不差丝毫。那时平民百姓同贵族商讨政府大事时，贵族总是这样说话的。但是，希普利亚诺先生并没有发现这些非常古派的举止和风度，他非但没有更生气，反而突然平静下来。

“谢谢，费尔南多先生……，非常感谢。由于我对那一家人那么尊重……”

“我也尊重他们。但是，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埃莉莎想和这个小伙子结婚。她妈妈毫无道理地横加阻拦……；可能是因为嫌这小伙子家穷……，也可能因为（这一点我没有十分把握，只是一种推测）不想把已故维加的遗产交出来，她在用这笔遗产作生意赚钱。没有别的办法，姑娘只好求法律保护，所以便写了呈子。”

“很好。现在应该做的是，我要去问问姑娘，看她是否同意

这上面的要求。如果同意，我们就把她保护起来。”

“那么，什么时候？”

“今天就办……今天下午，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下午，法官先生，”何塞提醒说，“那会弄得全村人都知道的，会闹得满城风雨……如果您可以等天黑下来再去……”

“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对我都一样。但是，我必须提醒你，书记官应该在场，而今天他去佩尼亚斯科沙了。”

“特莱斯弗洛先生天黑前会回来的，”费尔南多先生说。

“那好，我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了。天黑时我等你们。”

“那么，希普利亚诺先生，”费尔南多先生躬下身子严肃地说，“我希望刚才的事情一点也不要泄漏出去……”

“您这是什么意思，费尔南多先生？”法官问道，他的脸又变得煞白了。

费尔南多先生慈祥地笑了笑。

“您完全不必生气，法官先生……您是品德高尚的人，不需要我对您解释为什么要保守秘密。我只是说我们需要尽可能小心谨慎，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用意，不走漏风声。”

“这是另一回事，”希普利亚诺先生说，他放心了。

“那么我们就这样定了，天黑后您等我们，对不对？”

“是的，先生。”

“好，再见。”

法官把手伸给第三等级^①的代表。

“再见，费尔南多先生；再见，何塞。”

^①西班牙以前的法庭由四个等级的人组成，第三等级是骑士。这里指费尔南多先生。

那是一个炎热的繁星密布的八月之夜。天一黑，费尔南多先生、特莱斯弗洛先生（几分钟之前，他恰好回来了）和何塞再次去法官家里。特莱斯弗洛先生一个人上楼去，贵族先生和渔夫在门外等候。过了一会，希普利亚诺先生出来了，他拄根金柄带流苏的手杖，稍远一些跟着法庭书记官。四个人小声互相寒暄之后，悄悄地顺着街朝老师家走去。

名家酒店，象往常一样，这时仍然顾客盈门。从敞着的店门里射出灯光，传出乱哄哄的令人厌恶的嘈杂声和喧闹声。我们的朋友们只有快些离开那个地方，以防被人看见。可怜的何塞吓得浑身筛糠。他，在大海的恶浪怒涛面前是那样的泰然自若和毫不畏惧，而现在当想到师娘受到嘲弄会如何暴跳如雷时，却感到心脏一阵阵地紧缩着，双腿直打弯。他曾多次想逃开，只让那几位先生完成他们的任务。可是一想到埃莉莎需要他去助威时，便放弃了那种打算。可怜的姑娘那时怎么样？想到这一点，何塞就浑身有了力量，继续跟在三位老人后面静静地走着。

当来到师娘家门前时，法官停住了脚步，尽量压低声音对另外几个人说：

“现在我只带特莱斯弗洛先生进去。费尔南多先生，您和何塞在门旁等着，看看是否要给姑娘打打气。”

渔夫从心底里同意，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根头发也会把他勒死的。希普利亚诺先生和特莱斯弗洛先生撇下了费尔南多先生和何塞，店里的灯光照亮着他们，他们进去了。何塞十分惊恐，又浑身颤抖起来。

十四

同每天一样，天一黑师娘的店子里就聚集了一些渔民和女人，他们十分仰慕伊莎贝尔夫人的富有和显贵，甘愿对她“俯首称臣”。在场的还有渔业官员和贩卖咸鱼的马拉嘎特利亚人。店子里很安静，可敬的克劳迪欧先生坐在柜台后边的一张旧牛皮靠椅上，借着油灯光亮正在大声地念一本满是污垢和油渍的书，大家洗耳静听。

冬日的夜晚他们习惯以读小说作为消遣。特别是女人们，她们非常喜欢听那些曲折复杂的悲剧式的故事。每次讲的故事都很悲，否则酒客们会感到厌倦。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由于耐心等待和温柔多情，又将丈夫重新吸引到自己的怀抱里；一个弃婴的历险记，那孩子原来是一个公爵或什么名门望族的儿子；一对情人的遭遇，命运使他们多年不幸。在罗的耶洛村有二三十本这样的小说，虽然在村子里已传阅了多少次，书页上的油渍越来越多，但每次都受到同样的欢迎。每本书的结局都是团圆式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克劳迪欧先生很容易被书中的悲剧故事所感动，常常为之流泪；他在患感冒时，总是让别人代读，以便稍稍休息一下脑袋。

现在他手中拿的小说叫《玛克罗维亚和弗德里克》，或者叫《蒂罗尔矿区》。写的是两个情人屡遭不幸的动人故事。他们出身贵族世家，由于父母严厉，不得不自食其力。弗德里克和玛克

罗维亚偷偷的结了婚。姑娘的父亲是个亲王，脾气暴躁，对他们进行迫害。两个人逃走了。弗德里克进矿当了小工，年轻的妻子以可敬的勇气一直跟在他身边。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孩子，遭受了数不尽的不幸和欺凌。最后，亲王心软了，为了使他们的种种不幸得到补偿，隆重地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宫殿。女人们，甚至男人们都完全被这本小说吸引住了，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最后的结局。

不时有个女人以哀伤的语调喊道：

“唉，我的可怜的姑娘，她受了多少苦呀！”

大家都对小说的女主角表示同情。

伊莎贝尔夫人和平时一样，坐在柜台后边，靠着她忠实的丈夫做针线活。她好象对那对年轻情侣的不幸遭遇无动于衷。埃莉莎也坐在那儿做针线活，但是她不时地找各种借口从椅子上站起来，显得惶惶不安，这当然引起了机灵的师娘的注意。

“喂，孩子，今天你有点坐立不安呀！”

不是坐立不安，而是害怕，可怜的埃莉莎吓坏了。她有多少次后悔不该对何塞的恳求让步！想到那天晚上要发生的事情，她浑身直打冷战。心在胸口怦怦地跳得那么厉害，她真奇怪为什么别的人没有发现。她已向上天诸神做了祈祷，许了愿，如果将她从那窘境中解救出来，她要敬献各种贡品。“我的上帝！”她一个劲儿在心里这样叨念着。“他们可别来！”她时刻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门口。伊莎贝尔夫人发现有时她脸上毫无血色，有时又红得象虞美人。

“喂，埃莉莎，你病了……”

“是的，妈妈；我不舒服，”她说，看到有机会溜掉很高兴。

“那你就回房间睡吧；可能是感冒初起。”

这正合姑娘的心意，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飞快地从店铺的后门走掉了。她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上爬，仿佛在逃脱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一回到房间，却一下子愣住了，她听到了希普利亚诺先生在下面店子里的说话声。

果然，那当儿希普利亚诺先生和特莱斯弗洛先生走进了店子。

“晚上好，先生们。”

“晚上好，”大家回答。

师娘非常惊异，因为特莱斯弗洛先生和她一直过不去，已经好久不来店里了。大家稍显得有些发窘地沉默了一会，希普利亚诺先生客客气气地问道：

“小埃莉莎呢？”

“刚上床休息去了，她有点不舒服，”伊莎贝尔夫人说。

“可是我想和她说两句小话，”法官说，他总是用缩小词。师娘脸色变得煞白，十分难看，因为她猜出了客人的来意。

“好……我把她叫来，”她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

“不必劳驾您了；如果她没睡下的话，我自己上去。”

“如果您同意，我们一块上去……”

法官伸出一只手，好象要阻拦她，说：

“请您允许我，伊莎贝尔夫人……我们要谈的事情是秘密的……只有特莱斯弗洛先生可以跟我一块上去。”

师娘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希普利亚诺先生脸色有些红了。

“我很遗憾，太太……不过，必须……”

为了不再看老太婆的凶眼，他匆忙上楼去了。书记官跟在后边。

可敬的克劳迪欧先生被这一莫名其妙的场面惊呆了，不幸的《玛克罗维亚》从他手里掉到地板上，他也顾不上拾起来。他看看他的老婆，眼睛瞪得象铃铛，如果说眼珠没有从眼眶里掉出来的话，那是因为上帝显了灵。师娘愣愣地呆在那儿，好象一下子被希普利亚诺先生钉在了地板上。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法官刚才走出去的房门。

“好了，”她最后咬牙切齿地说，双手抚摸着脸庞。“姑娘想心事了。得赶快把她嫁出去。”

“怎么嫁？”克劳迪欧先生问道。

女人鄙夷不屑地看了他一眼。在场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很诧异。伊莎贝尔夫人转身对他们说：

“怎么？你们都还不知道？……事情已十分清楚：寡妇的那个无赖儿子缺钱花了，要把埃莉莎弄走。”

何塞把这些话听得一真二切，仿佛被刺了一针似的哆嗦了一下。费尔南多先生为了使何塞沉住气，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上。但是，费尔南多先生本人也远远不是心安神定，尽管他沉着脸捋着那长长的白色唇下胡，但看得出是故作镇静。

“我以为，”一个顾客说，“那事早就吹了哩。”

“表面上是吹了，”师娘答道，“可你们已经看见了，那个小酒鬼变着法儿讨我女儿的欢心。”

“但是，这是因为埃莉莎不听话，得好好教训教训她，”克劳迪欧先生跳了起来，“我要把她锁在酒窖里，关上半个月，只给她面包和水。”

“我得把你这个蠢驴关到圈里去，”伊莎贝尔夫人说，她把无法抑制的愤怒发泄到丈夫身上。

“老婆子！……那么严厉……你要干什么？……我看这会儿你是气糊涂了。”

老师高喊着这些话，满脸怒气，同时也是满脸惧色。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象一条哈巴狗，虽然这么说很难听。

他老婆根本不理睬他，依然故作镇静地说着：

“好啊，寡妇这下子可心满意足啦！……她得高兴高兴啦；不然，说不定那会儿又要昏过去啦！”

“可是，谁不说埃莉莎是个好姑娘呀！……”一个女人大声说。

“他们把我那可怜的姑娘弄得昏头昏脑，”师娘说。“她以为这个家里金钱堆成了山，而且都归她所有……她和她的情郎真是作美梦！让他们空欢喜一场吧！”

“伊莎贝尔夫人，”法官先生这时已走下楼来，说。“埃莉莎提出要求法律保护，她要结婚，而且刚才在呈子上签了字……我只好批准了。对于给您带来的不悦，我实在遗憾……但是，法律……我不能不……”

师娘死死地看了法官一阵子之后，撇撇嘴作了个轻蔑的表示，说：

“您不必难过，希普利亚诺先生，太难过会生病的。”

这位敏感的法官立刻涨红了脸，说：

“夫人，您要注意是在和谁讲话。”

“是和面包老板娘佩巴的儿子说话。”她一边低声地说着，一边背过身去。

确实，希普利亚诺上尉是一个卑贱的面包老板娘的儿子，是从列兵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不是那种要隐瞒自己出身的人，他并不为出身贫贱而感到脸上无光。但是，师娘说那些话的轻蔑语

气却深深地刺伤了他，使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嘴唇动了几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最后才猛然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住嘴！你这个脏嘴婆子……我对上帝发誓，我非把你送到监狱里去不可。”

师娘没有回答，无疑她害怕气恼了法官真的会那样做；她只是对她的顾客笑了笑。

希普利亚诺从痛苦的感情中恢复过来，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摆脱了出来。他用命令的语气说：

“好吧；……您指定个人，在您女儿被法律保护期间负责她的事情。”

师娘转过头去，又鄙夷地看了看他，然后面对她的女友们唱了起来：

“跳呀跳，孩子们年纪小。”

看到这情景，希普利亚诺先生更为严厉地说：

“特莱斯弗洛先生，您过来……马上记下来，伊莎贝尔夫人不想指定人，在法律保护期间将她女儿放在别人家里。”

希普利亚诺先生下了这道命令之后便步出了店子，朝院子门那里走去。埃莉莎躲在门洞的暗影里，吓得直发抖。希普利亚诺先生和她说了几句话之后，又返了回来。

“我运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力，指定拉斐腊·莫兰夫人，也就是埃莉莎的教母做她的保护人，在法律保护期结束之前，埃莉莎的一切由她负责。”

特莱斯弗洛巧妙地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渔夫们和女人们开始安慰伊莎贝尔夫人，而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七嘴八舌地议论不休。他们已不再感到惊奇，而是喔 嚟呀呀地吵着，弄得店子象个

鸡窝。

“可是，这个姑娘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呀！”一个人说。

“说来说去，这件事该怎么办呀？……还是要冷静对待吧，伊莎贝尔夫人……”说话的这个老妇人对师娘的苦恼根本不感到难过。

“如果我处在您的地位，”另一个女人说，她更不感到难过，

“我才不去生气哩！……姑娘不是要离开家吗？……谢天谢地，让她走好了！……把她的东西给她，我们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师娘气忿忿地扫了她一眼。那位老妇人的嘴角淡淡一笑。她懂了，她的话触到了师娘的痛处。

“糟糕的是这开了个先例，克劳迪欧先生，”马拉嘎特利亚人说。

“您说得对：开了个先例，开了个先例！”克劳迪欧先生高举着双手，望着天花板喊道。

“我早就看出埃莉莎有什么秘密的事情，”一个上了年纪的渔夫说。“在去圣埃斯特万山的路上，我两次看见她和费尔南多·德·梅依拉先生谈什么。我还发现，他们一望见我，就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分开了。”

“我也遇到一件事，”渔事官员说，“一天下午我去佩尼亚斯科沙，离开这里刚过半海湮的时候，看见费尔南多先生正在和埃莉莎热火朝天地交谈，那时拉蒙·德·拉普恩特的遗孀刚刚同他们分手。”

“我看这里面一定有梅依拉大家族的哪位先生插手！”师娘高声说。

听到那句粗野的侮辱，费尔南多先生再也忍不住了，他象旋

风似地一下子冲进了店门，面无血色，双眼迸出火星。

“您听着，不要脸的东西！您在谈到梅依拉家族之前，要先找块布把嘴好好擦一擦！”

“我就是说了你怎么样？”师娘大声说道，同时发出一阵刺耳的大笑。“穿露肉裤子的侯爵来了！”然后她又面对费尔南多先生讥讽地补充说：“侯爵先生，您干这差事，人家给了您几块面包呀？”

顾客们笑了起来。可怜的绅士被击败了，脸上露出了沮丧的神气。他的怒气一下子涌上喉咙，简直要把他窒息了。他知道自己斗不过那个不知羞耻的泼妇，面色煞白，抽搐着走出了店铺。师娘看到她的对手败阵而逃，跟在后面喊道：

“喂，你这个穷光蛋，大概人家喂饱你的肚子，拿你当挡箭牌，是不是？滚开，别再回来，老色鬼，吃白相饭的，骗人的家伙！”

梅依拉家族的这位高贵绅士听到背后那连珠炮似地射来的谩骂，回转身来，挥舞起了拳头，鼓足劲儿问道：

“那么就没有人拿块烙铁烙这个下贱女人的舌头吗？”

说到这里，他一定想起他的祖辈怎样对那些骄横村民施加残酷的惩罚了。然而，现在他这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只在店铺里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这时，特莱斯弗洛已经写完了。法官对师娘越来越恼火，他对书记官说：

“请您通知姑娘的母亲交出姑娘用的被褥和衣服。”

“我什么也不交，这家里的一切东西都是我的，”老太婆说，神情严峻起来。

“您告诉夫人，”法官转身对特莱斯弗洛先生继续说，“一

切事情将来再说，暂时请她按法律规定把属于被保护人的被褥和衣服交出来。”

“我说过了，什么也不交。

“那么，我们可要动手啦！”普希利亚诺先生勃然大怒，喊道。“喂，你们过来两个人给我做证人。”

他指着两个渔夫，叫他们随他上楼到埃莉莎的房间去。埃莉莎在门口哭泣着，胆颤心惊地听着妈妈——象野兽似地在店里走来走去——恶狠狠地骂她，骂她的未婚夫，骂她未婚夫的全家人。

过了一会，希普利亚诺先生走下楼来。

“埃莉莎，你跟我上去，告诉我哪些是你的衣服。”

“我对天发誓，法官先生！放开我，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什么也不拿！……”

希普利亚诺先生考虑到姑娘的痛苦和懦弱，也就不想坚持了。他到大街上找来了何塞，把他带到楼上，让他把埃莉莎的被褥和衣物扛走。然后把埃莉莎从门厅里领出来，让她站在自己和费尔南多·德·梅依拉先生中间，几个人一起向女保护人埃莉莎的教母家里走去。书记官和一些围在店铺门口看热闹的女人和渔夫跟在后面。何塞走在前面，扛着那称心的行李小跑着。

十 五

法律确定的等候父母作出最后决定的三个月期限已经过去。这三个月不象预想的过得那样满意。埃莉莎在女保护人家里心

情不快。她的教母是个自私无礼的老太婆，整天和鸡狗猪猫吵吵嚷嚷。这个习惯了吵嚷和不时祈祷的老太婆，很快便把她的教女也看成了一头家畜，把对鸡狗猪猫那一套也拿来对待她。有时直接地，有间接地，她总是说自己对埃莉莎做了好事，为此姑娘答应她，一旦家产转到她手里就酬谢她。另外，埃莉莎对同母亲闹翻这件事感到十分痛苦，深为负疚，常常哭啼。她不止一次地想回家去跪在伊莎贝尔夫人脚下求她原谅。一个心地善良、性格朴实的姑娘，在这种时刻有这样脆弱的表现是很自然的。何塞用满怀激情和温柔体贴支持着她。

埃莉莎几乎不出门，只在天黑她的未婚夫从海上回来时，当着教母的面和他谈上三言两语。那位女保护人对他们寸步不离，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她的教女，毋宁说是阻挠他们的谈话。他们三人只是偶尔沿着偏僻的山路散散步，这样不会有人看到他们。天真无邪的姑娘以为她的行为在罗的耶洛村会让人说三道四，遭到众人的谴责。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村里人，不管是谁，都觉得埃莉莎的决定是有道理的，为她这样做大为高兴。而师娘则受到人们的普遍憎恨。

有一件事使埃莉莎和何塞都感到伤悲，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把埃莉莎保护起来以后的不几天，梅依拉家族的费尔南多先生就从罗的耶洛村失踪了，他没有向任何人告别，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为了寻找他的下落，人们四处打听，但毫无结果。何塞心里很不好受。费尔南多先生借给了他一万雷阿尔的钱，这次金枪鱼汛他恰巧积攒了近三千雷阿尔，正准备马上还给他。何塞想——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的——阿纳格列托先生买房子付给费尔南多先生的一万四千雷阿尔，他实际到手的那些

钱可能已花得差不多了。善良的绅士帮了他那么大的忙，如今却由于饥寒交迫，又拉不下脸求他帮忙，可能已背井离乡了。一想到这一点，何塞简直难过得象疯了一般，他亲自千方百计到各处寻找，为此放下了手中的活，不出海打渔。他在周围村子里跑了四天，还去了省里几个偏远的地方寻找，到处打听询问，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地回来了。他难过极了。

那一年的金枪鱼汛和前一年一样好。何塞向比斯开的一个船商买的渔船整个夏天都干得很好。象以前一样，船工里还是有爱开玩笑的贝纳多和可怕的“海盗”；水手们都十分高兴，这不仅仅因为挣钱多，而且也因为能朝夕和全村人敬慕的可怜的何塞相处。现在他们的厄运即将过去，幸福的日子就在眼前。在船上，仍然和本书开始讲到的一样，没有很大的变化。贝纳多和同伴们，特别是和“海盗”开玩笑，用拴石头的那种玩笑逗趣取乐。何塞当然也不会被放过的。贝纳多常常问他：

“小伙子，我什么时候看到那出喜剧呀？你看，喜剧演员都要走了。”

大家都知道那说的是什么意思。想起何塞的许诺，人们都笑了。去年何塞答应他们在他结婚那天，给大家钱去萨里奥看一场戏。和以往唯一不同的是，这一年沙丁鱼特别多，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当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到远海去捕捞金枪鱼时，老年人驾着小渔船靠近岸边打鱼。他们上午和下午回来时，常常是鲜鱼满舱。只几个月功夫，大量的金钱就流进了罗的耶洛村。腌鱼工厂一天二十四小时开工。大街上到处是做买卖的马拉嘎特利亚人和装满鱼桶的大车。富饶杯突然落到了罗的耶洛村。象以往这种情况一样，人们不是留出一部分钱等到困难时用，而是在酒店里和市

场上喝光花光。渔夫们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积蓄。他们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由于时刻生活在危险之中，便只管今朝有酒今朝醉，哪里能象农民一般节衣缩食，细水长流。他们劳动繁重，生活愁苦，急切希望借酒浇愁，痛痛快快地高兴一阵子。

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了，有限的好日子到头了。金枪鱼汛结束了，沙丁鱼汛也接近尾声，渔船要闲下来一段时间，等着打鳕鱼和鳗鱼。在这段清闲的日子里，水手们依照自己的习惯，有的整天泡在酒店里，有的三五成群地到海边散步，遥望水平线上的帆船，热烈地议论着。在这些日子里，他们坐吃山空，把夏天挣得的满口袋的钱花个分文不剩。

但是，冬季的鱼汛并不景气。当渔夫们开始出海打鳗鱼和鳕鱼的时候，十有九天是空船而归，或者打到的只是寥寥几条鱼。另外，有好几次遭到了西北风的袭击，他们感到不安起来，于是，停止了出海，等待合适的季节去打海鲑。十二月的天气比十一月更加恶劣和变幻莫测。但是，除了出海打渔别无他路，人们不能眼看着被饿死，也不愿到外村去讨饭求乞——万不得已才这样做——所以，只好去打鳕鱼。尽管人人提心吊胆，明明知道任何不测之事随时都可能发生。天气越来越糟糕。也曾有几个晴朗的日子，他们从而产生了天气转好的希望；可是，顷刻之间老天爷就变了脸，乌云滚滚，狂风大作。村子里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使他们更加疑神疑鬼，忧心忡忡。据说，一个男童接连几夜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划着一条渔船离开海岸，过了两三个小时船返来时，上面没有人。这件事在村子里，特别在女人中间引起的恐惧是难以形容的。男人们当然愁眉苦脸，心中打鼓，但他们只是掩饰起来，不叫别人看出来罢了。

全村笼罩在一片忧愁之中，埃莉莎和何塞的忧愁不比别人轻些。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向他们袭来，使他们的伤悲更增一层。传来确切的消息说，有人发现费尔南多·德·梅依拉先生死在了去莱昂山的一条山间小路上。村里人推测，可能他又象往常那样夜里去借钱，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但是，也有人忘记了尊敬的维亚普拉纳的修道院院长，托罗法院的审判官，意大利议院议长和墨西哥皇家法院的审判官，竟说费尔南多先生是去讨饭，饥寒交迫死在了路上的。随便怎么说吧，反正全村都为他的死感到悲哀，因为大家都很爱慕他。埃莉莎伤心痛哭，如丧考妣；何塞一连几天心乱如麻，低头不语。最后，要筹备婚礼了，两个人才算止住了眼泪，不再去思念费尔南多先生。他们原来打算十二月初结婚，但是没有如愿以偿，因为神父制造了一些困难，有待克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找到房子。何塞说什么也不肯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知道妈妈的脾气，埃莉莎肯定会遇到不快的事的，尽管妈妈已经从心底里喜欢上了她，结果，婚礼推迟到新年举行。对热恋中的情人来说，婚前的那些日子本应该十分甜蜜，可现在却不然，大伙都处在愁云惨雾之中，整个罗的耶洛村到处都是一片忧凄。

天气如此恶劣，渔民们提心吊胆过日子。船老大们凑到一起，商定每天夜里出三个人守夜，密切注视大海和天气的变化，并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把人叫醒出海。另外，由于一般说来都是天亮之前就出海，还决定：首先出海或在前头开路的渔船要在船头点燃灯火，遇到继续向前航行有危险的时候，便发出信号，通知别的船及时返航回港。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事情发生的前两晚，轮到何塞和另外两个人值班。他们看到天色不好，不想通知村里

人出海。但是，由于好几天没有出海打鱼了，人们已开始饿肚子了，所以有些人在酒店里便背后议论何塞他们的决定。第二天，天气稍微好了些，但仍然没有转晴。夜里，另外三个船老大守夜，他们犹豫了半天，不敢决定是否通知何塞，因为天色很少这样阴沉难看过。然而，最后他们想到人们都在忍饥挨饿，害怕别人背后议论，于是通知出海。

何塞是最早到海边的人之一。

“啊唷，圣母玛丽娅！太荒唐了！”他看看天空喊道。“这样的夜晚怎么能出海呀！”

但是，何塞想到曾经过于谨慎地没有让同伴们出海，现在又过于鲁莽地断然拒绝出海似乎不合适。最后他还是不声不响了，在同伴的帮助下，把渔船推下水去。他的船离海水最近，一下子便漂上了水面，首先做好了出发准备。船工们也上了船，马上划了起来。渔工比夏天要多，这是经常有的事，因为冬天人们没有别的活可干，又兼海上经常无风，渔船上需要相当多的人划桨。何塞的船有十四个人。

他们离开渔港一海里以后，何塞吩咐升帆。阿斯图利亚斯的渔船总是装五张帆，按照大小顺序是：中帆，船首斜桅帆，备用前桅帆，前桅帆和“涂圣油”帆；这几面帆，根据风力的大小，以多种方式结合使用。“涂圣油”帆是最小的一面帆，之所以取这个可怕的名字，是因为只有在船要遇难时才升起它。

“升哪面帆，何塞？”一个人问道。

“前桅帆，”何塞闷声闷气地回答。

水手们将船首斜桅帆放到中间，前桅帆放在船首，因为那便是何塞吩咐的意思。

夜，黑漆漆的，但并非阴云密布。天空有时变得晴朗。黑色的云团急速地滚动着，这清楚地表明，高空已经刮起了飓风，尽管下边风还没有刮大。何塞对此极为不安，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天空。大家也一声不吭，心情十分沉重。寒冷冻木了他们的手，掩饰不住的恐惧使他们的舌头僵硬。他们不时望着天空，云彩更加急速地奔驰着。茫茫的大海真是令人担心。

他们这样航行了一刻钟，直到何塞大喊一声，突然打破了寂静：

“……这纯粹是胡闹！今天连狗都不会出海！”

三、四个水手急忙说：

“你说的对。”

“这种鬼天气！”

“猪才喜欢这样的天气哩，我们人不喜欢。”

“何塞，”一个水手最后说，“为我们大伙着想，不要往前走了……如果你同意的话，那就回去吧……”

何塞没有回答。又沉默了几分钟，最后猛地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

“小船工，把那灯笼点着……调转船头！”

小船工点着灯笼，面带喜悦地将它放在船头。水手们操作起来，他们也很高兴，尽管没有表露出来。

渔船开始抢风驶回罗的耶洛村。他们立刻看到远处渔船也都有一个接一个地点着了灯笼。这说明渔船都看到了信号，要返回渔港了。

“实在没有办法！”一个人说。

“今天哪有人愿意出海呀！”另一个人附和说。

“可是，尼科拉斯和托里维欧那两个笨蛋为什么叫出海呢？”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船一边往前行驶，船工们一边交谈。但是，过了一会儿，何塞发现侧面有个船影正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顺风驶过，船上没有点灯。

“停住，小伙子们！”何塞吩咐说。“怎么这样蛮干？那条船上哪儿去？”

“问一问。”

船老大站起身来，用手做个话筒喊道：

“那条船上是谁呀？”

“有什么事，何塞？”另一条船的船老大听出了他的声音，回答说。

“你到哪儿去，赫尔梅内希托？”何塞问道，他也听出了那个人的声音。

“到浅海去，”那人尽量靠近些说。

“可是，我点着了灯，你们为什么不点着呀？”

“嗨，我对这些人很了解。他们跟着你点上了灯，压根儿却不当一回事，天亮时所有渔船都会停到浅海上去的，你敢跟我打赌吗？”

“这些该死的东西！”何塞不禁私下里喊道，转身对船工们说：“再调转方向，……说不定哪一天这些死到临头也不顾的人要遭殃的……”

水手们很不高兴地服从了命令。

“我不是和你说过多次了吗，何塞，这个村子里，如果一个人是独眼龙，那么他的邻居也非得变成瞎子不可，”贝纳多说。

船老大没有回答。

“可笑的是，”另一个人说，“这些蠢驴还想自欺欺人哩，把我们每个人都累得半死不活。”

“天亮时我们见了面，大家又都会发笑的，”第三个人说。

“你们会看到，如果有一天出了事，”何塞说，“肯定会有人埋怨我们的。”

“事情总是这样的，”贝纳多假装严肃地说。

说完这些话后，船上又阒然无声了。水手们郁闷地看看天边。船老大仔细地察看着天色，尽管天空偶尔象是大放晴天，但他还是越来越显得不安，因为天空很快又被乌云遮住了。不过，风只在高空猛烈地刮着。天快亮时，这里的风停了。黎明的曙光很少这样凄怆和暗淡。阳光要穿过层层云翳才吃力地照射出一些光线来。

他们到达浅海的时候，果然看到几乎所有罗的耶洛的渔船都在那儿抛下了网绳在进行垂钓，各船相距不远。他们降下船帆后也放绳钓鱼。过了两小时才钓到几条海鲷。十点左右，天空更阴暗了，接着下了一阵暴雨，刮起了一阵小风。过了半小时，又是一阵暴雨，风力也加大了。这时，有几条船收起了渔具，升起了船帆，拨正船头向岸边驶去。别的船也先先后后这样做了。

“要知道这样出海，我们就不需要带什么干粮了，”何塞的一个同伴一边说一边拉长脸把帆角拴到船头。

他们这时离海岸大约还有十一、二莱瓜远，向海岸靠拢还没走上两海里，就看到西边的天空阴得象锅底一般了。天黑得那样厉害，水手们都惊恐万状地对视着。

“我的妈，你们看看那边！”一个人喊道。

出于提防，何塞一开始就吩咐升起备用前桅帆，也就是说，同时升起了中间的前桅帆和船首的备用前桅帆。他目不转睛地看

着西边的天空。黑压压的云层急速地涌过来。当他脸上感觉到暴雨来临前的凉风时，急忙站起身来大声喊道：

“把帆脚索和帆绳全松开！”

水手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危险临头，但还是赶忙照何塞的吩咐做了。船帆沉重地落在了船板上。帆降得是那么及时，刚刚降下，一阵狂风便从桅杆中间呼啸而过，船身被吹得直晃。水手们朝何塞看了一眼，那是感激和信任的表示。

“真不简单。你竟然嗅到了那股可恶的狂风！”一个水手说。

但是，他们向大海望去时，发现一条渔船沉没了。水手们又把脸转向何塞，脸色象死人般苍白。

“看见没有，何塞？”一个水手用嘶哑、颤抖的声音问道。

船老大闭上双眼，表示已经看见。但是，站在船首的小船工一看到发生的事情，大声地哭叫起来。

“圣母玛丽娅！我们怎么办呀？我的妈，我们怎么办呀？”

何塞冲着这个小伙子，眼里冒着怒火，喊道：

“不要喊叫，蠢猪，不然我马上把你扔到海里去！”

小伙子惊住了，不再喊叫。

“把备用前帆拿到中间来，‘涂圣油’帆放在船首，何塞指挥着。

大家立刻都照办了。何塞时刻注意着不离开回返罗的耶洛村的航线，想尽早赶回渔港。渔船飞速地航行起来，因为风势很大，而且愈来愈猛。没过多久，大海便掀起了惊涛骇浪，或者叫“风海”。他们的视线被挡住了，再也看不见其他船只的航向。顷刻间，大雨瓢泼似地下了起来。船上灌满了水，使他们吃了苦头，好几个水手只好一刻不停地往外淘水。但是，何塞更担心的是狂

风。风向变化无常，好象专门和他们作对一样。只要稍不留心，肯定就会船翻人亡。又有两次，何塞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不得不立即降下船帆。最后，看到再也无法升双帆航行，便吩咐只升“涂圣油”小帆。水手们惊愕地望着他，有几个人在船上操作时双手颤抖着。

“升满帆，快！”何塞说，由于喊叫，声音变得嘶哑了。“我们进不了罗的耶洛港啦。到萨里奥去。”

“我看萨里奥也去不了啦，”一个老水手悄声地反驳说。

“不要泄劲，小伙子们；鼓起勇气，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船老大把话说得很有力。

在他们不再坚持进罗的耶洛港、而调转船头顺风航行以后，不大担心风的威胁了，特别是船帆那么小，就更放心了。

但是，海水这时使他们十分恐惧起来。波涛在昨晚上涨的海水推波助澜的情况下，真正变成了一片恶浪，汹涌澎湃，令人望而生畏。浪涛一个接一个猛烈地打在船尾上，最后他们不得不抢风航行，让船舷朝着浪涛打来的方向。否则，渔船马上便有沉没的危险。水手们仍然不停地往船外淘水。水势愈来愈汹，浪涛越来越高，船不时地被波峰盖住，又奇迹般地从波谷钻出来。一个浪头打来，夺走了船舵。何塞急忙拿来备用舵；但是，他刚要安放时，一个浪头又把这舵从他手里夺走了，船上涌进来好多水。

小船工又哭着喊道：

“我的妈呀，我们算完了！”

何塞把留在船板上的舵柄扔过去，打在他头上。

“别叫唤，混蛋，不然我打死你！”

看到几个同伴脸上露出恐惧表情，何塞恶狠狠地瞪了他们一

眼，说：

“谁要再喊一声，我拧断他的脖子！”

他这样严厉是应该的。如果大家都吓呆了，稍微停住一会不往外淘水，渔船就必定沉没。

何塞将一片船桨安在船尾当船舵使用。如果所有船帆都升着，用船桨是无论如何掌握不住的；但是，现在只升了一面小帆，费了好大劲儿总算把船稳住了。每一个海浪打来，船里都要灌进很多水，就是一个人不住地淘，淘上一阵也无法淘完。所以船里总是积满着水，几乎没到膝盖。何塞不断地喊着，但是已经没有什么力气了。

“淘水，小伙子们，快淘！加油，小伙子们！……快淘，快淘！”一个浪头打来，把贝纳多的贝雷帽卷走了。

“他妈的，”贝纳多气愤地说，“马上脑袋也保不住了！”

形势令人焦虑。尽管大家努力掩饰，可仍然是个个惊慌失色。看看大家很快就要精疲力尽了，何塞于是说：

“伙计们，这场暴风雨很凶；我们是不是求求罗的耶洛村的耶稣，让他救救我们呀？”

“对，何塞，”大家急忙同声回答，那急切的声音表明他们十分痛苦。

“那好，如果你们同意，我们许愿赤脚去作一次弥撒……但是，这必须要给我们增加勇气……不要害怕。加油，淘水！淘呀，小伙子们！”

许愿给了他们勇气，大家继续信心百倍地忙碌着。不一会就把船里的大部分水淘了出去，渔船渐渐地浮了起来。何塞这时发现中桅杆妨碍他们。

“把中桅杆拉倒。”他一边说着，一边亲自扑过去伸手拉桅杆。

但是就在这时，大家惊恐地看到一个巨浪向他们滚滚而来，这浪头高大如山，黑如山洞。

“何塞，已经没戏啦！”贝纳多喊道，并且蹲着等死了。

那个浪头是如此厉害，一下子把何塞打趴在船板上。舱里进满了水，几乎被水淹没了。尽管何塞被打得晕头转向，但还是猛然站起来，高声喊道：

“淘水，淘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十 六

罗的耶洛的情况怎么样呢？

为数不多的几条船按何塞发的信号做了，赶在天亮之前返回了渔港。船员们看到自己被欺骗，特别是在家里受到妻子嘲弄时，感到极为羞愧和悲伤。

“你们总是干傻事！什么时候才知道是在和谁打交道呀，我的老天爷？你看今天的海潮算什么啦……等着瞧吧！”

在这种情况下，船员们总是无话可说，承认女人们说得也有些道理，同时暗暗地发誓，下次决不再上当受骗，哪有什么不测风云呀！

但是，天放亮时，人们的看法开始改变了。海面上一片阴暗，

天空乌云翻滚，船员们不再对自己没打到鱼就返航感到惭愧了。当村子里里外外接着下起了滂沱大雨，西北风一个劲地升级时，有的船员笑盈盈地对他们的妻子说：

“你看怎么样？你愿意我现在还在海上，是吗？”

现在女人们没话好说了。第二阵西北风比第一阵更加猛烈，全村人霎时骚乱起来，男男女女一齐跑到岸边，并且冒着瓢泼大雨爬上了圣埃斯特万山。每个人的脸上都立刻浮现出恐惧和忧虑的表情，人们整个冬天由于迷信而深深感到的不安清楚地表露了出来。女人们用眼角瞅着老水手。老水手个个阴沉着脸。有几个女人扑过去问道：

“有危险吗，佩贝大叔？”

佩贝大叔眼睛盯着天边，回答说：

“不太妙……可是大海还没有说：‘我在这里’。”

但是，出乎人们的预料。大海立刻说了“我在这里。”狂风越刮越烈，暴雨越下越大。转瞬间，可怕的怒涛滚滚而来，开始涌到离海岸最近的“圣彼得遗骨”浅滩。不一会，也涌到了克巴宁浅滩，那是海湾另一侧离海岸最近的地方。圣埃斯特万山顶上的人群惊恐万状地看着大难步步逼近，几个女人放声哭了起来。不过，照领航员们看来，尚且不必悲伤。渔港畅通无阻。只要渔船不沉没（这是他们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使船避免沉没），就可以安全驶进罗的耶洛港。这时一个人说：

“海浪打来怎么办？来得及把水淘出去吗？”

“什么来得及来不及……好象我们从来没见过大海似的！哪里也不象我们这里的人，有点事就大惊小怪的，”一个脾气暴躁的水手说。

这个水手的话是那么铿锵有力，使得悲观失望的人哑口无言，女人们也平静下来了。可是，不幸的是，这位水手的镇静剂没有持续多久。没过几分钟海浪就涌进了托尔诺，这是另一个浅滩。

在圣埃斯特万小教堂附近有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农夫，航海工会委托他，发现险情时，不管白天黑夜都要点燃火堆报警。他每年以此获得一些微薄的报酬。这个农民虽然很少出海，却比任何一个领航员都更熟悉这个大海。他全神贯注观察了一阵大海，又犹豫了半天才从院子里抱出一捆干金雀花和荆豆秧，放在山顶点着了。这是给渔民们的第一道警报。

埃莉莎也在人群中，站在她的教母身旁，一看到篝火，心立刻提了上来。她想起了教堂司事老婆的可怕诅咒，所有沉睡在她心灵深处的悲惨预感和迷信的恐惧一下子都醒来了。尽管如此，由于羞涩，她努力控制自己；可是，她无法掩饰自己的焦急心情，开始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想听听水手们的看法。听了水手们的话，她呆若木鸡。

人们很少说话，但总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风卷来最后几颗雨滴，打在他们脸上。海水迅速上涨，在涌进了“圣彼得遗骨”克巴宁和托尔诺三个浅滩之后，离海岸不远的的一个浅滩也被淹没了。

“福拉达也漫水了！……马努埃尔，再点上一堆篝火！”一个水手喊道。

马努埃尔跑回家里，又抱来一捆荆豆秧，放在第一堆篝火上点着了。这表示大难已迫在眉睫。如果海上的人不赶忙进港，就有立刻被大海吞掉的危险。

“马努埃尔，海上有船吗？”一个姑娘问道，两道泪水泉涌般地从她面颊流下来。

“现在看不见；海浪大，遮住了眼。”

天边一片船帆也没有。守望的人一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足有好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的目光都盯着卡雷罗，那是罗的耶洛海滩的一块小空地，危险较少，每当大海发怒的时候，渔船都从那里安全地进港。埃莉莎感到额头上冒出了几滴冷汗，为了不跌倒，她紧紧地抓住教母。

这样过了一刻钟。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叫了一声，这痛苦的叫声比大海的咆哮低弱，但却比大海的喧啸凄惨。一道海浪刚刚排山倒海涌进卡雷罗，海滩变成一片白沫。渔港被封住了。

马努埃尔面如白纸，一句话也不说，他又去抱来一捆干柴，放在前两堆篝火旁边点着。雨已经完全停了，火乘风势，熊熊地燃烧着。

听到那叫声，埃莉莎浑身猛地颤抖了一下。一股突如其来的难以抗拒的力量促使她离开人群，飞快地走上了松林间的小路。她穿过空无人影的村庄，踏上通向教堂的大路，急急忙忙，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教堂门前。她停下来喘了口气。接着便划了个十字，双膝跪下，爬着进了教堂中殿，到了主祭坛前；可是，她没有在那里停下来，而是从右侧绕过去，开始艰难地沿着通到耶稣神龛的螺旋形楼梯往上爬去。这是忏悔楼梯，每一台石阶都被虔诚信徒的膝盖磨损了。当埃莉莎爬到上边时，双腿鲜血直流。

耶稣神龛是个阴暗的小小房间，墙上挂着圣像和祭品，教堂上方有个铁栏窗子，在教堂的祭坛举行祭礼时，教徒们通过这个窗子可以看到众人崇拜的耶稣像。和平时一样，耶稣像罩着天鹅绒的帷幔。埃莉莎双手颤抖地拉开帷幔，弯身跪下。过了一会儿，一个接一个地又进来许多女人，她们象埃莉莎一样默默地跪下

去。女人们无法抑制自己，有人哭出声来，这哭声不断打破祈祷室那神秘庄重的气氛。

傍晚，大海平静了些。这样，尽管还很危险，却有很多渔船鱼贯地驶进了罗的耶洛港。后来，又驶进了一些船。但是，天黑时数一数仍有五条船没有回来，其中一条就是何塞的。何塞的命运如何，渔夫们是知道的，因为他们看见有一条船沉没了，他们只是支吾搪塞，不正面回答。谁也不知道，谁也没看见。直到深夜，海岸上仍然站满了人。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人们也越失望了。他们渐渐地离开了海岸，只剩下有亲人在海上的几个人。最后，这些人也几乎完全失望了，离开海边，心如刀割似地回村子去了。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夜晚呀！我的耳边至今仍然回响着不幸的妻们令人心碎的呻吟声和孩子们呼唤爸爸的凄楚的呼唤声。罗的耶洛村一片悲伤——可怕的景象。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大街上走过，在某一个家门口聚在一起。所有的人都大喊大叫地说话。酒店没有关门，男人们在里面争得面红耳赤，互相埋怨，把遭到不幸的责任推给别人。不时有披头散发的女人抽泣着从大街上走过，令人毛骨悚然地喊叫着。在许多家院里都听到呻吟声和哭泣声。

先是一阵混乱吵嚷，接着是一阵更凄惨、更不祥的平静。人们关在自己家里，强忍着这极大的痛苦。在那些贫困的茅舍里，流下了多少泪水呀！一家茅舍里，有个两个儿子都在海上的可怜的老妇人如此凄厉地嚎叫着，使街上走过的为数不多的行人都情不自禁地在窗前停下来；另一家茅舍里，一个失去丈夫的不幸女人正在墙角里呜咽，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在她身边，嘴里吃着棒

子玩耍。

天亮了，罗的耶洛村象座坟场。神父吩咐敲钟，把教徒们召集到教堂来，并且同先前赶来的教徒们商定第二天为死者在地下安息举行殡仪。

但是，快到中午时，不知是谁传来话说，罗的耶洛的几条渔船在六、七莱瓜外的班松内斯渔港靠岸了。这消息在村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欢乐。本来已经灰灭的希望又突然在所有人的心中苏醒了。街上又变得熙来攘往，一片喧嚷。他们派出村里的“飞毛腿”去打听情况。村民们三三两两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做着各种猜测。这一天一夜人们一直处在痛苦的焦虑和悲伤之中。可怜的女人们面色苍白，眼泪汪汪，从这伙人走到那伙人中，想在男人们的谈话中听到一星半点踏实的东西。

最后，中午十二点钟时终于有了消息。在班松内斯靠岸的只有两条渔船。哪两条呢？传出这消息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想说出来。但是，不一会就悄悄地这样传开了，一条船是何塞的，另一条是托里比欧的。

将近黄昏时，一个小伙子赶了回来，他满头大汗，连帽子也没戴。

“来啦，在那里！”

“谁？”

“很多人，很多人！来了很多人！”小伙子气都喘不上来，好不容易才说出了这么几个字。“他们现在在安特罗麦洛。”

于是，村里一下子闹腾起来，那股兴奋劲儿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全村人毫无例外地从家里跑出来，在大街上吵吵嚷嚷地乱了一阵子，然后一起浩浩荡荡地急忙离开村子。这人群顺着海边

向安特罗麦洛走去，那种激动和焦虑的样子难以描述。男人们谈论着，估量他们的伙计是怎么得救的。女人们默默地走着，不管手里拖着的孩子怎么喊累，她们也不肯停步。走了半莱瓜的路程后，在一个开阔的地方，他们看到远处有一伙水手扛着船桨迎面走来，人群立刻欢腾起来。那群渔夫在空中挥舞着贝雷帽，高喊着“乌拉”^①回答他们。这边的人喊一阵，那边的人也立刻喊一阵。就这样，两群人迅速相向靠近，不一会就碰到一起了。

那是个既高兴又可怕的场面！那一大群人和一小伙人汇到一起时，痛苦的呻吟和欢乐的喊声同时爆发出来。女人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寻找着自己的丈夫；找不到的人就痛苦地嚎哭起来，倒在地上，绝望地挥舞着胳膊。找到了亲人的一些女人则是比较幸运的，她们看到了心上的丈夫，或心爱的儿子，立刻疯了似地扑过去，死死地抱住他们，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她们拉开。这些可怜的死里逃生的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嘴上挂着微笑，企图掩饰自己的激动；但是，眼泪还是夺眶而出，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埃莉莎站在人群里，一看到何塞，就觉得有块疙瘩紧紧地卡在咽喉，以为自己要窒息而死了。她用手捂住脸，开始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但是尽量不哭出声音。

何塞被他母亲紧紧地抱着，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他从母亲的肩膀上努力搜寻着未婚妻。埃莉莎向他抬起头来，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

开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下来之后，人们迈着缓慢的步子向村里走去。每一个生还的渔夫都立刻被一伙人围起来，人们以极大的

^① 表示高兴和喜悦。

兴趣详细询问意外事件的前前后后。生还者的妻子们跟在他们后面，有时，为了证实丈夫是否真的活着，还呼叫他们的名字，而当这些人回过脸来时，她们又无话好说。

就在那天下午，大家商定第二天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向上帝表示谢意。结果几乎所有得救的渔民都履行了同样的许诺：在耶稣的祭坛上赤脚听弥撒。在罗的耶洛村，当遇到危难的时候经常是这样许愿的，而且一代一代往下传。第二天早晨，人们果然集合在岸边，每条渔船的船员由船老大带领，从那儿赤着脚，光着脑袋向教堂慢慢地走去。人们沉着脸，默默无言，从他们那安祥的眼光里可以看到一种既朴实又炽热的想法：他们这一生一直是受苦受难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日子。女人、儿童和村子里仅有的几个神父走在后边，他们也都默不作声，看到那些肩宽体阔、性格粗犷的男人们象软弱的孩子一样俯首贴耳，感到十分激动。那些遇难未归的渔夫们的孤儿寡母也走在行列之中，他们要祈祷耶稣让他们的亲人得到安息。这些人蒙上了黑头巾，扎上黑围裙，戴上了黑色贝雷帽，总之，手头一切可以找到的黑色衣饰都穿戴在身上了。

在罗的耶洛村的小教堂里，挂在十字架上的神奇的耶稣正张开双臂等候他们。这个耶稣也是个可怜的遇难者，是一些虔诚的渔夫把他从水中解救出来的。耶稣同这些渔夫一样，饱尝了大海的悲伤和孤独，吃尽了海浪的苦头。他们双膝跪下，将头埋在胸前，嘴里念叨着小时候学会的祈祷词，他们从来没有象这次一样真情地祈祷过。那个至高无上的圣像周围点着蜡烛，火花凄惨地飞溅着。人群中响着一种十分微弱的嘟哝声。主持祈祷仪式的神父发出有气无力的颤抖的声音，不时地打破教堂里庄严的寂静。

祈祷结束之后，埃莉莎和何塞在教堂门口相遇了。他们互相温柔地笑了笑。由于爱情那特有的天真无邪和可以原谅的自私，他们一下子把周围的悲哀忘得干干净净。埃莉莎和何塞手拉手，又说又笑地并肩走下了教堂的阶梯，沿着大路向村里走去。在到家之前，他们就定好了婚期。